



生死戀

作創華淑赫

胡序

「伉儷」月刊的編者吳好好先生，給了我一本「生死戀」的清樣，要我看了發表一些意見。我在幾天之內，用力看完了它，很願意在這裏說幾句話。

它的作者是林淑華女士，本來在「伉儷」上按期登載，現在要出單行本了。內容是敘述林女士和她的丈夫徐惠民醫師結合的經過，不幸徐醫師結婚只有兩年，就因肺病去世。情節可以說是很平常的，並沒有世俗所歡喜的什麼離奇曲折。可是就因為它的平常，我却看出了它的價值，因為現在小說所應該寫的，本來已不是什麼離奇曲折的故事，而它所寫的，却又正是最可寶貴的真實人情。

林女士的目的，也許只要寫寫他們夫妻倆結合的困難吧，因為雙方的家庭，對於他們，極盡了阻礙的能事，同時她也想寫寫夫妻死別的痛楚吧，因為他們都還年輕，前程正是遠大。然而我可以說，林女士卻沒有想到，她的成就，並不只有關於他們夫妻二人的悲歡離合，却使讀者明白了舊家庭，舊社會的不良，發生了深刻的印象：舊家庭，舊社會，非徹底改革不可！也就是一切惡劣的，吃人的舊制度，非徹底改革不可！

不必擊空地講理論，我們可以看看林女士所描寫的她的父親和徐醫師的哥哥們，就可以明白。他們那樣地頑固，自私，是他們生來就這樣的麼？是他們自己的罪過麼？我想不見得吧！那也不過是數千年來最惡劣的舊制度，在家庭與社會之間作祟，使他們不得不那樣地頑固與自私罷了。惟其頑固與自私，任何人情都不管，連骨肉也可以相殘，幾乎失去了人的氣味，更不必說阻礙社會的進步，成為社會的罪人了，可是他們不過是舊制度之下舊家庭與舊社會的犧牲者，其犧牲

的方式雖然與林女士徐醫師有所不同，而在我看來，他們犧牲的實際，卻和林女士徐醫師並沒有什麼兩樣。在這一點上，他們比了林女士和徐醫師，似乎尤其不幸，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明白人之所以為人，糊塗了一世，將來與草木同腐，不像林女士與徐醫師，雖然吃盡了千辛萬苦，終至一生一死，遺恨終天，也還不失為堂堂正正的人，盡了他們應盡而可盡的責任，獲得了他們應得的人生價值！

我們要使人人都能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人人都獲得可貴的人生價值，我們除了徹底改革舊制度之下的舊家庭，舊社會，那還有什麼好的方法可用呢？

「生死戀」所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正與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殊途同歸，如果只當它戀愛小說讀，或哀情小說讀，那就未免小覷了它，真與「買櫝還珠」一樣的可惜了！

此外，林女士如果一直到現在，過着幸福的生活，那就是說，她和徐醫師的戀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麼波折，徐醫師到現在還健在，事業興隆，兒女成行，我想，林女士一定很忙，忙於持家，忙於相夫教子，甚至忙於享樂，過着「高等華人」的生活，她不見得會想到以許多人看作無聊的文字來作消遣，更不見得會在很難成功的寫作上有什麼雄心，即使要寫寫什麼，也決不會寫出像「生死戀」這樣充滿血與淚的文字來！血與淚的文字正是歷古以來所需要的，而在現代的中國，尤其需要。林女士的不幸，卻就適應了這個需要，同時也使她自己的一生，生活得更為有意義，誰又不要想，這究竟還是她的幸呢！林女士想到這裏，也許可以稍舒她的悲哀吧？

不過我不是說，凡要從事寫作或其他有意義的事情者，非有像林女士那樣的遭遇不可；我的意思只是說：誰要是遭遇到了那樣的悲哀，正不妨利用之以達我們的有涯之生，依然活下去，比以前活得更加好！

吳序

我聽得人家說：有一位老母親，她過着孤苦零丁的生活，她的年齡雖高，生活雖苦，但她中心却懷着一個希望——希望她的獨生子一旦回來團聚，她日夜盼望着，早晚祝禱着，也就這樣一天天的生活着。可是，她的獨生子呢？誰都知道早在戰場上陣亡了，祇瞞着她一人，她不知自己的兒子是永遠不會回來了，可是，她還是存着這惟一的希望，她的生活就寄託在這希望中。不料有一天，當她獲悉兒子陣亡的確訊時，她祇覺得眼前一陣昏黑，她的希望是幻滅了，她的求生的勇氣也就消失了，就在這一天結束了她的殘生。

這一段故事，說明希望是人生的求生目標；因了這一段故事，便促成林淑華女士寫這本「生死戀」的動機。

記得當我初次遇見本文作者的時候，她正患着肺病，精神頹唐得很，她告訴我不幸的遭遇：她的丈夫逝世祇一年半，遺有兩個女兒，平時既無積蓄，來日生活大難；她一提起往事就傷心，一觸到心境便流淚，她祇是咀嚼過去的奮鬥成功史，轉覺得今後生活很乏味；她的年齡尚青，但她的意志頗消沉，她好像不再有新的希望，亦不再去計劃一切；因此，她的精神影響了身體健康而病體又使她格外消極。

當時我覺得橫在她眼前的兩大問題，須急待解決：一是意識的昇華，一是生活的資助；要改變她眼前的生活環境，不妨用一種事物做目標，提高她求生的勇氣，在她漆黑一團的境界中，獲得一線光明希望。於是我便對她講述上面的一段故事，希望她振作起精神來，完成這一部自述身

我時常慨嘆着女作家的少，少的原因，我曾說起好幾種，其中有一種，便是女子沒有生活的負擔。男子的易於成為作家，誰能否認有幾個不是被生活的負擔所壓迫出來的？（說見「日新」出版社所出版的「誕生」序文「論女作家」。）現在看看林女士的「生死戀」，或她以後其他的作品，都為了生活的負擔而寫成，我益發要相信我這個意見的不錯了。林女士也就不必以生活的負擔為痛苦，因它有助於寫作，卻就引之而自慰吧！

不過生活的負擔，也當然是舊制度之下的舊家庭，舊社會所造成的，要求寫作的正當發展，也不能不有待於舊制度的改革，這又是讀「生死戀」所得的另外一個印象。

「願上帝的國降臨，為我們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當我讀完了「生死戀」，只有這樣懇切地祈禱着！

胡山源 三十七年三月一日

自序

我不能回憶我的過去，因為過去給予我的創傷，實在太深刻了！可是，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又無法不回憶。祇要一想到過去，我恨不得馬上吞服大量的安眠藥劑，讓我在很安靜、很舒服的狀態中，就此長眠不醒。

但是、我總不甘心：讓我的生命就如此結束。所以、好多次在極度痛苦，極度昏亂的時候，雖然已經轉到那個念頭了，甚至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到最後，我還是採取了這一條途徑：我要倔強地生活下去！

不錯，我要生活下去！因為我永不忘去我丈夫臨終時說的：

「不管將來環境變化到如何，惡劣到如何，我相信你總不會隨隨便便給環境吞滅掉的！」這幾句話。

這幾句話，給了我：奮鬥、掙扎、求生的勇氣，實在不少。

在貧窮、疾病的交迫下，痛苦、淒涼的煎熬下，我掙扎到現在，已經整整地三年了！這未始不是他冥冥之中，所給予我的一種力量。

三年——可以說是一個很長，也可以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如果我的丈夫還活著的話，別說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只嫌其短。反轉來說：我在這種貧病交迫的情景下，挨過了三年，就好比一個囚犯，捱受了三十年徒刑一般的長！無庸說：我熬嚐了許多的打擊與磨折，忍受了許多的困難與欺凌。但是、在痛苦的反面，並不是絕沒有歡樂的。當我每一次，看到我那大女孩的面貌輪廓，越長越像她的爸爸時，我從心底裏會發出一絲微笑來；當我看見我那小女孩，也是像然有介事地，會得走，會得跳，會得喚媽媽時，任何痛苦，我都忘掉了！只要看見她們的笑容，出現在我

世的長篇工作。

她起先表示懷疑，後又發生種種過慮：第一、她覺得沒有寫長篇的勇氣，第二、她的病體也不允許長期執筆，第三、萬一半途而廢，將何以善其後。我再對她鼓勵着說：這是一個新希望，也是改變目前生活環境的一個試驗；人生不可無希望，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經我再慫恿以後，真的她開始寫「生死戀」了，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起，逐期在「伉儷月刊」上發表。（曾載「伉儷月刊」第一年第七期至第二年第十二期）這樣繼續了一年有半，終於全部脫稿了。

後來為了要出單行本，她又獨自接洽購紙，拉廣告，跑印刷所，衝風冒寒，奔波匝月。有一天，她特地跑來對我說：真的我自己覺得奇怪，現在的生活和初寫「生死戀」時完全不同，不獨心境寬暢，而且病體亦已告痊，我始終不懂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我說：這完全是一種心理作用，也就是所謂心理衛生。一個人如果專從好的方面想，一切覺得充滿着喜樂，和無限的希望，心境亦為之泰然。所以，人生不可無希望，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在「生死戀」付印前，她再三要我作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就把這一個意思，祝賀「生死戀」的成功，並勉勵她今後正常的發展！

吳好好三十七年二月十日

目錄

胡序

吳序

自序

一 身世

二 初戀

三 拒婚

四 小別

五 抗拒

六 母喪

七 壓迫

八 重逢

九 戰爭

一〇 苦難

十一 熱戀

十二 畢業

十三 波折

十四 激變

十五 釋嫌

十六 枝棲

十七 新婚

十八 結晶

十九 閱牆

二〇 罹病

二一 永別

二二 長恨

五六

四九

四〇

三四

二七

二一

一四

六

一

一五七

一四四

一三七

一三二

一二六

一一八

一一二

一〇二

九四

八七

八二

七五

六三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長恨歌——

一身世

從我出生後，到我十六歲為止；在這一段歲月裏面，我不知道人世間有所謂悲哀、痛苦，因為我幼年時是生活在那樣安逸富裕的環境裏面。在這世界上，我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天之驕子」，在這家庭裏，我是一個被父母寵愛着的「獨養女」，在學校裏，我是一個博得師長讚譽的「好學生」，即使在伙伴中，我也是被推為一個吃得好、穿得好、長得好的「頂兒尖兒」。我有着一般生長在富庶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驕傲、任性、倔強、擺闊。我的心靈中，只是充滿着歡樂、喜悅；却極少機會可以發現我的眼中在滴淚。一個女孩子所希望得到的物質上的享受，我是完全獲得了！然而、我並不以此自滿；我對自己的前途，有着更大的希望；對自己的生活也有着更美的憧憬。但是、在那樣順利的環境之下，我的生活有了一個轉變，我開始第一次流出我真正感到傷心的誠悔的眼淚！也就從這一次的眼淚開始，我的命運，就從此與眼淚結了不解之緣！

那是在我十六歲的一年夏天，我奉了母親的命令去探望正在患病的舅母。到得舅母家裏，我看見鶯表姊陪伴在床邊。她看見我進去，就站了起來，悄悄地告訴我：舅母的病已經很危險了！我就走近床前，叫了一聲「舅

母——，她的眼睛微微張着，我就告訴她，母親本來自己來的，因為這二天也在不舒服，所以就差我來望望舅母，並轉述母親的言語，勸她不要焦急，不要煩惱，安心靜養。她聽了我的話，點了點頭。但是，看她枯黃的雙頰，深深地陷了進去，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無神地望着我時，我也不禁感到一陣難受。忽然，她伸出了乾癟的手臂，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眼睛睜得大大地對我注視着。半響……，她才拼出了二句：

「孩子！你來了……？可是我……我不中用了……！」聽了她斷斷續續的言語，我覺得心裏酸溜溜的，又覺得我的眼睛裏有水在淌出來了！我以前只知道我的生活裏是充滿着歡笑、喜樂，那裏知道世界上還有疾病的痛苦，死別的悽慘呢？但是，我仍抑住了我的難過，想找些話安慰她。舅母却放鬆了我的手，慢慢地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出了一張小小的顏色已經發黃了的照片，輕輕地：

「你認識嗎……？這照片上的人……！」

我俯下了頭去一看，見左面坐着一個約模四十多歲的男子，我認得那是我的舅父，坐在右面的正是舅母。那時，她年歲還輕，不但裝束入時，而且面貌是那樣美艷，不過，在眉梢眼角間，似乎蘊藏着無限傷痛！在他倆中間有一只高脚的小藤椅，椅上坐了一個約模一二歲的小女孩，胖胖的手，圓圓的臉，非常活潑可愛，我却從沒有看見過，我就指着照片問：

「舅母，這二個不是你跟舅父嗎？那個小孩是誰呀？」

不料我這一問，問出禍來了！我只看見舅母眼中含著着的一包淚，霎時間，像滾珠般的滾出了眼眶……，我嚇呆了，趕緊把我的手帕替她拭着淚，表姊呢？也在一旁勸着：

「媽！過去的事不要提了！你病中不應該這樣子傷心。」

「不……，我要告訴她，我的生命在這世上是沒有多久了……」我發覺舅母的眼睛裏有着又悽楚、又興奮的神情！她的聲音也比方才響亮些了：「這十四五年的痛苦，老是深藏在我的心底，現在……我將要離開這世界，離開你們了……！唉！我的許多兒子女兒……，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眼面前只剩下你們……，唉！讓我告訴她，在我死前的一剎那……！」

她再度把我的手牢牢地握住：

「唉——！孩子！你不認識她嗎？也難怪你……，讓我告訴你吧……！她……她就是……！」

「媽！你又何苦呢？把自己弄得如此傷心……」表姊說着。我聽她們這樣說着，正是如墮五里霧中，感到十二萬分的奇怪。却聽見舅母又在說了，聲音簡直在發抖，一雙眼睛釘住了我：

「她……她就是……，她就是你呀！」
「啊——？」我不禁驚叫起來了！

「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孩子啊……！我已死在目前了，讓我埋藏在心底已經有十五年之久的痛……！在我臨死之前得到了解除的安慰吧！困！我告訴你！，你是我親生的女兒……，唉！只因爲當年你父親在商業上失敗了，你又姊妹兄弟多……，你姑父母恰巧膝下沒有兒女，他們就看了你……，唉……！天啊！我爲了要讓我自己自己的孩子可以去享福……，也爲了減輕你父親的負擔……，我就硬着心忍痛把你送給了他們……！這張照就是在你將要離開我們之前拍的，我心裏真有說不盡的辛酸哀傷！你那時是十八個月……，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女兒……，你現在叫我一聲媽，你的可憐的媽……，你知道我心裏要聽見你喚我一聲「媽媽」的希望已經潛伏了十五年了！但是……我現在就要離開……」

我不知道應當選擇怎樣的字句來形容我當時候的情感是最最適當？我稚嫩的心，禁不起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我也不知道應當怎樣說？天！我所能做的，我只有跪倒在床前把我的頭埋在她乾癟的手掌裏，我開始第一次流出我真正感到傷心的懺悔的眼淚……！

九月裏，深秋天氣。陽光有氣無力的照在屋脊上。只不過經過三個月的工夫，一個天真歡樂，無憂無愁的女孩子，已經變成一個多愁善感，宜嘆宜慮的姑娘了！那姑娘是誰呢？就是我。

我現在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看到了我自己生身的母親永別時的淒慘，而且，我也從鶯姊那裏得知了許多自己家庭裏的一切：我知道我生身的父親在我八歲的時候就與世長逝，我知道母親在怎樣窘迫的境地中掙扎，我知道我們的二姊三姊，七弟和八弟爲了受不住窮的煎熬而先後病死，我也知道我們的大哥和四哥爲了耐不住熱血的激盪而參加革命工作，以至葬身沙場！啊！這些，這些……，要不要使我的個性從歡樂而轉變爲憂鬱呢？我變了，變得那樣子沉默寡言。再加我姑父，——不，他總是我的爸爸，爲了兩年前那一次「一二八」的炮火的洗禮，使他在政治上失了勢，遭遇到空前的打擊，我們這安逸裕如的家庭，漸漸地在衰落下來了！那一次的暴風雨，非但影響了整個的家庭狀況，也連帶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爲到了這學期開始的時候，父親無論如何也不允許我再繼續升學了。中途輟學，表面上固然爲了家境，但實在的原因，還是爲了父親的思想頑固所致。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一個女孩子，只要能夠看看報，寫寫家信就得了。給你受到中學的知識，已是天大的情面了，你還不知足，還要繼續……，試問：你大學畢了業，將來嫁了丈夫，還不是養孩子，管家務，這時，你一肚子學問有什麼用？」

我屈服了！在無奈何之中，我只能寂處在家裏伴着母親（也即是我的姑母）過我的小姐生活！從母親那裏，我學會了縫紉與烹調。但是在暗地裏，我仍忘不了我自己身世的淒涼和失學的痛苦！這種痛苦時常在夜闌人靜，一覺夢醒之後，像一條毒蛇似的偷偷地爬上身來咬啣我的心！

一天，我的同伴，璧來找我閒談；她是我的鄰居，也是我的同學。在戰爭中，她也失學了！在閒扯中，我得知她正在請住在我東鄰的一位惠民君在補習中英算各種科目。（他和璧的哥哥是朋友）這消息頓時使我興奮不少，我的腦膜上霎時浮起一個近廿歲的、老老實實的、溫和忠厚的、青年的面貌來。我不禁心裏在盤算：「假使我也能像璧那樣請他給我補習，那是多末好的一件事。」我把我心裏的盤算告訴了她，她也非常高興，她慫恿我說：「最好，你先徵得了你父母親的同意，惠民方面，我想不成問題。等你家庭方面通過了，我給你們介紹。」

當晚，我就在母親面前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她，要求她答應我的請求，並在父親面前為我疏通。因為我知道我的家庭是古舊的，父親的脾氣是固執的。起先，母親現着為難的結語說：

「這是不妥當的，讓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伴在一起。」

但是，我也深悉母親的心、懦弱、慈仁、愛護、猶疑。十六年來，我把出某種請求，只要我纏住她不放，結果，她總是依允我的。我摸準了她的心，就倒在她懷裏撒嬌着說：

「媽！好媽媽！你一定要允許我。這是對我學業有益的事……我的歲數這末小就已經失學了，將來如何能立足於社會？小伙子不小伙子又有什麼關係？假如你一定不允許我，我從此之後，不再吃飯了。」到末了，我竟用無賴的口吻要挾着母親。我知道媽媽是十二萬分寵愛着我的。憑良心說，她雖然不是我的生身母親，可是、她却把我當是她的親生女兒一般看待的；我相信我這樣一說，她末有不應允的。果然她改變了口氣說：

「那末、我向你父親去求情吧！但是，你父親的脾氣不比我，你也不是不知道。依我說：你年紀輕輕的一個小姑娘到璧的家裏去一同唸，她家人口繁雜，進出人多，這是不大妥當而且也不甚雅觀的。依我之見，你索性名正言順的請惠民到我們家裏來給你補習，他的嫂嫂我也和她攀談過。這樣說，或可獲得你父親的同意。」

事情總算進行得很順利。第二天，我從母親那裏聽得到父親勉強允許的諾言之下，我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我趕着到璧的家裏把這消息告訴了她，她也替我很高興；但是、我一想要進行到介紹這一個階段時，天可憐的，我活到十六歲，除了是我父執輩是男子而和他們談話之外，我從來不曾和年輕的陌生的男子交談過，我那得不要心慌呢？我唸書的學校是教會學校，平時校規極嚴，同學們從沒有什麼年輕的男子來找尋或是拜訪的。我呢？早晚到

校返家，都由家裏的車子來接送，我根本沒有機會和一個年輕的男子交談過。想不到起先是一股勇氣，貿貿然的只顧到一面，現在想到見面的難關時，我當然要焦急非常。其實，我們住在這一條弄裏也已多年，見面也不止一次，只不過大家沒有開過口吧了；然而，我當時的心裏竟會感到十分偏促。

我和璧姊在談話的時候，已經午後四點鐘了！她每天規定他從學校裏回來，就替她補習一個鐘點。璧望了望鐘說：

「就要來了，你別怕難為情呢？」

不一會，他果然來了，我的心自然而然的跳盪起來。當他的身子剛跨進璧姊的書室，他發現裏面多了一個我之下，我看出他也楞了一下。璧比我老練得多，她笑着說：

「哦！你來了，我今天來介紹一位新朋友給你。這一位是林淑華小姐，這位就是徐惠民先生。其實，你們不早就認識？」

「哦！原來是林小姐。」他笑着說着，向我微微地鞠了一躬。這時，我真是窘極了！想不到一個生是在舊家庭中的姑娘，達到了這種場合，就會這樣手足無措；但是，事臨其境，我也只能硬着頭皮說：

「不敢當，徐先生，聽說你在校中唸書非常用功，真是深仰得很！」

「喲！林小姐！你說得太好聽了！我還不是在混呢？」

「喲！你們這樣子客套下去怎麼行？我是喜歡直爽的。惠民！我介紹她做你的學生好不好？」璧姊笑着說。

「別開玩笑，我那裏敢當？」

「真的，徐先生！璧的話是正式的，我想請你給我教授一點英國算，你總不會拒絕我的請求？」

「這——這那裏可以？我才疏學淺，怎當得起……；我一向知道林小姐的學問，和敬仰令尊大人的博學，而且，我曾在璧這裏看見過你的文章和你的書法，不愧是才門之女，我真是佩服得很，現在怎談得到……；」他謙虛着，又稱讚着，可是他這一謙虛，一稱讚，真是把我窘得臉都紅起來了；我再也接不上什麼話，幸虧璧又替我解了圍：

「我說：惠民，你也不必自謙太甚。淑華呢？我知道的，她的根基固然不錯，但是總及不上你；假如你又要客氣下去，這不是使我難堪嗎？」

「那末——那末我就從實了！不過，我還得聲明：「教授」二個字，無論如何不敢受的。林小姐！承你看得起，我們互相切磋，互相研究吧！」

二 初 戀

「淑華！恕我冒昧地問你一句：你心頭有什麼不樂意的事情嗎？我覺得你時常在無意之間，緊緊地皺着眉尖，或是輕微地嘆着氣……！你的身子單薄得很，多憂愁，對於你的身體是不利的。我現在有個請求，就是你肯不肯把你心裏不樂意的事告訴我一些？我不敢說我有什麼能力，但是——我，恕我這樣說，對於你的一切我是非常關懷的。我願盡我的力量幫助你，解除或是減輕你的憂鬱。」

說上面這些話的人就是在給我補習功課的惠民君。在經過了二個多月的盤桓之後，我們已經很熟悉了！在好幾次的談話中，我得知了他的環境也是很不幸的，我知道他今年還只十九歲，在格致公學唸書。我也覺察出他有一顆慈善的肯扶助人的良心，我更看出他有一付肯忍耐肯吃虧的好脾氣，他那種誠懇的忠實的態度，不但使我敬崇，而且也深深地感動了我的母親。父親是不大在家的，難得碰見一二次。他每天放學回家，從五點到六點給我補習一個鐘點。（給壁補習的時間已經改為晚上七點到八點了。）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客套，他每次叫我時，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也不再稱他徐先生了！他說這些話的那一天，我的父親和母親恰巧赴宴去了；傭人們都在廚房裏預備晚飯，所以客廳裏是靜悄悄地只有我和他倆坐在書桌旁。在他把所要教我的功課都教完之後，他就輕輕地，緩緩地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他不提起這種話倒也罷了！給他一提，真是千愁萬恨，齊集心頭！我的腦海裏浮上了那張已經褪色的照片，浮上了那個十八個月的小女孩的面影，浮上了二粒黃豆似的盤旋在母親臨終時的眼角裏的淚珠，更浮上了鶯娣和我扳住了棺材的邊緣痛哭的情景！從這情景反面，我想到了一個美滿的家庭為了經濟的壓迫而沒落下去，想到父母子女，兄妹骨肉為了環境的驅使而演着生離死別的慘劇，更想到我自己最近為了那個陳老伯來提議的那件婚事而和雙親在鬭氣，我的命運的好壞真是完全操在旁人的手裏……；想到這種種，我的心真是難受極了！好久好久，我回答不出一句話，我的眼睛有些模糊……；唉！自從那一次痛哭之後，我現在竟變得那樣子會哭了！但我竭力忍住不讓淚滴出來，我還強自掩飾着：

「那是你的多疑，我有什麼不樂意的事呢？謝謝你這樣子關心我……；」但是，我的音調有些兒哽咽了！

「沒有，那當然是最好囉！但是——淑華！你會不會嫌我太囉嗦呢？」他的言語真是溫柔極了，我聽着不禁心裏有些感動。忽然，他又改變了語氣：「你為什麼要掩飾？你的眼睛裏不是有眼淚？不要哄騙我，把你心頭的憂鬱傾吐出來，比悶在心裏不是暢快多嗎？」

「……」天啊！我受不了了一個年輕的男子的這一種……。唉！我怎樣說才適合呢？我是一個自幼生長在官僚派的舊家庭裏面的姑娘呀！雖然我也曾看了許多反對舊式家庭，打倒封建思想，迎合新潮流，創造新生命的各種書籍；然而，當着一個年輕的男子，面對面要訴說自己心頭的抑鬱，我還沒有這勇氣。我說不出一句話，停留在眼睜裏已有多時的眼淚到這時滾了出來……

「不要傷心，讓我老實地對你說吧！你總不會生氣？淑！對於你的身世，我曾約略風聞過一些，不過不詳細，你又何必隱瞞我呢？」

「你既然有些知道，又何必問我呢？唉——！我是一個這樣可憐的姑娘，在這世界上……」

「世界上可憐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就說我吧，我想你總也有些知道。在我還只四歲的時候，我就失掉了父親。我們弟兄三個，都是依靠了母親刻苦勤儉，撫養長大的，我是最小的一個，現在雖然依賴着長兄生活，而且還能得到唸書的機會，但是，像我這樣的苦讀書，個中苦味也只有我自己一個人體會到。我想到無父的痛苦，眼前環境的不如意，我也是感到萬分不樂！但是，我認為一個環境惡劣的人應當要創造他新的環境，不應當讓舊的環境來支配他。我希望你能為前途着想而努力奮鬥，不要專門去回想過往的一切而摧殘你的身體。淑！你允許我說一句唐突的話，我對你真是非常嚮往的。在這一條弄中，在我看見過的許多女子中，我覺得你的性情最靜，你的面貌最美，你的身世又引起我對你萬分的同情，讓我斗胆地說一句，我願安慰你，幫助你。」

我的心受了極度的激動而變得慌亂了！他的一字一句聽在我耳裏，我不知說感激他的話，只會讓淚蕩蕩地滾出來！

「唉！我的本意是要勸慰你，不想反惹動你傷心……！」他突然從椅子裏站了起來，出乎我意外的，我的一只手被一雙溫熱的碩大的手捧住了！我像遇見故人似的趕速也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想逃避，可是掙扎一下我失敗了。他却繼續着在說：「你怕我？淑華！我並沒有絲毫惡意，請相信我，我願意誠懇地給你安慰，給你幫助，給你鼓勵。我缺少一個妹妹，我願把我當是你的哥哥那樣照顧你，愛護你。我們同是天下不幸的孤兒，我們應當携着手向前奮進。淑！你不要再哭了！假如你肯答應我這請求的，那末，你就點一下頭……。」

「……」唉！我能說什麼話好呢？我的手第一次被這末一個年輕的男子握着。我的心震動得厲害極了！我的脆弱的情感受不了這劇烈的激盪，我真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哭了！唉！天啊！我那裏懂得我那時候已經跌進了愛的漩渦裏面去了！我只覺得面部耳朵，都是熱辣辣地，心跳的聲音幾乎連自己也聽得見。我重又把右手縮了一下，想去摸出手帕來拭淚，不料他已經猜知我所要做的動作了。他把左手仍舊緊握着我的手，右手卻從他衣

袋裏摸出了一塊手帕來揩去了我的淚痕，一面又勸慰着我：

「聽見沒有？不要再傷心了！淑！你願意的話，請你就點一下頭吧！」

我遲疑了一會，微微地抬起了頭望了他一眼，他也正怔怔地望住了我。我的心裏雖然充滿着羞愧、不安、憂慮、恐懼，却終不敢不聽了他的言語和熱烈的眼光；我的一顆處女的嬌嫩的心，終究給這末一個站在我身旁露着萬分期望的年輕的男子獲取了！我咬緊了下唇，向他微微地把頭點了一下。他重又雙手捏緊了我的手，顯着興奮愉快的神情說：

「謝謝天！你並沒有使我失望。從今天起，我們一定得努力奮鬥，望前幹去。不要頹傷，不要消極。我們互相安慰，互相鼓勵。」

從此之後，我的人生觀確是改變了！我又回復了我往昔那種歡樂的心靈，我仍舊很輕鬆，很愉快，也很活潑，很頑皮。壁也為了我的轉變而大大的高興。

這一年的冬天，天氣很冷很冷。在某一天的早晨，我起床梳洗完畢後，就到樓下去練習小楷。走過亭子間時，忽然想到哭氣，衝進，拉開了窗簾想望望天氣如何，却看見對面屋脊上和樹枝上都罩上了白茫茫的一層，原來，昨晚下過這末一場大雪了！我再推開了窗子探出頭去一瞧，只見窗檻上，弄中的地上，都是鋪滿了白白的厚厚的一層。因為時間尚早，沒有人走踏過，所以望下去，潔白無瑕的一片，看了令人為之目奪神移。雪、原是象徵着聖潔和光明的！我不禁在想：這骯髒的世界永遠讓這一片潔白的雪籠罩着有多好？我又想：假如在這一潔白耀眼的雪地上洒上一大攤鮮紅的血跡，那又是多麼引動人感慨的一種色彩和情景啊！我望着，望着，不覺想出了神。却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喚着：

「早！你為什麼發着呆？不怕冷嗎？」窗底下出現一個溫和的微笑着的面容，正是魚底！同時，我看見這一片潔白無瑕的雪地上已經整齊齊的印上了幾個脚印，我就抱怨着他：

「你瞧，好好的完整的雪地上，給你弄髒了！」我說着，忽然孩童時代那種頑皮的脾氣在誘惑着我，我隨手在窗檻上抓了一把雪，團團緊向他擲去。這是出其不意的，他完全没有防備到，而且我又是踞高臨下，當然拋擲的目標是瞄得很準確的。一個圓圓的雪球，不偏不倚的正打中了他的帽子——那個黑底正中釘着一個黃圓圈的校帽，他嚇了一跳，我不禁出聲的笑了！我看他除下帽子，甩去了雪，同時，他也以極快的手勢望地上抓起了一團雪向窗口上拋來，但是，等到雪球將要拋到窗口時，我的身子早已躲到裏面去了！却聽見他的聲音在窗底下響着：

「快些把窗子關起來，仔細你招了涼！我到校裏去了，等會兒再見吧！」

我探出了頭，見他已經踏着很快的步子走出去了！雪地上留下了二行足印，從我家門口起一直到弄口，又響着到弄堂外面去了。

太陽慢慢地昇起來，昇起來，已經照到了屋脊，也照遍了大地。屋面上的雪，受了日光的熱而開始在融化。融化了的雪水，賽如下雨似的一縷一縷從屋脊上瀉到屋簷，又從屋簷上「滴……答……滴……答……」地流到地面上……。

下半天，我陪着母親在房裏閒談。一方面呢，在窗口擱了二只綳凳，我就坐在一只矮腳凳上在綳架上繡一幅山水的錦屏。爐子裏燒紅的煤塊，透出融融的火光，這火光給予這房間裏一種適度的溫暖。這時候，我的心真是平靜極了，輕鬆極了，我擔憂了好久的那件婚事，為了對方條件不合，也已給父親回絕了！當然，這在我是覺得最最高興的。我和母親倆就在這溫暖的靜穆的空氣下，隨隨便便的閒談着。從刺繡談到烹飪，從烹飪談到家務；母親總是露着溫霽的言語教導我。她自己是一個十足賢妻良母型的婦女，她希望我將來也能做到像她那樣子。起先，我們的談話是沒有目標的，沒有系統的，但是，到末了，她却拖了一只椅子坐在我背後一本正經的說了：

「記住我平日和你說的許多話，將來即使嫁到了夫家，你也不會吃虧的。不要去學外面那種摩登姑娘的樣，只會吃，喝、玩、整天整晚的在外鬧。你要知道：你是在怎樣的家庭中生長出來的姑娘，將來嫁出去，人家稱讚你一聲：到底是生長在大人家裏面的小姐，你想你爸爸和媽媽的臉上是多光榮？切記着：不要去學那種無知無識的女人那樣，專門在丈夫面前搬弄公婆、小姑、叔伯、妯娌的是非。我嫁到林氏門中來，他家的規矩是有多末大，我雖然不敢說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人，但是，總算博得了一個好媳婦、好妻子的名譽。說到出嫁……，唉！我們只有你這末一個女兒，你爸爸也不願意把你嫁出去；我呢？當然也捨不得讓你離開我身邊，所以，我們正在計劃，假如你有適當的好小困，我們想給你「入贅」一個進來……」

聽着母親當着我面，提出我的「終身大事」，我不免感到徬促，羞慚。我裝做不聽見，自願自諱左右手上下下的把練刺進去拔出來，却聽見母親改換了話題又在說了：

「你的功課近來補習得怎樣了？我為了你，已經在你父親面前撞了好幾個釘子了！他認為給他的朋友輩看見他的女兒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一同作伴是有失體統的。他意思叫你停止補習……，我為了怕你傷心，總是敷衍着他，也不敢跟你提起——。說到惠民這孩子呢？在眼前這種時世，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一些沒有浮滑相，倒也不大多得；再說：我還不知道我自己女兒的個性？大家研究研究學問怕還有什麼不好的事？不過，困！我這樣子的愛護你，體恤你，你總也得替為娘的想着想，我意思：把補習這件事停止了！停會兒等惠民來的時候，你就

告訴他，省得你父親老是在我面上嘍叨。」

母親起先一段話引起我的也無非是一個女孩兒家統常有的一種羞愧的情緒吧了！然而、現在這一段話，却句句打在我的心坎上。○我想到那一天薄暮時分，靜悄悄的客廳，我的手給一個年輕的男人的手緊握着不算，還讓他替我揩拭眼淚……，唉！這小伙子還是給母親認為老實得不可多得的，我呢？也給母親認為是一個穩重的姑娘。○但是、假使她知道她唯一的女兒的一顆心已經給這個老實的小伙子攫取了？她將要驚駭傷痛到如何地步？她將要看輕我們到如何地步？我這樣一想，心慌了，手抖了，繡花針，一針一針再也不能隨心所欲的刺去，再想到媽最後的幾句話，竟是不許我再和惠民繼續把功課補習下去，這真是……

我丟去了手中的針，雙臂伏在棚架的邊沿，我把頭埋在臂彎裏，我傷心的哭了！

哭了一會，仍舊聽不見母親有一句安慰我的話，這是少有的，我感覺到受了莫大的委屈，我哭得更厲害了！這時却覺得我的背上有一只手在輕輕地撫摸，同時、母親柔軟的聲音，也在我的耳邊響着：

「別哭……，媽媽疼你，不願意看見你哭……，假如你一定要唸書的話，讓我再懇求你爸爸，索性讓你再繼續到學校裏去唸。○我們家，現在雖然比不得從前，不過你的學費是不成問題的，困難的就是恐怕你爸爸不肯讓你……，不過、讓我再去碰碰釘子看。○乖，聽媽媽的話，快快的起來洗一把臉，惠民恐怕就要來了。」

我無精打彩的站了起來，收拾好了繃子，偷偷地斜着眼睛看看媽，發覺媽的眼眶紅紅的，原來媽媽也淌過淚了！唉！我怎麼對得住她呢？媽媽待我是那樣子的好。流着淚，我心裏真說不出究竟是一種什麼味兒！想到母親允許我再繼續升學，倒引起了我莫大的興奮；然而想到從此之後，我就不能再和惠民見面的一點，又引起了我很深的難受。○正在這時，却聽見娘姨在樓梯口喚着：

「小姐！徐家少爺來了！」

這一聲呼喚，又引起了我心頭極大的矛盾，我甚至不想下去了，我怕我等會兒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不要再來的話，將要使他發生什麼一種感想？我遲疑了一下，母親反在催我了：

「別忘了，告訴他，從明天起停止吧！」

我蹙着沒奈何的眼光向母親看了一下，才用手把兩條辮子用劉背纏着，走下樓去。

跨進客廳，我一眼就看見惠民的臉上籠罩着一片喜悅的光彩。○在寫字臺的角上，却有一枝花朵開得很茂盛，姿勢生得很挺壯的臘梅擱着。○我一百個不高興的在桌子橫端的一只椅子上坐下了，他還沒有發覺我的不愉快的情呢！我看見他拿起了那枝梅花在鼻邊嗅了嗅，才笑着說：

「淑！我給你帶來了一枝梅花。你喜歡梅花嗎？」

我微微地點着頭，從他手裏接過了梅花；寫字桌上本有一只花瓶擱着，我就順手把它插在瓶裏。他却用一種低微的含蓄着無限熱情的音調望着我說：

「在百花之中，我最喜愛梅花，我指的梅花是冬天的臘梅。我的愛它，因為在這世界上，任何美麗的花草，一到了嚴冬都枯萎而死！惟獨梅花，它雖然沒有綠葉的扶持，只有花朵孤零零地生在枝上，然而，它不怕朔風的吹打，嚴霜的打擊，在冰天雪地之中，孤獨地，驕傲地開放着一顆一顆燦爛的花朵。它有奇特的姿態，耐人的香味，堅強的個性和清高的骨格！不怕風，不怕雪，更不怕任何打擊；它能發展它固有的獨具的光輝，點綴在這冷酷的人間！它能給予人們一種興奮，一種鼓勵，一種啟示。因此，玫瑰縱然有美麗的外貌，牡丹縱然有富貴的氣息，却都引不動我愛它們的心。在百花間，最能能夠引動我愛戀的就是這冬天的臘梅。」

這些字句，不像是聽一個人在說話，我似乎覺得他在吟着一節美麗的動人的詩句，我被這些詩句感動了！我眼睜睜地望着那枝梅花，我忘了我方才心頭的一陣煩惱，只覺得心是輕飄飄地似乎在向上浮去……他呢？一只手撫弄着我的頭髮，一只手壓在我的手背上。我別轉了頭對着他看了看，他的眼睛裏充滿着希望，充滿着熱情，更充滿着火，眨也不眨地注視着我，我也不想逃避……

他伸出了舌尖，在上下唇的四週舐了舐，大概是要潤濕一下乾燥的嘴唇吧？過了一會，他又繼續用溫柔而熱烈的聲音說下去：

「淑！請你恕我忠實的說出我心裏的一句話：我愛你。」他頓了一下，他是在試探我的心意呢？還是在後悔那句猛浪的言語呢？我低下了頭，沉默給予了他接着說話的勇氣：「我想你總不會罵我太荒唐，罵我太狂放？因為你的一切，實在太引動我的心了！現在，讓我就把這「梅」字給你提個名兒吧！願冬天的梅花，象徵着你可寶貴的生命。換句話說：我希望你永遠像冬天的梅花那樣，不屈服，不氣餒；不管將來的環境變化到如何地步，你總記着：你是一個有着一片勇氣的，獨特的，像梅花那樣不屈不撓的堅志和精神的妻子。把握住時間，利用你的聰明和力量，在這萬惡的黑暗的世界，奮鬥下去，生存下去。梅！我願我們携着手一同闊步向前走。」他截住了言語，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但我覺得他的手有些顫動。這一長段話，說是給我一種鼓勵，無如說是給我一個刺激來得適當；因為我又想到了方才母親說的一片言語，和舊的，溫柔的：

「一個年輕小伙子，一些沒有浮滑相，倒也不大多得……我自己女兒的個性會不知道……怕還有什麼不好的事……」

天啊！假使她現在衝下樓來打開了門，看見她心愛的女兒給一個男人握着手，撫弄着頭髮……，她會不會驚叫起來……！我的心的突然感到一陣痛，我覺得我不應該背了父母去和一個男人幹着「談情說愛」的勾當！我的歲數還只那末小，我怎可以去做這種他們認為「敗壞門風」的事？一陣驚覺悔悟，繫上心頭，我掙脫了手從椅子裏站起來，我要對他說幾句警戒的話。但是，當我一立起來正想開口的時候，却看見他的眼中露着一種光芒，這光芒裏面包含着的是英勇、光磊、熱烈、期望……，他看見我這突然的態度，似乎大大的怔了一下，隨之、好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似的，絕望、哀憐、掙扎、求助，代替了方纔的那一種光芒……；唉！我該怎樣子做才好呢？我跌進了矛盾的、昏亂的圈子裏去了。

我頹然的重又坐倒在椅子上……。

「梅！是我的言語衝撞了你？還是你不願意接受我這顆赤誠的也許你是認為一顆卑賤的心——？」

我回答不上，我撲在桌上哭了！

二三個月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伴在一起，我的心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空洞純潔，那樣天真無邪了！我跌進在「情愛」的深淵裏面，我開始給痛苦包圍着了！

與其裝着糊塗說莫知莫覺，還不如坦白直供的好。因為我知道他現在這顆心正在熱血奔流之中，他那裏禁得起我給他一盆冷水的澆灌呢？他的願望，他的心意，已經完完全全、坦坦白白地表露在我面前了！除非我的心裏沒有這末一個人的影子，除非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奸邪的可惡的男子，除非——，唉！我能不能赤裸裸地寫出我心頭的真實的感覺呢？我有什麼理由可以違反我心裏的話而用虛偽的言語來掩飾呢？！我還那樣子年輕，我還只有十六歲，上帝允許不允許一個僅僅只有十六歲的姑娘去愛上一個年輕的善良的男子呢？

我迷糊了！我昏亂了！

一直經過了好久時光，我們沉默着，誰都不說話。

「鐘……鐘……」一陣沉重的鐘聲把我們的靈魂從麻木中喚醒回來，我們不約而同的，他歪過頭去，我也從桌子上抬起頭來，向鐘望了望，原來糊塗裏糊塗已經六點鐘了！我才意識到我不能這樣子呆瞪下去，我應當把母親的話告訴他，可是，告訴了他，又怕刺傷他的心！不告訴他，我在母親面前如何交代？我這顆心雖然被他撻得很熱，但是、仍舊敵不過那十多年來這個家庭裏面潛藏着的一種惡勢力；這勢力對我發出一陣威脅，使我感到深深的恐懼！我知道我眼前沒有力量可以去反抗，那末惟有順服在這惡勢力之下了！我稍稍鎮靜一下，就用一種

極婉轉的口吻向他說：

「請你不要誤會，我很感謝你能給我這樣的勉勵，我知道你的心了！有許多話，現在說也不大方便，過幾天有機會時我會寫信給你的。但是、現在……，唉！我應當向你怎樣開口呢？惠民！請你原諒我，不、我意思說我謝謝你這二三個月裏面教導我，勸慰我，鼓勵我的一番好意——」

「開了春，我也許可能再繼續升學，我雙親的意思，我既然再要升學，那末現在也無需補習，所以……，我們在一起研究的工作，從明天起，只好告一段落了……！」

「哦……！那也好。你能夠繼續升學，那當然是使我聽了也很高興的一件事。不過……以後起，我不能每天看見你了，你一切還得自己小心，冷熱飲食，應當格外注意。你知道我對你的關心只有超過我對自己的。我希望你能接受我這一番善意的勸告。再有、梅！唉！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每天見慣了吧？明天起要分別，你想我的心不會感到難受嗎？過去這些日子裏，一天不看見你，我似乎一樁心事沒有了完那樣的，以後起……，我懇求你每星期給我一次信吧！我方才和你說的一番話，也得請你牢牢地記住才好。」

聽他那種殷殷叮嚀的言語，看他那種憂鬱感傷的神情，我自己雖然也覺得很難過，但我反安慰着他：

「好！我一定聽你的話去做，決不使你失望，我也希望你不要難受，因為……，我想你總也明瞭我的心，我也很關心你的。現在、時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一會吧！」

我說着，就在瓶裏折下了正有幾朵含苞密密地生在枝上的一小枝梅花遞給了他：「拿去吧！這一枝是你心愛的梅花！」

「我感謝你……」他發出會心的微笑，把我的手重重地握了一握，才把梅花接了過去：「我得到了它，一定要好好地把我全副的精神去培養它，愛護它，使它開出燦爛的花朵，發出溫暖的光輝，照澈在這黑暗的人間。梅！請你保重吧！我去了！」

說完了，他很快地開了客廳的門走出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了後，才回過頭來看了看瓶裏的那枝梅花，不禁輕輕地嘆惜着：

「讓你生長在樹根上多好？把你折了下來，你的生命又能活到多久呢？」

我對它發了一會子呆，忽然想到瓶裏是乾的，才小心翼翼地雙手捧了瓶到廚房裏，注滿了清水，才重又捧進客廳，把它擺在書桌上。

三 拒婚

過了冬天，天氣漸漸地在溫暖起來。我懷了滿腔希望，想母親答應我繼續升學的願望，就好實現了。一方面我拼命在溫習各種功課，一方面在打聽去考那一隻學校比較好。但是，結果我失望了！當那一天我向母親提出我的意思後，母親就露出又愛憐又不安的語氣說：

「我已經在你爸爸面前替你懇求過二次了。但是，爸爸的主意很堅決，他說：一個女孩子唸這末許多年書已經足夠了！他說我們家又不需要你賺錢來養家活口，要學問有什麼用？他還怪我太寵愛了你，怪我上一次請惠民補習的事，也都是我的不好。他說你現在這樣子心活，不聽話，全都是我平日把你太放縱慣了的緣故。末了，他說不管你怎樣，他不能改變他的主張的。唉！為了你，我已經在你爸爸面前受夠氣了！孩子！你乖乖的，聽媽媽的話，把這念頭丟了吧！你要退一步想，譬如你生長在貧苦的家庭裏，恐怕你還得不到識字的機會啊！現在，聽媽媽的話，聽見沒有？實！做一個女孩子到底多學會一些家務來得好。」

我知道母親說這許多話，完全是在安慰我，勸我；假使她能作主的話，她一定會允許我，一定不會使我失望的。媽媽愛我，我也應當愛媽媽才是。她為了我，已經受了爸爸不少的氣，那我為了不使媽媽受氣，我應當犧牲我的慾望。而且，在這頑固的家庭裏面，像我這樣一個年輕軟弱的姑娘有什麼力量可以去反抗呢？再回味母親末了的二句話，我知道她絕不是有心說給我聽的，但是這二句話無異在揭我心頭的瘡疤，也無異給了我一個暗示。我明瞭我自己的身世，在這樣富裕的家庭裏面，吃着無憂，消遙快樂，已經是我額外得到的幸福了！我怎能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予取予求，毫無知足之心呢？假使十五年前……，唉！也不知現在的我是否存在這世界上呢？我這樣一想起就覺得我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也不再露出為了不能達到升學的願望而引起的那種不愉快的神情了。

為了我的不能繼續升學，惠民和璧對我都表示萬分遺憾！尤其是惠民，雖然是一種誇張的話，他說：

「像你這樣天資聰穎的人而得不到造就的機會，是很可惜的。」但是，他又竭力的安慰我，勸我不必為此而灰心，縱然不能入校求學，假使肯自己努力研究的話，其成效也相差無幾的。這些話都是在他給我的信裏所寫的。有一段是：

「眼前我們雖然難得見面，但假如你對於學問方面有疑難的話，你儘可以寫信告知我，我總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即使我有不知道的，我也可以請教了旁人之後再給你解答。不要傷心，不要餒氣，我們的歲數還輕，前面還有長長的一段路，等着我們去開拓，去踐踏。只要你肯放出精神去幹。」

說到寫信，我這兒不得不特別提出一句向璧道謝，就是假使沒有璧在中間為我們作青為使者，我和惠民根本別能夠通信。每一次，她把他的信，送到我家裏來玩的時候，就悄悄地遞給我。待我看完了，寫好了覆信，她又悄悄地懷在袋裏帶去給他。為了這一種舉動，到後來，她的人格甚至給我雙親輕視。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對她不起的。她的容貌，在我的生命史上真是一個不容磨滅的影子。她愛我，像一個大姊姊愛一個小妹妹似的；關懷體貼，勸慰警解；她不惜冒了「惡名」來成全我們的事，唉！假使她預知將來有一天我會得到那種不幸的結局，我想她當時決不願意也決不肯這樣促成我們的了！

隨了時日的奔逝，在第二年夏天，我和惠民的感情已至融洽的地步了！我們已經通過了好多好多的信，信裏諸凡學問、性情、興趣、志願、生活、人生、種種問題，都作為互相討論的題目。有時，我們也難得看見一二次，在璧的家裏。不過，見了面，我們却反說不出什麼話。到了夏末，有一次吃過晚飯，在璧的家裏，我又碰見了他，這一次是例外地，他親手遞給了我一封很厚很厚的信。每一次從璧手裏拿到他的信，我總免不了要心慌，這一次當然更慌得厲害。我回到家裏，一直等母親睡熟了之後，我才敢把信拆開，意外地，除了信之外，我發現了一塊染有血跡的手帕。我驚駭得幾乎要出聲地喚叫起來了！我覺得我的全身在發抖，但我竭力把自己鎮靜下來，而又急急地用我一雙手顫動着把這塊染有血跡的手帕展放開來，天啊！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心」字是用鮮紅的血滴成的一顆「心」。我的神經突受此一擊，竟不知所措。雙手捧着這塊手帕，只會楞着……。一直經過了好多時候，直至聽見母親睡夢中在說：「時候不早了，睡吧！」的話，我才覺悟過來，重又抖顫着手指把它折疊

好，才展開信紙看信，信上寫着：

「當你看見我這顆赤紅的心在你的面前時，我希望你不要驚嚇。我不敢以鮮紅的血來威脅你，但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已經忍受了許多日子了！直到今天，我已抵不了情感的驅使，我要大着胆幹一樁我以前從未幹過的事。梅！請恕我直說，我要你！當我跪在先父的遺像前，咬破了手指，把血滴在手帕上時，情感的衝動，我幾乎暈了過去。我默默地祝禱：「懇求在天之靈的父親，可憐你最小的兒子使他能夠得到一個他所認為理想的忠實的伴侶吧！」梅！現在我已把我這顆卑賤的，誠實的心，赤裸裸地貢獻在你面前，我以後的生命全在你把這顆心的取捨與否之間了！本來，我也不敢這樣子的大胆，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環境不允許我對你有此奢望。但是，我曾聽你說過：愛是沒有階級的，愛是不論貧富的，愛是神聖的，愛是偉大的……我終於大胆地向你請求了！」

看完了信，我這顆激盪的心漸漸地歸於平靜了。我小心地把信鎖在梳妝臺的抽屜裏，把這顆血紅的「心」，藏在我貼身的衣袋裏。唉！愛情這樣東西啊，縱然母親再過分的愛我，然而、當她的女兒心目中已經遇到一個認為理想的可以做永久伴侶的時候之後，就無法使她的心再傾向在慈母的懷抱裏去了！現在、我不想作一種什麼牽強的解釋，我要毫無隱飾地承認：我已接受了他這顆赤誠的「心」了！而且、我也願意把我的一切都貢獻給他，願意讓這二顆心結合在一起；因為他愛我，我也愛他。但是、我並沒有失掉理智，當然更不會忘掉我的背景。我在這一個人間更靜的深夜，回給了他一封信，信上寫的是：

「不要把我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你看得太低。一個人環境的貧與富，並不是他或她生下來就注定的。我現在雖然生活在這末一個家庭裏面，但我並沒有忘掉我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個人環境好，固然可以得到物質上的許多享受；反轉來說，也可以把這一個人的前途毀了！我要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我自己原來的身世，我不會有現在的覺悟，當然更談不到努力、奮鬥、上進、互助、互憐那些話了！所以、你的環境惡劣倒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只有在窮苦的家庭裏面才能產生一個有為的人才出來。關於你的性情、抱負、道德、行為和一切，都已深印在我腦際，努力做去吧，我願誠懇地毫無虛偽地接受你這顆血紅的「心」，請相信我，我不是在欺騙你。」

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忽然看見惠民的大嫂嫂到我這裏來了！我的心自然而然的狂跳起來。我猜想她這一次來，一定對我有關係吧？我很機警地讓母親陪着她談話，我悄悄地溜出了客廳，却躲在門後竄聽。起先她們談些無關緊要的話，到後來却聽惠民的大嫂嫂在說：

「林家伯母，請恕我說一句不知道進退的話，今天到你府上來，我想替我的小小叔向你討一張你家小姐的廣帖

不知……」

聽到這兒，我的心幾乎要跳到喉嚨口來了！我不能預知我的命運如何，我只能聽母親的判定：

「這——這——，我實在不能作主的。她爸爸的脾氣是很固執的，我不能隨便的答應你，再說，我家孩子年紀也太輕……」

「錯是不錯，但是小姐們十六七歲正像一朵花那樣是最最燦爛的時期……。我們的意思，假使林家伯母肯俯就的話，先定了婚，再歇三五年也不遲。好在我家小叔叔年紀也輕，他還想不到結婚二個字。倒是我們做長兄長的在替他着急，想想他是最小的一個兄弟，能夠定下了親事，那末我們的心願也盡了。」

「請你原諒，我實在不能作主，總得要問過她爸爸的。再說：我也不知孩子的意思怎樣……，我想三天之後給你回音，你看好嗎？」

我聽母親雖然仍舊拒絕着，但她說話的語氣很婉轉，尤其是未了第二句，使我聽了更覺得母親的愛我實在是太深刻了！我在幻想着，母親會不會來問我呢？假使她來問我時，我推託着隨他們的意思作主呢？還是告訴她我心裏早已愛上惠民了？但這羞答答的言語，叫我怎樣向她訴說呢？一陣幻想間，我已聽見他的大嫂嫂在向母親說告辭的話了，我才回身走上樓去。不一會母親也上樓來了。她像知道方才的一番話已經給我聽到了似的，所以她一坐下來就開門見山地又像是在向我說，又像是在自語：

「孩子倒還看得中，就是家境差了些。你爸爸一定不會答應的。寶！方才惠民的大嫂嫂來和我說的一番話，我想你一定聽到了？你老實告訴我，你心裏怎樣呀？」到末了，母親正式在問我了，我這時候的心裏真是一半兒喜一半兒憂！喜的是母親待我這樣的好，她一點也不專主，完全不像別的母親那樣只要自己認為對就對，不對就不對，那裏管得女兒的心意如何。她現在既然有徵詢我的意思，只要我坦白地告訴她，要求她，我想她一定會愛憐我而允許我的。憂的是，我對於父親和母親的個性知道得太熟悉了，母親雖然心裏會應許我的要求，假使父親堅持不肯，母親也只能屈服。想到父親那種執拗的脾氣，頑固的腦筋和擇婿的標準，他能答應這件婚事，那才是天大的奇事了！無論如何，我能斷定他是不会應許的。我一想到他不会應許這一點，也不知那裏來的一陣辛酸，我撲在桌子上哭起來了！」

母親看見我哭了，她顯得很奇怪，她走了過來，站在我身後，用手輕輕地撫摩着我的頭說：

「傻孩子！為什麼哭？你不願意出嫁嗎？這也用不到哭呀！我直捷了當去回絕人家不就行？」

天啊！母親真是纏到牛角尖裏去了！這時，我能抹去了淚告訴她不是這個意思嗎？我能告訴她為了要嫁給惠民怕父親不答應而才哭的嗎？我不能夠，我只有哭得更厲害了！

「唉！這是什麼意思？實！快別哭，你告訴媽媽你要怎樣？哦……！我明白了，我曾聽你說過好幾次，說惠民的學問怎樣好惠民的性情又怎樣好……，你對他似乎很關心的，我想你……，實！你輕輕地告訴媽媽，媽媽不會笑你，你說……，你是不是已經看中他了？」

「……」我說不出，但我也已經停止哭聲了。停止哭聲，無異就在告訴媽我心裏確是看中他了。這一想，我覺得臉上一陣火辣辣的，我的臉一定紅着了……！我微微地抬起了頭，向母親瞥了一眼，我想母親是靈敏的，她一定從我的一瞥中可以看出她女兒的那種難以啟齒的心意。果然，母親又在說了，同時，她用手理着我額上的幾縷給淚水沾濕了的短髮說：

「我知道了……，唉！讓我就把今天這件事告訴了你爸爸，看你爸爸的意思怎樣。」

爸爸的意思究竟怎樣呢？當然是使我非常憂愁的。我想母親今晚上一一定會告訴他的，要是他一口拒絕了那麼麼辦呢？只不過幾個鐘點的事，竟然使我晚飯也吃不下去，晚上也不能安然睡去。我在担心我的命運不知將要有如何的發展。好容易睡去了，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和惠民在一條寬廣的道路上，急急的向前奔走，好像是為了一件什麼事情必須趕到似的。正在奔走中，不料從橫路裏突然竄出了一條兇惡龐大的野獸來，也來不及瞧清楚究竟是狼是虎，牠早就把惠民一口啣去了！我嚇得拼命的呼喊求救，却覺得有人又緊了我的喉嚨，又似有物壓在我胸部似的使我發不出一絲聲音，透不過一口氣來。耳朵裏却聽見有噉噉的聲音在響着，我想一定是那條惡獸在啃吃惠民的肉了，我趕緊想朝那條兇惡的野獸奔去的方向追尋，我用盡氣力要跑，却又覺得渾身軟癱似的別想移動一步。我真急了，拼着命想伸展我的腳，就在這一刹那，我從惡夢中驚醒過來了！醒後，我覺得我的身子浸浴在冷水裏，原來我給那個惡夢嚇出了一身冷汗。我的雙手仍舊壓在胸部上，覺得心還在劇烈的跳盪，噉噉噉噉的聲音也仍在響着，我幾疑心我仍在夢中。後來凝神一聽，才聽出是父親和母親在說話。於是、我的腦膜上霎時間浮起了白天的那件事，一定母親在告訴父親了，準是的，我一定得聽一下子。忽然想翻一個身，却怕發出聲音來中止他們的談話，所以也只能忍着。我屏息着氣裝做睡着的樣子，一動也不敢動地偷聽着，却聽母親在說，聲音是低低地，却很清晰地能夠聽到每一個音，她說：

「你老是這樣子固執作什麼？我求你遷就一點吧！女孩子們大了，還是早些定下了親的好。」

「我早知你倆是一鼻孔出氣的。你要明白，並不是我固執，我也為了她着想，要她好呀！你再仔細忖忖，一個從小沒有父親的苦孩子，根基一點都沒有，而況兄嫂又多！聽說他家祖上也不曾有人顯赫過，他父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生意人吧了！憑那一點能夠配得上？俗語說：『娶媳婦娶低三分，嫁女兒嫁高三分。』這種普通的道理難道說你還不知道，反說我固執，却忘了你自己的糊塗！」

「但是——，現在的時勢不比從前了！只要孩子好，也不要過分挑剔；再說我們也老了，早些給她定了親，也可以使我們早些安心。」

「你又要這樣子纏不清了！我說過我不答應就不答應，有什麼多說的？她今年又不是三十四，要你這樣子着急幹什麼？我猜上一次補習什麼功課，一定出了事了，否則，怎麼會來提這種事？這小鬼胆子也太大了，一定是他引誘了淑華……，你們一定裝好了圈套給我鑽，哼！越是這樣，我越是不答應！」

「你別胡說八道的，不答應就不答應，也犯不上說上那些不相干的話呀！什麼出了事了？什麼裝好了圈套給我鑽？給人聽去了有什麼面子？我說你呀，不要這樣子發火，事情總得思慮思慮。」

「有什麼多說的？我跟你再說一遍，我決定不允許這件事！儼然如你說，不是裝好了圈套給我鑽，你也得忖忖，即使不想攀高三分，也得門當戶對才是！我們這裏是什麼人家？他們又是什麼人家？有你這樣子的糊塗虫，還要來跟我商量，一口回絕了就不行？」

「……」母親沉默了！唉！我怎樣來形容我那時候的一顆心才適當呢？在父親開始說的時候，我的眼淚已經滿蓄在眼眶裏了！不等到他說完時，我竟傷心得要痛哭一番才好。但是，我又不能讓我的喉嚨裏發出些微聲音來，好在帳子下着，我偷偷地用袖子拭着眼淚，又把那條夾被拉起來蒙住了頭……，唉！天啊！我的願望毀了，我的希望完了！我有什麼力量來掙扎？我有什麼力量來反抗？我除了哭之外，我能作些什麼？

父親的固執，母親的懦弱！我知道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但我疑惑：我的一輩子就這樣子在父親頑固的思想下判定了嗎？不，我不能，我要掙扎，我要反抗，然而，一想到父親板起面孔時那種威嚴的神情，和發怒時那種冷酷的言語，似乎有一股極大的壓力在向我壓來……。在被窩裏，我突然打了一個寒噤。再想到方才做的那個惡夢，又似乎給我一個不祥的預兆，預示我和惠民的事情是不會得到圓滿的結果。但是，轉而一想，我的思想怎麼會倒退了？我幹麼這樣子迷信？還說要掙扎，要反抗……？

然而——我又怎麼會做了那樣一個惡夢？我模糊了，我昏亂了！……第二天，太陽透過了玻璃，一方格，一

方格地照射在白洋紗的帳子上。在平時，我早已起身了。可是這一天，我感到頭昏腦脹，感到舌乾唇焦，感到心胸鬱悶……我病了嗎？是的。當母親拉開了帳子，把頭探進來，她就露着奇怪的口吻說：

「已經九點多了，寶！你為什麼還不起來？」她說着，又伸出了手給我，把我被頭拉了下去，在我額角上按了按：

「噢！你發熱了？額角這樣子燙手！怎麼啦？寶！你哭過了？眼睛這樣子腫？」

「……」我看了看她，說不出什麼話。我知道媽是愛我的！她蹙着眉尖，露着非常憂急的神情，在我的床沿上坐了下來，握着我的手問我：

「告訴媽，你哭過了不是？唉——！」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至此，我實在耐不住了，我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把上半個身子撲在媽的腿上，我開始放聲的痛哭起來……

這是不用我解釋的，母親當然能夠猜知我為了什麼原因而哭得如此傷心的！然而，她知道有什麼用？她愛我，可是她不能作主又奈何！她只能用手帕抹着我的淚，輕輕地拍着我的背說：

「我知道了。昨晚上的話一定給你聽到了是不是？不過，寶！我說你也用不到如此傷心呀。快些兒去躺著，你在發熱，不要再招了涼……」她雙手抱着我的身子，把我放到枕頭上，又把被頭給我蓋好了。重又說：「寶！你聽媽媽的話才乖。我跟你說：爸爸媽媽都是為你好，你不要一門心思的想不開。惠民這孩子呢？雖然心地好，脾氣好，而且功課也好，但是，他的家境終究太差了，而況還有一個母親，還有這末多的兄嫂，你將來嫁過去會多氣惱的。你又是從小享福慣了的，我們也實在不願意你去吃苦受氣。再說，世界上比惠民好的孩子也不知有多少，我們一定給你找一個比他更好的。」

母親說這些話，原是想安慰我。可是這些言語射進了我的耳朵之後，更增加了我心頭的傷悲，我哭得更厲害了……！她站了起來，到樓梯口喚女傭倒了一盆水上來。她就絞了一塊毛巾給我揩着臉，一邊又安慰着我：

「好孩子，別再哭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唉！只怪你爸爸的脾氣實在太固執了。」她說着，又俯下身子把嘴湊着我的耳朵說：「快別哭了，寶！我跟你說，只要媽媽活在世上一天，媽媽總不會使你失望的。你知道媽心裏多疼你呀！你且別傷心，待我慢慢兒再勸勸你的爸爸吧。」

母親這一段話，果然使我得到了一個莫大的安慰。我停止了哭聲，重又坐起身子把頭倒在她的懷裏，又用手勾住了她的脖子，我說不出我心裏一番感激她的話，只能接二連三地喚着：

「媽！好媽媽！你真是我的好媽媽！」

四 小別

我的病，原是精神上受了刺激所引起的身體上的一種反應。假使說沒有母親的一番安慰，說不定我的病勢會加重下去。等到我看見我的身旁有着一個幫手時，我馬上覺得我的希望沒有完全破滅。心裏一高興，身子也自然然而覺得強硬起來了。但是，在我的心扉還有一股疑慮，母親雖然口頭上這樣安慰着我，可是，她答應三天之後，要給惠民的大嫂嫂一個答復的，那末，她將如何回復她呢？這疑慮，一直盤旋在我的腦裏，一天，二天，三天，我還是得不到一個究竟。母親既然對我這樣說過了，我怎麼好意思去問她？我也曾去找過璧姊，想從她那裏探聽一些消息，然而，也失望。一直到惠民的大嫂嫂來向母親要我庚帖的兩星期之後，我看見璧姊露着不愉快的神情來看我。那一天，恰巧母親到姨媽家裏去了。我一看見她，就握住了她的手說：

「璧姊！你怎麼好多天不來看我？」

「我本來昨天就要來的，可是，我想伯母在着，和你談起來不大方便。等你來，你又不來。方才，我在門口無意間看見你媽出去了，所以我就趕着看你來了。」璧姊說着，我看她從袋裏摸出了一封信，遞給我之後，又接着說：「這是惠民昨天交給我，叫我轉交給給你的一封信。他已考進聖約翰了。你且慢看信，讓我先把這幾天裏面的事告訴你一些……。」

「又出了什麼事嗎？璧姊！你快說呀。」我不等她說完，就搶着問她。她看見我這種焦急的樣子，倒反笑起來了。她拍着我的肩說：

「淑！你不要急呀。我先問你：惠民的大嫂嫂來向你的媽說了之後，你媽怎樣回復她的？你知道沒有？」

「媽第一次回她：過三天之後給她答復。三天之後，媽究竟怎樣答復她，我可不知道了。你也許聽到什麼消息吧？快告訴我。」

「這裏面的真實情形也難說，不過，我知道你媽就是拒絕也決不會言語上使她難堪的。據惠民的大嫂嫂說：她那一天來討回音時，你媽仍舊說你年紀太小，過一二年再提。不料那時候你爸恰巧回來，大概當了她的面，說了什麼話了，所以，她一氣就一籠膠印的都告訴了惠民。你想，像他那樣志高氣傲的人可受得了嗎？本來，他預備在格致裏唸完了高三，想找一份事情做的，現在，他打定主意要繼續升學了。這一次，他一共考了三只學校，三只學校都取了。他決不定進那一只。最後，他跟我說，為了要奠定自己將來的地位，他決定進聖約翰，因為約

翰裏的醫科是很著名的，他決定大學畢業之後再進醫學院。今天已經九月五號了，約翰裏是九月十號開學的。淑！他為了你受了這末一個刺戟，你該好好兒地寫封信去安慰安慰他才是啊！聽我的話，不要傷心，不要屈服，勇敢點奮鬥下去，我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們。我祝福你們將來一定會成功的！」

「謝謝你……，壁姊！我說不出什麼……，我心裏感到難受……」

「不要這樣子，好妹妹！我會幫助你的，你該放點勇氣出來，讓他也高興高興！聽見沒有？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壁姊說着，又把我的手握了握，就一閃身走了。我看她走出了房門，樓梯上的腳步聲漸漸地遠了，我才拆開了惠民的信讀着：

「梅！當我現在給你寫信的時候，你能想像到我心裏有多麼難受！我想到我和你在不久之後，就要遠遠地分別，那一股離愁別緒，整天整夜包圍着我，使我簡直不能靜下心來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有千千萬萬的言語，要向你訴說，但是，握住了筆桿，簡直無從寫起。我知道你在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得知我在不久之後即將和你分別時，你也一定會感到萬分淒愴，萬分悲痛！但是；梅！我勸你還是放開一些吧。因為我想到，人活在世上，誰不曾嚐過別離的滋味？有了別離，才有重逢的樂趣。只要閉目想一想重見時那種歡情樂事，眼前的小別算得了什麼？

我原知道我的環境不配愛你，當然更談不到嫁娶之約。我自不量力，所以才嚐到了今日這種輕蔑，鄙視。對於拿這種輕蔑，鄙視來投射我的對方，我一點也不怨恨，惱怒，因為世人的眼光，當然脫不了「窮」與「富」二個字的區別。又何怪乎你的父親為了我家門庭的不相稱而拒絕這件婚事呢？照理，我得到了這末一個教訓，我該收心斂跡了。但是，我却從壁姊的嘴裏，得知了你為了你父親的拒絕而曾傷心地痛哭，而且還害了二天病。梅！為了你這樣熱誠真摯的一片愛我之心，使我深深地感到慚愧，不安。我想不到像你那樣年輕而又生活在這末裕如的家庭裏面的一個姑娘，竟有超乎世俗的眼光。你並不因了我的窮苦而看輕了我，你也並不因了我的出身平凡而改變你的初衷！從你歷次來信中的言語和最近表示的態度，使我深感愧疚之外，不得不不在這裏再冒着勇氣向你表示我的愛你之情！梅！我感謝你，你能這樣真心誠意的愛我，只要我此身不滅，我決不辜負你這一片深情！請相信我，我這句話絕不是在這裏要換得你的愛憐而哄騙着你說的！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為了要回答你一片愛我的深情，我自知我就這樣子平平凡凡的生活下去，終難使我倆將來有達到目的的一天。要達到目的，我非得奠定我自己的地位不可。這就是我這一次決定進聖約翰要和你分別的原因。

梅！我回想到這一年來，我和你雖然談不上「朝夕相處」四個字，但是，我們也曾有二個多月每天相晤一室；之後，我們隔開二三天，五六天，總有機會相見一次。但是——再想到不多天之後，我和你就要遠隔二地，各處一方了，心頭真有說不盡寫不盡的難受！從此一別，不知我和你再見的時候在那一天？

唉！寫到這裏，我不禁擲筆長嘆！但是，轉而一想，我實在不應該再以離別的情緒來惹動你傷感！梅！我們都還這樣年輕，年輕的人應當要有奮發的志氣，應當要有勇敢的精神才是！我此去，你不必為我憂愁，為我不安！我為了我們的前途，一定不會使你失望！我為了免你擔憂，我也一定注意我的身體。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夠在家裏一切小心，那才使我能夠安心。假使你遇到疑難的事，反正有璧姊可以幫助你。梅！我們放出勇氣跟環境，搏鬥一下子吧！只要我們抱着始終不屈的堅志，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末了，我希望在九月十日之前，我們能夠會一次面。你找璧姊給我們想個辦法吧！

惠民九月四日

一口氣把這封信唸完之後，我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並不怨恨父親這種頑固的思想；因為我懂得他們上一代受的教育，是不和我們這一代相同的，又怎能要求他們的腦筋和我們一般呢？他們只知道「門當戶對」，只知道「財產豐富」，只知道「門庭顯赫」，他們那裏管到這些條件都足以損害一個子弟的上進。他們只求自己的女兒能夠嫁到一份吃着無憂，逍遙享福的人家，却忽略了對方的性情，道德，志趣，學識等能否與女兒相配。要打破這種舊的觀念，要獲得一個合乎自己理想的伴侶，除了放出胆量去做一個家庭裏的叛徒之外，要想他們平凡凡地讓你達到目的，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在看了惠民的這封信之後，我覺得平添了不少勇氣；不管怎麼樣，惠民愛我，我愛惠民，他既不是一個懶惰、軟弱、狡猾、浮滑、不思上進的人，而且相反他是一個勤樸、忠厚、誠實，勇敢而又肯立志奮進的男子；我為什麼不照我的心意愛他，而要屈服在舊勢力的下面呢？我愛他，我一定要為了愛他而起來反抗。惠民的話是對的；只要我們抱着始終不屈的堅志，我們一定會成功的，何況璧姊也願意幫助我。母親也曾對我說：

「只要媽媽活在世上一天，媽媽總不會使你失望的！」

但是，當我一個念頭轉到那一天晚上爸爸那種堅強的口吻說：

「你們一定裝好了圈套給我鑽，哼！越是這樣，我越是不答應。」那幾句言語時，又如兜頭澆來了一盆冷水……，我頹喪地把頭埋在臂灣裏，我恨不得放聲地痛哭一次……

那一天——是九月九日的一天。隔晚，璧姊來看我，臨去時，她悄悄地給了我一個字條，字條上簡單地寫着：「明日下午四時，請你到我這兒來。惠民等着你，勿失約。」

這一天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似的。我好不容易懷了一顆焦灼的心挨到下午三點三刻，我就鼓着勇氣對媽說：「媽！我到璧家裏去玩一會兒，順便向她要幾張枕頭花樣來，好不好？」

「你去一會兒就來，省得你爸撞回來又要查三問四的！」

跨進了璧姊的書房，心就在卜突卜突地亂跳了。我看見璧姊躺在沙發裏喝着茶，惠民坐在寫字桌邊握了鋼筆不知在寫什麼。他們看見我進去，就都站了起來。璧姊却搶着說：

「淑妹！你倒來了，我還担心你走不脫身啊！」

「梅——」惠民把我叫了一聲，把音拖得長長地。底下似乎還有好多話要說，但是，他只對我望了望。只聽璧又在說了：

「淑妹！惠民！你們好好兒的坐着談談。我今天還預備了點心請你們吃呢！」她說了，忽又把我拖了過去，附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今天爸和媽等都出去了，你好好地陪着他，不會有人來擾你們的。記住！別哭——，快樂一點吧！」她說完了，就別轉身子走出去了。

我回過身子，緩緩地向書桌邊走去，一眼望見惠民正遠遠地看着我。我一時找不到別的適當的言語，就向他

說：「你明天就要走了？」我說後就從袋裏摸出了寫好着的信遞給他說：「這兒一封信請你收着。有許多話，我都在這裏面寫好了。惠！住在校裏是比不得在家裏的，冷熱總得自己小心……」

「謝謝你，梅！你這樣子的關心我，使我心裏真是又感激，又難受……」說着，他忽然攥住了我的手說：「你站着會腿痠嗎？我們到沙發裏去坐着談一會。」

坐在長沙發裏，他仍舊握着我的手。我心裏覺得有好多話要向他說，但是，當着他的面了，我又不不知說什麼是好？想想現在我還和他手握着坐在一起，到了明天，二個人就要各居一地了。雖說我和他都有奮鬥的勇氣，但是，總覺前途黑暗得很。萬一有人利用這根深蒂固的舊勢力來壓迫我，我抵抗不了時，又將如何呢？一想到這裏，不由得不寒而慄……！

「梅！我在未見你之前，預備了好多的話要對你說。但是，你現在坐在我身畔了，我反說不出什麼話了！」

「是的，我也這樣——。惠！你明天什麼時候走呀？」

「很早的，至遲八點鐘就要走了。梅！我覺得有一點很對你不起的，就是，你知道我的環境是這樣的惡劣，這一次我進約翰，可以說完全為了對答你的一片深情起見，所以我決定唸完了四年大學之後，再繼續進醫學院。醫科念完二年之後，再得有一年實習，一共計算起來要有七年……梅！七年可不是一個短的時期哪！在沒有醫科畢業之前，我決不想依賴了兄長的力量來完成我的婚事，所以……梅！我怎麼好意思對你說……要你等我那末許多……，你今年十七歲，再加上七年，那時期不會太長久嗎？而且……，在這七年裏面，人事的變化也未可預測。梅！你老實告訴我，因為我覺得我不應該這樣子自私，我決不應該為了求得自己的安慰而葬送你的青春，你又是我那末樣深愛着的人，我更不應該害我所心愛的人……，再說，這七年裏面，你為了要與環境搏鬥，你一定要忍受許多痛苦壓迫……我又擔憂你受不了這許多襲擊時……，梅！總之，我為你奮鬥，為你去吃苦是樂願的；因為一個男子，他即使不為他心愛的人，他也應當立志上進，埋頭苦幹的！但是——我就不願像你那樣一個嬌生慣養的姑娘，為了我這低鄙的人而失去父母的寵愛，遭受四週的歧視……梅！你得平心靜氣地想一想……」

「惠！你的顧慮是對的，但是，我却不喜歡聽你這樣說。我也知道七年是一個長的時期，不過——二個真正相愛着的人，他們的愛決不受時間的操縱的！我窺測你方才說的一段話裏面的意思，你是不是在懷疑我等不到你七年的約定而改變初衷呢？那你是把我看錯了！我當初為什麼愛你？為什麼肯坦白地忠實地接受你這顆赤紅的心？之後也真心誠意地把我的心靈交付給你？我也知道：七年裏面，將有許多多的打擊，壓迫……；然而，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跟舊勢力掙扎！你假如把我看為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姐而經受不起風浪的，那你是完完全全把我看錯了。惠！請相信我，我愛你，我要愛你到底……」

「唉！梅！叫我再向你說些什麼好呢？你愛我的心我是知道的，可是你可明瞭我愛你的一顆心嗎……？」

「我明瞭你現在這顆心是完完全全地在愛我……。但是——我又想到：你現在未進大學之前是這樣說，等到你大學畢業，醫科完成……到那時，你會不會自以為是大學畢業生而瞧不起我呢？我現在的環境，允許我求學，尚且得不到繼續唸書的允許，要是我們的家境衰落下去，當然更難獲得求學的機會了。所以，七年後，你是一個堂堂的大學生，是一個顯赫的醫學博士，我呢……依然故我，到那時你會不會為了我的學識淺薄而要……」我剛說到這裏，不料却給惠民一只手掩沒了我的嘴，他露出着急的口吻說：

「梅！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了？你想我是一個那樣沒有情義的人嗎？不過，也難怪你要對我這種猜測。現在的社會上，每天不是要撤換着幾件「兼舊憐新」的悲劇？你這種顧慮也是應當有的。但是，梅！請你相信我，正如你要我相信你一般。只要我們有着真正的愛情來維繫着我們這二顆心，我敢說任何人都分不開我們，任何勢力都離不了我們。七年；雖然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不過，只要我們訂定主意，不屈不撓；抱定宗旨，奮勇前進；我們更互相安慰，互相鼓勵，七年的時間也會很快地變成過去的。梅！你試想想，七年後的我們，將會有一種

怎樣的生活……？」他說着把眼光牢牢地盯着我，同時用手輕輕地撫摩着我的手背……，那種熱情的體貼，使我這顆心再度作劇烈的跳躍。我依舊頭顱輕輕地說：

「但願你能如此……，惠！我一定等着你……」

「梅……！我也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突然——他放鬆了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一陣奇異，抬起了頭對他看了。正在這時，他露着希望的懇摯的而又感傷的眼光注視着我，雙手放在我的二肩，把聲音放得低低地說：「但是……我們明天就要分別了！梅！我們到那一天才能再見呢？」

「是的，我們明天就要分別了……！」我重覆着他這句話，心裏感到無限淒傷……！我強忍着不讓離愁別緒來刺傷我的心；在這臨別的上一天，我該露着歡樂的神情安慰他，鼓舞他才是。然而；看着他的眼光，我止不住一陣傷心，我的眼淚撲簌簌地滴了下來……我趕緊抽出手帕來揩抹，却不料意外地惠民把我的身子拉到懷裏，雙手緊緊地抱着我，安慰着我說：

「梅！你別傷心……。我們不久就會再見的……。」他這種態度，使我感到一種莫大的惶懼，惶懼沖淡了我心頭那一股別離的情緒，我掙扎着坐了起來，又站了起來……正在這時，却聽到壁姊的聲音在書房的門外嚷着：

「已經五點鐘了，怎麼他們還不回來？」隨了這聲音，我別轉頭去看見壁姊正在推門進來，手裏捧了一盤蛋糕，笑着向我們說：

「你們肚子一定餓了，快些來吃一點吧！我再拿去拿二杯咖啡進來。」其實，我們誰都不想。但為了不辜負壁姊的一番盛意起見，我們略略地吃了一些。我和惠民的心裏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離情，所以只是咬着蛋糕，悶悶地誰也不說話。結果還是壁姊打破了沉默說：

「你們這樣子傷感真不行！惠民是從來沒有離開家庭生活過的，此去難免要感到寂寞生疏！但、你又不是小孩子，為了前途而去奮鬥，有什麼可傷心的呢？就是淑妹，也不應當這樣子，你應當快樂樂樂地歡送他踏上征程才是！我對你們說，你們誰都不用擔憂誰，我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們。我預祝你們將來一定會得到勝利的！」

「謝謝你，壁姊！」惠民說：

「我感謝你，壁姊！你真好……」我握住了她的右手說。她又伸出了左手，望着惠民說：

「來，伸出你的手來。」等到惠民把手伸了出來，壁姊就把我的手放在惠民的手裏，又給我們握住了，才笑着笑說：

「惠民！你要永遠的愛淑妹！淑妹你內？也要永遠的愛惠民！你倆，都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我祝福你們的愛一直維持到永久，永久……」

五 抗拒

在惠民進了約翰還只第四天，那一天是九月十三日，我的姑媽忽然興緻勃勃地到我們家裏來玩。說起了姑媽，我對她是沒有好感的。她是我父親的妹妹，一位四十多歲的孤孀太太。她有着一個和父親相彷彿的頑固執拗的頭腦，和一付能言善辯的口才。姑爹在早幾年去世之後，留給了她一筆偌大的遺產。但是，她自己沒有兒女，她靠着這筆遺產獨個兒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她不常到我們這裏來，來了呢？就滔滔不絕地和母親說一套關於我終身大事的話。當然對於去年惠民在教我功課的那件事，她是大大地不贊成的。她說：

「一個黃花閨女和一年輕小伙子，坐在一塊兒唸書，這還成什麼體統？」完全和父親一般的口吻。而且，她還露着教導的神氣對母親說：

「我說啊，嫂子！你就不應該這般縱容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你更應當好好兒管管她才是啊！唸了書，將來有什麼用？只要留心着給她配一門有財有勢的人家，那才不負你養她一番的苦心啊！」

對於她這種言論，母親總是用微笑來敷衍她的。不過，母親的心裏，總不以為然。就是惠民的大嫂嫂來求婚，給父親嚴詞拒絕的那件事，我現在也從母親的談吐中隱隱約約地知道是她事前一味在父親面前說了惠民的許多是非，所以父親毫不考慮地拒絕了。對於這樣的一位姑媽，我原本是對她沒有好感的，現在，當然更引起我對她的惡感了。

她端端正正地坐在紅木靠椅裏，母親在另一只椅子裏陪着她。我呢，就坐在書桌前的轉椅上。我看她從茶几上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之後，露着笑向母親說：

「嫂子！你知道我今天為了什麼而來的？哈哈！我是來向你家討杯喜酒喝的。」她打着哈哈，來不及等母親問她，就癡癡過頭來望着我，又笑了笑對我說：

「叔華！你年紀也不小了，應該要配一個夫家了。姑媽來給你做個媒好不好？哈哈！……：女孩兒家遲早要……」

我來不及等她說完，就搶着說：

「姑媽！我的年紀還小，我不願意聽到這種話。」我說着就站了起來，也不管她生氣不生氣，就一溜烟跑到樓上去了。

我上了樓，獨個兒躺在床上，閉着眼睛胡思亂想。想想惠民進學校之後不知情形如何？不知有沒有寫信給璧姊？一忽兒又想到姑媽今天的來意，對我是多麼不利。萬一父親聽信了她的話，用強力來壓迫我時，我又將用何方法去抵抗？假使我抵抗不了而屈服時，不知惠民將要傷痛到如何？一忽兒又想到他臨走時，在璧姊家裏跟我說的話，對我是靠着多麼大的希望？我自己也在他面前表示了我對他有多麼重的寄托？那末我的腦筋裏怎能容有一「屈服」二個字的意念？不管他們用任何勢力來壓迫我，我總得要放出胆量去反抗……

「小姐！到樓下用飯去了。」我在沉思中，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這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喚我，我睜開眼睛來一看，原來女傭站在床前，催我吃飯去了。我懶洋洋地和她一起下了樓，桌子上碗筷都已擺端正了；但是，使我一楞的，父親却坐在姑媽坐的隔壁一只椅子裏和她低聲在談話，母親却不在。我叫了一聲：「爸爸」，想返身到廚房裏去找母親，却給父親叫住了：

「淑華！你在樓上幹什麼？姑媽來了，你也不陪着姑媽談談？」

「我沒有幹什麼。」我低低地回答着，就在另一隻椅子裏坐了。正在這時，母親和女傭都搬着菜出來了，我也乘機站了起來，幫着她們搬這遞那；好容易等這一餐飯吃過了。照我的意思，本想再回到樓上去的；可是我又怕父親責怪我，所以只是靠近母親坐着，聽她們談些家常話。父親却坐在轉椅裏吸着雪茄。閉着眼睛，神情是很怡然自得的。濃濃的煙霧籠罩在他的面部上；模模糊糊的，我似乎看見他在笑，又似乎看見他在發怒。等到姑媽和母親的談話告一段落時，我看見父親睜開了眼睛，順手把煙蒂頭拋在痰盂裏，接着發出「吱——」一聲響。同時他把雙腳挺了挺，把腰直了直；又從桌子上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才喚着我的名字說：

「淑華！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我料想有什麼事要發生了。我霎時間覺得一陣畏縮；但是，我也只能硬着頭皮走了過去：

「爸爸！什麼事？」

「我跟你說：姑媽今天是給你做媒來的。女孩子的終身大事，應當要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是正大光明的做法。我想你總也不至於看了外面那種浪子蕩女的壞樣，以為長輩們給你打的主意，就認為是守舊，是頑固了。你要明白，三斤嫩薑，不及一斤老薑。隨你們說的話如何漂亮，如何有理，到底人生的經驗終究及

不上我們的。」他頓了一下，又拿起了茶杯在喝茶。這時，我的心當然已經在作不規則的跳動了。我偷偷地歪過眼睛去看了看母親，母親正低倒了頭在抽水烟。姑媽呢？她捧住了茶碗，不過，並沒有喝，只是微笑着。那笑容引起了我的憎惡，我心裏咀咒了一句：「都是你！」却聽見父親又在說了：

「不過，我也決不會不給你知道就給你定下的。現在我就告訴你，對方是怎麼樣一份人家……。」

當父親說到末一句時，真是引起了我心頭無限的憤恨！原來他們只知道把我嫁給「怎麼樣一份人家」的！別說我既把這顆心交給了惠民，就是退一步說我心裏沒有愛上惠民，我也應當起來反抗的。一想到惠民此番為我去奮鬥的一點，我覺得惡空添了不少勇氣。我抬起了頭向父親說：

「爸！請你饒恕我，我不願意這件……。」

「什麼？」父親的態度改變了，他提高了聲音嚷着。我聽了他這種咆哮的語調，再想到姑媽的微笑，我又覺得我是處在孤立的地位。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可以說動父親的心。我感到窘，又感到怕；我覺得我忍不住要哭了，但我不願把眼眶震動一下……，正在這時，母親走了過來，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

「你還沒有聽爸說完，怎麼就這樣子？你要知道，姑媽和爸都是為你好，你且聽他說完了好不好？」母親說完了，父親並沒有接下去說。姑媽却也走過來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說：

「淑華！聽姑媽的話，不要固執。不過也難怪你，你在沒有知道姑媽給你配的那麼樣一份人家時，你當然要不肯了。我告訴你，好小姐！姑媽決不會害你的。你且聽我說：他家的祖父一共養了四個兒子，可是只有三房裏有一位少爺。那地產不少不少，就是銀行裏的存款也難以計數。他家的祖父一共養了四個兒子，可是只有三房裏有一位少爺。那少爺今年還只十九歲，生得很漂亮的，我把照片也給你爸和媽看過了。和你真是天設地造的一對兒。將來老老爺過世了，那位少爺一個人要頂繼四房的財產，你想：任你怎麼花，一輩子也花不完呀！給那位少爺做媒的，成天價也不知有多少，可是那位少爺就不是嫌眼睛生得太小，就是嫌人長得太肥。也是緣份，有一天他的母親在我家裏打牌，他有事來找他母親，在我房裏却看見了你的照片。回去後，他就吵着非得要娶這照片上的小姐不可。我想我的姪女兒能夠配得了這末一份人家，那才不辜負你的一身才貌。所以今天我滿懷高興的來給你做個月下老人。好小姐！你想：姑媽還會哄你嗎？我保證你嫁了過去，逍遙幸福，現現成成地做一個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少奶奶。到那時，你才想到姑媽待你確是不錯啊！」姑媽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之後，我本想頂撞她幾句，不過，我終於忍耐住了。我不要在言語上佔得勝利，我想我抵抗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我採取沉默的置之不理的態度。然而，這種態度，顯而易見會激起他們的憤怒的。果然，父親第一個說了，他的語調仍是很激烈的：

「你現在就回答我，姑媽給你說的那份親事，你究竟答應不答應？我這種說法，還是給你留一點面子。你不要弄錯了，以為我們是有什麼顧忌。你年紀也不小了，給我罵起來也沒有什麼趣味！」

「……」儲藏在眼眶裏已有好久的眼淚，到這時，任我如何忍也忍不住，我開始哭了。母親看見弄成這種局面心裏當然很憂急的。我只聽見她用着一種低沉的感傷的口吻向父親說：

「請你不要發火，這件事你交給我辦吧！」

「你不知道我的脾氣？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教訓她一頓！平時，都給你放縱慣了，以致養成今天這種目無尊長的樣子。自頭至尾，只不過活了十多年，就要想推翻一切，這——還成什麼世界？」

「煩哥！你且別發火。」姑媽接着說：「那張照片呢？你拿出來給她看一看。我保證她看見了照片，不肯也會肯的了。喏！淑華！你瞧：姑媽是不是在哄你？那末漂亮端正的少爺，到那兒去找？」

姑媽說着，果然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來，另一只手裏却拿了一只照相架湊到我面前來。我不等她的手伸近，就一個轉身，走遠了幾步，給她一個不理。可是，姑媽實在太可惡了，她看見我這樣子，非但不生氣，而且也跟着走到我的身旁，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別怕難為情，你瞧瞧看……，嫁給了他，真是你前世修來的福……。」她說着，又把照片湊上來。我真是憤恨到極點了！要不為了她是我的長輩，我真想破口辱罵她一頓。但是，我究竟不能這樣做；我只能咬緊了牙齒，把眼睛闔得緊緊地，仍舊給她一個不理。不想就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有人在我的手掌心裏塞進了一樣硬硬的冷冰冰的東西，我睜開眼睛來一看，還是那位不知趣的姑媽，在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到這時，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用力把照相架望地上一摔，玻璃粉粉地碎在地上。我不顧一切地對着姑媽憤怒地說：

「姑媽！我沒有這種好福氣！你姑媽瞧着好，就請姑媽嫁給了他吧！」

「啊呀……！」是姑媽和母親同時發出來的驚呼聲。接着我聽見寫字桌上發出「碰——」一聲響，不用說，是父親在拍桌子了！他的憤怒的，響亮的言語，在空氣裏震盪着：

「這——，這還成什麼世界？反了，真是反了！哼！你給我滾過來……！」

但是，我仍站在原處。我緊握着手，平時那種倔強的，好勝的脾氣在支撐着我，我一定要放出胆量，放出勇氣去反抗！然而，母親把嘴靠近了我的耳朵，用一種憂鬱的感傷的，甚至是哀求的聲音向我說：

「甯！你聽媽的話，你走過去……，事情要慢慢兒想法子的！」我聽到母親這種斷斷續續的，不，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抖顫的語調，我深深地受了感動！我依順了母親的話，旋轉身子，低着頭，緩緩地走到父親面前，站定了。可是，我發覺我站的脚面前的地板上沾上了二滴水……

「我對爹說：你不要想昏了，做夢似的要想嫁給惠民！這件事，無論怎麼樣，你休想我會答應你！我再對你說：姑媽給你說的那份人家，你究竟答應不答應？我限你三天裏面去決定。你依從了，過去的許多事，一筆勾消！要是你再要跟我倔強的話，哼！你別怪我做爸爸的不給你情面；我一定要去告他一個引誘人家閨女的罪名，到那時，他給抓了進去，辦他三年五年的罪也不算希奇，試問：你嫁得了他，嫁不了他？聽見沒有？你自己想想明白吧！哭？有什麼用？你癡哭死在我面前，我總不答應你嫁給惠民的！」

父親一句一句的話，射進我的耳膜，好比一只一只的尖針在扎我的心！我的眼淚，起先是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板上，到末了，我再無能力去壓制心裏的一陣一陣酸痛，我由流淚變為啜泣了！等到父親說完了末一個字，我不管一切，掉轉了身子，我像發瘋似地奔到房裏，撲在床上開始狠狠地痛哭……

第二天，我病倒在床上。母親露着一面孔憂急的神情坐在床沿。可憐她昨晚伴了我整整地一夜，到這時候還沒闔過眼呢！我從昨天奔上樓來，撲在床上，狠狠地痛哭一場之後，什麼都不想。我流了一整夜的淚，到天將發出一些曙光時我纔朦朧醒去。但是，睡了不一會，我驚跳起來。為的我看見二個惡狠狠的男子，拿了一付鎗，強迫着套在惠民的手上，惠民掙扎着，呼喚着，但、終究給他們抓去了！我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我告訴母親，我一定要去教惠民。但是，我却看見母親流着淚跟我說：

「甯！你安靜點，你這是在做夢呀！不是真的！惠民好好兒地在學校裏唸書，那裏會有什麼人去抓他？」

「媽！你別哄我，我決不是在做夢！一定的，一定的！爸爸說過要去告他，他一定被抓進去了！我要去看他，我要去……」我掙扎着，掀去了被頭，想跨下床沿；就在這時，我感到一陣心悸，又感到一陣腥味，我只知道喉嚨口冒出了一些東西，我要想低到頭去瞧瞧，但是、一陣暈眩，我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時，看見母親眼睛紅紅地坐在床沿，房間裏是靜悄悄地。她看見我一醒，就露着喜悅的神情說：

「甯！你醒過來了！唉！謝天謝地！你還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嗎？乖孩子！聽好媽媽的話，你不能這樣子想不明白的！你知道媽媽心裏多麼疼你？愛你？你現在肚子餓不餓？我叫她們燒一些稀飯給你吃，好不好？」

「媽！我不想吃……好媽媽！你允許我，你幫助我；懇求爸爸不要把惠民抓進去，也懇求爸爸不要把我配給那家人家，我願一輩子不嫁人了！要是爸爸一定要強逼我的話，媽！好媽媽！我……我……」

我說不下去，我又放聲哭了！

「唉！孩子！別再哭！我告訴你：爸爸不贊成你嫁給惠民，也是他的好意，你也不要錯怪了他，他心裏實在也是很疼你的。昨天那種話，完全是嚇嚇你的，你千萬不要當了真而恨他。方才，他看見你吐了血，又暈了過去，他心裏也多麼憂急！所以我說你不要再哭，也不要再傷心了！媽呢？當然肯幫助你的。等他怒氣消退了後，我再懇求他，或者要他去仔仔細細地探聽一下子，假如他探聽到了對方有什麼不好的行為或是別的什麼，到那時，他也不會一定要把你配給他家的。乖孩子！聽媽媽的話，吃一些稀飯，媽才放心。」

世界上再有什麼是比母親的愛更可貴的呢？我雖然想到我自己失掉了生身的父母是一樁無可挽回的遺憾！但是，眼前看到母親那種感傷憂慮的容貌，聽到那種和藹安慰的言語，我又不禁深深地為自己慶幸；同時又覺得愧對母親。我不應該只顧到自己而給予她重重的打擊。她為了我，在父親的面前受了多少的氣惱？為了我，甚至害她終宵未寢的陪伴着我。唉！我怎麼對得起她？怎麼對得起她？我像一個小孩子似地挽住了她的脖子，把我的臉貼在她的臉頰上，輕輕地說：

「媽！你待我這樣子好，我却害苦了你，叫我怎麼對得起你？媽！你真是我的好媽媽！我說不出我心裏是多麼地感激你……」

到了傍晚，忽然壁姊來看我。為了母親在房裏，我不能把詳細的情形告訴她。臨走時，她悄悄地在我的枕頭底下塞了一張紙，就回去了。這張紙，一直等母親到樓下吃飯去時，我才拿出來看，原來是惠民寫給我的。他信上說進校之後，一切都很好，住的宿舍是思顏堂六十五號。功課很緊，不過他決努力攻讀。他說他在校裏，自己會注意身體，我不必擔心。要我在家里也同時注重新身體與學業。看完了，總算放下了心，信紙的反面也有幾行字寫着，一看却是壁姊的筆跡。她寫着：

「對於你這次的事，我已略有所聞。淑林！不要害怕，不要灰心，也不要悲傷！放出你的胆量去抵抗。你要相信：當一種舊勢力在壓迫你的時候，惟有不屈服到底，才能給你佔到勝利。假如到了真正抵抗不住的時候，也不要退讓；因為望前進，才有出路，朝後退，就是犧牲！不要怕，有惠民和我在幫助你，作你的後盾！相信你一

一定會成功的！」

我藏好了信紙，長長地透了一口氣！鬱悶了二天一夜的心胸，到這時總算得到了解放。不管怎麼樣，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反抗。正如璧姊所說：「當一種惡勢力來壓迫你的時候，唯有不屈服到底，才能佔到勝利！」何況、即使到我自己抵抗不了的時候，還有惠民和璧姊來幫助我，我怕些什麼？這樣一想，我已不再像白天那樣頹喪了！當女傭拿上晚餐來時，我也喝了淺淺的二碗稀飯。母親看了也很喜歡。晚上，為了上一晚的沒有睡覺，這一碗竟然睡得很熟。但是到了第三天，我又擔憂起來，我怕父親仍舊固執地要把我去配給那份人家。母親說去懇求他，也不知懇求的結果怎樣？要他去探聽，不知探聽的結果又怎樣？我這樣猜測着，憂慮着，人又變得頹唐起來。我曾向母親探問過，母親說：

「我已向他懇求過了，他的意思還是很堅決。不過，他今天去向你姨夫探聽去了，因為他知道你姨夫和那家的祖父曾經會過面的。寶！你不要憂急，我昨天已經打電話給你姨媽過了，我告訴她你不願意嫁給他家。要她在姨夫面前透露一些口風。我想，姨夫一定肯幫助你的。」

母親雖然說着寬慰我的話，不過，我仍惴惴不安。晚上，我也不能好好兒睡覺。一直到第四天早上，我恨不得叫醒了母親，問她一個究竟，却為了父親沒有出去而不能問。好容易等父親出去了，我拉住了母親想問她，不料她已經露着一臉高興的神色坐在床畔，拍拍我的肩說：

「寶！好教你高興，你現在不用再提心吊膽了。我告訴你：你爸昨天先去問你姨夫，你姨夫當然不能一定說那個人怎麼怎麼不好，不過，言語之間，婉勸你爸，說你年紀還小，不一定急於要配給他家的。這樣一說，你爸的心已經有些活動了。後來他又去打聽了另外一個朋友，從那個朋友的嘴裏，才得知了那份人家，財產確是很多的，不過，那個人的品行是很不好的。說他年紀雖輕，嫖賭吃着，件件都來的。你想，你爸聽到了這種消息，當然也不會把你送入虎口的。他昨晚回來告訴我，說等姑媽來的時候，就請她去回絕了吧！不過，他的意思，總不贊成你嫁給惠民。寶！你再仔細地想想……」

「媽！爸既然如此說，我當然很高興。不過，惠民的事，現在別去說它吧！好媽媽！我現在心裏真有說不出

的快樂啊！」我說着，抹住了她的膀子，拼命地搖撼着……

六 母喪

又是一年，惠民在約翰裏已經第二個學期了。我們差不多每隔一星期通一次信。每次的信，他仍是寄給璧姊，隨後再由璧姊交給我。自從那一次的婚事給我拒絕後，增加了我不不少的勇氣。其間也有好多次親友們來做媒，都給我堅決的反對。父親看見我這種倔強的脾氣，他當然很憤怒。不過，也幸虧母親在中間給我講好話，總算把日子平平靜靜地打發過去。從母親那裏，我不但學會了普通的烹調與縫紉，我還能不慌不忙地煮整桌的菜餚，我能縫製棉的夫的單的各種衣服。除了晚上八個鐘點睡眠的時間外，其餘大部份時間，都花在書本子上。父親命我讀的古文、詩經、甚至子書、前漢、後漢等，為了嚴命，我不得不讀，但是、我往往讀到末了，覺得眼皮在闔下來。父親後來又叫我讀醫書，什麼「本草綱目」啊！「湯頭歌訣」啊！原來父親還是一個「儒醫」呢！他能開得一手好方藥。他說他再過一二年，決定辭去了江浙××局局長的職務而正式懸壺救世了。他反對現在的語體文；但是、我仍喜歡背着他看魯迅的「吶喊」，「阿Q正傳」，巴金的「家」「春」；當然，我更花了許多時間去讀『THE NEW CHINA』、讀『TALES FROM SHAKESPEARE』。每天我仍寫大小楷，也每天背了許多英文生字。我更定了幾份雜誌，如「女子月刊」，「新生」，「新人」等。我不大出去，（其實是父親的命令，不許我東走西走的。）難得跟隨了母親到姨媽家裏，或是到鶯姊姊那裏去玩。照理，我和鶯姊姊應該要携起手來，互相安慰，互相鼓勵才是；可是、為了自小就各居一地，她丈夫的家庭又是很古舊的。環境把我們這二個同胞姊妹隔離開來，以致我和她之間的感情，反不及我和璧姊那末融合，親切。倒是璧姊，她至少一個星期要來一次。每一次，她照例把惠民寫給我的信帶來之外，有時她還給我帶來一二冊新出的書本；她時常鼓勵我，勉勵我。有時還要取笑我，說我和惠民的情感怎樣熱烈啊！說我這樣子一心一意地愛着惠民，他該如何地高興啊！說將來惠民畢業後，我又該如何地快樂啊！惠民呢？他每一次的信裏，總是說着勉勵我的話，說不管功課如何緊，他總努力苦幹。希望我也能和他一般地勤讀。說不管環境如何，他總為我奮鬥，决不使我失望。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很平靜，也很果敢地度過了春天。我對我自己的前途蓋着很美的憧憬，對惠民的前途也抱着無限的希望。我相信我和他這樣努力，總有一天會奮關成功的！

過了春天，又是夏天來了。我的生活開始有了一點變化。好似一條很靜止的河面上，給人重重地投下了一顆石子！

母親病了！

母親的身體，原本是很瘦弱的。衰弱的原因，還是在她嫁給父親的第二年，那一次難產所造成的。母親只懂過一次孕，而這一次孕，給了她身體上極大極大的損害。她的生命雖然保全了，可是，孩子却死了！從此之後，她的身體變得非常衰弱。然而，母親是一個好母親。正如她所說：「我雖然不敢說我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人，但是，總算博得了一個好媳婦，好妻子的名譽。」然而，要做到一個「好媳婦，好妻子」，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就夠受了！母親非但貧血，而且還害了極重的胃病。受了寒冷要發，担了氣惱要發，有了憂急也要發。每一次發的時候，胃部痛得真厲害。什麼藥都不能止她的痛，她只能在床上爬來爬去。

母親這一次發的胃病，起因在端午節那天，她吃了半隻粽子，當晚就覺得胃不舒服。不過，我總覺得丟了我的婚事，使母親時常憂愁，也實在是使她這一次的胃病發得更厲害的一個大原因。她躺在床上，每天只能喝一些茶和少許的牛奶。她說她每天覺得肚子發餓，但是，吃下了極少極少的薄粥，又嚷胃痛，有時甚至嘔了出來。我看着母親這種痛苦的形狀，心裏實在難受到極點。曾有一次，我鼓着勇氣，要父親去請一個西醫來看看；但是，父親却極端反對西醫。他說不請西醫看，過一時也許會好。要是給西醫一看，說不定反害了母親的生命。他每天給母親吞一些「奇南香」。然而，母親還是每天地躺在床上，嚷餓，嚷痛！我坐在床上，不斷地用手在她胃部撫摸。唉！這種痛苦，母親竟挨過了一個夏天！

到了秋天，院子裏的秋虫，發出斷斷續續的哀鳴！有時候，浙浙瀝瀝的雨聲，敲射着玻璃窗，令人起了一種無名的惆悵！尤其是黃昏時節，父親還沒回來，（為了父親那末多的應酬，我窺測到母親的心裏是多麼地不樂；然而，母親是從沒有抱怨過的。）守着孤燈，伴着呻吟着的母親，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淒涼，傷感！唉！屈指算來，母親從端午那晚病倒之後，到現在已經有三個半月了！可憐她已經病得只剩一張枯乾的皮，包着一身細削的骨頭了！她的眼眶深深地陷了進去，她的顴骨高高地聳了出來。她平臥在床上，薄薄的一片；要不看見她的頭擱在枕頭上，幾乎疑心被頭裏面是空的呢！

我不敢離開她，我的手不停地在她們的胸部按摩。母親說：要是不給她撫摸，她更痛得厲害，而且好像有一股氣在塞到喉嚨口似的。從母親病倒之後，我曾先後寫了二封信給惠民。後來，母親病勢加劇，我不願意離開母親，同時也沒有時間，所以就一直沒有給他寫信，只是請壁坪給我轉告一聲，說等母親病好之後，就會告訴他的。然而，母親的病，一天一天地只有加重！父親的臉上也籠罩着一片憂鬱的神色！我不敢當着母親哭，只能在廁所裏，偷偷地淌着淚……！

每天，總有二個或三個醫生和父親同時斟酌擬方。然而、吃下去的一碗一碗苦水，完全等於零！到末了，許多醫生都推手了！母親自己也知道無望了！但是在農曆八月二十六那一天，母親忽然精神好起來了！她吵着嚷着說肚子餓得發慌。我們試着給她吃了二匙薄粥，居然沒有鬧胃痛。她還露着笑容對父親說：

「我現在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也許我的病有轉機了……？」

這該是一個多麼使人快樂的消息啊！我握着她的手說：

「媽！你知道我心裏的高興嗎？你的病居然會好起來了！」也許是我過份的快樂吧？我竟不自主地眼眶裏覺得潮潤潤地……我怕母親發覺，趕緊別轉了頭，二滴淚滴落在衣服的肩部上！

到了中午，我們又給她吃了一片麵包，和半杯牛奶；她說味道很好。吃完後，她又對父親說：

「你已好久不到局裏去了，我現在覺得很好，你去看看，有什麼事沒有？」

父親聽了她的話出去了。房間裏是靜悄悄地，只剩我一個兒伴着母親。女傭在廚房裏煎藥，藥氣味在空氣裏散播着，使我聞到了這種氣味，對它發出了極大的一種希望：希望這些苦水能夠治好母親的病。緊張了好多日子的神經，到這時才鬆弛開來。然而、在這時，母親却用一種不平凡的抖顫的語調，伸出蒼白枯瘦的手，握着我的手說：

「寶！媽害苦你了！這許多日子，你沒有好好地吃飯，好好地睡覺……唉……！」說着，母親長長地嘆着氣，我趕忙接着說：

「媽！這是應當的，你怎麼說着這種話？叫我聽了反使我覺得難受！好媽媽！你現在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嗎？我再跟你換一下子好不好？」

「不用，孩子！我覺得很好……」母親說：「不過……，我告訴你，你別急；這個好，不是真的好！凡病人在將要離開世界的時候，往往毛病會減輕的。好比一盞油燈在將要油盡的時候，總會突然地亮一亮，隨後再熄滅……」

我聽到母親這種悽慘的帶有警告性的言語，心裏禁不住一陣憂急，辛酸，我的眼淚一連串地滾了出來……但是，我仍勉強安慰着她：

「不會的，媽！你別說這一種話……」我說不下去，我哽咽了！母親的聲音又在耳邊響着：

「不要哭，媽年紀大了，應當要休息了！寶！你停止了哭……，我有話跟你說……！我別的倒也沒有什麼掉不下，就是你……，好孩子！我知道你的痛苦，你的心願……，但是……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到這時，我哭得更傷心了！我把頭撲在床沿，讓母親的手在輕輕地撫摸着我的頭髮。這樣一直經過了好多時候，母親又改換了一種堅決的口吻命令着我：

「你起來，揩乾了眼淚，聽我說。」我抬起了頭，用手帕揩乾了眼淚，但仍坐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望望母親，發現她的鼻樑上，和右面的太陽穴上，也有二條淚痕留着。我給她拭去了，她又接着說：「你今年十八歲，也不算小了。我死了之後……」

我一聽到母親提到一個「死」字，我的眼淚又在淌出來了！母親這時候顯得有些不耐煩了；她對我看了看，緊緊地蹙着眉尖，又微微地搖了搖頭。我怕更引起她心裏難過，只能忍着淚，聽她說：

「比不得我在着的時候，處處有我在照顧着你。孩子！你以後起，要好好地侍候爸爸，留心自己。你爸爸的脾氣雖然固執，不過，他是吃軟不吃硬的。你只要多叫他幾聲，拍拍他的馬屁，他就高興了！就是你和惠民的事，你不要一味跟他倔強；等候時機，趁他樂意的時候，你軟聲軟氣的懇求他，我想他也不會一定不肯的。孩子！你給我喝一口茶，我再有話跟你說。」

我站了起來，從熱水瓶裏加了一些水在小茶壺裏，趁勢我又抹去了眼眶裏的淚，隨後把茶壺送到母親嘴邊，給她喝着。她喝過了茶，又接下去說：

「我的心願：我能看着你出嫁，那末我就安心了！不過……，唉……！這也是無辦法的事！實！做媽的心裏，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統通給你……。但是……這二三年來，我們家裏已經弄成「外強中乾」四個字了……。你爸的差使，名義上很好聽，實際上……，孩子！你到年底年紀還輕，這種官場裏的內幕情形是不知道的。除非肯昧去了良心，肯要手段，纔會掙錢。像你爸爸那種倔強脾氣，那裏能和他們去混……？何況又經了一次戰事……？我的一些手飾，已經絡絡續續地變賣掉了……！唉……！好孩子！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留給你……，現在……剩下來，只不過我的一只手錶，幾顆珍珠，和一些不值錢的小玉器，除此之外，就是我心愛的那塊翡翠，你留着做個紀念品吧！這些東西都在梳粧臺抽屜裏，喏！鑰匙在這裏……，唉！好孩子！你怎麼又哭了？我還沒有把話說完呢！你快別哭，聽媽說……」

「媽！你別再說了，你的病會好起來的！媽！我不能離開你，從小到大，一直有你媽照顧着我，愛護着我，我不能離開你，好媽媽！你不能離開我……」我重又撲在床沿上哭泣……

「傻孩子！你又不是三歲二歲，離不開媽的？只要你記着我的話，好好地做去，你就不會吃虧了！再有一點：你也得記着……。唉……！我死了，你爸一定會娶姨娘的！姨娘娶來了，孩子！你不能像在我這裏那樣的任性

，你不能看不起她，你應當要和她客客氣氣，循規蹈矩的做去，這樣，你纔不會吃虧……好孩子！許多許多的話，我不能一一地告訴你……，不過——你能把我方才所說的一番話，記在心頭……，我也能安心地去了……」母親的聲音停止了！我抹去了眼淚，抬起了頭，向她看了看，母親的眼睛紅紅地，眼皮一霎一霎地，雖然沒有哭？然而，她心頭的辛酸，哀傷，比哭不知更超過了多少倍。可憐我這時候，心裏縱有萬千言語要安慰她，也不知說那一句好？我的眼淚仍在不斷地滴下來……，我和母親的手仍是緊緊地握着……。房間裏，重複歸到沉默！母親却閉着眼睛睡去了。

天漸漸地在暗下來，窗子外面在括着風；風起處，一二片黃葉從樹枝上給它飄落下來。我站起來，捻亮了燈，這時，女傭却捧了一碗藥，開門進來了。我回過頭去看看，母親似乎睡得很深。我輕輕地叫了一聲，她不響，我也不敢喚醒她。到晚飯時份，父親回來了，母親也在這個時候醒了。父親看見她能睡一覺，心裏也很高興。我就把藥煨熱了，饑給她喝下。我心想母親方才說的一番話，心裏固然無限傷悲，不過，我仍像一個完全不理事的孩子那樣，希望母親的病仍舊會好起來。然而，現實竟破了我的夢，到了九點鐘模樣，母親忽然氣喘了！我真急得手足無措，父親呢，他趕着拿出了一枝人參，命女傭趕快去煮湯。這時，母親氣喘得真厲害，她的眼睛不時的翻向上面，她的頭又不斷地在枕頭上左右搖擺，她的手又無目的亂抓……，唉！人生的悲劇啊！我和父親同時握着她的手。我担心不知母親會不會剎那間離開我？我含着淚想問問父親，母親究竟要緊不要緊？但是，可憐的是，我抬起了頭，看見父親扁着嘴，二行亮晶晶的淚掛在他的面頰上……

麥湯煮好了，我幫着父親用小銀匙，一匙一匙的喂給母親。在麥湯喝下後不久，母親果然停止了氣喘，而且又跟白天那末樣，嚷着肚子餓，我們只能煮一點牛奶給她喝。她喝下了牛奶，叫父親坐在床畔，握着他的手，親切地說：

「頌！不要傷心，人，早是要走那末一條路！你切不要為了我而愁悶！那我死了才瞑目。但是……，我懇求你一件事……，唉！這孩子，是我不好，從小把她驕養慣了。頌！有許多地方，你只能看在我的面上，對她媽媽死虎吧！這孩子，身體也不頂好，你只能看破一點，免得你氣氣惱惱，我死了也不安心……。唉！你們不要哭！——」母親的聲音在發抖……，她雖然叫我們不要哭，然而……，又怎能忍得了心頭的酸痛？我開始低低地啜泣……

房間裏，不再像白天那末靜穆了！然而，這也只能指環境而說，因為這時，除了父親和我坐在床沿陪伴着母親之外，還有一個車夫和女傭。空氣却仍是那末淒涼，嚴肅……

外面的風，又在括起來了！母親的生命也一刻一刻在趨向死亡！這一整夜，母親不知氣喘了幾次，每一次都用麥湯來挽回她的生命！然而，麥湯只能遏止暫時的氣喘，却不能把母親的生命從死亡線上抓回來。我和父親一整夜沒有敢離開過她五分鐘以上的時間。

第二天……，母親已陷入彌留狀態了！我叫她，她不應；給她喝茶，她不會吞咽……，唉！我怎麼說呢？我眼睛睜得大大地，盯着她，淚從眼眶邊沿到面頰上，我也不想去拭掉……

要是母親的呼吸一停，我就變成世界上的一個沒有母親的苦孩子了！往後起，我遇到了疑難，再也得不到母親的指示；我遇到了憂慮，再也得不到母親的安慰；達到了病痛，再也得不到母親的看護；即使心裏有一點抑鬱，我也再難倒在母親的懷裏撒嬌了！一想到這些，望着只剩一口氣在呼吸着的母親，我的眼淚像斷線的珍珠似的滾落下來……

然而——到了下午四點鐘，「鏗鏘」的鐘聲，還未停止，母親終究撒下了手，把我遺留在這黑暗的人間而獨自去了！

七 壓迫

母親的死，不但在我的生命史上，劃了一條深深的創痕；同時，在這靜穆的家庭裏面，也開始起了極大的轉變。父親似乎為了母親的死而對生活抱着消極的態度。他辭去了江浙××局局長的職務，忽然自己懸壺應診了。他並且改變了以前的生活習慣。本來，他除了在家裏宴客之外，很少在家裏吃一餐飯的。現在呢？他辭謝了一切應酬而鎮日夜守在家裏。他辭掉了一個車夫和一個女傭。現在家裏只剩一個服務多年的老米媽了！對於父親這種措施，我起先感到很奇怪。因為父親的脾氣，一向是很好勝的，說得率直點：他是喜歡要面子，擺場面，裝闊綽的一個人。母親未死之前，我記得她曾有一次，為了要緊縮開支，想辭掉一個女傭，可是，却遭到父親極端的反對。他認為減少一個傭人，就無異在告訴人家：我們家裏的境況已經在衰落下去了！所以，即使家裏的經濟情形，已大不如往昔，可是，這空場面却不得不撐。現在，他辭掉了一個女傭之外，甚至連車夫也給回歇了。這種舉動，在我看來，當然要感到很奇怪。但、過後，我就明白了。我明白：父親這種措施，原也出於不得已！它告訴了我家裏的經濟情形，業已瀕於危境。因為母親三個多月的疾病，已經支出了很大的一筆醫藥費。要是、母親的病能得救，還可逐漸的彌補進去。然而、可憐的，接着又是一筆很可觀的治喪費！我說過：父親是喜歡要面子的能事！可是、這樣一來，我知道父親的肩上，已經担了一筆很大的債了。照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反辭掉了那個局長的職務而自己做起一個醫生來呢？在不知道的人們看來，當然認為他這種舉動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一次，我却聽到父親在對姑媽說：

「我年紀老了，不適於再在政界裏混了！唉！現在這種時世，只能讓橫着良心的一班小伙子，明搶暗奪，偷天換日的耍手段，才能撈一個飽。像我這種個性剛直的，賠貼了私財不算，臨了，太太死了，還得背一筆債在身上的呢！這種官，有什麼做頭？我還不是落得清靜靜地過幾年不好？」

聽了父親的一段話，我心裏也起了一陣很深的感慨！想到他在政界裏浮沉了數十年，而結果，竟是如此的蒼涼，淒涼！不禁深深地同情他。同時，更在心裏暗暗地佩服着他，敬仰着他。我在想：要是每一個做官的，都能像他一般，挖出自己的良心來替百姓做事，退一步講：即使不拘自己腰包而能做到不括民脂民膏，中國政府就不會這樣亂七八糟了！

由於私心的敬仰，更看到他在他失掉了母親之後那種孤單寂寞的狀態，我竟忘掉了上一次他逼我應允婚事時，

給予我的那一種固執而惡劣的印象了！我想好好兒地侍奉他，親近他，我想盡我的心力，設法使這淒涼的家庭裏面，生出一些溫暖的融洽的氣氛來。但是、我這種願望是失敗了！我捉摸不住父親的心，我不能瞭解他的思想，行動，這是我失敗的最大的因素！

失掉了妻子之後的父親，生活孤寂，原不必說。起先，他只是整天的坐在寫字樓前的轉椅上，捧着一本「內經」，或是其他的醫書默默地看着。他雖然已經正式懸牌了，但是、每天只有二三個病人來求治；每天至多只有二家出診。後來，他忽然對於佛教大大的信奉起來。把客廳改成為一個佛堂。長檯上，八仙桌上，供滿了佛像，香爐，臘扦等。香爐裏的檀香煙終日繚繞不息，「心經」「金剛經」的誦詞，也終日不斷於耳。他每天做早晚課，每天叩頭禮拜——。

對於父親這種奇突的轉變，當然難以使我對他瞭解。我在心裏極端的反對他。反對的原因為什麼？在當時，我是草明其所以然的！不過、我在想：父親為什麼竟會去相信這泥塑木雕的偶像呢？同是信仰宗教，為什麼他不信奉基督教？至於基督教和佛教的教義，究竟是怎樣？我是從來沒有研究過，甚至連思索都不去思索一下的。但是我總有那末一個感想：我不信宗教則已，信了呢？我一定信奉基督教。這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我從小在教會學校裏，耳濡目染所致。但是、在當時，我既沒有信奉基督教，對於父親的信奉佛教，却大大地不以為然！父親呢？也並不因了皈依佛教之故而改變往昔的性情；相反地，不知為了環境的關係，還是心境的不樂所致，他除了誦經、禮拜之外，他的脾氣變得比以前更固執，更獨斷了。他時常無緣無故地發怒，使氣，高聲罵人。姑母在母親逝世後，就憑了照顧家務的藉口，住在我們這裏；直到現在，還沒有回去。為了我和她的感情不合，母親在世的時候，她猶礙着母親的面，不能奈何我。現在呢？她時常在父親的面前，說我種種的不好。說我不把她放在眼裏，說我時常和她鬧彆扭。由於她的挑唆，再加之父親的心境惡劣，我就成了他辱罵、洩怒的目標了！

我從母親逝世之後，自覺也變得非常沉靜，非常悲觀！我覺得在這世界上，已沒有一個和我親近的人了！又覺得我的生命，好似一葉飄浮在大海中的小舟。風浪很大，却沒有一個使舵者；只讓它孤單地在海濤中掙扎！雖然，我還有一個壁姊，還有一個惠民，他們都願意力地鼓勵我、幫助我、保護我。但是——！一想到他們倆，我這顆心覺得更徬徨起來，憂鬱起來！

我不知怎樣做，才對得起壁姊當時為了我而受到我父親所給予她的侮辱？那是在母親剛死不久，她為了要安慰我，所以抽着空，總來看我。她來了，就勸導我，勉勵我；她告訴我應當抱着怎樣樂觀的精神，在不如意的環境中掙扎；她告訴我說：惠民這時候正在考試，所以，她也沒有把我母親逝世的消息告訴他；她又告訴我：惠民

的大哥，在不久之後，就要搬場了；又說他們家裏近來正鬧着家庭糾紛；為的大哥不願意再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為了這，所以惠民近來的心情也不怎麼快樂。我聽到了這種消息，心裏當然更憂鬱，不過，壁姊還是竭力的安慰我，解勸我。想不到，有一次，在樓上，壁姊和我正在談話的當兒，父親忽然把我喚到樓下，他板起了面孔，嚴厲的對我說：

「妳們在幹些什麼？黃毛丫頭，怎麼臉會這樣厚？妳對她說：我們家裏不許她再來。這一次，給她一點臉面，下次別再讓我看見她，否則，我要不客氣了！」

我說不出我心裏究竟是羞是恨？是怨是怒？我不敢在他面前給壁姊申辯一下，因為我知道他的脾氣，要是我再向他一申辯，他說不定會更咆哮起來，說不定真會當了壁姊的面，把她大罵一頓，這叫壁姊如何忍受得下呢？我默默地含着一包淚走上樓去，在我走到客廳的腰門處，我又給他喚了回來，他命令我：

「妳叫她立刻滾出去！」

我到了樓上，看了看壁姊，我忍不住這許多複雜的感情，在刺痛我的心，我撲在她的肩上啜泣了……！

「唉！淑林！你這是為什麼？你父親又罵了你？」她用她的手帕拭着我的淚，問我。我想：告訴了她，叫我怎麼鬧得出口？不告訴她，事實上也不允許。我停止了哭泣，硬着頭皮吞吞吐吐地對她說：

「壁姊！你原諒我，我害了你了！你……，壁姊！你回去吧！我不願意你再來看我……，好姊姊！我的心感到難受……」我說不下去，我的眼淚重又滾出了眼眶！她聽了我的話，起先覺得很奇怪，但、過後她就明白了。我只見她的臉上掠過了一陣暗影，接着她以無可奈何的口吻說：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父親不喜歡我來看你吧？」她頓了一頓，又換了一種堅強的語氣說：「好……，那也好！生長在這時代裏，這種壓迫，這種打擊，這種痛苦，是免不了的！淑林！你也不必為我而覺得不安。但是——我倒很希望你能夠放出勇氣去忍受任何的打擊！忍受不了時，你記着：只有站起來反抗，才能給你獲得勝利。我去了，你自己小心着一切吧！」她說了，就掉轉身子走下樓去了！我追到樓梯口，喚了她一聲，她也只裝做沒有聽見似的，一直走了下去。她這種直爽的性格，真是在任何環境裏，在任何時間裏，都掩不住的。我看她走了後，心頭又感覺到一陣悵惘！

我的身旁，又少了一個幫助的人了！在無奈何之下，我唯有把希望寄托在惠民的身上。我想到他是我惟一的助手，唯一的救星！我想他一定能幫助我去和惡勢力掙扎，我也想他一定能夠盡他的力量、伸出一雙手來援救我。然而，再一想到壁姊和我那末接近，我們尚且要受到這種束縛，更遑論他和我這隔二地？何況，他的家庭裏，

又鬧着這種糾紛？這樣一想，我覺得我完全處於孤立的地位，我的命運完全在黑暗的沉淵中，我又再度過着飲泣吞聲的日子了！

我曾好幾次，想寫信給惠民。可是、我現在的自由，已經完全給剝奪了！父親整日價守在家裏，我總不能當着他的面寫信，何況身旁還有着一個時刻要扳我錯頭的姑母？我也曾有幾個晚上，等他們都睡了，偷偷地起來寫信，但是、每一次，握住了筆，只開頭寫了一個「惠」字，我的淚就滴落在信箋上。我按捺不住這顆悲傷的，淒涼的心，我想告訴他：母親離開我之後的痛苦，氣惱；但是、想到壁姊的話，我又不願在他心境不樂的時候，在他正在用心考試的時候，給他一個難堪的刺激！我終於伏在桌子上讓眼淚索性流個痛快，隨後撕去了信箋，顛然倒在床上。

我現在覺得我最痛快的時候，莫如達到了母親的「七期」。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可以儘量地，伏在她的「靈壇」前，放聲地痛哭！由於母親的死而聯想到自己的身世，由於身世的淒涼而傷感到眼前這種不自由的生活，由於生活的不自由而更憂慮到未來的命運；於是，我把心裏的一切怨恨、氣惱、痛苦，都一擁腦兒地發洩在痛哭裏。

到了母親五七設奠那一天，為了壁姊和我們兩家素有來往的，她居然借了這「機會」，忍受了「難堪」，找到了我們設奠的廟宇，父親也拿她沒奈何。我看到了她，心裏一陣酸痛，握住了她的手，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話！眼淚盤旋在眼眶裏，同時，我也發覺她的眼眶，很是潮濕。就在那一個機會之下，她給我帶來了惠民的信。不，她為了要把惠民的信交給我，才借了這「機會」，忍受了「難堪」來的。唉！我該怎麼去感謝她呢？壁姊待我，實在太好了！

當晚回到家裏，一直到更深人靜之後，我才拆開了惠民的信來看，只見信上寫着：

「梅：

為了功課繁忙，恕我沒有時間，時常寫信給你。不過、我私心總竊願你：能在家中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唉！又那裏想到……？梅！你會遭到了這種不幸！

我起先奇怪：你竟隔開了許多日子不給我信息。我忙於考書，也沒有完全放在心上。壁姊呢？她竟也沒有告訴我。直到昨天，我回到大哥家裏，我就忙着問大嫂，妳母親的病究竟怎樣了？她才告訴我：說你母親已經死了！說今天恰巧是「四七」！這噩耗射進我的耳朵，我竟發了好一會子的呆！到末了，我覺得眼睛裏濕濕地……，不免為你悲，也為自己悲！

昨天——正在我和大嫂說話的當兒，忽然我聽到了一陣幽怨的、淒涼的、哀傷的哭聲……！這哭聲，一射進我的耳膜，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受……！我撇下了大嫂，走出門外；這時，已經薄暮時分了！弄中靜悄悄地，竟是看不到一個人影。我走到你家門前，只見大門緊緊地關着，門框上却釘了長長的一條「麻」！晚秋時候的風，吹在身上，本易引起寒意，何況又在這種情景之下？我不禁發着寒顫！你的哭聲，却更清晰地傳送出來。我恨不得敲進門來，抱住你，讓我盡情地安慰你，勸解你。但是，當我的手剛要伸到銅環上的當兒，我突然警覺到：我不能這樣子魯莽！銅環上的亮光，在街燈的照耀下，一閃一閃地，似乎在向我發出卑夷的，輕視的笑容。我彷彿看見你的父親，露着嚴肅的神情，張大了眼睛，要來訓導我，斥責我。接着，我又彷彿看見這副亮晶晶的銅環裏面，嵌了大大的二個字「禮教」；我下意識地縮下了剛要去敲動它的右手，心頭猛烈地感到一陣疼痛……！唉！梅！叫我用些什麼文字來形容我當時那一種痛苦的感覺呢？我想到這二個字，雖然是無形的東西，但是，它却殘忍地吞滅了許多有為的年輕的生命！它好比千重水萬重山似地橫隔在我們之間。它不讓我接近你，當然更談不到安慰你，勸解你了！然而，我不信，我的能力竟是如此薄弱！難道我甘願屈服在這殘酷的「禮教」之下而放棄我愛你的一片心嗎？不，我不甘心這樣。無論怎麼樣，我一定要放出勇氣去和它拼一拼！這時，你的哭聲已經變為啜泣了！我聽在耳裏，更增加心裏的難受！唉！不瞞你說，我當時差不多要發瘋了！要不是正在這時，我的大哥一把把我拉了回去，我真想拼着忍受任何難堪、羞辱、一定要看一看你；即使有什麼我不能忍受的痛苦、打擊，我也甘願嘗試的了！

我給大哥拉了回去之後，他當時曾發表他的意見。他認為：你的父親既然瞧不起我們，責我為什麼一定要愛你？我回答他：我不能隨便地愛了一個，丟了一個。所以，他也拿我沒奈何。梅：我本不該把這意思告訴你，但是，我又不能不告訴你。我要使你明白，我和我的背後，都有着這末一個惡劣的環境。它們不能給予我們一絲一毫的幫助，它們只是給予我們無窮的阻撓，障礙。假使我們不甘隨波逐流，不甘低首屈服，那末，我們應當要有接受任何打擊，任何痛苦的勇氣。不要相信命運，以為殘軀命是注定要吃許多苦的。你要明白：人生下來原是為要掙扎、要奮鬥、要創造。一個人的生平歷史裏面，要沒有掙扎，奮鬥，創造，這些名詞，或是說經驗，這一個人的生活，還有什麼意義呢？假使世界上每一個人人都這樣，世界決不會進步到有今天這末一天的。所以，我勸你不要怨恨環境惡劣，也不要嘆惜命苦！你母親的死，在你固然是個很大很深的刺激，但、這正是給你一個磨練奮鬥精神和試探吃苦耐心的好機會！梅！以你的聰明，當然能夠體會我的意思。何況，你的身體也很嬌弱，你更應當節哀順變，注意健康，以留作日後努力奮鬥的餘地才是

○梅！聽我的話，以後別再傷心哭泣，別再消極悲觀。對我們的前途，也不要憂愁，害怕；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儘量地幫助你。請相信這句話：「兩人同心，其力斷金。」相信將來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這裏——我更要告訴你一些我家裏的變故。我因忙於預備功課，所以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了。這一次回來，却知道了許多很難受的消息。第一點：二哥已於鄉間逝世，至今已有一二個星期了！對於二哥的死，當然給我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弟兄一共雖有五個，但只有二哥和我的感情最好。他的死，說來是很可惜的，他並非死於病，却死於鄉間沒有正式的醫師所致。原來他這次回鄉，在車站上跌了一交，就此不能行動。起先是小小的一個創口，不料，不久就釀成這最大的不幸！鑑於二哥的死於非命，我一定更要努力我的學業不可。上海雖然有很多西醫，可是，在鄉間却每天有無數的同胞，患了病得不到科學的醫治，却迷信於命運而把生死交託給一無所知的神佛。我將來學成之後，一定要為這些無知的鄉民，開闢一條再生的道路；把我的精力貢獻給成羣的，痛苦的病人，這就是我的一生中最大的志願！第二點：最近，大嫂和四嫂們，跟母親又起着劇烈的衝突。哥哥們呢？却替着嫂嫂們，都編派着母親的不是。我回到家裏，在母親面前，母親要流着淚向我嘆苦；在嫂嫂們面前，她們又拉長着臉訴說母親的不好。在哥哥們面前呢？他們似乎都在嫌着：多了一個媽，以致家庭裏會造成如許糾紛。我處在這一羣包圍裏面，不知應當究竟怎麼做才好？第三點：大哥最近在××路已頂下了一幢小洋房。原因：一半當然為了要貪圖舒服，一半還是為了媽。他不願意再和媽住在一起。所以，不久之後，大哥家就要遷居到新屋子裏去了。母親呢？為了和四嫂感情不合，所以只好住到虹口三哥家裏去。看到這種情形，我當然心裏感到很不痛快，不過，事實要進展到如此，我也不願為了這些事而消沉我奮鬥的決心，大哥對我說：我以後達到了寒暑假，仍舊到他那兒去。當然，事實上，不到他那兒去也不成。愧我已達自立之年而猶須依賴長兄生活。想到此點，更增哀愁！再想到大哥家搬走之後，我和你更不容易見面的一點，尤其覺得悵悵！不過，事在人為，我決抱定堅志，努力苦幹，我相信我們總有「卒底於成」的一天！梅！我愛你，我當為你而努力，你愛我，你也當為我而奮鬥！同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孤兒，願我們携起手來望前衝吧！

惠十月十五日

看完了他的信，真是又感又愧！他只不過長了我三歲，可是，他却那樣勇敢！為什麼我受了一個打擊，就要消沉到如此？努力起來吧！我不應該再這樣子傷痛哭泣了。我把他的信，一遍二遍，無數次的看着，只覺得每一行，每一字裏面，都充分地透露了他的活力，他的勇敢！又覺得這些字，都在向我招手，向我引誘，要我聽從了

它們而站立起來。時間雖然很晚了，但我鼓起精神，給他寫了一封覆信。我不再像前幾次那樣地字未寫成而淚已墜下。我很樂觀地告訴他：我決聽從了他的勸導而放出勇氣去奮鬥。我告訴他：我決忍受眼前種種氣苦而不再糟塌我的身體。我告訴他：我永遠愛他，希望他也能永遠愛我。我又告訴他……總之，我似乎不再覺得我是一葉飄浮在大海中的小舟了。即使是，這小舟也已有了一個年輕的有力的勇敢的舵手在給它把舵了。

然而，這封信在我的袋裏藏了許多日子，還是沒有機會把它丟進郵筒。壁姊既不來，我自己又不能出去；我更不放心把它交給老朱媽去寄。為了這，使我又莫名其妙地沉陷在痛苦中。

忽然有一天——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正在做一件衣服，却聽到弄中起着縷縷的聲音，用繩子吊東西的聲音，再夾着男女喚着：「當心」的聲音。仔細一聽，那女人的聲音是惠民的大嫂，那男的當然是惠民的大哥。但是，其中又給我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竟是我時刻在思念着的惠民的聲音。他在說什麼，我聽不清楚。但我完全能斷定：一定是他無疑。不自主地，我這顆心起了極快的跳動。我恨不得開出門去見一見他，同時把寫好的信交給了他。但是，我偷眼看看身旁，只見父親沉住了臉在唸着「金剛經」，姑母也一本正經地在給香爐裏添上檀香。在這四道嚴厲的目光監視之下，我有何藉口可以衝出門外？我只能強抑住這顆跳盪的心，把眼光收回在衣服上。

想不到，過了一會兒，外面却有人敲門了，原來是來看病的。我看見父親專心一志地在給病人診治，我再也按捺不住這顆要見一見他的瘋狂似的心了。我顧不得姑母是否在看我，我悄悄地溜出了客廳的屏門，走進了廚房。老朱媽正在洗菜煮飯。我開了後門就跑到前門。將到他家的門前，天啊！我只覺得臉在發燒，心在狂跳……我在想：見到了他，不知向他說些什麼是好？但是，既經到了他家的門前，我却看不到他的影子；甚至連撒夫都看不到一個。大門虛掩着，我推了進去，隨手掩上了門，只見裏面空洞洞地，剩些破紙殘屑而已！本來一顆狂熱的心，只這一剎那，宛如給人澆了一盆冷水似地感到十分寒冷！我低着頭，看看這些剩留下來的破紙殘屑，却聽到一個聲音在響着：

「噢！林家妹妹！你……？」我抬起了頭一看，只見惠民的大嫂，手裏拿了一只手提箱從裏面走出來，露着驚奇的眼光對我說。我只能嘆喏着說：

「大嫂！你家搬了……？惠民呢？我方才聽……」

「真不巧，只差一會兒工夫。他剛正押車去了！林家妹妹！你有什麼事沒有？我可以給你轉言……。我們搬的地方，想惠民總已告訴你了。你有機會的話，請到我們這兒來玩。」

一陣失望，裝上心頭，我竟望着她說不上什麼話。想想袋裏那封信，已經藏了好多天；到什麼時候，才能給他看到呢？還是趁了這機會交給了她，請她轉交給他吧？雖然覺得有點兒羞愧，不過，我終于從袋裏摸出了信，鼓着勇氣遞給她說：

「大嫂嫂！我有一封信，請你交給惠民，好不好……？」

「好的，好的，沒有什麼關係。」她笑着說。

「謝謝你，大嫂嫂。我去了，再會吧！」我說完，就別轉身子望外走。走到外面，却意外地看見姑母站在門外，露着一面孔得意忘形的神色，衝着我說：

「淑華！你到這兒來做什麼？你父親在找你，快跟我回去。」

有如當頭一個霹靂，我情不自禁地發着一陣抖顫。然而，也只能跟了她回去。回到家裏只見父親鉄青着臉，怒聲地問我：

「你說：你方才在那裏？」

「……」我回答不上。我的頭漸漸地低下來，我預料到將有什麼暴風雨要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我感到恐懼，我感到憂急。但是，一想到惠民信裏的許多言語，我覺得我應當放出勇氣去承受任何打擊，我微微地用牙齒咬着下唇。沉默，引起了父親更大的憤怒。他拍着桌子，用更高的嗓子罵着：

「哼！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還以為我不知道嗎？我再開照你：你別在做夢！大妹！我沒這許多氣力去管她，我把她交給你，要是她——」他說到這裏，忽然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我起先一驚，不知父親將要怎麼樣子對付我？我不禁稍稍抬起了頭，歪着眼睛看看他，只見他走到客廳的腰門處，伸出了手，拔出了插在門框邊的鷄毛撻子，倒拿在手，在茶几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說：「她的一雙腳，敢跨出這兒的大門一步，你就照我這樣子把她抽好了！我把她交給你，我把這東西也交給你，你儘管照着我的話去辦。唉！這喪盡了廉恥的東西，把我家的門風都給敗壞了！」

我聽他這般說着，隨我有再大的勇氣，也熬不住眼前這種壓迫，辱罵；我只覺得盤旋在眼眶裏的眼淚，一連串，一連串地滴下來……！我很想伏在母親的靈壇前，狠狠地痛哭一次。又想奔上樓去用「不理」的態度對付他們。但——十多年來，這家庭裏面的勢力，已在我的腦膜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不敢驟然採取顯著的，積極的態度去反抗它，我只能默默地用消極的態度去忍受，去掙扎。同時想到：哭——就是一種示弱的行為。我不甘願在他們面前示弱，所以，我摸出了手帕，抹去了眼眶裏的和臉頰上的淚水，準備接受任何辱罵甚至責打。這時候

，姑母在一旁，却做起好人來了，她從父親手裏接過了鴉毛掸子，仍舊把它放歸原處後，又推着父親的身子說：「頌哥！你也犯不上這樣子發火。我勸你還是到樓上去休息一會兒吧。」

「唉！這些不要臉的東西，真要把我氣死了！」父親嘆着氣，掉轉身子竟望樓上走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的感覺真是複雜得很，矛盾得很。我知道父親並不是不愛我，但是他為什麼竟要以不愛我的態度來對付我？我知道我也並不是不愛父親，但是、為什麼我和他之間，竟割上了這末一條深深的鴻溝？想到他自從母親死了之後，過着這種孤單的生活，我覺得父親也是很可憐的；我應當同情他，愛護他才是。但是、同情了他，愛護了他，就無異要我向他屈服。向他屈服，就是說我向環境屈服。我不甘心讓這惡勢力吞滅了我，那我就只有担了一個「不孝」的罪名，在父親的面前做一個叛徒！然而，再想到父親十多年來養育我的一片苦心，我沒有好好兒報答他，竟以「叛徒」的姿態去對付他，叫我的良心怎麼能夠平安？恐怕死了的母親，也要為了我的「不孝」而在哭泣了？唉！我應當怎樣做才好呢？想到了母親，我又覺得一陣傷心！我緩緩地走到母親的靈壇面前，望着她的遺容，喃喃地向她低語：

「媽！我親愛的媽！請你指示給我一條正確的道路。你知道你的女兒，現在……」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却聽到姑母的聲音，在我的耳畔響着：

「淑華！你年紀也不小了，應當要明白些事理了。像你方才這種行為，怪不得你父親要生氣。我勸你還是丟開了這條心腸吧。待姑媽再留心着給你配一份好好兒的人家……嘻嘻……！女孩兒家有了點年紀，就難免要……；這也怪不得你……」他說着，笑着……在這笑聲裡面，包含了兇惡、冷酷、機詐、輕視與種種卑劣的意念！我想到惠民信裏說的：「一禮教」二個字，雖然是無形的東西，但它却殘忍地吞滅了許多有為的、年輕的生命！我歪過頭去對姑媽看了看，她仍是一面孔虛偽的冷笑。看了她這付笑容，我突然地覺悟到：我們雖然看不到「禮教」究竟是一件怎麼形狀的東西，但、姑媽的笑容，却正表露了它的殘忍的、冷酷的、兇惡的禮教面目！我不禁心頭感到一陣厭惡。我望着母親的臉，把拳頭握緊了，以示我心頭的憤怒。同時，我更用堅決的口吻說：

「媽！我準定這末辦，準定這末辦！」

「好小姐！你到明白了！姑媽待你不錯吧？」可笑姑媽還是一廂情願的說。我不願欺騙她，所以，我就誠實地告訴了她：我心頭的意思。我微笑着說：

「姑媽！謝謝你的好意。不過、請你別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话是：誰是壓迫我的，我都要挺直身子向他反抗！因為我有我自己的生命，有我自己的意志；我不能讓任何人來擺佈我的命運！」

「哦……！」我看見姑媽的臉上，籠罩了一片惘然的、愕然的神色。我的心頭却感到一種搏鬥時，獲得勝利的愉快。

八 重逢

又是一年的春天了！算算母親逝世到現在，不知不覺已經半年多了！自從去年初冬，我給父親責罵了一頓之後，為了我抱定宗旨：用消極的、堅忍的態度，去忍受任何打擊，困難，父親拿我也無可如何。姑媽在那一次受了我的奚落之後，自覺住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到了年底，推說要去過年，就回到她自己家裏去了。我們這兒，少了她，雖覺很寂寞；不過，倒也清靜不少。父親雖然仍舊要發脾氣，不過，近來他對我已不再像去年那樣：動不動把我責罵。我呢？只要父親不過分的壓迫我——最主要的，當然是指他殘害我的志願——即使有些責罵，我也甘願忍受的。

姑媽的回去，坦白地說來，對於我和惠民實在有不少的便利。我們現在又可繼續通信了。因為父親雖然沒有取消我自由行動的命令。不過，他每天總有一二家出診，必須要出去的。他出去了後，我當然可以乘機給惠民寫寫信，或是，偷着去看看壁姊；再沒有姑母代表父親來監視我的行動了。老朱媽呢？她倒很同情我，而且，願意幫助我。這樣一來，我和惠民的通訊問題就解決了。

隨了時日的奔逝，我和惠民的感情日益濃厚起來。我們差不多仍舊每隔一個星期，總有一次書信來往。我們對前途又畫着美麗的憧憬，對未來又作着無窮的希望。對我們這種吃苦奮鬥的生活，又感到分外的有意義。所感覺不滿的，就是我們相隔了這許多日子——喲！計算起來，自從前年他進聖約翰之前，在壁姊家裏，會面之後，到現在該已有多少日子了——？我們還是找不到機會見一次面。但是，我們也並沒有過分的不快樂。因為我們確信：一對有真實情感的愛侶，只要精神上緊緊地、密切地，聯繫起來，擁抱起來，不一定要時常見面的。

到了夏天，我們家裏却發生了一件足資記述的事情，那就是由於姑媽的做媒，父親娶來了一位姨太太。那是一位三十多歲，有着長長的臉，小小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平平的鼻樑的老處女。她說話快捷，性情急躁。她初來的時候，和我還說得上，但是，只隔了一二個月，我們之間，開始起着一種無形的隔膜。母親患病時，她曾當着父親的面，把一串箱子上的鑰匙交給我，却對父親說：

「這種事情還是讓她去管吧！我養了她一場，也沒有什麼留給她，那二只福建皮箱裏，有一些被面和衣料，我想請你給了她吧。」

母親逝世後，我把那串鑰匙丟在梳妝台的抽屜裏，父親也沒要去。但是，在那位新姨太太來了不久，父親就吩咐我說：

「你現在有了姨娘，該把箱子上的鑰匙交給她管理了。」我拿出了鑰匙，交給了姨娘。心裏倒並不覺得什麼難受。我認為母親在世時，應當母親管理。母親死了，晒晒藏藏的事務應當由我當心。現在有了姨娘來管理，我也樂得偷懶了。像這樣的事，在我看來是無所謂的。但是，使我氣恨的是，姨娘竟逐漸漸漸地在離間我和父親的感情。還不止此，她更一步一步地想要侵奪我的自由了。她擺出一面孔像煞有介事的神氣，叫我幫着她一起燒菜，一起做任何事情。要是我捧着書本不幫她做，她就捧東西，責罵老朱媽。責罵老朱媽是明的，暗地裏她當然在罵我。父親呢？又回復了去年那種厭惡我的神情。當着她的面，辱我羞我，這當然更增加了她的氣餒。我和惠民的通信，至此，又告一段落。唉！想不到我和惠民的前面，竟有如許多的磨折！滿以為姑媽走了之後，我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度些日子，又那裏想到娶來的新姨娘，竟是姑媽的一個代表？又那得不使我們感到傷悲！但是，我仍抱定初衷：不管她們拿任何磨難來加于我，只要不是強逼我應允另外的婚事，我總咬緊牙關忍受。

一天，一天，我過着這種痛苦的日子。我雖然感到很悲傷，不過，我終不灰心。在這一年的秋天，我終於得到一個和惠民會晤的機會。

這機會是怎麼來的呢？我不得不感謝我的姨媽——不是父親的姨太太，是我母親的妹妹——。在母親患病之前，姨夫一家恰巧回到原籍去奔喪。想不到一去，竟去了將近一年。這一次，他們回到上海，得知了母親逝世的重耗，他們就趕到我們家裏；姨媽竟捧住了母親的照片哭了許多時候。父親也在一旁頻頻的拭淚！我心裏本有無限把鬱，傷痛，趁了這機會，也狠狠地痛哭了一場！姨媽似乎從我這一哭裏，已經窺出了我心頭的委屈；所以，她在抹乾了眼淚之後，就向父親說：

「頌綱哥！我真想不到，我們出門了一次之後，姊妹倆就這樣子不見面了！唉！人事的變化，真是未可預測。就是淑華這孩子呢？我一年不見，她出落得比從前更文靜，更討人歡喜了。我剛回到上海，家裏的事亂七八糟，真得好好地整理整理。我的身子又不怎麼好，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可不可以讓淑華跟我回去住幾天，讓她幫着我做一些事？」

我聽到姨媽這樣一說，心裏真是感到萬分喜悅。但我不敢顯露出來。我還担心父親會不允許，憂慮姨娘會阻撓我。其實——我這些憂急是白耽的。因為姨娘雖然很厲害，她也不能和姨夫姨媽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擺出架子來。父親雖然把我管束得很緊，但、礙着姨夫姨媽的情面，他也不能過分的固執，而且也不好意思拒絕。所以，他就一口應承着：

「好的，只要你喜歡她，讓她和作伴也好。可是，這孩子——從小給她媽驕養慣了，脾氣不大好，恐怕

要得罪你倆……再說，她媽的週年忌，不久就要到了，有些事情總得預備預備，所以，只能少住幾天……」

我怎麼來形容我當時那一種快樂呢？可憐我好比一只關在籠子裏的麻雀，現在忽然給人開了籠子，帶我到外面去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我那得不感到快樂呢？我理了幾件衣服，揀了幾本書，拎了一只小提箱，就跟隨了姨夫和姨媽去了。

到了姨媽家裏，她開始詢問了我許多話，我都一一地告訴了她。末了，她露着溫肅的面容，在我的背心上撫摸着說：

「淑華！我有一句話問你：你不要怕難為情，須老實地告訴我。你要知道：我心裏也是多麼地疼你……」

關於你自己身世的事，我想你總也知道……」

姨媽這些話，雖然是在安慰我，不過，也無異在引動我，使我再去體味一下：心頭上那些陳舊的創痛！我的眼淚滴出來了！姨媽看見我哭了，她更着意地安慰我，把我拉到她的懷裏說：

「不要傷心！你既知道，那也算了。我提起這種事，不過要使你明白：我也是你生身父親的妹妹，當然我要盡力地照顧你，愛護你。假使你現在的處境好，當然我也無須引起你心頭的傷痛。不過，方才聽了你的哭聲和告訴我的言語，我知道你心裏所受的委屈了。所以我要想安慰你，勸勸你。淑華！我一定不讓任何人欺侮你。現在——你告訴我，你和惠民那件事究竟怎麼樣了？姨媽不會取笑你的。」

我現在正是走到了：山窮水盡，恰又是柳暗花明的地方。我把我和惠民的事，坦白地告訴了她。她聽了很同情我，而且說她也很瞧得起惠民。她說他只要肯立志奮鬥，家境好不好，有何相干？否則，要是他甘願墮落的話，即使有無窮盡的財產，也沒有什麼用！我看見姨媽能這樣子勸慰我，勸導我，心裏覺得非常高興。最後，她忽然露出關懷我們，體貼我們的神情問我：

「那末你和惠民不是已經將有二年沒有會面了嗎？」

「……」我微微地點點頭。姨媽又接着說：

「其實，有什麼關係？你父親也是太古板了。你姨夫就不是這樣子。淑華！你們願意見一次面，談談別後的許多事情嗎？姨媽願意幫助你……本來，你可以寫一封信給惠民，請他到我這兒來。不過——萬一給你父親種到了，又會惹他氣惱的。所以，還是你跟惠民約定了一個日子，請他在他的大哥家裏等着，你還自去找他，比較穩當多了。」

初秋天氣，不冷不熱。姨夫家的院子裏，那株木樨花樹，却正濃密地開放着一叢叢金黃色的小花。我和姨媽倆，坐在洋臺上的藤椅子裏閒談。那一陣一陣含有甜味的香氣，給微風吹送到我的鼻子裏，使我感到一種沈醉。我不禁脫口喚出：

「好香啊！」

姨媽看了看我，却說：

「淑華！你今天不是到惠民那兒去嗎？」

我點了點頭，心裏未免感到有點兒羞愧。一時，也找不到什麼話回答她。幸虧這時姨媽來請我們吃飯去了。飯後休息一會。到了二點鐘，我才上樓梳洗。我換了一件灰色條子呢的夾旗袍，穿了一雙白帆布鞋子。等到穿着舒齊，預備去向姨媽告別時，却不料姨媽真好，她上來笑嘻嘻地對我說：

「淑華！我想你平時是很少出去的，怕你趁電車不認識路，所以，我已給你雇了一輛黃包車。你放心去好囉！」

我謝了謝她，就下樓跨上車子去了。坐在車子裏，再也無法使我這顆心能夠平靜下來。好容易到了目的地，「X X里」三個很大的字，映入了我的眼簾，我這顆心跳動得更厲害了。想不到我的腳剛跨下車子，就聽到一個聲音在響着：

「你來了？梅！我方才已經出來等你過了，我怕你找不到……。」

說這些話的，當然就是我渴於要一見的惠民。我羞澀地看了看他，將近二年不見，他比以前長得更高更大了。我低低地問着他：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惠！」

「我回來吃午飯的。梅！我看到了你心裏真高興。我陪你裏邊去吧。」我聽了他的話，就隨了他走進他大哥的新居。大哥不在家，大嫂嫂看見了我，顯出非常高興的神情招呼着我。她問了我許多關於母親逝世後的種種事情，並勸我不要傷心哭泣。到末了，她才對惠民說：

「林家妹是不大出來的；你一定要留她吃了晚飯去。你好好兒地陪着她，我去弄些點心……。」

我謙遜着，說我就要回去的。可是，她掉轉身到廚房裏去了。我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對惠民說，感到窘得很。惠民却比以前老練多了。他拉住了我的手，叫我和他一起坐到長沙發裏，才露着關心的神色說：

「梅！你比以前清瘦多了！唉！想不到這短短的二年工夫，我和我的家庭裏面都起着這末大的變化！不過、

我總希望你能放出勇氣和我一同奮鬥下去。雖然七年的時間很長，但是、你瞧：我進了聖約翰也已二年了！這一學期，我為了想鍛鍊身體，所以加入了田徑和高欄二項運動。因為將來進了醫學院之後，功課勢必至於要更緊更忙；所以、趁現在，我不得不先把身體練練好。梅！你說是不是？」

「是的。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你跳高欄獲得第一名的消息，我心裏真是高興。不過、惠！你也不要太過分，過分劇烈的運動……」

「那我也知道的。梅！你知道我這二年裏面想念你的一顆心嗎？」他說着，熱情地注視着我。一直過了好久，我給他瞧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垂下了頭。他才抑低了聲音接着說：「我實在太愛你了，你知道嗎？梅！我此刻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快樂，我終究看見你了。你比以前雖然瘦了些，不過，却比從前更美了……」

「惠！我也這樣。在未見你之前，我那想念你的心……，可是、現在我反不知和你說些什麼是好？我要和你說的實在太多了！」我微微地抬起了頭，向他看了看，他的眼光裏仍舊充滿着無限熱情。他聽完了我的話，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着；忽然又換了一種感傷的，輕微的聲音說：

「有時——為了家庭裏的許多糾葛，使我對前途非常悲觀！每當一學期開始，要向大哥拿學費的時候，心裏總感到很難受。大哥和大嫂，雖然面子上待我很好，但是、唉！我也只能在你面前說說；我知道，大嫂心裏是很不以為然的。不過，她為了自己沒有兒子，所以大哥肯把我栽培，她也沒有辦法。我相信：要是他們自己有兒子的話，我就沒有進大學唸書的好福氣。再想到年老的母親，東飄西泊，眼前雖然住在三哥家裏，不過聽說也受着很多的氣惱。想到這許多煩惱的事，我有時不免要灰心。但是、轉而一想：你待我這樣好，這樣始終如一的爱我；為了我，在家庭裏受了這許多磨折，痛苦，你尚且不出怨言，不甘屈服，那我怎可不再接再厲地努力下去，奮鬥下去？可是有一點，使我心裏感到非常不安……」

「那是什麼呀？」我問他。

「就是——，梅！我太委屈你了，我知道你為了我受到你父親的辱罵……。我愛了你，我害了你了……！梅！我……」他斷斷續續地說着。那溫柔的語氣，聽了使我很感動。我本想安慰他幾句，但是、剛要開口的當兒，我却發覺他眼眶的四週有一圈紅暈，同時，我看到他的眼睛裏竟蘊藏着一包淚……！我看到他這種模樣兒，心裏

然慌亂起來了！急切間，我只能拍了拍他的肩部說：

「惠！你別這樣子。我愛你，這些打擊算得什麼？你平時老是勸導我，勉勵我，現在你自己怎麼反說出這種話來了？」

「唉！這也是我一時間不能管束自己的情感所致。」他說着，摸出了手帕揩了揩眼睛，又接下去說：「實在呢？我的環境如此惡劣，我心裏無時無刻不在悲傷；不過、我的個性高傲，它支撐着我，不讓我顯出軟弱的態度來。現在，見到了你，再也忍不住心裏那一股辛酸……！梅！我老實告訴你：我看到你穿着孝，不禁想到我自己的身世！可憐我父親死的時候，我還只有四歲哪！我一點也不知道什麼，一點也不懂得什麼。但是、到了我有點兒知識的時候，我就永遠無法再能看到父親的面目，聽到父親的聲音了！這遺憾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

在他起先說話的當兒，我猶能靜靜地注視着他的臉聽着。但是、到後來，我聽到他提起了身世的話，我不自主地覺得一陣傷心，因為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我的頭漸漸地低下來，低下來，我覺得鼻子裏有點兒酸，我覺得眼睛裏有些水份……

「梅！」他叫了我一聲，聲音是那末親切。可是，我並沒有抬起頭來，我怕他發現我的眼淚，更要增加他的傷感。我只是在鼻子裏「唔」了一聲，仍低着頭，捲着手帕的一隻角。但是、他的聲音又在耳邊響了，同時，他又握緊了我的手：

「你為什麼不把頭抬起來？梅！你恨我？」

「不……」我趕快地回答。可是、我仍沒有抬起頭來。正在這時，他的手卻伸過來，抵住了我的下巴，把我的頭抬了起來，露着驚奇的口吻說：

「噢！你怎麼哭了？梅！都是我不好，是我引起了你的心事……」他拿起了手帕，給我抹着淚。到這時，我即使要隱瞞他，事實上也不可能了。而且、我自覺心裏委實傷感得很，無論如何再也阻止不了我的眼淚，不望外流……

「梅！別再傷心！」他放下了抵住我下巴的手，順勢把我的手膀子望他身邊一拖，我的上半身就跌進了他的懷裏。我掙扎了一下，不想他反雙手緊緊地環抱了我，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是我不好，惹動你傷心！唉！你好容易來了，我安慰你還來不及，怎麼好意思再惹你？梅！我懇求你，不要再哭……」

「好，我不哭就是了，你快放手，惠！這樣子……，給你……」我仍在他懷裏掙扎着說。

「不要緊的。」他緊緊地抱着我說：「梅！你為什麼老是這樣子躲着我？喲！你的心怎麼跳得那末快？」我給他一說，覺得心更慌得厲害，覺得臉頰上熱辣辣地……我形容不出我當時那那一種慌亂的，矛盾的感覺

。我雖然想用力從他懷裏掙扎出來，但是、看到他眼睛裏含蓄着的那一種熱烈的，溫柔的光芒，我已失掉控制我情感的能力了。我不再掙扎，我只是露着畏怯的眼光望着他。好久好久，我們默默地注視着，誰都不說話。他却

把我抱得更緊了，我這時才發覺他的心正跟我跳得一般的急。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把頭倒在他的肩上，輕輕地說：

「惠！你的心也是跳得那末快……」

「梅……」他輕輕地叫着，却把聲音拖得那末長地。我正想問他，喚我有什麼話說，不料他却出我意外地，放鬆了抱着我的手；我也就想趁勢站了起來。那裏知道我的身子尚未離開他懷裏的時候，他又拉住了我，而且雙手捧住了我的頭，露着又懇摯，又熱情，又渴望的眼光，向着我說：

「梅！你允許我，讓我吻你……」

唉！天啊！我該怎麼說才好呢？一個十九歲的猶未結婚過的姑娘，能不能和一個年輕的男子接吻？我想到我和惠民軍是通通訊，尚且要被父親認為「傷風敗俗」，認為「喪盡廉恥」，要是，給他知道：我今天居然和他擁抱，接吻……，他會把我置於何地？我遲疑着，感到一陣羞澀。到末了，我急得不知怎麼做才好？只能怔怔地望着他。他似乎已經洞察我的心意了，只見他臉上帶着無限愛憐我的神色說：

「梅！我實在太愛你了，不自主地向你有這要求……。我知道你是從小生長在這古老的家庭裏面，當然顧慮到一切。其實，我還不是和你一樣？不過，今天看見了你，我就無法按捺住我這顆跳躍着的心了！梅！請你相信我：在我們沒有舉行正式婚禮之前，我決不會破壞我們純潔的愛……」

「惠！我相信你：你決不是那種人……。」我說着，又不自主地把我的頭靠在他的肩上，又勾住了他的脖子，向他注視着。他看見我這樣子，知道我已默允他的要求了，他才露着喜悅的神情，俯下頭來，把他的唇壓在我的嘴上……。

九 戰爭

自從那一次我和惠民會面之後，我的生活似乎比較安靜點也比較自由點了。這其中有二個原因。第一點：姨娘懷孕了。這消息給予我們這家庭裏面添上了不少歡樂的空氣；我能不時看見父親的臉頰上，露着得意的笑容，姨娘呢？聽從了父親的意思：多休息，少勞動。所以，她除了有時和父親一起到朋友家玩玩之外，她就躺在床上睡覺。家裏的許多雜務，譬如買菜，燒菜許多事，都由老朱媽幫着我料理。大概父親和姨娘心境的喜悅所致吧？父親竟不大把我責罵了，姨娘也不大跟我生氣了。第二點：我又該感謝姨媽了。她雖然沒有再把我接回去住，不過她至多隔開一個月，總來探望我一次。來的時候，她不是給我帶來了幾支毛筆，或是幾本練習簿；就給我帶來了幾雙襪子，或是一二段衣料，有時候更給我一些零用錢。因為她知道，我自從母親死了之後，對於這種零星用項，父親是不放在心上的。我的脾氣又孤傲，父親不自動給我錢，我就不願開口向他要一塊錢的。姨媽來的時候，給我帶來了許多東西不算，她並且也買了許多手帕香粉之類，送給姨娘。而且又口口聲聲稱讚姨娘能幹，說她待我好。因之，姨娘倒真的在面子上，不再像以前那樣專門要找我生氣了。於是，我把上半天的工夫，放在管理家務上面，下半天的時間就化在書本上了。

為了父親對於我的行動，已經稍為鬆弛些了，所以我仍能繼續着和惠民通訊，不過，惠民寄給我的信，仍須由璧姊那裏轉。雖然覺得時常麻煩璧姊，心裏實在很不安；不過，事實上不這樣做，我們就再難想到一個更訂的更方便的通訊方法了。

這樣平靜的生活，滿望能夠維持得長久一些，使我們的精神上也可以少受一些痛苦。然而，事實不然，這生活不到一年，又開始起了一個急劇的變化。「七七」蘆溝橋事變，打破了中國老百姓的好夢。繼之「八一三」又驚醒了上海許多許多沉溺在聲色酒肉場中的男女老幼。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發動了，全中國的男女百姓都怒吼起來了！槍炮聲，飛機聲，轟炸聲，殺喊聲，啼哭聲，救命聲，像潮水似地從開北，虹口方面洶湧到租界上來。馬路上，弄堂裏，店門口的屋檐下，石庫門的階沿石上，沒有一處不擠滿了這些從炸彈機關槍下面逃出來來的難胞！抬起頭來看看，雲端裏的敵機，「嗡嗡」地響着，接着就能聽見：「轟！轟！轟！」再接着，墨黑的濃烟，從東北角裏或是西南角上，竄了起來，繼之是血紅的火光，彌漫了整個的天空……！幾個站在我家門前的難胞，都眼睛突出着，嘴巴張開着，拳頭握緊着，都像患有精神病似的瞧着呆着！忽然其中有一個，雙手一攤，眼睛裏含着

一包淚，扁了扁嘴說：

「完了！什麼都完了！」接着，他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拉開了嘴放聲地痛哭了！

最最使我們擔憂的，就是姨夫和姨媽倆的安全。因為他們住在新開橋北，靠近四行倉庫，正是敵機擲彈的目標地！我們從早晨望起，望到晚上，還是不見他們到來。同時，我又想到惠民。幸虧這時逢着暑假期間，他住在大哥家裏，想來總很安全。倒是惠民的三哥家，住在虹口，他的母親也在那邊，不知有逃出了沒有？想到這裏，心更憂急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只聽見弄堂裏的人聲更嘈雜了，想來昨晚上一定又逃來了不少。正在這時，却聽見一陣尖銳的，悽慘的哭聲，在我家門前響了起來。我當時就開了門，一幅悽慘的圖畫，剎那間呈現在眼前：原來靠近我們左邊那扇門的階石上，鋪了一條狹狹的破蓆子，蓆子上却躺了一個人，不，一個死屍，蓆子上般般然的似乎有許多血。在死屍的旁邊，坐着一個約模三十歲模樣的女人，披頭散髮地在哀啣痛哭！她的懷裏還抱着一個約模五六個月的嬰孩，她的身旁又站着一個四五歲大小的女孩，這時也拉開了嘴哭叫着……

不一會，圍攏了許多人，有的在嘆惜，有的在探問，但是，那女人暫不理睬旁人的問話，只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在呼號！一直過了好久，她才抬起手，用袖子抹去了眼淚，向着我們說：

「現在叫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蒼天啊……！」說着，她又重又哭了。恰巧這時，我父親也走了出來，他看見了這付形狀，就安慰着那個女人說：

「你且慢着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出來，大家跟你想個法兒。」

「謝謝你，老先生！唉！這真是憑空一個霹靂，我們好端端一份人家就給拆散了！昨天，我們因為逃遲了一步，所以，兜了好多圈子，却每個橋口都給鐵絲網攔斷了交通。我們逃不出來，只能回到家裏去。可惡的日本鬼子，丟了無數的炸彈；我們的家雖然沒有燒掉，却給裏坍了，我們險些兒都遭壓死。我們眼着這種樣子，再不想法子逃出去，一家的生命都要葬送掉了！唉！可憐我們一家四個在半夜裏，冒了危險在不斷的轟炸下想逃生，又那裏知道他的胸口竟給彈片擊中了！到了新橋口，向那個英國兵求了好多時候，總算放我們過來。唉老先生！想不到的，我們逃到這兒，他呻吟了半夜，流出了這末許多血，天啊！方才……他……他……」她又哭了！

我父親看着不忍就替她籌集了一筆錢，把她丈夫的後事弄清楚了。我聽了她這一番血和淚的伸訴，看着這一幅慘絕人寰的圖畫，我的內心燃起了一片憤怒的火燄！我的熱血在我的週身奔騰！我痛苦地喚出：

「這些是誰賞給我們的啊？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殘酷的手段！」我的話音未了，却聽父親在說：

「淑華！你姨夫跟姨媽來了，你快去接呀。」我抬起頭向弄口一望，果然看見姨夫和姨媽，各人拿了一只小

提箱，很狼狽地在走進來。我捨着走到他們跟前，把姨媽手裏的箱子接了過來，才和他們一起回到家裏。

從姨夫姨媽的敘述裏，我又知道了他們嘗到了許多的損失與苦難。他們說日本兵怎樣的殘忍，兇酷，只是無目標的亂擲炸彈，說許多許多的百姓來不及在昨天上午逃出，到了下午交通斷絕，就一個也不准越過鐵絲網，說他們也遲了一步，以致吃到了許多苦，後來只能回到家裏去躲着，但是，到了晚上，炸彈不斷地在轟炸，房屋到處在燃燒，到了今天一早，在槍林彈雨中，他們和另外一大羣，向二個把守在橋口的兵士說了許多好話，才得從死亡區裏逃了出來。

聽完了姨夫和姨媽倆的一長篇敘述後，更加增了我心頭的憤怒。再想到那個躺在地上的屍體，那個嗷嗷痛哭的女人，一個五六月的嬰孩，一個四五歲拉開了嘴哭喊的女孩……更想到其他那些難胞，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每個人的臉上都籠罩了一層痛苦的淒慘的神情！他們都是一羣苦力者，在倉皇逃命的時候，他們只帶着一條破爛的席子和一二只藍布包袱。再有的，就是一些破罐破甕。孩子吵着肚子餓，哭着嚷着……男的嘆着氣，女的流着淚……一想到這些，我這顆心再也不能平靜下來。我趁着父親和姨夫們談得起勁的當兒，我悄悄地溜出了客廳，開了後門看看。原來，後面弄堂裏也揀着許多難胞。他們有的躺在席子上，有的就蹲在階石上。坐在我家對門地上的那一份人家，那男的腿有一個很大的創口，創口裏還汨汨地在淌着血。據那女的說，是給流彈擦傷的。牆角裏，却還坐着一個六七歲左右的男孩；頭上長滿了瘡癩，人中上掛了二條長長的黃膿鼻涕；這時，他正在啃着一付大餅油條，那二條鼻涕恰粘在大餅上面，但是，他却吃得津津有味，把大餅儘望他的嘴裏塞。這時候，是農曆的七月中旬，天氣還是很熱；成羣的蒼蠅，飛來飛去，只是盤旋在他們這一羣的裏面。我眼裏看着有一只麻黃大蒼蠅，停歇在那個男的腿上，志得意滿地正在啄吸着那一股創口裏淌出來的血……忽地，那女的從一只缺口的鐵鑊子裏盛了碗冷粥，遞給那男的，當男的伸過手去接來時，却把那只大蒼蠅嚇得飛去了。但是，牠是不捨得飛走的。我看着牠一個轉身，却又停留在那個孩子手裏的那塊大餅上面去了……！我一個噁心，說不出心裏有些什麼感覺！究竟是怨是恨？究竟是憤是怒？到底還是醜惡與憎厭，憐憫與同情呢？我糶糊了！好久好久……我張大着眼睛注視着……直到聽見一個聲音在喚我，我才覺醒過來。

我抬起頭來一看，原來喚我的是壁姊。我剛要開口和她說話的當兒，只見她在我的手裏塞進了一封信之後，窸窣窸窣的口吻說：

「淑林！我告訴你，我明天一早就要動身到開封去了！這是一個機會，和我的表哥表嫂一起去的。我來不及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請你原諒我這樣匆匆的就要和你告別了！此刻我正在收拾東西。淑林！你以後起一切得自

己小心，我到了那邊，就會寫信給你的。」

我驟然聽到了這個消息，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是好。我眼睜睜地望着她，覺得眼睛漸漸地在模糊起來了！然而——，壁姊終於走了！而且，從這一次一別之後，直到現在，我猶未和她會見過。啊！計算起來，我們不見已經足足十年了！但是，我知道她現在在東北，一時間尚不能回來。假使有一天壁姊回到這兒，我一定會抱住了她深深的痛哭！她呢？她看見我在這十年裏面，竟遭遇了這學生的難以彌補的不幸，我想她也將要陪着我失聲的哭泣了！

我拆看了惠民的信。他告訴了我：自從一聽到消息之後，為了不放心年老的母親和三哥三嫂以及孩子們的安全，所以，他冒了險到虹口去保護他們逃了出來，現在，都住在大哥家裏。他又告訴我：昨天到虹口去，在經過大世界時候，險些兒也身罹此難；要不他機警，加速度把腳踏車望炸彈擲下來時相反的方向踏去，他也難免被炸得粉身碎骨了！他又告訴了我：一路上成千成萬的百姓逃奔時的驚惶；告訴了我：回來時所看見的血肉紛亂的慘狀……，末了，他的信上說：

「我等待着學校裏的消息，要是決定遷址上課的話，我仍守住自己的崗位，把學業繼續下去。否則呢？我將盡我國民一分子的天責，投奔到前方去，把我的生命交托給國家。我想你也不致於反對。不過，現在也不一定。你呢？你的環境我是洞悉的，但是，梅！你倒試試看，能否加入婦女救護班！前綫有那末多流血受傷的戰士，藉着英美人的勢力，一定會運到租界上各個醫院裏，你不能加入盡你一份子的力量嗎？你的父親雖然古板，不過，這種正義的請求，你不妨大着胆試試看，也許他會允許你……。」

這一次的請求，真是出於我意外的，父親毫不遲疑的應允了！我加入了婦女救護訓練班。一個月之後我和一位姓黃的，另一位姓吳的，一起被派到第四醫院服務；每天工作八小時，不供給膳宿，完全義務的。我覺得二十年的生命，到今天才開始有了一些意義，我居然也能盡我的力量為人類做一些事了。我每天很早起來，八點鐘不到，我就到醫院裏去了。我們穿上了白衣服，套上了口罩，到二樓給每一個受傷的戰士量體溫。（我和吳都被派在二樓，黃却被派在三樓服務）傷勢重的，我們就把粥喂給他們吃。到了九點鐘，醫生來了，我們就幫着醫生鬆綁帶，擠膿，搽藥，塗石膏，紮綁帶……。空閒下來的時候，就講些新聞，讀些報給他們聽。或者呢？就搓棉花球，捲綁帶，洗針筒……。再不是呢？我們給他們寫寫家信，做做禱告……。

第四傷兵醫院，是臨時設立起來的。本來是一所教會學校，地址倒很寬暢，現在却上下三樓都睡滿了傷兵，總數約有三百。學校的旁邊，就是一所禮拜堂，所以時常有牧師傳道友來替各個傷兵禱告。他們那種熱誠的精神

，深深地感化了我們，我們也每一次跪下來和他們一起向主祈求：祝福這許多受傷的戰士早日恢復健康。

這樣興奮的生活，似乎過得此平時更要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一個半月過去了。院裏最先來的一批傷兵，有幾個傷勢輕的，治療後，他們重又回到前方荷槍殺敵去了。有幾個傷勢比較重的，他們眼看著弟兄們能夠出去，他們却仍當留在後方而感到非常羨慕，非常焦躁。這許多傷兵裏面，當然不乏可歌可泣的事蹟，當然也充滿着血與淚迸流的淒慘，生與死掙扎的痛苦！其中有一個最最令人注目的，是睡在左邊第三號床上的那位戰士。他真正年輕得很，還只有十九歲零三個月呢！他是湖北人，却長得很高大。他來到這裏，已經三個星期了，差不多每天在昏迷狀態中，難得有一會兒清醒的。因為他受的創傷，實在太深重了。他的頭顱骨前面，有一半已經被彈片炸傷了，左肩左胸以及左臂，右腹一直連到小腿，都是血肉模糊的一攤，令人不忍入目！這些傷，也都是彈片炸傷的；而更可憐的，左頰上明明有着一個很深的洞，在發着炎，顯而易見是給槍彈擊破的，但是，整個的後腦袋，却找不到槍彈的出路。據醫生說：子彈還在頭顱裏面，其危險性當然相當重了！我們看着這年輕的，勇敢的戰士，為了保衛國土，保護人民，他甘願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與敵人廝殺，現在生命危在旦夕，不知他家中還有父母弟兄也不？不禁向他表露無限的敬意和惋惜！那裏想到有一天，他忽然變得非常清醒了。那時，是下午的四點鐘模樣；秋天的太陽，本是淡淡的，到了這時候，差不多有氣無力地照在禮拜堂的屋尖上，好像告訴人們：「快要回去休息了」似的。所以，病房裏顯得很黯淡，很沉悶。我和吳正在休息室裏折疊紗布，突然聽到一串痛苦的喊叫聲，發自病房裏面。我們丟下了工作，奔入病房，就發現第三號床上那個年輕的戰士，張大了眼睛向窗外的天空望着，嘴裏還不斷的喊叫着：

「媽呀！我要痛死了呀！」

我們急急奔進去的聲音，驚動了他，他把眼光收回來注視着我們，唉！上帝啊！三個星期裏面，我還只今天第一次看見他的眼睛裏面包含如許：怨恨、憤怒、痛苦、淒涼、驕傲、希望、與求生的光彩呢？我走近了一步，輕聲的問他：

「你覺得那兒在痛呢？我去請醫生來給你看一看好不好？」

「不用……，小姐！你是誰呀……？」他問着。

「我是這兒醫院裏的看護。」我回答着他。

「哦……！小姐！我有一件事麻煩你……，你給我寫一封信給我的媽和妹妹……。我知道我不中用了……！唉……！媽呀……！」

我聽他說了，就旋轉身子到休息室裏去找了一張紙，重又回到病房裏，這時，吳却打電話給醫生去了。我就把凳子拖近了床前，坐了，又把紙攤在小几上，摸出了自來水筆，心却覺得十分酸痛！却聽他抖顫着聲音，斷斷續續地說着：

「小姐！你就替我這樣寫……」親愛的媽媽！你時時刻刻在盼望着歸來的兒子……，他現在……就要跟你永別了……媽！可憐我在臨死的時候，我猶看不到你老人家一面……！但是、我的靈魂，却早早飛到你面前去了……！唉！為了國家，為了百姓……，我拋撇了你年邁的媽和年輕的妹妹，投奔到前方……。那裏想到，我看不見敵人的滅亡，就受了重傷而先死了！這是使我覺得……萬分遺恨的！不過……、我曾把我的手殺去了二個敵人，把我的血灑在祖國的土地上……，媽！你該值得驕傲的吧？你有着這樣一個把生命交給國家的兒子……，媽……！我的好媽媽……」漸漸地，他的聲音在低沉下去了！我別轉頭去望望他，只見他露出二道喜悅的眼光對我注視着……。大概是在思索着什麼？我不知道他還要我寫些什麼，趁他在思索的當兒，我把紙上寫的讀了一遍，不自主地，我覺得眼睛裏在潮潤起來。我假裝着咳嗽，把頭別向窗外，趁勢我把手帕抹去了眼淚。却聽到耳畔又有聲音響着。我趕緊別轉頭去，喲！天可憐的！他的眼光竟是變得那末快！我幾乎不相信方才跟我說話的就是他呀！只不過一會兒工夫，那許多憤怒、驕傲、希望的光彩，現在却變為哀憐的，絕望的神色了！我把身子稍稍靠近床前，輕輕地說：

「你閉着眼，睡一會兒吧！」但是，他似乎並不曾聽到我的話。正在這時，吳却來了。她看了看床上的那個年輕的戰士，在我的耳畔輕輕地說：

「楊醫生恰巧出診去了，但我已關照：回來了馬上就到這兒來。喂！他的神色不對啊！」

我聽了她的話，一陣難受襲上心頭。我想：像那末樣一個年輕的，勇敢的戰士，他流了無數的血，受了深重的傷——，但是、他的生命却就在這早晏間了！要是他的母親，他的妹妹，知道了他的死耗，她們又將如何地傷心呢？我抬起頭來向吳看了看，她的臉上也籠罩了一片黯然的神情。不料這時候，他——那個危在旦夕的戰士，忽又說話了，我趕快別轉頭去，只見他微微地仰起了脖子，他的眼光裏包含着另一種奇妙的，夢幻般的，却又是歡樂的意思，望着我們說：

「我想不到，想不到……，在我離開這世界的時候，我還能看到你們……，媽媽，妹妹……」聽到他說着這種話，我知道他的神志已糊塗了！看着楊醫生還來不來，我們心裏當然更焦急，更哀愁……。他却伸出了右手，對我眼睜睜地凝視着，突然，他把我的右手拉了過去，緊緊地握着，又帶着愉快的口吻說：「媽！我的媽呀……」

淚在我的眼眶裏盤旋……

「林林……！」他的眼光，從我這裏轉到吳的臉上，同時他又伸出了他的左手，想去握吳的手，但是，為了他左臂包着石膏，不能動彈，只是把手腕抬了一下，我歪過頭去望望吳，原來他的眼睛裏也含着一包淚呢！我把肘子在她身上碰了一下，同時，向她拏拏嘴，又望床上看了看，她就很快地伸出了她的右手，把他的左手握住了。才聽見他抖顫着聲音說：

「你……，林林！你好好兒地侍候媽媽……」說着，又把眼球緩緩地移向我的臉上：「媽呀！我……我……」
 唉！我怎麼來描寫這一剎那間他心裏的痛苦呀？他並沒有把話接下去。二顆眼淚，從他的眼眶邊滾到臉頰上，右面的一顆却一直滴到下頰，左面的一顆却給貼在臉頰上的紗布吸收去了。同時他的頭顱無力地倒在枕頭上。我看到這付悽慘的形狀，恨不得奔到外面去痛哭一場！然而——我的手仍給他的手握著。我低低地向吳說：

「怎麼楊醫生還不來？」我的話剛停止，却發覺握着我的手在鬆弛開來了。我俯下頭去看一看：他的呼吸非常急促，他的眼光已經散了！我把手指按在他的脈息上，脈息已經低沉得快沒有了！吳也顯得非常焦躁，非常悲傷，幸虧這時候，楊醫生來了！但是，她跑到床前，握住了他的手在脈搏上按了按，搖搖頭，向我們輕聲地，慢吞吞地說：

「讓他就這樣子安安靜靜地去吧！不用給他打嗎啡，省得他多受痛苦！唉！又一個年輕的，勇敢的戰士，為了祖國而光榮地死了……！」

就在這時候，我們聽見：「咕嘟……！」一聲響，從那個年輕的勇敢的戰士的喉嚨裏傳送出來，他就這樣子去了！不久，就由院役把他抬進太平間裏去了！我望着他的屍體，從病室裏給他們一路扛了出去，心頭的哀傷，真是難以言說！我顧不得我的身子還是停留在病室裏，我像一個小孩子似地伏在吳的肩上哭了……！

十 苦難

天氣漸漸地在冷了。早晨到醫院裏去，穿了一件夾衫，風吹上身來，不由而然地打了一個寒噤。二個多月來，這種緊張的生活，刺激得我的神經有些異樣了！我似乎覺得我有滿腔的怨恨，憤怒，苦於無處發洩；但是，追究起來，我說不出我究竟怨着什麼來，恨着什麼來？然而、我怨！我恨！……

在家裏，父親和姨娘對待我的態度，雖然比從前寬鬆些了，但是、我現在又感覺到：我似乎不是這家庭裏面的一份子。姨娘生下來的的小弟弟，又胖又白，確是非常可愛；但是、越是小弟弟的容易討人歡喜，我就直覺到我自己的越發惹人厭惡！這種自卑的念頭，逐漸逐漸地在生長起來，即使父親和姨娘並沒有看見我討厭，我自己也在感到非常的痛苦！姨夫姨媽雖然待我很好，但是、他們逃來後不久，就在法租界租下了二間屋子，搬出去了！有時候心裏煩惱的時候，往往要想到惠民和璧姊，有時候也要想到鶯姊姊。但是、璧姊既不在身旁，鶯姊姊呢？自從流戰剛開始，他們一家就躲到香港作寓公寓婆去了！而惠民呢？雖然業已開學，改在大陸商場上課，不過，除了我寫信給他之外，我是無法接到他的回信的。雖然我也曾去看過他一次，不過，為了他的母親，三哥，三嫂，以及其餘逃難來的親族，很多很多，我去看他也實在不方便得很。可憐我現在，縱有滿懷抱鬱，却苦於沒有一個可以向之細訴的人！到了心裏實在不痛快的時候，我只有拿出母親的照片向她凝視……但是、照片上的母親，她除了向我露出一絲笑容之外，再不像以前那樣地撫撫我的頭髮，拍拍我的背脊，說許多柔婉的安慰我的言語了！有時，噙着照片的襯紙二旁，自己寫着的二行字：

「追憶昔日愛兒之心，真刻骨難忘！淚濕衣襟，哭蒼天之太狠毒！遙想此後度日之艱，慟深恩未報。凝視遺容，求慈輝之能重見。」我又不禁望着她滴下幾滴淚……！

到了晚上，又是機關槍，高射炮，不斷的射擊；飛機的嗡嗡聲，炸彈的轟轟聲，不絕於耳。饒你是何等樣麻木的人，處在這種局勢之下，也終難無動於衷！

走到街上，又是成羣的難民，東也一簇，西也一堆。這些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雖然性別不同，長短不一，但是、他們却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臉蛋，他們的四肢，已不再像二個多月以前，剛逃來時那樣，能夠給我們看到隱藏在皮膚下面的肌肉了！現在所看到的，都是一雙寬落落的眼眶，二根高聳起來的顴骨，雙頰深陷了進去；你向他們望着時，那嵌在一雙寬落落眼眶裏面的二顆眼珠，就骨溜溜地向你轉了幾下；接着就伸出了一雙又髒又黑，瘦削得像二根枯竹似的手向你作着揖，或是向你乞討……！蒼蠅、蚊子、跳虱、却不肯放鬆他們，

還要緊緊地繞着他們，叮着他們，恨不得咬穿了這一層皺瘍的皮望裏面鑽……要是你再向他們走近一步，一股難聞的臭味——是小孩子們的尿騷臭，大人們身上的汗酸臭，再是冷粥冷飯裏面發出來的酸氣味——直望你的鼻子裏鑽……！嘿！這是不是人間地獄呢？

到了醫院裏，我看見的是紅的血，綠的膿，哭與叫喊，淚與惡臭，男醫生們的「架子」，護士們的「傾軋」，兵士的吵鬧，生命的掙扎……！啊！這些這些……，我差不多要發瘋了！唉！難道我的情感竟柔弱到連這些刺激都不能承受嗎？不，無論怎麼樣，我是應當理智一點，冷靜一點的。我披上了白長衫，走上了二樓病室。我照例向每個傷兵點頭，問：「早安。」但是、意外地，我走到靠窗的第十號床邊時，那個中尉露着驚異的口吻說：

「林小姐：你怎麼啦？人不舒服嗎？你的臉色不好看得很呢！」

我聽了起先倒一驚，但、過後我也並不介意。我笑着對他說：「謝謝你，我沒有什麼，大概昨天晚上沒有好好兒的睡覺之故。」說了，我仍照例地做着我每天所做的工作。但是、等到我和吳幫着楊醫生給二樓的八十多個傷兵的創口疏通包紮舒齊後，我突然感到一陣頭暈，我不自主地跌倒在地上……。

等我醒過來時，我已斜躺在護士休息室的那只長椅子上了。楊醫生和吳，還有二三個護士，都站在我的面前。楊醫生首先說：

「密司林！你的身體不大好，我勸你回去休息休息，不要再來了。再有一點：我瞧你人很瘦削，面色也很蒼白，我意思等會兒給你照一照X光，再拍一張片子，看看你的肺好不好，怎麼樣？」

聽了楊醫生的一番話之後，心頭恐空添上不少憂慮。我憂慮着要是我患了肺結核症，我該如何處置我自己呢？但是、我的命運並沒有走到更惡劣的地步。經了楊醫生細心檢查和拍片後的結果，她證明我的二肺很清楚。但是、她好意地勸慰我說：

「我疑心你有肺結核症，現在你可以放心了。不過、我意思：你方才這末一來，也是很傷身體的，你還是回去休息一個時期吧。」

在楊醫生善意的勸告下，我向院方請了二星期假。那裏知道就在我請假的第三天，從報上看到：「大場失守，廟行撤退，同時敵兵進佔閘北」的惡耗，那是民國廿六年十月廿六日的事。我上午到醫院裏去探聽消息，不想院方已將一切整理舒齊，預備今天晚上就要遷移到蘇州去了。我找到了楊醫生，不料她劈頭就說：

「你不在家裏休息，到這兒來幹什麼？醫院今晚晚上就要搬了。」

「我……，楊醫生！我想問問你：我的身體能不能到……」我吞吞吐吐地說。我覺得眼前這種生活，實在要

把我窒息死了。我明知父親會絕對反對，姨媽也不會讚成，但是、我總想試試看，讓我換一個環境生活一下子。惠民呢？他既然發動我加入婦女救護隊，那他當然不會反對我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的。但是、我的願望並沒有達到，楊醫生竄竊誠懇的笑容，握着我的手說：

「不要太激動，密司林！我並不是反對你參加這種救亡工作，不過、我總覺得你的身體還不夠資格去擔任這種職務。你聽我的話，好好兒地保養身體。你要明白：留在上海的人，對於國家不都是沒有貢獻的。我們再會吧。」

然而、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多麼地自私，多麼地可恥。雖然當時為了身體衰弱而躺在家裏做一個冷血動物，但是、抗戰八年，我對於國家究竟貢獻了些什麼呢？對於國家究竟盡了些什麼責任呢？自從那一次離開醫院之後，我又再度像一隻關在籠子裏的麻雀一般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父親對我的行動又管束起來了，姨媽對我的態度也嚴厲起來了！

到了冬天，整個的上海已經完全給敵軍佔據住了。雖然租界上，仍由英美軍統制，不過、仍舊免不了炸彈的侵襲，敵兵的衝進來作一次示威遊行。整個上海的百姓，似乎都陷在驚惶的狀態中。物價的暴漲，除了一般奸商投機者外，都感到空前的威脅，焦急。漸漸地，我家的經濟已陷於危境。父親的診務更形寥落，日常的開支却格外龐大。在慈米愁柴聲中，勉強度過了冬天。到了春天，老朱媽回到故鄉去了，家裏再無能力雇女傭，我就代替了朱媽做家裏一切的事務。無形中，我與惠民隔絕了。這情形一直維持到春末夏初，我們才有再見的機會。可是、那一次的見面與上二次是大不同的，我發覺惠民也改變了許多。不論精神方面，態度方面，我總覺得他變得消極了；言詞之間，也顯露了很深的苦悶。起先、我對他有點不瞭解，但是、他在我回來的時候，却遞給了我一本日記簿，仍舊鼓勵着我說：

「梅！你拿回去仔仔細細地讀一遍吧。這裏面可以告訴你許多事，可以使你對我的背景格外瞭解一點。我眼前的環境，雖然非常苦悶，不過、我總認清目標，本着以往的宗旨努力下去。我知道你現在的處境也是非常的不如意，不過、梅！不要頹傷，不要灰心。物質方面苦些，損不了我們的堅志的。再說：我們年輕的人，正該吃些苦才是啊。請你記住：我們總有成功的一天的！」

我翻開了惠民的日記簿，開始記的還是去年的事。裏面寫着：

×月×日

學校裏雖然開學了，不過，遷址在大陸商場上課，這對我多麼地不方便啊。不但來來往往要化去很多時間，而且還得化上一筆車資。自從逃戰發生後，大哥家裏除了母親，三哥，三嫂，二個姪子逃來之外，還有幾個別的親屬。因此到了晚上，對於睡覺的地方就發生了問題。三哥三嫂們呢？住在亭子間裏；媽在客室的角落裏搭了一張帆布床，其餘的就席地而臥；我呢？就把長沙發作了睡眠的所在。我以為生活方面，即使再苦點，我也絕不抱怨，但、最主要的：能夠讓我一心攻讀，不妨礙我的學業，就好了。然而、事實上却不然！

我原知道我們這家庭的情形是實在太複雜了！不過，住在校裏，至多回家時聽到一些爭吵的餘聲吧了。現在可不然，這二三個月來，使我看出隱藏在這家庭裏面的危機，恐怕將有爆發的一天了！在這家庭裏，我摸不到一絲溫暖，我嘗不到一些愛撫；我看見的是猜忌、嫉妒、擠軋、怨對……；充滿着一片黑暗……！

唉！像這種情形，我能不能靜下心來唸一會兒書呢？

×月×日

我不知道這個家庭，到那一天才能得到安靜？一天到晚，老是吵個不停。母親跟嫂嫂要吵，哥哥跟嫂嫂們要吵，兒子跟母親要吵，嫂嫂跟嫂嫂們也要吵，甚至哥哥跟哥哥們還是要吵……我不願意再在這黑暗的、煩擾的、多事的家庭中生活下去了！到那一天，我才能跳出這個煩惱的圈子過我清靜安寧的日子呢？

×月×日

我知道我這幾天的心過於激動了！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只要我的靈魂沒有麻木，又怎麼能不叫我看着這種傷心悲慘的事而要深深的感嘆呢！

唉！我怎麼來敘述今天這一件事呢？還是讓我從頭寫起吧。

早晨，為了時間匆促，我喝了一碗粥，就急忙趕到車站，站上已有好多人等着了。好容易擠上了車，到了目的地，距離上課時間只差三分鐘。今天上的二課是生物和化學。另外還有一課心理學，臨時却因教授缺席，所以在十一點敲過後就乘車返家。那知道了家裏，就看見三哥獨個兒站在院子裏發呆。我一看他的臉色非常難看，問他有什麼事沒有，他却哭喪着臉，向我急急巴巴地說：

「怎麼辦呢？我真弄得不知所措了！小仁的痧子本來出得好端端的，不知怎麼樣，昨天晚上熱度又高起來了！今天早晨，忽又氣喘得很厲害，那時你已經到校裏去了。方才，却又瀉了十多次……。唉！我的方寸已經亂了！大嫂却又堅持着說，這病要染傳的，說他已經變了肺炎，怕傳染給麗琳，所以我趕快想法子去住醫院……，你跟我打個主意吧。」

我當時聽了他的話，就跑到亭子間去一看，果然看見小仁跟昨天已經大不相同了！他的呼吸很急促，神智也昏昏迷迷，三嫂却頻頻的在拭淚。我就開關三嫂給他把紙氈遞起來，預備抱他到邱仁高醫生那裏去看。但是，到了邱醫生那裏，邱醫生對孩子診察了一遍，却說已經不救了，不肯開方。這時，三嫂却哭起來了。我心裏也是難受得很！抱回去吧，三嫂恐怕大嫂要不樂，不抱回去，又怎麼辦？我當時就在外面打他電話給大哥，想跟他商量商量，但是，大哥在電話裏却主張送醫院。我明明知道這話給予三哥一定有很大的打擊，但是，我不能不告訴他。他聽了，竟從三嫂手裏把孩子接了過來，抱住了他流着淚說：

「孩子！讓我和你一起死了吧！我們的家已經燬了，我也不活了！」至此，我的眼淚再難忍住了！但我趕快用手帕抹去了淚，安慰着他說：

「你不要傷心，我們抱了他到廣仁醫院裏去看看，也許有救。」

於是，我們一行人又趕到廣仁醫院，診察的結果，說是肺病，病情已經極危險了！但是，廣仁裏是向來不收傳染病人的。沒有法子想，我們又抱了他到愛文義路工部局小學所改設的醫院裏去，而結果也是遭到拒絕。不過，他們叫我們送到克×醫院去，說那邊可以收的。我們又懷着希望向克×醫院進發。在路上，三哥嘆着氣說：

「我現在真是到了家破人亡，走頭無路的地步了！要求得一個孩子嗆氣的地方都沒有，唉……！假使再找不到他死的地方，我決定抱他在路上走，讓他死在我的懷裏吧！要不——還是讓我抱着他一起去跳黃浦吧！」

世界上有沒有比這時候三哥的遭遇更悲慘的呢？唉！——這世界，究竟還有沒有一些正義和良心的人生存着？我們好容易到了克×醫院，那裏知道這竟是一所營業性質的醫院。他們說收是可以收的，不過，先得付五十塊錢才能住院。可憐三哥一時間那裏拿出這許多錢！我又打了個電話給大哥，大哥說：先付他們二十塊或是三十塊錢，錢可以回家向大嫂去拿，其餘的另外再想法子；但他堅持說：不能死在家裏的。我掛斷了電話去和院中主任商量，然而結果還是得不列許可。三嫂已經哭得眼睛都腫了，三哥却咆哮着說：

「走吧，走吧！我準定抱着他在路上走，直到他斷了氣！」

我這時忽又想到還是去借個旅館吧？不過，十分之九，也是無望的。幸虧正在走到赫德路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家煤炭店的門前，貼了一張前樓出租的召租條子，我就向三哥提議：還是去租下來吧，他倒答應了。於是，就由我先走了進去，向那個老闆娘編着謊說：

「對不起，我們想向你租下那間空屋子。人不多，就是一夫一婦，一個孩子。可憐他們從虹口逃難出來，家已經燒掉了，現在那個孩子却又有點兒不舒服……我是他們的朋友，不過，我也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們住。現在

，看見你們這裏有空屋子，可不知你願意借給他們嗎？看！就是這三個……。」我說着，就向三哥們招招手，他們也走進了店堂裏面。那老閩娘向他們打量了一下，起先似乎不肯。但、稍一遲疑，她却露着很像招待主顧那樣的笑容向我說：

「好是好，不過、得先付租金的，每月十五塊錢。」

這時，我也來不及去顧到其他的一切，一口就應承了下來。但是、說來慚愧，我們三個人囊袋中所有，也只不過十三塊五毛錢。那老閩娘看見我們這種窘狀，倒發起慈悲心來了，她說暫時先收這些錢吧，不過、下個月得一起付清的。

我們一行人就走上了前樓，可憐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好在這地方距離大哥家很近，我就回到大哥家，把情形大略向母親和大哥說了。母親微微地嘆着氣，大哥却坐在沙發裏，沉默着不發一語。我就把母親賺的帆布床拆了，又拿了一條蓆子，二條被頭和一些熱水瓶茶杯等，叫了一輛人力車送到三哥那裏。放下了，我們的心才比較安定一點。但是、直到這時候，我才覺得肚子裏在咕咕的叫。三哥看了看錶，向我說：

「已經二點廿分了，你和三嫂先回去吃吧，吃了再來調我，反正這時我倒也不覺得餓。」

於是，我和三嫂先回到大哥家裏，胡亂吃了一些開水淘飯。吃罷，三嫂帶了小仁的衣服先走了，我才坐下來看一會兒書。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心再也不能安靜下來。我的腦筋裏不斷地湧現着方才那種種情狀，三嫂的眼淚，三哥的怒容，那主任一副待理不理的面孔，那老閩娘招待主顧似的笑容，以及大哥在電話裏這種堅決的不許死在家裏的口吻，再想到我把帆布床搭好三嫂把孩子放下來時，我看見小仁的牽動的四肢，灰白的臉色，和煽動的鼻子，那一副淒涼痛苦的状态，我的眼淚竟不自主地滴落在書本子上……。

小仁何辜，要受到這種痛苦？三哥三嫂又有何罪要遭到這種不幸的深重的打擊呢？

我回答不出，我隱隱約約地覺得有點兒心寒！

晚飯，我喫不下去。大哥向我望了望，唉！我能夠向他說些什麼呢？他待我不能說不好，但是、我總不能瞭解他的思想、行為和一切。我們雖然是同胞手足，而且、他肯給我進大學，唸醫科，愛我之心亦不可謂不深，然而、我和他之間總覺得有一道什麼東西橫隔着似的，使我們不能接近。就說今天這件事吧，肺病傳染給麗琳固然不好，但是、難道說除了必須要小仁死在外面之外，就別無他法可想嗎？難道說不能把麗琳領到她外祖母家裏去嗎？嘿！還虧麗琳不是大嫂的親生女兒！要不……

我也不知大嫂們在搞些什麼鬼，我也不願意多寫了！

昨晚終宵未能安眠。心裏老是惦着小仁的病，不知究竟如何了？然而、不幸的消息終究聽到了：小仁死了！那時候，天剛發白；今天雖然是星期日，但我因掛念小仁，所以早早的起來了。不料正當我在廚房裏漱口的時候，我聽見三哥在門外輕輕的叫我。我開了門，一看見他蓬鬆的頭髮，佈滿紅絲的眼白，雙眉緊蹙，二眼直視，我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我趕着問他，他也不回答我。我急得把他雙肩一陣子亂搖，他才二手一攤，二脚一蹬，說：

「完了！小仁他已經去了，唉……！」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怒聲地：「你說，你說，究竟是誰殺了我的小仁？我的家燒了，我的生意去了，我的兒子也死了，我還活着做什麼？活着做什麼呀？」

「三哥！你且靜一靜……。」我握住他的手說：「你要明白：這一次的戰爭，燬掉家的，死掉兒子的，也不是你一個。你應當大處着想，你的年紀還輕，你前面的路還長着，你應當去除悲哀，好好兒地振作起來才是啊！」

他聽了我的話，似乎稍稍得到一點安慰。才露着平靜的語氣向我說：

「我以為不必去驚動他們了，我昨晚把我那只手鍊和她二只戒指一起去當了，當得廿五塊錢，現在、你就和我一起把小仁的後事弄清楚了再說吧。」

我當時把後門拉上了，就和他一起出來。本來想到棺材店裏去的，却因時間過早，所以先到租的那間屋子裏去。到了那邊，只看見三嫂坐在地上，把手帕掩住了嘴在抽抽嗒嗒地哭泣，小仁的屍體呢？却直僵僵地躺在帆布床上；屍體上面，遮了一件三嫂的罩衫。我掀去了罩衫，天啊！只一夜工夫，我已認不得小仁了。他的眼睛突出着，他的嘴巴歪在一邊，他的耳朵高高地豎在二旁，他的二只小手，却還緊緊地握了二個拳頭。看了這副死後的狀態，就知道他在臨死時已經很痛苦地掙扎過了！唉！這小小的生命，就這樣不聲不響的離開這世界了！

三嫂這時候，已由哭泣變成哀號了！三哥也在一旁拭淚！我眼着着這種淒涼狀態，真是千恨萬愁，陡時湧上心頭！我也恨不得放聲痛哭一次才好。不過、我的理智是能夠管制情感的。我忍着悲傷勸慰了他們許多話，總算把三嫂的哭聲止住了。這時候，却聽見煤炭店裏發出鏗鏘的鐘聲，數着已經八下了。才和三哥倆一起到棺材店裏化了十五塊錢買了一口白皮棺材。當時就叫棺材店裏老闆，想法子叫了二個人來，把小仁的屍體安放舒齊後，就叫他們抬到義塚地上去埋了。臨去時，三嫂像發狂似地哭喊着，一定要跟着一起去，不過、終究給我們拉住了不讓她去。

唉！這是不是所謂人生的悲劇呢？

×月×日

自從小仁死了之後，三哥三嫂變得鬱鬱寡歡。其實——他們從虹口逃了出來，心境老是不快。現在再加上這一個刺激，當然更是雪上加霜了！三哥每天早上出去，直到夜深回來，他告訴我每天在找朋友，想法子找職業，可是、每天失望！我雖然在精神方面可以給他些微安慰，但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究非空洞的言語所可解決！大哥自從看到小仁這一件事發生之後，我看出他心裏有點兒內疚。不過、我終不明白大哥的一切。他似乎非常剛強，又似乎十分懦弱。剛強的時候，他要怎麼辦，一定要怎麼辦。譬如說：他願意肯出力幫助兄弟的時候，他是很慷慨的。但是、只要大嫂從中一反對，他會盡棄前言，給你一個不歡不睬了！有時他還會向你辯解着說：這是很無奈的，這個月給她的錢都用完了。這種舊式婚姻，我也吃盡苦了！要是我早知她有這種脾氣，行為，我也決不會和她結婚的。所以，你的婚事，還得慎重考慮考慮。聽了他這種話，又覺得他真是懦弱得可憐！

這是不是我應該抱的態度呢？這幾個月來在這家庭裏面所體會到的生活，使我漸漸地在怨恨大嫂，卑視大嫂了！

×月×日

三哥要到長沙去了。我又想阻止他，又想鼓勵他。阻止他的原因：在上海總不至於永遠找不到職業的；到長沙去的路途上很有冒險的可能，萬一不測，年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再有年幼的小姪，怎不要哀傷痛哭呢？但是、轉而想到值此抗戰期間，我既沒有為國家努力，現在三哥既有此志，我鼓勵他還來不及，怎可再阻止他前往呢？而且三哥的話，說得很有道理，同時也表示了他內心的苦衷！他說：

「你看不出來嗎？大嫂的態度，跟我們初來時已經有些不同了！我在上海，一時既找不到職業，我又無什麼東西可變賣，你替我設想一下：我豈是一個甘願受人供養，看人嘴臉的人？我決定去了，那邊既有一個老朋友要我去，總比在這兒的好！再說：當這國家多難之秋，我到得那邊，多少總能盡我一點力。我得到的待遇，就一起匯到這兒，就算貼補給大哥，作為她們母子的伙食費。」

三哥這種意思，也不是起於今日，但是、直到今天，他才向大哥說起，大哥却大大的表示反對。他很慷慨激昂的說：

「有我大哥在着，總不至於任你們做兄弟的推餓的！安心點住在這兒，就是找不到職業也不妨。有飯吃飯，有粥有粥，弟兄們是應當互助的。」

我當時聽了也不置可否，但是、三哥却仍去志彌堅。那裏想到當三哥三嫂離開客堂之後，大嫂就沉着臉向大

哥說：「你有多大的家產？真是好大的口氣！三叔叔既有為國盡力的大志氣，你幹麼要阻擋他的前程？」

是的，我現在坦白地直供：我的確是在瞧不起大嫂的為人了！但是、我奇怪：大哥為什麼竟會那末樣肯服從大嫂的言語呢？當晚飯時，他就改變了語氣向三哥說：

「你說的也好，一個男兒應當志在四方的。家裏的事，你儘管放心好囉，談什麼津貼不津貼？但是、你自己得一切小心些。」

三哥的命運終於決定了！即使母親和三嫂都反對，然而、也挽不了三哥的心。在不久之後，別離的痛苦，又將一次要咬噬我的心了！

×月×日

天氣已經很冷很冷了！但是、我身上除了一套夾褲褲之外，還是穿着這一件二哥穿下來的駝絨袍子。絨頭已經沒有了，下擺的貼邊也在破碎開來。我想到我四週的同學們，西裝筆挺，外加大衣一襲；俯視自己這副寒酸相，未免自慚形穢。但是、仔細想想：衣服只要能夠禦寒就是了，何必一定要穿得漂亮好看？像我這種自幼失怙的孤兒，我憑什麼資格可以和這班出入汽車的公子哥兒們相比？對於物質方面，我早就說過：不管苦到如何地步，我總能忍受的。但是、我現在所感到的，不是我的虛榮心在作祟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乃是我穿的衣服過於敝舊而已失却了禦寒的作用，以致感到身體上的寒冷！在白天，我猶能捱受，但是、到了晚上，為了學業，我不得不利用深夜人靜的時候，仔仔細細地誦詩，抄錄筆記。可是、越是夜深，空氣越是變得寒冷。不得已我只能拿了一條絨氈裹住二條腿，這樣足部纔比較暖和些。可是二只手呢？往往凍得僵木了，連筆桿也握不住；實在凍僵了，只能放在嘴前呵幾口熱氣，或是洒了一杯熱茶捧在手裏，箴到手指稍能伸屈自如了，才繼續抄寫。但是、這二天的溫度又降低下去了，尤其敲過十二點後，在案前坐着，審到手指稍能伸屈自如了，才繼續抄寫。但是、這二天叫着，有時，它從窗縫裏鑽進來，二只耳朵猶如給刀片割着一般地疼痛。幸虧頭項裏裹着一條圍巾，才能擋住冷氣，不讓它一直鑽到背脊上去。說起了圍巾，我不得不深深地感謝梅！因為這條圍巾還是梅去年住在她姨媽家裏時跟我織好送給我的。去年冬天，我有了它，擋禦了不少寒冷；今年也靠了它，使我得到不少溫暖！摸摸這條又軟又暖的圍巾引起了我心頭多多少少思念她的情緒？多多少少感激她的心意！唉！這個可憐可愛的姑娘啊！只要我靜下心來的時候，我就免不了要深深地思念她。她雖然在這樣一份家庭裏面生長出來，但是、她並無絲毫虛榮的觀

念。她雖然為了環境關係，不能再求深造。但是，她却能刻苦自修，努力上進。她熱情、她誠懇、她樸素、她忠厚……她的意志那末堅強，她的性情那末溫柔，她的面貌那末秀美，她寫的字做的作文又是那末清秀而有力……啊！梅的一切實在太討人歡喜了！我想到她去年勾住了我的脖子，露着一雙深情的眼睛望着我，我情不自禁地俯下頭去吻她時，我差不多要發狂了！唉！她真是我最喜愛的一枝梅花啊！枯燥的生活裏，也惟有遠望着這一枝自己鍾愛着的梅花而感到無限安慰！假使失掉了她，我不知我的生命能夠維持到多久呢？梅！親愛的梅！你知道我在這裏思念着你嗎？假如你現在在我身旁，我一定要抱住你，吻你……

唉！我有没有發瘋呢？寫了這許多思念梅的話，她又何從得知？但是、一剎那間，想到我和她的感情，竟已維持到這末許多年而她猶一本初衷地愛着我時，又不禁深自感愧！屈指算來，已經五年了！光陰過得那末快，梅今年已經二十歲了！但是、我的學程却還只走了一半……不知到那一天我才能達到鵲的去安慰她這顆受創深重的心呢！

×月×日

三哥走了，逃來的親族也都給大哥打發回故鄉去了！現在母親三嫂和小鑫等睡在亭子間裏，我就睡在客堂角落裏的帆布床上。一個娘姨也給大嫂辭歇了。她說的理由很對，可以節省工資，節省食糧。在這困難期間，這種理由是很充足的；但是、我不信以大哥的收入，竟會連五塊錢的工資也要算算？能夠替丈夫設想固然很好，但是、為什麼以前人口少的時候，偏知道貪圖舒服，現在，母親三嫂等來了，就想到節約起來了？哦！原來是這樣的，我現在明白了！但是、當我看到三嫂天未明就起來生爐子，收拾一切，母親自己在洗衣服時，我又感到無限憤怒，悲傷！然而、我有什麼權利可以發怒？還虧大哥今天跟我說：這個月單是大嫂用去一百七十元，一切伙食房租等統不在內，所以連大哥用去的約有三百元。這數目不可謂小了！在這樣龐大的支出裏面，竟然為了五塊錢的工資辭掉一個娘姨而逼着母親和三嫂力自操作，自己却高枕安臥，這豈是為子媳者應抱的態度？我現在才明白這家庭裏為什麼要這樣多是非，多爭吵，多糾葛了！但是、我又懷疑：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竟充滿着如許嫉忌、怨對與憎恨呢？難道說人類不能用愛心去對待任何一個人不成？母子手足間尚且如此，更遑論對待血統以外的人了！耶穌為了要抵贖人子的罪孽，為了要拯救人子的靈魂，祂從容就刑，被釘在十字架上而絕無怨色。要求諸今世的人類，有耶穌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善心，恐怕哀乎其不可多得的了！

×月×日

醜惡——，這現實所給予我看到的實在太醜惡了！昨晚為了麗琳的哭吵，大嫂與大哥爭執起來了。終至二人

相對罵，直至半夜才始停止。今天早晨又為了麗琳在小套的習字簿上塗骯髒了，母親說了一句：大嫂不當心的話，大嫂又和母親倆爭吵起來了。唉！這種家庭生活，要不要使我感到苦悶呢？上午在課室裏，也不知教授在說些什麼。下課後，為了想調劑一下精神，我到了四哥家裏。不見四哥四嫂已經有好多時候了。這一對自由結合的夫婦，有着一個四歲的兒子，該是一個理想的美滿的家庭吧？然而，事實却又不然！從四嫂嘴裏，我得知四哥近來喜歡賭博，時常夜深回家，得知他最近患了一種不名譽的病症，得知他夫婦倆感情已瀕破裂，得知他們……到末了，四嫂眼圈紅紅地，含着二眶眼淚向我說：

「近來，他的性情變得更暴躁了！動不動就把我罵一頓。有一次他甚至說：看見了我就討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他要對我如此。他晚上回來時，我好言勸他，他非但不聽，反把我做了他的出氣洞。說他愛到什麼地方去，愛到什麼時候回來，都不用我管。愚弟！你給我想：做了他妻子的人，難道說連這一點權利都沒有嗎？前天晚上，他回來時已經一點鐘了。我等到這末要，心裏未免有點惱怒，向他說，他竟然拔出拳頭要打我了！像這種態度，豈是做丈夫的應當對待妻子的？到了昨天早晨，他忽然說：要是我過不慣這種生活，叫我儘管走好了。說他沒有我也能生存的！我當時氣極了，就向他說：「叫我走可以的，不過，先得把手續弄清楚。」那裏想到他竟怒聲的說：「走末走好囉，又何必囉嗦？你還想要我一筆錢嗎？哼！別跟我做夢！假使你車細沒有，倒可給你的，會！拿去！」說了，他就從袋裏摸出四毛錢丟在桌子上……唉！我究竟是他的妻子呀！究竟也是和他正式結婚過的呀！他憑什麼理由把我看輕到這種地步？當初，他也為了愛我而才娶我的呀！現在……他却想趕走我了……！不過，無論怎樣說，我總不會這樣隨便給他擺佈的……。」說完了，她開始低低地啜泣了！

唉！我還能夠說什麼呢？除了寬慰她：說我碰到四哥時勸解他之外，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從四哥那裏步行到大哥家裏，我覺得我這顆心是更沉重了！

×月×日

光陰過得真快，青春易逝，歲月易增。不知不覺又是一年的最後一天了！老的老了，離的離了，死的也已死了！活着的却又如此痛苦！

學期已經結束了多天，到今天才接到成績報告單。凝視着，第一名，該值得多麼驕傲，多麼榮耀……？但是，凝視着，凝視着……，一滴一滴的眼淚滾了下來……！唉！只見收穫時的快樂，那知道種植時的痛苦？我豈是為了了一個「名」字而才如此理頭苦幹的！只為了我的環境惡劣，為了要奠定自己的地位，為了我將來的職業，

攸關同胞的生命，不容我現在糊裏糊塗，混得一張文憑就算了，我才這樣咬緊牙關，努力上進的。但是、想到炎暑時的热汗淋漓，嚴冬時的寒冷入骨，那一種讀書的痛苦，也只有我獨個兒嚐到！再想到在校時，衣服必須自己洗滌；這學期為了錢的緊縮，往往步行到校，加之眼着着這種家庭糾紛……，其間情味，究竟是酸是苦，除了自己深切體會，又有誰能瞭解呢？那末這一紙報告單，即使名列前茅，給予我加添悲傷的成分之外，就一無歡樂榮耀可說了！但是、所僥倖者，下學期不久即將在原校上課。再度過這半年，大學四年的課程總算告一段落。明年的秋天就可以進醫學院了。值茲緊要關頭，我焉可徒自憂傷！還是讓我拋開了一切煩惱，重整精神，向着這艱險的學程邁進吧！

十一 熱戀

「梅！我真想不到，我們居然也有自由的一天！唉！時光過得也真快，屈指算來，我和你認識到現在，已經有七年了！我彷彿覺得七年前許多事情，都像前天或是昨天所經歷似的。但是，我時常在默計你的年齡，當我想到你今年已經有二十二歲時，心上又不禁浮上了一陣難受……！」是上海淪陷後的第三年秋天了！那一天我在惠民的大哥家裏，和他一同站在院子裏，面對着一棵海棠花和一些零落的秋色，他望住了我這樣輕輕地說着。

「時光原是不留情的！」我也用着和他同樣低沉的語調說：「七年——也不能算是一個短的時期，不知不覺，我們居然也度過來了！但是，七年裏面，顯然的，你已經有了很大很大的進步，而我呢？我自己總覺得十二分慚愧，我還是一個七年前的我。這一次，要不為了姨媽的竭力慫恿，我那裏能這末快就得到自由呢？不論是我的學業方面，或是對我們的情感方面，我都沒有好好兒地努力。有時候，我甚至在痴想：你將來舉了業，是一個多麼神氣的醫生，是一個擁有學位的博士；我呢？依然故我，這不是有點兒不相稱嗎？」

「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了？梅！別這樣子。我們已經有好久沒有看見了，你今天來了，該高高興興地告訴我一些別後的事情才對。你告訴我：你家裏的環境怎麼樣了？你的姨媽又怎麼會慫恿你爸，你爸又怎麼肯允許你自由行動了；你快告訴我。」他在我的肩上撫摩着，露出一種懷疑的眼光望着我。我當時就輕聲地向他說：

「你問起了我家裏的事，又不禁要使我感嘆！自從母親過世了後，環境一天不如一天！再加這一次的戰事，已經二年了呢？當然，我們的生活是愈過愈苦了！我也曾想到：讓我到外面去找一份事情來做做，多少也可以減輕一點爸爸的負擔。但是，他老人家又是絕對的不允許。當我一提起，他就說：『女孩兒家拋頭露面的，還成什麼樣子。』實在呢？我知道還是姨媽的意思。我在家裏，可以做許多事情，可以當心小弟弟。我出去了呢？爸爸現在既無力量可以雇一個娘棧給她，她當然要慫恿爸不讓我出去了。爸爸很喜歡她，他當然要……」正當我說到這兒，却來了幾個大嫂的親戚，看樣子，要執一會兒的。所以惠民就提議：要我陪着他到法國公園去玩一會。我起先覺得很胆怯，但我也不能違逆他。當他看見我應允時，他心裏那一份高興，使我看了也覺得很快樂。我們就雇車上公園去了。在臨行時，他的大嫂還堅嘴：要我和他一起回去吃晚飯。

到了公園裏，我這顆心又覺得不自在起來了。我怕碰見了熟人，怕有人去告訴了父親，回去時準得給他一種羞辱。我這種不自在的態度，似乎給惠民發覺了，他笑着向我說：

「梅！你這時候的心裏，是不是在耽憂怕碰見了熟人？」

我給他說破了，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也只能向他點點頭。他又說：

「我想不至於這末巧。既纏來了呢，你也不用提心吊膽了！好在，現在是秋天，遊園的人不像春天那末多，你把胆子放大點吧。」他說着，挽住了我的胳膊，望一條比較幽靜點的小徑上踱去。我本想抽回我的胳膊，可是，看看兩旁後面，都是靜悄悄地沒有什麼遊人，我就讓他挽着向前走了。

在一棵芭蕉樹前，有着一隻長椅子，我們就在椅子上並肩坐了。我們出來時，約摸三點多些，太陽本是好好地。但是，到了這時候，太陽却給一堆一堆的烏雲遮蓋住了。而且，還括着一陣一陣的微風。風起處，把我們的皮鞋上，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層灰沙，把梧桐葉子都一片片地吹下來，把芭蕉葉子也吹得颼颼地在叫。我面對這凋殘的景色，不禁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他奇異地盯了我一眼，似乎在問我：你為什麼在嘆氣？我自己也不知那裏來的傷悲？帶着感喟的調子說：

「我想：我現在和你坐在這兒。雖然環境很惡劣，但是，我們的心總是繫在一起的。唉！不知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命運之神，把我倆分離開來……，到那時，不管是我，假使重又來到這兒，不知將要傷心到如何……？」

「不會的！梅！樂觀一點，勇敢一點，我們一定不會遭遇到這種命運的。」他緊緊的握住了我的手，這樣安慰着我：「你瞧：方才一會兒，太陽給烏雲遮蓋住了，現在，它又從雲堆裏鑽出來了，這就是象徵着我們的前途，一定是光明！梅！你快樂一點吧。」

「但是，你瞧：這太陽的四週，有着這末一大團暈，我猜明天也許要下雨了。」

「那也不見得，秋天的太陽，尤其是將要落山時的太陽，往往是這個樣子的。梅！不要去談這些，你還是把方才告訴我的，繼續下去吧。」

「好！我再告訴你吧。自從姨夫跟姨媽搬了出去之後，爸爸為了想減輕一點負擔，他就把亭子間出租給姓席的夫婦倆。雖然每月可以收一點房租，不過，也有限得很：一二十塊錢，究竟罰了什麼是好？而物價却是瘋狂似地上漲，姨娘呢？她還不肯體恤爸爸，時常在嘍咕：這種日子在活受罪！她還是喜歡喝酒，喜歡抽煙。爸爸一個月的診費收來不夠一個月的開支，他開始把他的金錶，把一些比較值錢的皮貨和書畫等拿出去變賣。爸爸那種固執的脾氣，有時候使我非常恨他。但他那種高傲的氣骨，却使我十分敬重他。他在政界裏浮沉了數十年，當然有不少當時的朋友，現在一個一個都發跡了！自從上海淪陷後，他有好幾次可以做官發財，但是，他的宗旨，抱得非常堅定的。阿北王XX，再有那個袁XX和林XX，都是他的知交。以及現任XX省省長的蘇XX，也曾幾

次拉他「出山」，但是他乾乾脆脆地一口回絕了。他說：我已經活了這末大一把年紀，怎肯做這種出賣祖國兒子絕孫的勾當？我寧願餓死在家裏，無論如何也不肯毀損我的名譽的。你瞧：像他那種清高的骨格，還不夠值得做我們年輕一輩的榜樣嗎？所以我們這二年來，就這樣靠著他一點微薄的收入和變變賣賣度着日子……。」我說了這長長的一大段之後，就停住了透了一口氣。惠民却接下去問我：

「那末，他最近又怎麼會允許你……？」

「我不等他說完，就搶着回答他：

「那當然要謝謝姨夫姨媽囉！姨夫看準爸爸一心在佛教方面用功夫，他就不時的送些檀香給他，和他討論討論佛教的意義。趁他高興的時候，就說一些什麼時代已經不同囉！兒女的婚姻，做父母的樂得少煩腦筋囉。說得爸爸的心思也漸漸地活動起來了。一方面，姨媽也看準了姨娘是喜歡喝酒抽烟的，她來的時候，就給她送些煙酒來。言談間，她就把我和你事情告訴我——其實，她是早知道了的——向她說好話，說我的事，總要姨媽成全才好。姨娘是貪吃的，她就在爸爸面前為我說情了。這樣一來，爸爸當然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固執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今天出來時，仍舊沒有勇氣告訴他：我是到你這兒來的。你想：我怎麼好意思對他直說？惹了他一氣，他不許我出來，豈不又糟了？我出來時，只對他說：我出去看一位同學。他應允了。看他對我的態度很寬鬆，我想他心裏是不會不知道我到這兒來的。惠！以後起也許我時常可以來看你囉。但是，想到我和你認識到現在，一直經過了這許多年，其間也不知受了幾許磨折，痛苦，到眼前才得稍稍自由；回想起來，真是百感叢生，萬念攢心……。」

「這也難怪你，梅！到底七年不是一個短時期呀！你還記得嗎？那一年冬天，你伏在窗口，把雪球擲在我的帽子上……；再有，你有一次把我送給你的梅花，折下一小枝來送給我……；啊！那時候，我記得你的額上，還有幾根短髮披散着，你的腦後，却還梳了二條辮子……；完全是一個小姑娘的模樣，可是，現在——七年的時間，你已經長得……；我怎麼說好呢？梅！我只覺得你長得太合乎我的理想了。」他說着，竟把我的左手拉去放在鼻子上吻着。我趕快抽回了手，不禁笑着向他說：

「你別儘說人家，也不瞧瞧自己？你瞧：你跟七年前的模樣，已經完全不同了。我記得那時候，你外面總穿了一件陰丹士林布的藍罩衫，頭上戴了那頂黑底中間有着一個黃圓圈的枝帽。可是現在呢？惠！我早想問你了，這些兒忘掉，你怎麼穿起西裝來了？什麼時候穿起的？你怎麼不告訴我？」

「那還是最近的事。」他慢吞吞地說。從他皺緊着的眉尖，和那種遲緩的語氣裏，我發現他心裏有着無限感

概似的。我就把我的手伸過去，握住了他的手，同時，投給他一瞥同情的眼光，他又接下去：「說起了穿西裝的事，唉！真使我非常悲傷！你知道我對於外觀方面，向不怎樣着重的。一方面，當然環境也不允許我去考究着。可是、梅！你替我設想一下看：我進了醫學院已經第二年了。到明年夏天，我就可以畢業了。一般人的眼光，總是勢利的，瞧見我穿着那種破破爛爛的衣服，住在宿舍裏，甚至連茶房也要投給你一個輕視的眼光。同學們呢？他們又似真似假地說：明年就要畢業了，為什麼還不趕快做西裝？說畢了業，到醫院裏去實習時，一個西醫而穿了一件長袍，總有點兒格格不入似的。一方面，我那些衣服都已破舊得不能再穿了，也得添置一些新的。所以我想：同樣地要花錢，索性先做了一套吧。然而、談談容易，做起来可就麻煩了。我明知我向大哥開口要做西裝，他是絕對不會允許我的。可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叫我怎麼辦？我也曾和母親商量過。她說她一生辛辛苦苦，把我們弟兄五個撫養長大，她說她花了心血，給大哥成家，謀職，現在給最小的弟弟唸些書，做一套西裝也不算寬。但是、當我對大哥說了後，起先他應允的，說第二天陪我到西裝的那家西服店去做；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反悔了。說他手頭緊，叫我到明年再說。我想他既然不肯，也就算了。後來，母親氣不過，把她一副金環子，換了卅四塊錢，就給我做了這末一套。雖然母親的愛，使我感到一種安慰，一種滿足。但是、你再給我想想：我穿着這件衣服，究竟是感到快樂還是悲傷呢？唉！——」他說到末了，又輕輕地嘆着氣。我當時安穩了他幾句，又從他那裏知道一些他們家裏的和他自己的事，知道他的三哥，在剛到長沙的一年裏，曾有信札來往，但是、現在却已有一年多，不通音訊了，也不知吉凶如何。知道他的母親和大哥三嫂間，仍有氣惱。知道他進了醫學院，為了解剖學，需要到原校去上課，以致有一次，在學校的附近，險些兒給炸彈擊中了！知道他現在住在同仁第二醫院的宿舍裏，所以，生活比較安穩點……

這時，暮雲四合，晚涼襲人，園中顯得比方才更冷落了！忖度起來，大概有五點多了。我就告訴惠民：我要回去了。可是，他却要我和他一起回去吃晚飯。他說：我們臨走時大嫂曾堅囑要回去吃，不去，她反以為你瞧不起她，要引起誤會的。說她喜歡做面子上的事，所以我們在前面上不得不依順她。又說：母親也很喜歡我，背後時常對他說：說我脾氣耐，說我舉動文靜，說她從前住在我們弄中時就知道的，所以，很希望我時常去走走。我當時雖然在畏怯：吃了晚飯回去，恐怕要遭到父親的責罵，但是、一方面，我又想試試探父親的心意。因之，我就和惠民仍舊雇車回到他大哥家去了。

就在那一天晚上，惠民陪着我，緩緩地在幽靜的街道上，向我回家的路上走，本來他預備陪我上車站去乘車

車的，却為了月光的皎潔，我們竟捨車步行。那一天恰巧是農曆的八月十四日。「月到中秋分外明」，真是言不虛傳。我們緊挽着手，沐浴在月光裏，心裏也形容不出究竟是快樂還是憂愁？我們誰都不說話，只是默默地，緩緩地走着。街上是靜悄悄地，簡直看不見一個人影。除了一陣風吹來，把種植在街石上的一棵一棵法國梧桐的枯葉，吹落到地上，發出一種蕭瑟的聲音之外，大地是顯得太靜寂了！這時，却聽到背後有人在走來，噉噉噉噉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我感到一陣畏懼，自然而然地把身子靠近了惠民，他却把他的胳膊挽住了我的腰。我睇了他一眼，輕輕地說：

「後面有人在走近了，你不要這樣子……」說着，我們竟不約而同地回過頭去瞧瞧，嘿！那裏來的什麼人？那噉噉噉噉的聲音却仍在響着。仔細一聽，原來是風掃落葉，把落葉從水門汀的街石上，一陣子捲過來所發出的聲音。當我和他把臉回過來，我們的眼光接觸在一起時，我們忍不住的笑了！再抬起頭來看看：灰藍色的天空，佈滿着點點閃爍的星星。在羣星之中，却高高地，驕傲地，掛着一輪光輝皎潔的銀蟾。它照遍了大地，照遍了屋脊，也照到了我們的雙影。它照着我們，把我們的影子，却又反映到清淨的，灰白色的馬路中心；是長長的二條，却又是緊緊地，相偎着的二條。在這樣富有詩意的月光之下，我覺得我的腦筋裏是空空洞洞地，不，我有着一個思念。我正在想：不知到那一年中秋月圓的時候，我和他才得相偎在一起而不分離？這時，惠民却打破了沉默說：

「梅！在這樣的月光之下，使我想起了一支歌。」

「那一支歌？你試着唱唱看。」我問他。他遲疑着不響。我就別轉頭去看看，只見月光照在他的臉上；我彷彿看出他的面目間抹上了一層暗影。我猜想他心裏一定在感到苦悶了，正想找些話安慰他，他的歌聲却悠悠地在我的耳畔響着：

"The moon is high, The sky is blue.

And here am I, but where are you?

A night like this, is worth of two,

And I am here; but where are you?

Have you forgotten? The night that we met!

With so much to remember. How could you forget?

The dreams I dream, How……"

不等他唱完。我就中止了他：「惠！不要再唱下去了！我感到難受……」

「是的，」惠民說：「梅！我不應該唱這樣淒涼的調子來引起你的傷感。」

「聽了你方才唱的那些傷心的歌詞，使我想起了我們西鄰那個姓陳的孀婦……」
 「唉！我想：人世間最淒慘，最最傷心，最最痛苦的事，莫如一對恩愛的夫婦，在半途中忽然遇到了生離死別的不幸！她——就是那個姓陳的孀婦，我想你也還記得起來的。她是多麼地美麗動人，而又年紀輕，他們夫婦倆又是那末樣親親熱熱的。但是命運要捉弄他們，那樣一對恩愛的夫婦，竟然不能白頭偕老，相愛到死……！到現在，她的丈夫死了已經三年了！但是，在人靜更深之夜，或是美景佳節之辰，我還時常能夠聽到一聲幽怨的長嘆，或是一陣低低的泣泣聲……！你知道我是情感質的人，看到她過着這種淒涼的、寂寞的、孤單的歲月，我不禁為她憐惜，為她哀傷……！」

「梅！世界上有沒有比孀婦夜泣更淒慘的事呢？……」
 「梅！」惠民重重地叫了我一聲，又緊緊地把我的手握一下：「是我不好，唱了那支歌，你瞧：引得你那末傷心！你說的那個陳家的孀婦，我也記起來了……，唉！她年紀輕輕的遭到了這種不幸，也真正是可憐的了！不過，這種感傷的事，梅！別去說它吧。」

「惠！你抬起頭來看看：皓月一輪，高懸在我們的頭頂。你再低下頭來看看，它照着我們的雙影，在這幽靜的街道上……。我處在這種情景之下，又聽到了你這樣的歌詞，我不禁發生了一種癡想，我在想……」我自覺我的音浪有些抖顫……

「梅！別這樣子……。」惠民又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我說不出為什麼，心頭好似千愁萬恨在洶湧！我哽咽着：「我在想：我和你的環境這樣惡劣；七年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多磨折，多風浪！」雖然，你的努力，你的進步，使我感到非常愉快，非常安慰。但……以過去推測未來，我總覺得我的前途是滿佈荆棘，也不知……，惠！我怕……；我怕有那末一天，你……；你會把我丟棄，我怕有那末一天，我的命運會像你方才唱的歌中那個……。」我說不下去了，我覺得我的眼眶裏有兩包淚蘊藏着。

「喲！你怎的竟……。」惠民驚着驚駭不安的聲音說：「梅！請你恕我，我實在不應該唱那支歌的。你的話，我聽了，也是多麼難受，多麼不安。人世間最淒涼事，莫如少年恩愛夫婦，一旦永別！雖然宇宙間很多這種不幸，但是，梅！親愛的梅！你安心好囉！我倆相愛了這末許多年，我那裏會忍得下心，半途把你拋棄？就是將來我們結婚了，我也決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你，或是刺痛你心的事的！明月照在窗頭，讓我憑着良心再跟你說一遍：梅

！我決不會半途變心的！我的身子存留在這世界上一天，我決不離開你一天。我要和你，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今生今世，我總不會拋棄你的了！除非天賜毒手，使我患了不可救治的疾病，不管何時何地，我倆總相處不離的！雖然我在呼吸最後一口空氣的時候，我還是愛着你的！」

「你能這樣……惠：我是多麼地感激你呢！我的一切，也永遠屬於你的了！明月在照，鑿我苦心……」我說着。但一想到惠民末了的幾句言語時，我感到一種恐怖，一種悲哀，我的眼淚竟不自主地滾出了眼眶。惠民摸出了手帕，給我抹去了淚，又輕聲地寬慰着我說：

「你瞧：月亮圓得那末可愛，正是象徵着我倆的生命……，梅！不要憂急，再過二年，我一定想法子娶你……你肯聽我的話，你現在給我一個笑容……。」

我受了他這一番深情蜜愛的安慰之下，再看到那圓圓的月亮，我果然笑了。惠民也跟着我笑了。但是——我那時候，那裏想到月亮圓了之後會缺的！

十二 畢業

從那一晚，在惠民那兒吃了晚飯回去之後，我證實父親對我的態度，確是改變了。那一晚回到家裏，看看鐘，恰巧九點鐘，我是從來沒有獨個兒在這末晚的時候回家的。在剛回去的時候，我免不了要害怕，但當我看見姑娘在逗着小弟弟玩，父親却笑着問我：「晚飯吃過了沒有？」一時，我這顆心才安寧下來。幾年來，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父親對我這樣仁愛過，那一次，我從他的笑容裏，我找到了我生命裏面所缺少的東西——那是愛。這種愛不同於惠民愛我的那種愛。它包含着仁慈、偉大、容忍、和深厚。當母親在世的時候，我這個渺小的生命，被孕育在這種愛裏面，生長起來。但自從母親逝世後，我就好比一株終年照不到陽光的小草，雖然在陰暗之中逐漸地茁長，然而、她軟弱，她瘦瘠，她枯燥……，她需要的是溫暖的陽光的照拂。四五年來，她老是在期待着她的生命裏面所需要的東西。而一朝得到了呢？她當然要感到無限的欣喜與安慰了。

而我自己呢？大概是年齡的關係，一半也是姨媽時常在勸導我，所以我漸漸地懂得：怎樣去討得姑娘和父親的歡心。姑娘在初來時，和我的感情幾瀕破裂，但是、現在她却和我很合得上。這當然也虧了姨媽在我們之間疏通之故。我趁她快樂的時候就要求她為我在父親面前懇求：說我每逢星期三、六，要出去補習一點英文。（因為惠民曾經提議：說他每逢星期三和六的下午是沒有功課的，他要我每星期去兩次，教給我關於醫學方面的知識。）她就問我到那兒去補習，我笑而不答。她問得急了，我就告訴她到一個朋友那裏去。這種請求，完全是一種冒險性的試探。父親應許了固然是好，萬一父親老脾氣發作，不要說每星期出去兩次，恐怕「不准自由行動」的命令又要發下來了。不過、我的命運確實在轉變了。這種請求，居然也得到了父親的許可。於是、我和惠民的心裏，都獲得一種莫大的喜悅，對前途當然更充滿着一片光明和希望。

我開始每逢星期三和六的下午，到惠民的大哥家裏去。他開始教給我許多疾病的原理和各種症狀，他也教我唸了許多藥名和許多醫學上的專門名詞。他時常把解剖用的骨骼，譬如頭顱骨，手骨，腳骨等，帶回來給我，更詳細地向我解釋。他那時唸的有一科胚胎學，有許多圖畫，每個學生都必須畫的，假使他達到了考期而沒有時間畫的話，我就把它們帶回家來，仔仔細細地給他畫，並以五色鉛筆著色。有時候，父親看到了，也不說什麼。姨媽看見了，我就指給她看一些胎盤的位置和胎兒長成期間的步驟。

到了冬天，雪花又降到了人間。有一次，（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他在他的大哥家裏。）在我將要回家時，天空却飄起片片鵝毛來了。他留我等一會兒去，但我怕它越飄越大，所以、打定主意回來了，他就揮了一

頂傘送我回去。在路上，我又想起了往昔的事，不禁感慨地說：

「一年一年又一年，看看人們鬧了多多少少的悲歡離合，僥倖我們總算還是在一起……。」

「我知道這許多年來，你受的委屈實在太深了，都是為了我這個無用的人。但是——梅！我告訴你：至多再有兩年，到後年雪花飄飛的時候，我一定在你身旁，不再離開你了。」

時光確是在不留情地飛逝着，其實——在那時我和惠民的心裏，只希望時間能夠過得快些。過了冬天，溫暖的春天來了。在春臨大地的時候，却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姨夫為了生活的逼迫（戰爭給予他很大的損失，他的家燬了，他經營的事業失敗了！）他離開了上海，到內地去求發展。所以只留下姨媽一個兒在上海。一件是：我那位能言善語的姑媽，害了傷寒症死了。死了，她留下一筆很大的資產；在生時，她吝嗇得一錢如命，死了，那份家產就給了那個立嗣在她名下的兒子——一個貪吃懶做，胡作胡為的少年。

現在，我該要寫下惠民和我感到十二萬分快樂的那件事了。那就是這一年的夏天，惠民醫科畢業了。

我怎麼來形容我那時候心裏那一股驕傲、榮耀、快樂、安慰的情緒呢？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個不容易忘記的日子，他們假座大光明影院舉行畢業典禮。惠民帶回來兩張家族參觀券，一張給了他的大哥，一張他給了我。但是，到了那一天，他的大哥却没有去。我懷了一顆興奮的、喜悅的心，更袋了母親臨終時給我的那只圓形手錶。我到了大光明，找到了惠民，他領着我坐在賓座裏坐了。不一會儀式開始了，首由代理校長沈嗣良致辭，繼之頒給文憑。當我看到惠民身上穿了禮服，頭上戴了方帽，露着一臉孔興奮、嚴肅的神情走出來時，我快樂得差些兒暈了過去。因為那一天天氣非常悶熱，加之人數又多。我只覺得頭昏昏然的只想嘔。我趕快摸出了手帕，抹去了鼻子上的汗，又從皮包裏拿出扇子來煽着，才覺得精神比較爽快些。待我再抬起頭來時，惠民已經雙手捧了一卷文憑在退出來了，我才跟隨衆人熱烈地拍着手掌。

在大光明的走廊裏，黑黝黝的擠滿了人。在人叢中，我迎到了惠民。我愉快地和他握着手：

「惠民！恭喜你……。」過分的喜悅，刺激得我的神經有些震盪了，我自覺我的聲音裏面夾着顫慄。惠民看着我：

「梅……！」是遲緩地、幽怨地、深情地、歡樂地、却又又是淒涼的、悲傷的、痛苦的一聲！從這簡單的一個字裏面，我看出了惠民壓鬱在心頭已經有七八年的許多傷心、痛苦，現在一箇腦兒洩露了出來。同時使我想到了這一紙文憑拿到了手，固然值得驕傲，值得喜悅，但是，回想到許多年數之間，他所受到的輕蔑、卑視、冷嘲、熱諷、以及重重的刺激，陣陣的羞辱，再有家庭裏的氣惱，貧窮的壓迫……，這一張可貴的文憑，賽如絞淚他的

腦汁，流盡他的鮮血、熱汗，與眼淚所交換而來的！那末——我有什麼快樂、安慰可說？假使他不為了我，他不會受這許多年的痛苦……想到這裏，不由而然地感到一陣不安，一陣傷心。我想趕緊找些話安慰安慰他，那裏知道當我再度向他注視時，我看見他的眼睛裏面却孕着兩顆亮晶晶的淚珠……！我握着他的手：

「惠！你不要難受，我知道你的心……今天我該向你祝賀，讓我作東請你看一次電影，請你吃一餐晚飯……」說着，我覺得我的眼睛有些不自在，趕緊別轉頭，兩滴眼淚却已經滾出眼眶了！

從大光明出來，我們就上南京戲院去看了費萊古柏主演的「怒海英雄」。從南京出來，我們又到新雅酒樓。等到我們在一個火車座裏相對坐下之後，（這時候我們的心已不再像方才那樣激動，那樣感傷了。）惠民望住了我，輕輕地說：

「梅！這是我和你破天荒第一次，跑到那種娛樂場所，現在、却又跑到這種地方來了。我想到我們以前定的約：在我們沒有達到目的之前，我們決不像旁的男女那樣，只知吃玩而不努力上進。現在、我們却破了約了！」

「不錯！」我接着說：「八年來，今天還是第一次，我和你踏進了電影院的階石，現在却又在外面吃起晚餐來了。然而、今天這一天，是值得榮耀，值得驕傲的一天！我覺得我應當向你慶祝……」

正當我說到這兒，一個侍者，在我們面前放下了兩只酒盅，問我們喝一些什麼酒。我向他搖搖頭，說我們不會喝酒的，他就給我們泡了兩壺清茶。我就在茶盅裏斟了一盅茶，笑着遞到惠民的面前：

「惠！我知道你是向來不喝酒的，現在，我權且把清茶代替了酒，讓我敬你三盅。你乾了，我有話跟你說。」

惠民笑嘻嘻地從我手裏接過了茶盅，仰起了脖子，一口氣喝乾了。他靠着輕鬆的、快樂的口吻說：

「梅！謝謝你。」

我又提起了酒壺，不、茶壺，向他又一連敬了兩盅，看他喝了，我才從內心裏發出以前從未有過的愉快的語調向他說：

「惠！八年來，我們第一次這樣荒唐過，也是八年來我們第一次有這樣的快樂。今天，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你不要以為我們破了以前的約而覺得不安，因為我們今天這種舉動，跟一般專事遊玩，不顧前途的人們，絕對不同的。我方才敬你三盅，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第一盅：我祝賀你受了這許多年數的壓迫，痛苦，到今天得到了解除的光榮。第二盅：我祝賀你從今天起，從黑暗的，艱險的環境中奮鬥出來，以後擺在你面前的，必是光明無疑。第三盅：我祝賀你，也即是祝賀我們倆，在八年的刻苦奮鬥之下，現在已經獲得了初步的自由，我相

信在不久的將來，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惠！你說是不是？」

「梅！我感謝你，你說得太好了！我也是這末想：以後起，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定是一條寬廣平坦的大道，不至再像過去那樣多風浪，多波折了！」

這時，侍者又拿了一份菜單來。我要惠民點，惠民却推着我點。我知道他是喜歡吃肉和臘味的，我就拿起了鉛筆在紙條上寫了一樣「咕啞肉」，一味「又燒」，又寫了一隻「花菇鳳爪湯」，遞給惠民，他看了十分滿意，我才交給侍者。侍者走了後，我又笑着向惠民說：

「惠！你化了這末許多年數的心血，換得了這一張至可寶貴的文憑，我在想：我該送給你一件怎麼樣的禮物，才能表示我的心意呢？」

「你又不是我普通的朋友，難道也需要這種虛糜的禮節不成？何況現在的東西，買起來都很貴，我知道你近年來，不比你母親在着時候那樣可以自由使錢了。再說——今天，也耗去了你不少錢，我心裏也委實不安，你怎麼再要送我禮物……？」

「這一點，我當然明白。自從母親死了之後，我是從來不跟父親要錢的。不過，姨媽待我真好，她總隔開一個時期，給我一些錢。我除了買一些必需的日用品之外，有得多就積起來了，現在，恰好給我作為東道主的費用。至於說到送給你的禮物，我當然不會跟普通朋友那樣，化了錢去買一件你不合用的東西送給你的。惠！我告訴你：我要送給你的禮物，早早預備好了，你試猜猜看。」

「哦！真的嗎？梅！我可猜不到的，你還是……」

「這個——且慢說它。惠！我先問你：你是不是眼前很需要一樣非常實用，非常迫切的東西呢？這東西到了你實習的時候，非用不可的。你說：你是不是很需要這件東西呢？」我變得頑皮了。

「嗚！你真聰明。梅！我現在確實感到缺少一樣東西，這東西，我既無力購置，而事實上却又不不得備……，難道說你……」

我不等他的話音終止，就從皮包裏拿出了那只錶，遞到他面前：

「你是不是需要這個東西呢？惠！我現在就把它作為我送給你畢業時的禮物吧。」

「啊！你……」惠驚叫着，從我的手裏接過了那只錶，我看出他的臉上籠罩了一片喜悅、安慰、感激：「梅！我真想不到，你……你待我實在太好了。我怎麼來感謝你呢？最近來，我確是為了這問題而感到煩惱，感到焦躁……，真是出我意外的，梅！你真是我最最心愛的梅！只有你，才能送給我這樣貴重而又合乎我需要的好東西。我

有了它，我一定要天天跟它在一起；我天天看看它，賽如我天天和你見面一般。梅！這只錶是不是你母親留給你的？」

「是的！這是母親臨終時留給我的。當我看見家裏的環境一天不如一天時，我曾好幾次想交給父親去變賣它。但是、結果，我仍把它留下了。一則：我覺得母親給我作為紀念品的東西，我不應該把它去變賣。二則：我覺得我確是不好，因為我還是脫不了普通的女孩子那樣，有一點兒自私心。因為我早早想到，等你畢業的時候，把它送給你。所以、我已經把錶帶也跟你掉換過了。惠！你把它戴在手上吧！」

惠果然聽了我的話，把錶戴上了他的左手腕。這時，恰巧侍者把熱氣騰騰的菜餚端了上來，在霧樣似的熱氣裏，我看見惠投給我一瞥深情的眼光和一個安靜的，滿足的笑容……。在笑容裏，我也不自主地隨着他笑了！

十三 波折

忍受了八年的磨折、痛苦，現在換來了以前所夢想得到的那種自由，使我和惠民的心裏，都感到一種無上的安慰與快樂。就在領到文憑之後的當年秋天，惠民進X仁醫院實習去了。

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在是一條平坦的大道。所有的荆棘和障礙，都已給我們逐漸逐漸地剷除掉了。以後，只要我們小心地按着以往一貫的步驟前進，我們相信一年的實習時期一瞬眼就可過去了。在想像一年之後將要面臨的那種新的生活的歡樂，我們在會面時，總免不了相互地從內心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但是，我們一點也不敢放鬆我們的態度；即使父親對我的行動已經不加管束了，我們也並不為了得到了自由而就此胡作胡為。惠民是住在醫院裏的，每逢星期一、五的下午，是輪着他休息的日子；到了那日子，我仍舊到他的大哥家裏去請他教給我各種醫學上的知識；有時候，他還教我怎樣使行皮下注射和靜脈注射。到了傍晚，他總送我到車站，看我跳上回家的電車之後，他才走向到醫院的車站上去。有時候，我們也難得到花園裏去逛一會。

這種生活是多麼平靜，多麼快樂！在家裏呢？我趁空閒的時候，開始在棚架上鋪些枕套上的花朵。當我坐在矮凳上繡花的時候，我往往會回到和惠民開始認識的那一年冬天，為了父親不允許惠民給我補習，我伏在棚架上痛哭，母親輕輕地撫摩着我的背脊的那些情景。唉！八年歲月，想不到其間竟有如許變化！回到母親那一種溫暖的慈愛的心情，而今……，不禁停針凝思，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而，這種思念，也只是暫時的。當我再把精神貫注在枕套上面，那一朵梅花或是一隻寒鵲而憧憬即將來臨的生活上時，我會像一個傻子似的，癡個兒抬起了頭，望着天空中一堆正在飛逝着的白雲而微微地笑着……。

秋天很快地過去了，接着來的是冬天。

水銀柱漸漸地往下沉，雪花又片片地在飛……。

姨娘忽然病倒了！姨娘的症狀是很奇突的，面色蒼白而枯乾，腹部和足部都腫脹起來，不想飲食，熱度很高。起先由父親自己診治，可是，吃了幾帖中藥，病勢還是有增無減，請了幾位別的中醫來看，也診不出她究竟患的是什麼病。挨過了冬天，姨娘的病看來總是凶多吉少！父親整天鎖着眉尖，小弟弟整天直着嗓子哭吵，我整天忙着煎藥，侍候姨娘，哄小弟弟，還得買菜、煮飯、洗衣服。到末了，許多醫生都回絕了，父親忽然想到菩薩的「仙方」一定能夠救治姨娘的病，他就每天虔誠地跪在佛像前叩頭，並把香爐裏的香灰當「仙藥」喂給姨娘吞服。我看着這種情狀，心裏的憤慨，真是無可言喻。再看看姨娘呻吟床第的那種苦況，我實在覺得不忍；於是乘一

天，姨媽來探望姨娘的當兒，我就鼓着勇氣，把我要想請惠民來看的意思告訴了姨媽，並要她去向父親說。姨媽起先有些躊躇，恐怕說了出去碰釘子，反而沒有意思，倒是姨娘在床上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她吵着一定要去請惠民來；她說她的病不經過西醫的診治，死了也是不甘心的。

在得到了父親的同意之後，我就打電話給惠民，請他到我家裏來一次。這種舉措，非但出乎惠民意料之外，就是在我打電話的時候，我發覺我的聲調也是多麼地不自然。起先，惠民托辭不肯來，經我說了姨娘一定要他來看之後，他才答應午後來。

我該怎麼敘述那一次惠民到我這兒來的情形呢？雖然他以前並不是沒有來過，和父親也見過一二次，但是，八年了，惠一定要想到八年前「拒婚」時所受到的諷刺和這八年裏面所嚐到的種種痛苦；他和父親見面時，該有怎樣一種窘迫的尷尬的局面呢？自從打過電話之後，我這顆心就在作不正常的跳躍。然而，事實上，他們的會見倒是很平常很大方的。惠民仍以晚輩的地位，微彎着腰，輕輕地向父親叫着：「林老伯！」父親呢？也微露着笑容招呼他坐下。在談論了幾句客套之後，父親就命我陪着他到樓上去看姨娘。在將到房門時，我不禁回頭向他看了一眼，他也正注視着我，就在這匆匆的一瞥中，我發覺他的眼光裏包含着一種近乎幽怨，近乎感慨的情感；我可以確切地分辨出，這情感裏面，絲毫沒有快樂或是驕傲的成分在內。忍受了長期的侮辱與束縛之後，在剛剛得到解放的一刹那，悲傷的情緒往往超過歡樂的，又何怪惠民要投給我那樣一瞥幽怨感慨的眼光呢！

惠民在細心診察之下，他對父親說：姨娘的面色這樣蒼白，一定是貧血無疑；腰部和足部腫脹，可能是脾的脹大和缺少維他命B；而且、心臟也非常衰弱。最好馬上住院治療，也許對姨娘的病還有救。再說：到了醫院裏，一方面可以照X光，一方面可以請婦科醫生檢查，那末治療起來，可以得到不少幫助。但是，父親一口反對送醫院。他說到了醫院裏，毛病輕的也要變重，毛病重的，無非早些去送掉性命吧了。他反對送醫院，但是他却贊同了姨娘的意思：要惠民每天來給她打針。惠民應允了，可是，他說：姨娘的病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地步了，而且、使他最感煩惱的是：姨娘臀部上的一個瘡口。

從那一天起，惠民開始每天到我家裏來一次。他給姨娘配了一瓶補血藥，另外幾粒退熱藥，每天給她打廿西西葡萄糖和一枚Aspirin。這樣經過了兩個星期，姨娘的精神雖然比以前好些，腳上的腫也消褪了；可是，她臀部上的瘡口，却越爛越大了。惠民說：姨娘的生命可以不死於病，却逃不了死於那個瘡口上面。我雖然幫着惠民每天給她洗瘡口，搽藥水，換紗布，但是，結果，到了暮春，在有一天的黃昏時分，姨娘終久閉上眼睛死了！

姨娘的死，帶給這家庭裏的，當然又是一種感傷、陰黯、淒涼、悲慘的氣氛！父親變得沉默了，輕容易不大

聽見他說話，說了呢？不是憤慨語，就是惱怒語；他臉上的表情，使我見了覺得害怕，但我總覺得自己的愚笨，我竟有法子可以解開他心頭的鬱悶。而最最可憐的，當然是小弟弟了！他什麼也不懂，時常張開了嘴喚着：「我要媽媽呀！」等到他失望時，他就哭了！看到了這種情景，我往往會緊緊地把他摟在懷裏，心裏却有一種：訴說不出的難受。

現在，能夠使這家庭裏引起一些生氣的，要算是惠民來的時候了。他每星期來望我們一次，（自從姨娘死了後，因為家裏沒有人，我已好久不到他大哥家裏去了。）來了呢？他帶些糖果給小弟弟吃；達到父親在家的時候，他倆就談些戰事的發展和社會上的種種情形。不過，父親近來的診務倒繁忙起來了，惠民來的時候，往往碰到父親出診去了；遇到了這種場合，我們也可以談些關於我們自己的事。想到不久之後，惠民就要實習期滿了；只等到他實習完畢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想法子籌備起結婚的種種事務來，即使這家庭裏面的氣氛是那樣的淒涼、寂寞，也掩不了我們內心的一種快樂、興奮。

但是，在那時候，我們兩個年輕人的思想是多麼幼稚！只知道憧憬着種種美麗的生活，竟沒有顧到現實上的許多困難。當我們撇開了理想而把話題討論到事實上所必需辦理的各項事物時，譬如說：結婚後的屋子在那裏？房間裏的傢具在那裏？結婚時的禮堂……，啊！這些這些，都是非錢不行的；而在這抗戰期間，房屋的恐慌，是眼前最感麻煩的一件事，叫我們兩個赤手空拳的人怎麼去處理這許多艱難的事呢？這樣一想，使我們對前途又感覺到充滿着的是一片黑暗與障礙。再想到照我們原來的計劃：如果今年能夠結婚了，我們也無需再行什麼訂婚的手續，但是，從姨媽的口吻中，我們得知父親的意思不以為然，他不管我們今年結婚不結婚，在最短期間，一定得先行訂婚；從姨媽那裏，我又得知：父親看見我倔强而現在居然給我倔强得成功了；而且以前，他曾堅決的聲言：無論怎麼樣，他總不答應我嫁給惠民；現在，却也無可奈何地祇好這樣辦，所以他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嫉視我們，憎恨我們，怨恨我們的情緒。因為無形中，他屈服在我們兩個年輕人手裏了！他曾搖着頭嘆着氣跟姨媽說過這樣的話：「唉！時世真是不同了，我也祇好隨他們去了！」從這二句話裏面，使我看出父親那一輩子的思想，也祇能在時代的輪子底下淘汰過去了！

受了姨媽的暗示，我和惠民也不願意過分的違拗父親的意思；再說：為了種種的困難，我們今年既無法結婚，那末，現在先行訂婚也好。

那裏想到有一次，我看見他臉上籠罩着一片悲傷的憤怒的神色走來看我，（那時候恰值父親出診去了。）我不禁趕着問他：

「惠！你今天的臉色幹麼這樣子難看？告訴我：你在那兒受到了委屈？」他默默地注視着我，不說一句話；小弟弟却拉着他的手：「惠哥哥！我要吃糖……。」

他把小弟弟抱了起來，告訴他今天沒有糖，下次一定帶來之後，才回過頭來重重地喚着我：

「梅——！」是那末長長地一聲。

「你告訴我：你一定在那裏受了氣？讓我聽聽，也許我可以給你解去一點煩惱。惠！你說呀！你……？」

「唉——！」到這時，他忍不住地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他一定受到深重的打擊了，為了要安慰他，讓他可以

平下心來告訴我，我就左手握住了他的手，另一隻手在他的肩部上輕輕地撫摩着：

「慢慢地說，不要生氣。你要知道：任何的打擊，都不能損害；我們的！惠！你說吧。」

「我滿以為從今以後……」他把小弟弟放在地上之後，開始用一種低沉的悲憤的語氣說：「總不會再有什麼打擊吧？唉！那裏想到自己的同胞手足，也是這樣！我昨天傍晚，趁醫院裏沒有事，我就回去想和大哥商量商量我們訂婚的手續。我並不要他拿出錢來，因為這將近一年的實習期裏面，所領到的津貼，我把它積聚到現在，也夠我們行一個簡單的訂婚禮了。我所以要和他商量，因為我心目中有他一位大哥在，遇到了這種大事，當然要由他出面的。那裏知道他昨晚忽然板起了臉對我說：

「並不是我做大哥的今天要擺出長兄的面目來教導你，但是，你也得明白：我做大哥的給你進大學，唸醫科，為的是什麼？無非希望你給我們姓徐的門庭增些光榮吧了。再則，我的年紀也大了，我總不能一輩子在工部局裏幹下去呀！我也該可以退休了。好容易你現在醫科畢了業，是一個多麼神氣，多麼有地位的醫學博士，正該好好兒地幹些事業出來，也不枉我大哥栽培你的一片心腸。說到結婚，你剛畢業，就要提到結婚，未免太早一點吧？不過，這是你的自由，我當然不能來干涉你，但是，我總覺得你和林家林林倆太不相稱啊。論資格：她中學猶未畢業，和你相差實在太遠了。將來有人問起：你的太太是什麼大學畢業的，到那時，我相信你一定感到非常窘迫而且一定要後悔的。論身份，她又不是姓林的親生的女兒，這也似乎不大好。再說：一個男子也得掙這末一口氣，當初，我們去向她家求婚，她父親拒絕得多麼乾脆，說什麼「門當戶對」，說什麼！哼！這些……，把我家看輕到這種地步，難道這些侮辱你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嗎？你現在居然也時常到她家裏去了，這簡直把我做大哥的臉也給你丟盡了。我跟你說：你現在是一個醫學博士，你還怕娶不到像她那樣一個人材不成？外面比她長得美的，性情比她好的，父親的地位比她家高的，財產比她家富的大學畢業生，也不知有多多少少。難道說除了她之外你就娶不到妻子了嗎？我再跟你說：你這件婚事，我是不贊成的，不過，這是你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你，上

面所說的也無非提供我的意見吧了。你一定要和她結婚的話，一切都不用跟我商量，我什麼都不管。」

「唉！你跟我想想，我怎麼受得了……，喲！你……怎麼哭了？快別這樣。我實在不應該把這些話統告訴你的。我就是這樣子爽直，梅！你方才不是還勸我不要傷心嗎？你自己怎麼反哭起來了？難道說：你在害怕嗎？」

「不！」我從腋下抽出了手帕，抹去了眼淚，用一雙憂鬱的眼睛望着他說：「我並沒有害怕，但是，聽了你的話之後，引起了我二個感想：第一、我和你的前途為什麼有這許多的打擊、阻撓？未免使我覺得難受。第二、你大哥的話也有一部分理由。我記得當初我也曾問過你：你將來是一位堂堂的醫學博士，我呢？依然故我，到那時，我就要配不上你了。現在果然有人要這樣子反對了。不過，現在還來得及，惠！我希望你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免得將來你要後悔……」我仍舊脫不了像一般女子那種狹窄的心腸，說到末了，我非但不去安慰他，反而話激着他。

「噫！你這是什麼話呀？」惠氏搖撼着我的手腕說：「你以為我跟你大哥一般的心腸嗎？梅！你太不瞭解我了。我告訴你：我什麼都預備好了。他不管，就不管好了。我想我和你在這個月裏，先行一個簡單的訂婚禮，等會兒等你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就想把這意思告訴他。等到我實習期滿了，我準定和王醫生一起設立診所，我一定要完全用我自己的力量來完成我們的婚事。梅！至多再有一年，在這一年裏面，我把全部工作的收入積聚起來，我相信在明年的春天或是秋天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

正在這當兒，父親回來了。他向我看了看，投給我一瞥疑惑的憎厭的眼光，我只才覺得我的眼睛還是濕濕的，因此我就趕緊走到樓上去洗一把臉，照照鏡子，却發覺眼眶四週有淡淡的一圈紅暈。等到我洗好臉走下樓梯時，從客廳裏却傳出了父親發怒的聲音，我就躲在腰門的背後偷聽，只聽父親在說：

「……你們是新派，當然不以為意的，但是，我是老頑固，我看不慣你們這種前進份子的作風。在外國也許有這種風俗，一個男子看中了一個姑娘，可以當面向她的父母親求婚，甚至直接商談訂婚和結婚的手續，但是在我們中國，却從沒有這種規矩的。我活了六十多歲，也沒有看見一個小伙子會這樣厚着臉當面討論這種婚姻大事的。你不是沒有唸過書的，難道說就不知道「媒妁之言」那句話嗎？唉！這真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呀？」禮義廉恥，都拋得乾乾淨淨了！這，都是進洋學堂、唸洋書的好處；可果，在我這家庭裏邊，我就不允許這樣子幹。你既然看得中淑華的，你儘可以挽媒人來說，允不允，我沒有當面答復你的必要。以後起，請你不必再到這兒來了；你跟我们既不是親，又不是戚，為了看我的女兒而時常到我這兒來，給我的朋友們看見了難免不作惡意的批評。你要明白：我這兒不是妓院，你幹什麼來了？以後起，請你尊重吧，要不……」

天哪！這真是怎麼一回事呀？這一句一句像尖刀似的厲害的言語，叫惠民怎麼受得了呢？我想衝出客廳去，但是，衝了出去又怎麼辦呢？我的心臟在作劇烈的跳動，我的四肢在發抖，我的眼淚儘是從睫毛裏湧出來……，就在這一剎那，我聽見惠民在說話了，他的語調是枯澀的，好像喉嚨裏有什麼東西阻塞着似的；他的聲音裏却充滿着憤怒、悲痛，但他仍舊竭力地抑制着，在我聽來，却認為他是一邊哭着一邊說的：

「謝謝你的教訓，我以後決不再來了！現在我要請求你的同意：我要向淑華去告別一聲，同時向她拿回我借給她的幾本書籍。」

我不等到父親將有怎樣的回答，我趕緊回過身子奔上樓去，倒在枕頭上失聲的痛哭……！

房間裏響着惠民的皮鞋聲，他並沒有走到床前；他走到窗前的書架邊去了。我暫時停止了哭泣，翻過身子坐在床沿，看他正拿了一疊書向床前走過來時，我不禁從床上站了起來，雙手緊緊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惠……！」我喚了他一聲，就撲在他的肩上哭泣了……！

「梅！」他輕輕地推開了我：「再見了！我們要是無緣的話，將來總會在一起的。要是無緣的話，那也不必說了。」

他說完了，就做開了我走向房門去了。我這時候的理智完全失掉了控制的能力，我奔過去拉住了他：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惠！你帶着我一起走，我不願意再在這家庭裏生活下去了！我熬受了這多年的痛苦，九年……，九年了！讓我跟着你一起走吧！我們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你不要撇下我，我知道你心裏受的委屈和痛苦……，惠！你帶着我……！」

「梅！你且冷靜一下……」惠民用手帕拭着我臉頰上的淚：「你不是小孩子，你當然懂得：我眼前是不能帶着你一起走的！你好好兒地生活，記着：將來總有一天我會來娶你……！」

「我知道你是在哄我，我知道你是永遠不會再來的了！我知道方才父親給予你的侮辱，實在是太深重了！所以、你要說出有緣無緣的話，你要把我們的前途讓給命運……，我知道我們以後是不會再見的了，除非你現在帶着我一起走……！」

「唉……！這是不是人們所說的：前世裏種下的孽緣呢……？」隨着他的言語，我看見二行眼淚掛在惠民的臉上……！

我慢慢地抬起我的手，用手指擦去他的淚痕。我已漸漸地冷靜下來了，我知道我現在不能逼着惠民帶我一起走，好歹我還得忍受一年，我相信惠民一定不會把我丟棄的；他現在受了這末深重的打擊之後，我安慰他還來不

及，怎麼反……？這樣一想，我忙趕緊想找些話鼓勵他，安慰他，却不料：

「淑華！你給我滾下來……」樓下傳來了父親咆哮的聲音。

我看了看惠民，惠民也向我看了看，不再說什麼，他掉轉身才走下去了！

十四 激變

什麼是掙扎、努力、奮鬥？這些漂亮的名詞，在我究竟有什麼意思？九年來的忍辱含苦，現在換得來的也祇是「失敗」二個字。

想不到這一次的刺激，在我和惠民的生命史上，竟造成了不能磨滅的一頁！

它把我們的生活改變了，把我們的夢想擊破了，把我們的前途也毀了！

我寫了好幾封信給惠民，我鼓勵他，我安慰他，我說我永遠記着他的話：好好兒地生活，將來總有那末一天……；我等着一天的來到……；我關心他，我要他告訴我近來的生活；我知道他是有志氣的，他一定不願意把信寄到家裏，所以，我告訴他姨媽家的門牌號數，要他寄到那邊。但是，這末許多日子，我失望！我也曾寫信約他，在姨媽家裏或是公園裏，我們該互相傾訴一些心頭的把鬱，然而，他給我的是一個「置之不理」。

我計算起來，惠民離開實習期滿只有三天了，我總得要找他相見一次才好。我找到了×仁醫院。惠民不在，却看見同房間的王醫生。王醫生我是認識的，因為有一次我和惠民在公園裏碰到他，惠民曾介紹過的。他看見了我就露着詫異的口吻說：

「噢！是密司林，難得請過來的，請坐請坐！但是、奇怪：徐醫生方才不是接到了密司林的電話說到你府上去的嗎？怎麼……」

「哦！」我這時感到非常窘，但我隨即向王醫生辯護着說：「一定是他在電話裏聽錯了，我說我來看他，請他等着，他却以為我在家裏等他。既是這樣，我就回去吧。再見！」

我懷了一顆迷惘的心，跨出了醫院的大門。我緩緩地在人行道上踱着……我忘記走到車站，我也忘記雇車，我只是睜着一雙失望的眼睛走向前去。

我要在人叢中找到他，我要在這世界裏找到他。但是、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我知道他在那裏？哦！想起來了！方才王醫生跟我說：他是接到了我的電話到我家裏去的！那末那位冒充我的是誰呢？然而、不管是誰，惠民推說是我的那位一定是女子無疑。原來他有了新的女朋友了，這就無怪他要把我置之不理了！

我似乎覺得我這顆心不在我的胸腔中了！我瘋狂似地向前奔去，我不知道我要走向那裏去，我祇是直着眼睛向前面找尋，我要找到我所愛的惠民。忽然，我的手臂給一個人拉住了：

「林家妹妹！你幹麼走得這樣快？你在追誰呀？」

我立定了脚步，一瞧，原來是惠民的三嫂嫂。我再向馬路上一瞧，才知道我們站立的地方，正是惠民的大哥家的弄口。我聽見三嫂這樣問我，我簡直不知怎樣回答她是好？我只能順了她的問句說：

「方才，我彷彿看見一個人從弄口出來，走向那邊去，模樣兒很像惠民，所以，我趕了過來，却不想聽錯了人。」

「你已好久不來了，快到裏面去吧。惠民昨天倒是回來的，聽說醫院裏再有三天，實習期就要滿了，所以他昨天已經把大部分東西都搬回來了。他沒有知道你今天來吧？」

「沒有……」我隨着她的脚步走進大哥的屋子，大嫂嫂不在，家裏只有惠民的母親和三嫂嫂的兒子小鑫在著。談了一會，三嫂也帶着小鑫到外面去了。客堂裏只剩他的母親跟我倆。他的母親忽然靠近了我坐着，握着我的手問我：

「淑華！阿惠近來到你那兒去嗎？」

「……」我怔住了，我不知怎樣回答她是好。

「你老實告訴我：你倆有爭吵過嗎？我覺得他這一個多月來的態度，大大地不同了！這是為了什麼呢？他大哥到醫院裏去找他，也很難找到他；問問同房間的醫生，也都說他近來時常很夜深的回去。本來，他總隔一個星期回來一次，現在，却很少回來了。唔……！昨天——他回來的，把東西差不多都拿回來了。只坐了一會兒，馬上就走了，一直到晚上，大概十點多了吧，他又回來了。我不放心他，所以走下樓來看他，只見他伏在桌子上不知在寫些什麼，我問他在那裏，他也不回答我，但是，從他的呼吸裏，我却嗅到了一股濃烈的酒氣味；他是向來不喝酒的，現在怎麼竟喝起酒來了？真奇怪，這是為了什麼原因呢……？」

我這時真是感到不安極了！我不能告訴她：他是為了從我父親這兒受了刺激才有這種變態的行為的。我微微地皺着眉尖，牙齒重重地咬着下唇，低着頭，我說不出一句話，他的母親却站起來了；她走到客廳的角落，閉開了一只提箱，我看她翻了好一會，才翻出了一本黑皮面的小冊子，她拿着它重又走到我身旁坐下：

「不錯，正是這一本，我看他昨天晚上寫的，他竟沒有帶在身邊。可是——我又不識字，你倒瞧瞧看，他寫的是些什麼？」

我接過了那本小冊子，翻了開來，果然是他的一手潦草的宇跡。我看了一段，記的還是去年的事，跟我們近來的情形都是不相干的。我又翻過了幾頁，只見：

「我恐怕今世我和梅是不能相見的了！」這幾個字射進了我的眼簾，我這顆心頓時像從半空中給摔到地獄裏

似的，眼前覺得一片黑暗……。

我並沒有昏過去，我只是感到一陣暈眩吧了！我重又睜開了眼睛，更用力地咬着下唇，好像不這樣做，我將支持不下去似的。我在心裏默誦着他寫的字句：

「這不是一個夢呢！唉！惠民呵惠民！你今天竟然會受到這樣一個深重的侮辱！」

「我並沒有怨恨他——這頑固的老人。但是，我想起了大哥昨天晚上跟我說的話：『說什麼門當戶對，說什麼……，把我家看輕到這種地步，難道這些侮辱，你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嗎？你現在居然也時常到她家裏去了，這簡直把我做大哥的臉也給你丟盡了。』這些話好比一枚針在刺我的心！我應該同意大哥的言語嗎？天啊！我又怎麼能把我今天所受到的羞辱告訴給大哥知道呢？」

「從我有知識起到現在為止，我不敢說一句下流的言語，我不敢做一件非分的事，我也不敢走一步歪邪的路。但是——我現在所得到的的是什麼？」

「廿七年的生命，老是在戰戰兢兢，痛痛苦苦的生活下接受過來；滿以為從今以後，該可以從逆境轉到順境，以過去的苦換得未來的一點甜吧？擺在面前的竟是一片空虛！」

「我這樣約束着自己，為的我要做一個正直的、上進的、有志氣的好青年；但是，我現在聽到的是什麼？「我這兒不是妓院，你幹什麼來了？」哈哈！他竟把我侮辱到這種田地，把我又看作是一個怎麼樣沒有人格，沒有道德的浮頭浪子呢？」

「這頑固的老人啊！你羞辱我倒也不妨，難道你竟也忍心把你的女兒看輕到像妓女一般的沒有價值嗎？」

「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難道說兩個潔身自好的青年，竟連這麼一點純潔戀愛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與其名義上受到這種羞辱，我何勿把她家當作妓院，把梅的真操破壞了，再把她丟了，他又奈何我呢？」

「天哪！這是不是我應該說的話呢？我想到了梅，這可憐可愛的姑娘，她哭着抓住我的胳膊，要跟我一起走……。我能帶她一起走嗎？走到那兒去呢？帶她到大哥家裏去嗎？無論怎麼樣，我也不願意讓她在大哥這兒受到一絲一毫的侮辱……，我又怎麼能帶她出走呢？梅！我倆的緣份恐怕盡於此了！」

「我不願意再提這些事了，讓我把全部精神放在病人身上吧。然而，我這顆心再也不能平靜下來。今天我接到了梅的信，忽然，我又發現了那個老人的臉，長方形的面龐，細長的眼睛，一根平直的鼻樑，一隻很大的嘴，他這時正彈出了眼睛，板起了臉，那末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我發現了他，我不自主地手發着抖，梅的信箋從我的手指縫裏滑到地上……」

「這是第一次，我感到無名的怒火在我的胸膛裏燃燒，我彎下身子把信箋拾了起來，撕，撕……，幾下子我把她寫來的信撕碎了！」

「要不為了她，我何必受這許多的委屈，痛苦，侮辱？要不為了她，我何至會給大哥責罵？要不為了她……我忘不了呀！這老人的那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情，那一段羞辱我，譏罵我的言語……，但我一定要忘掉它，然而，看見了梅的字跡，這一幕刺痛我心的悲劇，霎時又呈現在我的面前，假使我不能擦去我頭頂這些痛苦的印象，我想我將要發瘋了……！天哪！救救我，我不能……」

「難道說天真要把我置之於死地嗎？這接二連三的信，是梅的！她的信，每一次的來到，無異每一次燃燒起我心頭的那一股無名之火！我恨她，我恨她，我的心剛剛有點兒平靜，她似乎一點也不肯把我放鬆；她每一次的信，給我帶來了每一次更深的憤怒！我真要毀在她手裏了，不，我有我的前途，我不能為了她而葬送我的前程。但是，看見了她的信，我就要想到那老人的臉，我不願讓我的心老是給痛苦啃蝕着，我要忘掉它，忘掉她，甚至忘掉以前所有的一切……」

「我把她的信，看也不看，連信封一起撕碎，丟在字紙籠裏了。」

「人的生活原是要改變的，人生的道途上原是崎嶇的。我今天開始學習着喝酒了。酒的味道很不錯，香噴噴的，甜醇醇的，我喝了二杯，稍為有點兒頭昏，但是，喝了它之後，糊裏糊塗，我什麼都不記得了。腦子裏是空洞洞地，不，我只覺得身子有點兒飄飄盪盪的，走起路來，脚步有點兒歪歪差差的，又過了一會兒，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多日子了，我每晚在臨睡前，總免不了要想到過去的一切而獨個兒痛苦着；半夜裏醒來後，我又長時間的失眠着。可是，自從喝會了酒之後，這生活就不同了。白天，忙着診治病人，晚上，我走到附近的小酒店裏，喝上那末三四杯，回到醫院裏，不到五分鐘，倒在枕上呼呼地睡去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才醒。」

「這也是一種生活的藝術呀！呵呵！」

「說來也真奇妙。這一些日子裏，我彷彿覺得身旁總有一雙眼睛在注意着我的態度，我的行動。在我的直覺裏，我可以確定：那一雙眼睛是屬於一個女的，而且就在這醫院裏的。但我總有些迷感。」

「今天，我可找到一個答案了。真奇怪啊！原來是這兒的看護密司程。她今天忽然遞給我一封信，那是不用多說的囉，她表示敬佩我，愛慕我，說她願意跟我交個朋友。這又何樂而不為呢？現在一般漂亮的公子哥兒，又那一個身邊不是帶着三個四個的女朋友，我多交個把女朋友，又有什麼了不得？可是——我忽又想到了梅，我應

該不應該背了她……？

「唉——！我怎麼又去想到了這些……？人生幾何？青春不再！我還是得過一天是一天吧！」

「……………」

字跡在擴大，模糊……

眼淚充塞了我的眼眶……

我已瞧不清冊子上有些什麼字句了，只是亮晶晶的，一朵花，一顆星……，在我的面前一閃一閃……

但是，我的神智是清楚的，我知道我的身旁還坐着他的母親，她一定怔怔地在望着我呢！不錯，她說話了：

「他究竟寫些什麼？你倒說給我聽聽。」

我竭力忍住了眼淚不讓它滴下來，同時，我假裝着咳嗽，別轉了身子走向痰盂邊去，趁勢，我用手帕抹去了

眼淚：

「他寫的也無非……是醫院裏的……」我啞嘴着，我聽得出我自己的聲浪在發着抖，可是，我仍強自鎮靜着

，坐到了原位，繼續着看下去：

「我的生活將有一個新的轉變了！」

「密司程——這一位富含誘惑性的女郎，她給我帶來了一種刺激，一種憧憬。這一個多月來，我沒有把我所

受到的侮辱告訴給任何一個人知道，但是，在她面前，不，在她一雙充滿着热情的眼睛和一番溫柔的安慰之下，

我竟向她傾訴了我心頭的積鬱……

「我發覺我有些愛她了；她的身材是那末結實，她的皮膚又是那末細膩，白皙；向她多看一會，我會不由自主

地覺得我血液的循環在加速……。她實在是一個容易博取男子歡心的女子，但，遺憾的是：在她的呼吸裏，我

嗅不到梅花的氣息，她的外表，固然令人愛戀，她的靈魂，教我又怎能知道呢？

「唉——！我幹麼再要去想到梅花不梅花的？方才密司程不是在扶梯上跟我說：六點鐘後，她在法國公園噴

水池的旁邊等我嗎？

「唉：管它什麼？姑且以眼前的歡樂忘掉往昔的悲哀吧！不錯！走出了公園，八點多了，在潔而精餐室裏，

我和她相對地坐着。想不到她的酒量竟是這末好，我竟喝不過她呢！我老實地告訴她：我不能再喝了，我覺得有

點兒天旋地轉似地。……末了，還是她送我到這兒來的。

「我有喝醉了嗎？不，在夜風裏一吹，我心裏什麼都很清楚呀！我現在坐在大哥家的客室裏，我在回憶着方

才她輕輕地在我耳旁說的一句話：「你知道我對你的這一顆心嗎？」天啊！我有怎麼不知道的！我站了起來，走到白天帶回來的皮箱面前，從箱子裏拿出了一本信箋，我要給她一封覆信，突然，我發現了一封淺湖色的信，那是梅的，哦！我想起來了，那還是前天吧？茶房遞給我這封信，我本想馬上把它撕去的，但是，王在旁邊，我怕他發問，所以就順手夾在一本信箋裏，不想却忘了。現在——我看見了它，我的面前，忽然又出現了那個老人的臉……，嗚！我這顆心又給什麼毒物在啃噬着了？我咬了咬牙，她的信在我的憤火燃燒之下，變成了二塊，四塊，八塊……

「唉！梅爾！你別怨我恨我，我心裏還是愛着你的！但是、我越是愛你，我的心裏越是痛苦！人是自私的，我要減輕甚至要免除我心頭的痛苦，我只能忘掉你……忘掉你，讓我在糊裏糊塗之中把這些日子打發過去……我知道我對不起你，我辜負了你九年來這一片誠摯的愛我的心……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現在已經無法自拔了！我跌進了這泥淖中，一天一天，只是望下沉……」

「我知道我不應該背了你再去愛密司程，但是、我怎麼說呢？我沒有力量掣你，我沒有力量跳出這吃人的禮教，我沒有力量擊破這殘酷的桎梏……梅！我們今世終難獲得圓滿的了！唉！我想求你原諒我，寬恕我……」

我該怎樣來處置我自己呢？我顧不得他的母親坐在我身旁，我雙手撲在沙發的扶手上哭泣了……！

我的背上有一只手在撫摩着……，我的耳朵邊有一個人再說話，可是、我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我像發瘋一般地從沙發裏跳了起來，我奔出了大門，奔到了街上……

現在、我才知道一個男子的心了！哼！說得多麼好聽？說得多麼漂亮？什麼今生今世總不離開我的了，什麼驟然在呼吸最後一口空氣的時候也是愛着我的，什麼除了我之外……，哦！這些誓言，難道說：都是虛偽的嗎？即使在我的父親那裏受到這樣一個深重的刺激，但是、他就應該向我身上洩怒嗎？應該在我身上找到報復嗎？九年來的期待，豈是希望得到這樣的結局？九年來的奮鬥，豈是希望得到這樣的代價？我將拿什麼言語去向父親交代？我將有什麼臉再在這家庭裏生活下去呢？

小弟弟的哭吵，再也引不起我一點憐憫，父親的責罵，也不使我有一點兒畏懼。我眼睛裏看出來的只是魯氏日記簿上的那些字句，我腦筋裏想到的只是從前那一次一次歡樂的悲哀的會見；我想起了一次，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在皎潔的月光下，我們並着肩緩緩地走着，他唱着那支淒涼的歌曲，我告訴他西鄰那個寡婦悲哀的故事；我想起我們在花園裏，低聲着娓娓清談的情景，在芭蕉樹下，我們微笑着互訴衷腸的情況；我更追想起那最早

一次，他握着我的手給我題名的那一幕……，啊！想到了這些，我只覺得我的身子闖入洪爐裏似地感到一陣灼熱，又如跌入冰窟裏似的感到一陣寒冷……。

開始——我的生活起着極大的變化。白天，我勉強按捺着心緒做着家庭裏必需做的工作，可是，時常把事情弄糟；晚上，我整夜的失眠着，讓眼淚滴濕了枕頭的左邊，也滴濕了枕頭的右邊……。

任何東西，任何事情，都已引不起我的興趣了。吃飯時，我捧着飯碗發着楞，空下來時，我看着父親的嘴一張一張地，却不知道他是在罵我還是在罵惠民。每一次，我怔怔地望着他，我在奇怪：他為什麼要這樣子恨我？但是、有一次，我聽清楚了，因為他是拍着桌子罵的！這響亮的，連續的，拳頭和堅硬的紅木相擊的聲音，震醒了我幾乎麻木的神經，我的耳朵裏射進了這樣的言語：

「不知羞恥的東西，你知道你這幾天在過些什麼日子？那家的姑娘有像你這種樣子的？我關照你：你真是這樣失魂落魄的，別怪我做老子的沒有情分，這大的年紀，給我揪住了頭髮打上一頓，到底沒有什麼面子的啊！」

這幾句話，我清清楚楚地聽明白了，可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我別轉了身子，向樓上奔去，經過亭子間時，我看見房客席太太正站在房門口，投給我一瞥同情的哀憐的眼光；她拉住了我的袖子，但我甩下她奔進了房間；我把房門門上了，跪在母親的遺像前狠狠地痛哭……。

我不知道過了幾許時間，漸漸地感到疲倦了。我站了起來却發覺天已經黑了。正在這時却聽有人在叩門；我打開了房門一看，原來是席太太。她告訴我父親帶了小弟弟到外面吃飯去了。她勸我不要傷心，到她那兒去吃飯。我依允了她，隨着她走進她的房間；但我告訴她：我到外面去一去就回來。我走到了附近的酒店裏，叫了二斤紹酒，叫他們馬上送來。因為我這時忽然想到惠民日記裏的話：「喝了酒之後，糊裏糊塗，什麼都不記得了……！這也是生活的藝術呀……！」這些話。不錯！酒原是解悶消愁的好東西。自古來，也不知多多少少的失意者，在「豪飲」中發洩他們心頭的苦悶，在「醉鄉」中見取他們生活的安慰。惠民不能例外，我也無妨來一下「借酒澆愁」呀！至於是否「借酒澆愁」會「愁更愁」？那非我所計的了。

酒送來了，席太太阻擋着不許我喝；她說我向來不喝酒的，現在心頭有了氣惱而學習着喝酒，十之八九要喝醉的。可是、我不聽她的忠告。我騙她說：母親在世的時候，我時常陪着她喝慣的，所以我的酒量很宏，這二斤不算多。她似信似疑的望着我，我笑着裝出毫不在乎的樣子，把酒斟滿了一玻璃杯；我仰起了脖子，一口氣喝下了大半杯，喉嚨口一陣子發燒……。

「你這樣子喝不行，」她用手掩沒了杯子說：「喝快酒，更容易喝醉。林小姐！你吃些菜，把酒慢慢白的喝。」

「不妨事的。」我在她手裏搶過了杯子，又一仰脖子，乾了！

漸漸地，我覺得臉上有火在燃燒；又一會，週身都在燃燒起來了。汗在額上，鼻子上沁出來，甚至手心裏也是潮津津的……但、我的心裏非常高興。我不斷地打着哈哈，說了許多笑話給她聽；我對她說：我要改變我的生活態度了；我對她說：人生是短促的，匆匆數十年，也無非一瞬而已；我們年輕的人，有得快樂，還是儘量快樂吧！我要她陪我去瞧電影，要她陪我……

可是、奇怪！她——這長得平平凡凡的，有着一顆善良的心的，一個三十歲的中年婦人，可並不以我的話為然。她露着一雙疑惑的眼睛，愣愣地望着我，好久好久，她說話了：

「林小姐！我知道你心裏的苦悶，可是、我不贊成你這樣……你瞧你……，你快要喝醉了！」

「那裏就會喝醉了？」我又喝了半杯：「我心裏實在痛快極了！席太太！不瞞你說：這九年來，我的痛苦老是悶在心裏，今天，哈哈！今天可給我找到一個洩悶的好方法了。」

「你實在不能再喝了！」席太太搶去了我手裏的杯子：「你瞧你的眼睛……，唉！多喝了要頭昏的，再是這末大熱天……」

我今天的氣力非常大，從她的手裏，我又奪回了杯子，我又喝了一大口……

可是奇怪！這房子怎麼在動搖了？我不信我真喝醉了，我看看席太太，更奇怪！她的臉上怎麼……怎麼多了
一雙眼睛，一根鼻子，一只……？

「林小姐！我求求你，你實在不能……」她又來搶我的杯子。

「難得我今天這樣快樂，你幹麼要來掃我的興？」我和她爭奪着那只杯子，結果，我把它奪回來了：「你實在不明白我，席太太！我告訴你，我想到了從前母親在世的時候，啊！她待我實在好，雖然我不是她親生的女兒……，唔——！你不知道吧？我告訴你：我的身世實在足夠可憐的！這兒的雙親，是我的姑父母，我自己親生的父母親，他們……他們早離開這世界了！我的許多兄弟姊妹，也都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嗯……！在這世界上……，我是那末孤苦伶仃的……，嗯……」我說着說着，我的面前忽然發現了舅母臨終前那一個悲哀的瘦削的面龐，她的眼睛裏含着二顆黃豆大似的淚珠，握着我的手說：「因！讓我告訴你，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也不知那裏來的一陣辛酸，我說着，眼淚滴落在手中的酒杯裏……！

到末了，我索性放下酒杯，伏在桌子上傷心地哭泣了……！

十五 釋嫌

「淑華！你現在覺得清醒些嗎？」

就在我酒醉的那天晚上，我不知是什麼時候，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迷迷糊糊地，我彷彿覺得我的身子躺在一張軟綿綿的床上。我覺得我的右手腕，給另一隻手緊緊地握着，我的胸口又有人在輕輕地撫摩，我的耳朵裏却射進了這樣的一句話。我聽到那句話，我就直覺到是慈愛的、溫柔的、母親的口氣。一聽到是母親的聲音，我的心頭頓時感到無限的傷心與歡樂。傷心的是：在這許多年數中，我竟聽不到母親一聲慈愛的呼喚，得不到母親一點溫柔的撫愛；歡悅的是：我時常不翼有一天，我能回復到像十多歲時那樣倒在母親的懷裏，向她傾訴我心頭積聚着的許多委屈與痛苦。現在在無意中我竟聽到了這一聲充滿着慈愛的呼喚，我那得不要感到傷心與歡悅呢！我想睜開眼睛來看看：不見多年的母親，不知老得怎樣了？然而，我的眼皮竟是重得抬不起來。我又想移動一下肘子和背部，因為我急於要撲在母親的懷裏，然而，我的身子竟是不能動彈，我的胳膊又像給繩子捆縛着似的舉不起來。我感到焦急萬分，所以我只能直着嗓子嚷：

「媽！我的好媽媽呀……！」

「梅！」忽然我的耳朵邊有人這樣叫着。是男子的聲調，是沉濁的、痛苦的、憂慮的、感傷的語氣。雖然只有這末簡單的一個字，然而，它已足夠告訴我：叫我的人是誰了。我感到一陣子奇怪，用力把眼睛睜了開來一看，我才發覺我是躺在姨媽家的一張長沙發上。雖然我的眼睛一時望出來的東西還很模糊，但我還看得出：姨媽露着一面孔憂急的神氣，斜着半個身子，坐在沙發的邊沿在給我輕輕地撫摩胸口。惠民坐在一只小凳子上，面對着我，他的手指就按在我右手腕的脈膊上；我再仔細看了他一下，只見他下面穿了一條淡灰色派力司的西裝褲，上身只穿了一件白的短袖襯衫連領帶也沒有繫。他的眼睛裏却佈滿了紅絲，頭髮又散亂地披在額角上，眉毛微微地皺着，臉上也是充滿着愁慮和不安。

「姨媽！我……，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惠！你怎麼也會……」我已記不起我喝醉了酒之後的情形了，所以我急於要明白一個究竟。姨媽不待我問畢，就搶着說：

「好孩子！你現在完全清醒了？姨媽真要給你急死了。你現在且別問，閉着眼睛再躺一會兒吧。」

這時惠民却站了起來，我看他走向桌邊，向熱水瓶裏斟了一杯水，又用另外一隻杯子，反覆的倒着，才走到我面前：

「你有覺得口渴嗎？梅！你喝一點水吧。」他說罷，把杯子湊在我嘴邊，我就微微地抬起了背脊，就着杯子喝了半杯。但、等到我再躺下時，我覺得一陣頭昏，就趕緊闔上眼睛再睡。然而、我的腦子是不會休息的。我在思索：我明明在家裏，不、在席太太的房間裏喝酒的；喝喝酒，好像很快樂的，不、我記得我好像曾經哭過的；哭了後……，哭了後的情形怎麼樣，無論如何也記不得了。那末、我怎麼會到姨媽家裏來的呢？是誰陪我來的呢？惠民又怎麼也會到這兒來的？又是誰去告訴他的呢？我喝醉了酒，父親知道不知道呢？我到這兒來又有多少時候呢……？一想到這種種，我無論如何再也不能闔上眼睛睡了。我試着睜開眼睛看看，覺得房間裏的人物都很清楚，又試着把身子坐起了半截，也沒感到頭昏；正想開口問他們時，惠民却雙手按住了我的肩膀，柔聲的說：

「你別起來，你需要什麼？告訴我……」

「淑華！你幹麼不躺着？」姨媽也阻擋着我。

「不、姨媽！我現在很好。但是、我要知道我怎麼……，姨媽！你告訴我。」我說着，仍舊坐了起來。

「你還要問我？你這傻孩子！你有什麼疑難，也該跟我姨媽商量商量，怎麼獨個兒喝起酒來了？你喝醉了酒倒也不妨，可把事情都弄糟了。人們還以為你服毒自殺呢！你瞧：你把你姨媽和惠民倆差些兒急死了！」

「姨媽！我想不到……，」我恹恹着說：「我真的太糊塗了！那末後來又怎樣呢？」

「當你喝醉了，伏在桌子上大哭一陣之後，接着，你就是嘔吐。吐了又哭……。席太太急得不知怎樣是好，正想打電話去找我時，你父親却領了小弟弟回來了。他一看見你這副模樣，他怒極了，當時他又罵了你幾句，唉！你給他一罵，更哭得厲害，嘴裏還說着瘋瘋癲癲的話……。說什麼活着還是死的好，說什麼……，這些都是席太太告訴我的。等到我接到她的電話趕來時，你正在第二次的嘔吐，你父親還在發怒，說要把你重重地責打一頓。席太太又提醒我說：你會不會吃下什麼東西，最好送醫院去。給她一說，我倒也着急起來了。但是、你父親堅持不許，說：就是服了毒，等於死了一條狗；送醫院，害他的名譽都要掃光了。後來我一想：還是把你陪到我家裏去吧。因為有一次我曾聽你說過，惠民的鄰居那兒有電話可以轉接的，如果到了我家裏，我就可以打電話給惠民，要他來。我知道你這樣瘋瘋癲癲的，大半的原因，還是為了惠民。果然、你一到這兒，我問電話號碼，你竟說得一點也沒有錯。可是、我却說了許多的好話，你父親才讓我這兒來呢！唉！你這不明白的孩子！你現在醒了，可是、你知道方才姨媽心裏的焦急嗎？虧得惠民是做醫生的，他一走到，就給你診脈膊，聽心臟，察看眼珠，才安慰着我，說是喝醉了酒，決不是服毒，叫我不要急。但是、你自己瞧瞧，他也給你急到這副模樣了！」

我靜靜地聽着姨媽這長段言語之後，心裏真有難以形容的慚愧與悔恨。我伸出了手，握着姨媽的胳膊：

「媽媽！多虧你老人家……」我又旋轉了頭，把另一隻手遞給了惠民，又投給了他一個歉疚的，感謝的眼光：「惠！我不應該喝酒的，請你原諒我……」

我說了這一句，忽然想到：我白天究竟為了什麼而喝酒的？還不是為了惠民的把我置之不理，和看了他的日記知道他愛上了密司程，才逼得我這樣胡亂行動的嗎？要是他不這樣待我，我又何致會灰心？要是他不改變初衷，我又何致會這樣荒唐？那末，我又何必求他的原諒？要求原諒的還是他呀！由此而想到：九年來的掙扎，也屬徒然，九年來的忍辱含苦，也祇換得眼前一片渺茫！我的前途究竟作何處置，誰又能預料呢？想到這裏，不禁一切煩惱，陡時兜上心頭！而最使我感到傷痛的是：莫如想到惠民的那顆心——那顆用鮮紅的血滴成的，赤誠的，純潔的心——還牢牢地鎖藏在母親留給我的那隻小銀箱裏；珍視着，寶藏着，不敢讓它在人前沾到一絲污穢，也不敢讓它在世間蒙受半點不潔。我愛它，勝過愛我自己的生命；我愛它，勝過愛世上一切最寶貴的東西。我愛它，也就是我愛惠民的表示；我愛惠民，正因為他有着這末一顆純潔的，高貴的，赤誠的心。我知道我自己的弱點，因為我自幼在這樣一個家庭中長成起來，無形中，造成了我一種高傲、倔強、好勝的脾氣；但我也知道：從我生身的父母那裏，得到一顆渾沌的、樸實的、真挚的心。我希望這二顆心結合起來，變成一顆更善更美的心。我也希望以我和他這樣二個身世可憐的孤兒携起手來，將來可以給人類做下一些最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從我們自身所體念到的痛苦，可以更深切地了解旁人的痛苦。但是——看看坐在我面前的惠民，再想到他日記裏所寫的種種，啊！難道說惠民真的變了嗎？

「唉——！」我不由而然地嘆了一口氣。惠民望了望我，媽媽却站了起來說：

「已經很夜深了，淑華！你和惠民倆再談一會，媽媽先去睡了。惠民！你今晚也不必回去了，等會兒可以讓淑華跟我一起睡，你就在這長沙發上權一晚吧。」媽媽一邊說着，一邊竟自走進後面一間臥室去了。我看她走了後，才想到：我真糊塗，這時候究竟什麼時候了呢？媽媽在逃難時祇帶出了一架小鐘，現在放在她的臥室裏，我也懶得進去看；惠民的手上雖然帶着我送給他的那隻錶，可是，為了我方才心裏起着那種念頭，使我一時間竟對他失去了往昔那種好感。我不願意開口問他，也不願意拉過他的手來看一看，所以只是睜着一雙眼睛，默默地盯住着屋頂出神，弄堂裏却傳來了小販的叫賣聲：

「方糕……，茯苓糕……」是沙啞的，枯澀的、淒涼的、甚至是帶着抖顫的一聲，長長地散播在這深夜的，寂寞的空氣裏……。

靜，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把眼光從平頂上收回來，又射到窗子外面；只見天空是墨藍色的，但是，却有一點一點的星星在閃爍着。我注視着其中最大的二顆，也是靠得最近的二顆，凝視着它，就好像是二顆眼珠似地。它們的光一閃一閃，竟好像是一雙眼睛在向我一霎一霎似地。我這時的腦筋裏，忽然發出一個奇妙的念頭：如果我現在是一顆星，換句話說：星像我一樣的思想，有意識，那末這時候靜靜地停留在天空中，飽覽人間的悲歡離合，普視人類的一切舉動，不也是一件挺有趣味的事？從而能夠使悲傷的人看到了它的光輝而覺得快樂，孤單的人看到了它而覺得安慰，失掉了愛的人看到了它而減輕痛苦，那不是更有意思嗎？然而，星星是無知的！我即使照浴在它的光輝之下，也並沒有減少我心頭一絲一毫的痛苦。相反使我凝視着這滿佈星星的蒼穹，引起了我對人生的一種空虛之感！宇宙雖然這樣大，却找不到一件如我那個奇怪的念頭中所想像的可以給普天下的人類仰望，減除普天下人類痛苦的奇妙的東西。這時，惠民却開口說話了，聲音是低低的：

「梅！你不要不要再喝一點水？」想不到竟是這樣溫柔的語氣！我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頭髮仍是散亂地披在額角上，眼白仍是紅紅地，看着，不禁憐惜他起來了。我不和他說話，實在是不應該的。所以我也就輕聲地回答着他：

「謝謝你，我不想喝。」

「那末你不要不要去睡覺呢？時候不早了，已經二點多了。梅！你這時候有感到什麼不舒服嗎？」

「沒有。」我微微地搖着頭。接着我就從沙發裏站了起來，惠民也跟着我站起來，到桌子前喝水去了。我試着在房間裏輕輕地走了二步，仍舊感到有點點頭重腳輕似的，所以，我又回到了沙發裏去坐着。惠民喝完了水，走過來坐在我的身旁，緊緊地靠着；一隻手抓住了我的手，另一隻手却通過了我的頸項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望着他，心頭突突地在亂跳；惠民低低的，遲緩的聲音却在響着：

「梅！你為什麼要喝那末多酒？你知道我心裏的難受嗎？」

「我想……」我一邊說着，一邊用我的手指把他披在額角上的頭髮梳理上去：「我喝了酒，可以忘掉許多的痛苦；喝了酒，可以糊裏糊塗地把日子打發過去。你問我為什麼要喝酒？那不是開得太笑話嗎？你跟我想一想：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究竟是快樂？還是痛苦？惠！你仔細算一算吧。已經多少年了？然而，我並不想，也不恨，因為我的前面有着這末大一個希望。一年，一年……，我只是期待着那個希望的實現，唉！誰又知道我就犯

就了這樣一個可憐的命運……」鬱積在心頭的痛苦、委屈，我原想在他面前發洩一個乾淨，所以、在我開始說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把語調說得很強硬，但、說到末了，我竟情不自禁地哭起來了！

「梅！你別哭呀！給姨媽聽見了，以為我是在欺侮你了。」他說着，掏出了手絹給我抹着淚。接着他就拉過了我的身子，讓我躺在他的懷裏。他的二條胳膊却用力地，緊緊地環抱着我，又俯下頭來把嘴壓在我的唇上重重地吻着，好久好久……甚至使我連氣都透不出來。然而、我的心裏並沒有感到絲毫的安慰與快樂，我的眼淚還是不停地在湧出來，湧出來……直到他的嘴唇離開了我的嘴，我心頭的悲哀還是依舊。但、奇怪的是：我發覺我的臉上，有水在一滴一滴地滴下來。我睜開了眼睛朝惠民看了看，天可憐的，他也正下唇咬住了上唇，怔怔地盯着我，眼淚卻一滴一滴，不斷地滴落在我的臉頰上，額角上，下巴上，一會兒竟沾濕了我整個的臉龐……這時，我頓時忘去了對他所有的一切猜忌、惱怒，我伸出我的一雙手，抱住了他的脖子，又把他的頭勾下來，把我的臉頰貼在他的臉頰上，輕輕地呼喚着他：

「惠！你也別哭呀！」我從他的手裏拿過了手絹，抹乾了他臉上的淚，也抹乾了我自己臉上的淚；重又把我的臉頰偎在他的頰上輕輕地摩擦着。

「唉！太苦了……」他輕輕地嘆着氣說：「梅！親愛的！我這時候的心裏，真是感到難受極了！我想不到我一個七尺鬚眉，奮鬥了這末許多年，還是沒有力量去救出一個自己心愛的人。梅！我愛了你，我害了你了！我現在是多麼地懊悔，懊悔我當初不應該愛你的！唉！一個窮小子，那裏就配幹談情說愛的勾當？要不為了我，你何致會受這多年的壓迫，羞辱？要不為了我，你也許早已做了享福的少奶奶，早已落葉成蔭子滿枝了！可是、為了我，非送了你的青春，耽誤了你的終身……」

「不、你別這樣說，我至死也只愛你一個。要說我貪圖過享福的日子，那我當初也早就嫁給他人了。但是、我現在倒有一句話要問你：你現在還愛我不呢？惠！你老實的告訴我，我不希望你再有欺哄我的心……」說着，我張着一雙大大的眼睛望住他。

「你怎的問起這句話來了？親梅！九年，到底不是一個短的時期呀！你怎能叫我丟了你？不愛你？」他俯下頭來在我的額上吻着。

「那你明明是在欺哄我了。」我說：「我知道你現在的心裏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愛我了，我也知道你在打算放棄我，而且我更知道你……，你現在另外愛上了一個姑娘……」說到這兒，心裏又是一陣難受，我說不下去，

覺得眼淚又在眼睫毛上打滾……。

「梅——！」他叫着，把音調拖得長長的。我望着他，等着聽他下面的話，但是、除了他的眼睛裏微微向我露出一種慚愧，內疚和不安的眼光之外，他竟是沉默着，不再說下去。我却鼓足了勇氣接下去：

「惠！請你恕我的無禮，我私看了你的日記，我知道了你……」

惠民聽我這樣說着，並不感到急和窘，只是微微地點着頭。我反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是好，所以、我也只能沉默着。過了一會，他才說：

「我原知道：這是逼得你有今天這次酒醉的行為的主因。其實呢？我的日記原是為了你而記的，也唯有你可以看我日記的人。親梅！是我的不好，請你原諒我，我不應該犯了一個這樣大的過失……。但是、我一點也不想欺騙你。梅！讓我坦白地向你直供：當我在你父親那兒受了這末一個深重的刺激之後，我的神志昏亂了，再加那位密司程又百般地勸解我，安慰我……，我想你是能夠瞭解我那時候的心境的。梅！在一個極短的時期裏面，我確曾有過愛她的心，然而、我又自己明白：我真正愛着的還是一個你。密司程雖然很愛我，但是、我總覺得：她只有減輕我心頭的痛苦的能力，要從她身上寄托我的心靈，却終非其人。梅！讓我再誠實的告訴你：當我的神志最模糊塗的時候，我差不多像瘋狂一般地，只想找尋眼前的刺激以麻醉我的神經。我喝過酒，抽過煙，甚至打過牌，還上過舞場。我恨這殘酷的禮教，我恨這不合理的社會，我恨我的家庭，我恨你的父親，我也恨你！有一次，我甚至想拋棄你，馬上跟密司程結婚。梅！你聽着不要難受，也不要生氣，我可以告訴你：能夠佔有我的只有一個你。即使在這樣昏亂的時候，我心裏還是忘不了你。我甚至在想：如果天真要把我倆分離開來的話，如果天真的要安排我和密司程結婚的話，我也要她終身插一朵梅花直到我死……。噢！你怎麼又在滴淚了……？梅！你別傷心。你再聽我說下去，你一定會感到安慰的。」

「惠！你累不累？讓我去斟一杯水給你喝，好不好？」我自己用手背擦着眼睛說。

「不，還是讓我去好。」他抱着我，輕輕地吻了我一下，把我放在沙發上之後，才走向桌子邊去。他自己喝了半杯之後，拿着杯子走過來，也給我喝了兩口。等到他再回過來時，這一次，我却自動地倒在他懷裏，讓他緊緊地抱着我，吻着我。

「你再說呀！」我催促着他。

「我那時候雖然這樣昏亂，」惠民望住了我的臉說：「但是、這終究是一時的。等到清夜捫心自問的當兒，

我就懊悔我自己的意志薄弱，鄙視我自己的行為荒唐了。一向我立志要做一個好青年，那我怎能受了一點挫折就此墮落了？這樣一想，我這顆心雖然暫時從你的懷裏飛了出去，但不久我又飛回到你的懷裏去了。雖然我知道這樣做對於密司程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我也知道離開密司程是可以的，要離開你却非我良心所允許的了。既然她待我也很好，然而、只不過這末短短的一些日子，那裏及得上你這九年來始終如一的對我的那顆心？梅！請你饒恕我，也請你相信我：我愛着的只是一個你。如果你再看看我最近這幾天的日記，你就可以明白我對你的這顆心了！同時，你也一定肯原諒我這一次荒唐的行為了。不過、事前我没有寫信給你，向你判白，以致害你今天喝了那末多酒，流了那末多淚，瞧……，把你的眼睛都哭得這末腫腫的……，這實在是我的罪惡。但是、反轉來說：我不告訴你我的近况，自也有我的苦衷：第一、我不願意在我們未曾結婚之前，讓你知道這件事；為的我怕刺傷了你的心之後，我無法向你剖解。第二、你總也知道我的個性，我怎肯再寫信到你家裏去？非但我自己太看輕自己的人格，同時也不願給你多添麻煩；萬一我的信給你父親拿去了，他又將會怎樣的罵你呀？雖然我知道你的姨媽是肯幫助我們的，但是、我想到自己的無用，我總覺得十二分的慚愧，所以、我也不願去看她。第三、梅！我太信任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會靜靜地默默地，等待着我的。因為我這兒自從實習滿期之後，我早已斬斷了情絲，一方面我正在籌備設立診所的種種事務。我要咬緊牙關，埋頭苦幹！我立誓一定要在一年之後，把我們的家庭建立起來，在明年的這時候，我們開始可以過一種新的生活。但、我又不願在沒有成功之前，先宣佈我的計劃；為的我怕：如果再遭遇到了失敗，我有何面目見你呢？所以、我只是獨個兒在策劃。為了這幾項原因，竟害你迷失了方向，梅！你還恨我不恨呢？」這是我想不到的，惠民的心裏竟也有如許委屈！那末我有什麼恨他、怨他、惱他、怒他的理由呢？我看他停止了言語，露着一雙火熱的，蘊藏着無限深情的眼睛望着我時，我不自主地把頭湊上去，和他的唇吻合在一起……。一直過了許久，我才離開了他的懷抱，露着感激的目光對他說：

「惠！我感謝你，你仍舊沒有忘掉我。但是、我自己覺得非常慚愧，這一次我竟然會……」

惠民不待我說畢，又雙手緊緊地抱着我，頻頻地吻着我的額角，我的面頰，我的嘴唇……。我只是閉着眼睛，暫時忘掉了心頭一切的痛苦與煩惱，陶醉在他的蜜吻中……。

「梅！睜開你的眼睛看我……」從這一句簡短的言語中，我突然感覺到渾身的血液在燃燒，我感到心臟的跳躍異於平時，我感到我的呼吸在加速，我又感到熱……。唉！這一句短短的言語，它使我下意識的感覺到：惠民將要向我提出什麼不好的要求來了。我不敢張開我的眼睛向他看，但是、他的聲音又在我耳邊盪漾着：

「你為什麼不睜開你的眼睛？梅！親愛的梅！我要你……，你把眼睛睜開來呀……！」

我把眼睛微微地張開了一條縫，偷覷了他一眼。見他凝住了目光，霎也不霎地望着我，臉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神情時，我才把眼睛完全張開了，望着他：

「你為什麼不讓我安安靜靜地在你懷裏躺一會，一定要我看着你？」

「梅！難道說你就不知道我心裏的痛苦嗎？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些什麼？我告訴你：我這時忽又想到了你父親那天跟我說的那句話：「這兒又不是妓院……，」這句話太刺傷我的自尊心了！梅！你給我想：一個潔身自好的青年，可受得了這句侮蔑的言語？哼！我現在在想：什麼是純潔的戀愛？什麼才是高尚的品格？無非是道學家們獵取名譽的假面具吧了。○所謂道學家們，嘴裏說得冠冕堂皇，一口仁義道德，但是，把他罩在外面的假面具揭去了一看，你知道他們骨子裏在幹些什麼傷心害理，卑鄙污穢，寡廉鮮恥，十惡不赦的勾當呢？他們只會拿這些假面具來欺哄，壓迫我們這些傻子。而我們這些傻子呢？平時不敢胡作胡為，偶然有一朝走錯了一步路徑時，就成了不可饒恕的給衆人指責的社會上的惡人了。這樣一想：所謂潔身自好，所謂循規蹈矩，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惠！你怎麼……？我不希望你這樣，你該冷靜一下……」

「不——！你太傻了！哼！祇為了要掙那末一口氣，使我們受了這許多的痛苦，氣惱，到頭來還是聽到了這樣一句污蔑的話！還不如像一般男女那樣糊糊塗塗過日子的好？梅！我問你：你今年幾歲了？我又幾歲了？你知道我……」惠民說到這兒，雙手捧住了我的頭，只是瘋狂似地吻着。我知道他心裏的痛苦，但是、我能不能像他一般讓奔放着的熱情來操縱我們的命運呢？不能！我在他的懷裏掙扎着，然而、在他這二條强有力的胳膊環抱之下，別想掙得出來……」

「梅！你……」到這時，我實在不敢再看他了，因為我從他的眼睛中發現了他以前從沒有過的一種光彩……，這光彩，使我見了感到害怕。天啊！他完全給熱情所操縱了！我感覺到他的心臟比我跳得更快，他的呼吸也更比我短促……。唉！我該如何應付他呢？一個廿七歲的男子……，是我所愛的，我可不可以……」

不——，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如此糊塗！我知道我的背景，我也知道惠民的背景，我們是不應當趁一時的熱情而葬送我們的前途的。○惠民雖然說着那種話，我知道他也不過一時的激情而發發字騷吧了。○等到他冷靜下來之後，他一定會懊悔的。○那末我烏可在他一時糊塗之下，不把握任方針而造成無可補救的遺憾呢？然而、我又想到在這時候，我如黑直言拒絕，反而不能使他悔悟，更要引起他不樂的情緒的，那我應該用什麼方法可以脫離他的

懷抱呢？我沉吟了一下，就張開了眼睛，故意伸出了頭，把眼光射在姨媽的房門口，又伸出了一隻手指指着，輕輕地說：

「惠！你聽……，姨媽在裏邊喚我呢！你別吵，讓我去看看就來。」我說着就從他懷裏掙扎着坐起來。惠果然放鬆了手，讓我站了起來。我隨即輕輕地走進姨媽的臥室。借着外房射進來的燈光，我看見姨媽側臥在床上。我輕輕地踏着脚尖走向床前，聽了一會，不見什麼聲息，又俯下來頭來聽聽，却聽見姨媽發着很勻靜的呼吸聲。我本想不再出去，就在姨媽的身旁躺下算了。但是，我又怕惠民生氣。所以，在床前站了三分鐘模樣，順手從床上拿了一條毛巾乾，又躡着脚步走到外房。在惠民的一旁坐下了：

「惠！姨媽叫我早些去睡呢！」我撒着話說：「時候不早了，讓我看看，喲！怎麼一忽兒工夫已經四點半了？」

「你覺得疲倦嗎？梅！讓我跟你再談一會兒好不好？」

「好……，可是我怕你會太累了。」我望着他無神的眼睛說。從我到姨媽房裏出來之後，我看出惠民的情感已經漸漸地在冷靜下來了。

「不要緊的，梅！讓我記住今天這一晚，這值得紀念的一晚。親愛的梅！我感謝你，你竟然有這種「懸崖勒馬」的決心。我想到了方才那種念頭，多麼慚愧……！」

「這倒不得不歸功於我從小被束縛在這舊禮教的家庭中生長起來的上面。你方才說的一番話，也何嘗沒有道理；但是，我總認為：與其做一個荒誕不經的醉生夢死者，何如做一個現行矩步的好青年。你一時的糊塗也不足為罪，人，又孰能無過呢！就說我，我也覺得非常愧疚，我沒有冷靜的頭腦去應付突發的事變，要不——這一次我也何致會這樣……！」

「這、那裏能怪你呢？梅！這是必須從歷次的困難中去逐漸磨鍊而成的。我倆的年紀到底還輕，人生的經驗到底缺乏……，遇到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就難免要改變生活態度甚至趨向墮落的路上去了。我慚愧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惠：我希望以後起在任何嚴重的磨折下，我們更要互相緊緊地擁抱起來。多一次打擊，多加強我們一分搏鬥的勇氣才好。」

「是的，我想以後起——我是說：在我們未來的一段人生道上，當然免不了有更多的障礙與磨折，我們却不能再像這一次這樣胡亂行動了。你的話說得對，我們更要互相緊緊地擁抱起來。二個相愛的伴侶，達到了什麼困

難，也惟有相互合作，才有克服困難，卒底於成的一天。」

「惠！我現在的心裏真高興，你仍舊為我所有，我也是永遠屬於你的……」我說着，拉住了惠民的一雙手，一同從沙發裏站起來。我把沙發的套子拉拉齊整，把墊子拍拍鬆，放在沙發的一頭，才笑着指着天空向他說：「惠！你瞧：天已經發着魚白色了。對不起！就請你在這兒權且躺一會吧。」

惠果然聽從了我的話，橫倒身子睡了。我給他脫去了皮鞋，把方才從姨媽房裏拿出來的毛巾就覆在他的身上，又俯下頭來在他的額上吻了一下，看他的臉上露出一個疲倦的，却又是快樂的，安靜的笑容，我才走到門框邊，把燈熄滅了，躡着脚步走進姨媽的臥室。

十六
枝棲

自那次酒醉之後，我的生活上又起了一個變化，我和惠民之間的芥蒂，雖然已經完全解除了，但我和父親之間的感情却更形惡劣起來。他曾在姨媽面前露出他不願意我再回家去的意思。當我把這意思告訴惠民之後，他激於一時的氣憤，也曾想採取一種激烈的態度，他說：

「你不要你回家去，你就暫時在你姨媽家裏住一時吧。我設法在最短時期內，找到一間屋子，不管大小，祇要有一間就好了。在這時代，在這時局，我既沒有力量鋪排，我也顧不到一切了，讓我們這二支白蠟似的生命，溶合在一起吧！反正我們已經超過了我們自主的年齡，就是這樣幹，他總也奈何我們不得。」

但是，當姨媽知道了惠民打的主意之後，她却大大地反對。到底她年紀大，閱歷深，她給我們提出了我們不曾注意到的一點，她對我說：

「依你們的年齡講：當然你們這樣做，他也不能來干涉你們。但是，淑華！你就不知道你父親的脾氣？他的性情固執而剛強，而又同時喜歡人們奉承他，拍他馬屁，那末他心裏就高興了。他說不要你回去，也無非在發怒時候說說吧了，你們也不能當真的。我想：你如果能再忍耐一次，好好兒地讓我陪着你回去，向他賠個不是，讓我也向他討個情，我想他這一個臉面總要給我的。至於你們想就此和他鬧翻了，那恐怕不大妥當吧？萬一更引起了他心頭的怒氣，他倒在報上登一個說你跟了惠民私奔，聲明他和你脫離父女關係的啟事，你想：你們的前途，不就毀在他手裏了？真正觸犯了他，我想他會這末來一下子的。孩子！你們的年紀還輕，你們前面的日子正長，聽姨媽的話，再忍耐這末一次吧！再說：惠民的兄嫂們又多，你如果不冠冕堂皇的嫁過去，將來……，你受得了她們背後那種譏笑和輕視嗎？多的日子你也忍受過來了，好孩子！你就再吃虧一次吧！」

聽了姨媽的一篇大道理之後，我覺得她說的實在很對。所以，我就告訴惠民：我決定讓姨媽陪着我回到家裏去；我說我為了他，我甘願再忍受任何痛苦和壓迫的。在無奈何之下，惠民也祇能同意我們的辦法。所以，我在姨媽家裏住了幾天之後，我就跟隨了她回到自己家裏去了。

在我的想像中，我這次的回去，恐怕父親會用一種更嚴厲的態度對付我，也許會更拍枱擊桌的把我罵上一頓，我真有些懊悔回來了。不過，虧了姨媽的幫襯，給我說了許多好話；說一切總是我年紀輕，不懂事；說一切總得看在她的份上……。所以當時父親倒也並不把我責罵。但是，他心裏對我的惡感，當然更深了。他每天沉着臉不給我一絲笑容，我勸他，他不理睬我，我問他，他也不回答我。我看着這種情形，只能把無限懊惱痛苦，盡

向心底深埋；把將要流出來的眼淚，重向肚裏倒流……！我不願在姨媽面前訴說我没有忍受痛苦的勇氣，在惠民面前，却說我過的生活很好。

現在值得提出的，就是：惠民已經在八月一日正式掛牌了。診所設在XX路康貽公寓，和王醫生，再有一位趙醫生在一起。那地方却是趙醫生設法去頂下來的。他在掛牌之後，靠了朋友的介紹；診務倒也十分忙碌。他說：生活已經安定多了，說他把全部的收入積聚起來，不敢多耗費一塊錢；說在明年這時候，我們的希望，無論如何一定能夠實現，叫我不難受；說明年這時候……

至於家裏呢？也有值得提出的一件事，那是父親想到我結婚之後家裏沒有人照顧的一點，所以，他就在朋友的慫恿介紹下，重又娶了一位姨媽，是一個四十多歲沒有子女的寡婦。並不舉行什麼儀式，只是在祖宗面前祭祀一番，邀幾個近親至友吃了一餐就算。那件事是在我回到家裏六個多月之後辦的，那時節已經過了冬天，是又一年的新春裏了。

在新姨媽來了之後，父親對我的感情，並不因此而好轉。我在這家庭裏，像隻多餘的一員。他們夫婦父子，有說有笑的，而我就不能融洽在他們之間。最使我難堪的，新姨媽並不知道我的一切，而父親却一箍腦兒的告訴了她。於是、我聽到的是：一些冷言冷語，我所嗅到的是：那樣窒悶，那樣孤單，那樣難耐的氣息。好幾次，我想把我心頭的痛苦訴說給惠民和姨媽聽，但、想到惠民正在獨力奮鬥的當兒，我實在不應該再把他向前的身子望後拖；想到姨媽說的多的日子也忍受過來了的一點，我終於把將要出口的言語重新嚥了回去。但是、有一次，我終究把我在腦筋裏想了已經有好好久的要到外面去找些工作來做的念頭說給姨媽聽了。這原因：一半當然為了要避免那種窒悶的空氣的侵襲，一半我覺得我不應該讓惠民獨力去支撐，我自己應當要想法子去賺一些錢來購置我們自己必備的東西。所以我說給姨媽聽，無非希望她能為我向父親傳言一聲；想不到這一次，父親倒應允我了。於是、我就忙着看報上招聘欄裏的廣告。然而，看看那些廣告上的條件，使我非常失望，非常痛心！他們所要聘請的，不是學術高深，經歷豐富的大學畢業生，甚至留學生，就是要面貌秀美，口才伶俐，甚而要善於交際的年輕女性，前者、我既夠不上資格，後者、我也不願看輕我自己的人格。每天，我只能焦灼失望中挨度過去。可是，機會終究來了。有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了一個文化機關要聘請三位女書記的廣告；廣告上的條件不著重於一張文憑，而只需「書法清秀，能擬文稿」者就可以；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去應徵。一星期之後，回信來了，約我在某一天的上午去面試。

我懷了一腔興奮喜悅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那個文化機關的辦公處，射進我眼簾的是：那末多穿得花花

綠綠的姑娘們，約摸有一百多個，而且、復我而來者，還在絡繹地進來，我不禁怔了一下：在那末多應徵的人數中只錄取三位，我的希望總是多餘的了。何況我又是第一次的嘗試？我那顆心跳得失去了常規，我的腦筋也昏亂到極點；我不知道還是等候應試的好，還是馬上退出去的好？就在這一剎那，我聽不出那個考試人員說了一句什麼話，不由自主地，我雜在許多人裏面，走進了一間非常寬大的屋子，裏面有桌椅擺着，我們就接着次序坐定了。○接着是發下一個文題，文言文和語體文隨作的；另外，又命用毛筆鋼筆各抄繕一篇他們指定的稿件。○在那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才好。○我抬頭看看這許多應徵的人數中，她們都在低頭凝思，有的已經在落筆起草了。我望了一會，才也低下頭來，握住了筆作了一篇。然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究竟寫了些什麼。○等到筆試完畢，我們又被口試了一番。○可憐我的神經始終是在緊張狀態中，我的心也老是在作劇烈的跳動！這種情形，直到我離開那個地方，回到家裏，躺在床上之後，才回復到我平日的心情。

可是、到了第二天，這顆心又在作一種急切的期待；期待一個佳音的到臨。一天，二天……，四天，五天……，一個茶役模樣的人送來了一封信：

「……所有應徵人數中，閣下為錄取人員之一。○月薪暫定為叁百元，請於明日上午九時來本處辦公……」
是期待中的佳音，但、等到這佳音真正臨到時的剎那間，我又變得昏亂了。○我拿了這封信，交給父親看。○我想：父親花了許多錢，栽培我，教育我，直到現在，我才能取得一個機會去利用我的知識，父親也一定很歡喜吧？然而、父親看了看信，並不露出我想像中的一種快樂，他仍舊擺出一副嚴肅的神情，用一種沉著的語氣，教訓我說：

「第一次的嘗試就給你成功，這是你的僥倖，不要自以為本領高而就此驕傲呢！再說：這種時勢，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拋頭露面的……，唉！仔細別上了人家的當……」

我開始去辦公了。○早上八點半出門口，下午五點半回來。○辦的公事也很隨便，無非是抄寫抄寫，有時擬擬文稿而已。○我開始認識了二位新的朋友，就是和我一起錄取的二位。○一位是居佩方小姐，一位是童逸文小姐。○她倆樸素誠懇，沒有一點時下摩登女子的氣習。○為了佩方和我是坐在一隻辦公桌上的緣故，所以我們在不久之後，竟建立了我們一個最懇摯，最真誠的友誼。○我和她是同年齡的，而她却比我早生幾個月。○有許多地方，她比我幹練，比我老成，因之、無形中，她倒變成了我的一個姊姊了。○她會時常叫我帶一件外套，免得晚上回去時着冷；她也時常會叮囑我晚上早些睡；（因為她知道我晚上還在縫製一些枕套和襯衫褲等）漸漸地，我們從普通友誼進而成為無話不談的膩友了。○我也毫無隱瞞地在她面前訴說了我的一切。○她在知道我的身世跟我和惠民的事情之後更

給予我許多勉慰和體貼。我們時常在下了辦公室之後，（那時天氣已在漸漸地熱了，白天的時間已經長了許多，所以，我們也不急着要趕回家去。）挽着手，緩緩地在一條清潔的，冷靜的霞飛路上走着，有時候，我們只是讓一種無言的感情聯繫起來，可以走完一條霞飛路而不說一句話；有時候，我們也滔滔不斷地商量我結婚時所需備的一切。她會跟我說：那一塊料子，又便宜，又美觀，又大方，可以值得買；那一件東西却是房間裏所不可缺少的；諸如此類，她確是給予我不少幫助。

看了她那種善於體貼，善於設計的模樣，使我心裏在感到一種快慰之餘，隨着引起的是一種懷舊的情緒，我想起了遠在他鄉的璧姊。在最初，我們猶音信往還，但，不久我們就隔絕了消息；我一連寫了好多封信，却得不到她的回音。直到最近，她才托了一位友人帶來了一封從四川一個偏僻的鄉村地方寫來的信：說她屢次在路途上的奔波跋涉，使她到了那個小地方，害了一次很嚴重的疾病，現在，雖然已經脫離險境，不過，身體仍很軟弱；說她懷念上海的友人，以及我和惠民的事情；最後，她說：在她的猜度中，我們也許已經結婚了，祝我們創造起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

我想起了往年我和她天天見面的狀況和她幫助我，安慰我，鼓勵我的種種情形來，思念她的情緒，竟是與日俱增，却又苦於無從見面。同時，我也想到避走在香港的鶯姊姊的一家，他們總以為香港是一塊最安全，最舒服的樂土，但是，那裏想到，太平洋的烽火，把他們又從這一塊樂土裏轟了出來；也虧了他們的經濟寬裕，所以，只耽了一點虛驚，毫不困難的現在已經到了重慶了。而這些消息，却是輾轉從父親一位朋友那裏傳來的。

不想就在這時候，姨媽家裏却發生了一些事。自從姨夫到了內地之後，為了交通的不便，每一次總是費了許多的時間，經了很多的週折，才能接到姨夫匯來的小數款項。而姨媽家的二房東呢？為了要趁這時期想賺一筆錢，所以，有趕走了姨媽把房子出頂的企圖。因此，這一時期，姨媽也正為了這而在愁思苦慮；不想，恰在這時，却接到一個姨夫從桂林發來的電報，說他在害病，無人照料，囑姨媽儘可能早日動身。姨媽接了這電報，真是憂急萬分，在無奈何之下，她接受了二房東的請求，（二房東貼她一千塊錢的搬場費）就此，把一些不要的器具變賣了些錢，把一些箱子等寄放在我家裏；打聽好了出發的途徑，急急匆匆的，她就走了。在臨走前的一天，她是住在我們這兒的。這一晚，我和她真是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訴不完的雜情別緒。我哭着，姨媽也哭着……直等到父親跟姨媽已經上樓去睡了，我們還是不斷地在談着。後來，還是姨媽把我接在她懷裏，一隻手握着我的手腕，一隻手却輕輕地撫弄着我的頭髮，用一種低低地最親切的聲調跟我說：

「我知道你心裏的痛苦，我原想：你的媽不能看着你出嫁，我總得盡我做姨媽的責任，幫着你把這一件事幹

好。可是、孩子！這是無可奈何的，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你別傷心，也別再哭泣了，好在、我相信不久之後，你的生活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轉變了。淑華！望快樂的一方面想，惠民不是竭力在找房子嗎？他不是說在八九月裏，至遲到年底，無論如何得把這件事辦妥嗎？有他這樣一個人在當心你，保護你，我姨媽即使不能在你身旁，我也是十分放心的了。所不安的，就是：我這幾年來，手頭老是不寬裕；戰爭毀了我的家，毀了你姨夫的事業，在得不到你姨夫匯款的時候，我只能把我的一些金飾變賣了錢來應付日常的生活，所以、到現在，孩子！我覺得很慚愧，我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只不過、平常出去時候給你買了幾段料子，你可以做做衣服，一些化粧品，可以放在梳妝台上應用應用……別的……，真是力不從心了……唉！好孩子！別哭了……！姨媽將來還是要回到這兒來的，我們也該去睡了！

那一晚，我心裏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我等姨媽睡熟了之後，悄悄地起來，打開了抽屜，拿出了一疊鈔票——那恰巧是白天發下來的薪水。我在回到家裏之後，曾把這筆錢交給姨媽，（我怕她帶的路費不夠多）可是、姨媽無論如何也不要——這時，我就把這筆錢塞在她隨手拎的一只皮包裏邊。等到把這件事幹好了，我才覺得良心上稍為有點兒安慰似的在姨媽的身旁躺下了。

自從姨媽走了之後，生活並無多大變化。我仍舊早晨出去，晚上回來。我把每個月領到的薪水，（現在已經增加為三百五十塊錢了。這數目，在當時也算是很可觀了。）仍舊三分之一交給父親，其餘的就把它積聚起來。當然，我也花了很多錢買了許多東西，大者如牀氈，窗簾，小者如面盆，花瓶之類。自我找到工作之後，父親對我的行動已不加管束，對我完全抱放任的態度了。所以、達到星期日，我就和惠民倆，按照了報上的廣告到處去找房子，連帶也看看傢具。然而、在這時期，聽到了「找房子」三個字，真是令人最感頭痛的一件事。一間小小的屋子——當然不會使人滿意的囉——一間，却都要二三千塊錢的頂費。我們不能貿貿然的在房子上就花了這末大一筆款子，所以、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我們還是在等待一種偶然的機會；那是說：我和他雙方都托了朋友，最好出一筆不很大的數目而能有一間相當滿意的屋子。機會終於來了：

那一天，我到了辦公室，同事童逸文已經先我而在了。她一看見我就說：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表姐左邊的鄰居，不久前和太太離了婚，現在有意要把一間客室樓出租。可是、他並不以此賣利，所以、條件訂得相當苛；既要人品高尚，又要人口簡潔，並且還要是知識界中人。如果有這末一份人家，他倒願意不收一文頂費；因為除了一個女傭之外，只有他一個兒，無非想藉此作個伴吧了。我昨晚在表姐那兒聽到了這個消息，一早趕來告訴你，我們請半天假，讓我陪着你馬上去看看好不好？」

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和逸文倆坐車趕到X×路。只見是一種舊式的弄堂房子，里弄高稱整潔。我們走進了X×號，在女傭的通報下，隨着走到樓上會見了房東唐先生。我一走進去，就先注意房子，那是粉刷得不久，門窗和板壁，都髹着白漆，很寬深，很明亮的一間方向朝南的屋子。一看之後，我就很滿意。於是，我向逸文點了點頭，她就我們的來意向那位唐先生說明了，又把我和惠民的歷史簡略的介紹了一下，想不到那位唐先生倒非常爽直，他一口應允了，可是，他說：

「我準定租給你們，不收一文頂費，房租就算了一百塊錢吧。但是，我自己如果需用的時候，你們得仍舊歸還給我的。」

這是第一次我不和惠民商量着幹的第一件事。我當時就付了二百塊錢的定費，拉了逸文的手，興沖沖地退了出來。

在我們感到最最麻煩，最最困難的一件事，想不到就這樣子順利的解決了。而且，連頂費也沒有花費掉，那能不使我高興到極點？第二天我又拉了惠民去看了一次，他也非常的滿意，快樂。在回出來時，他還稱讚我這件事辦得多能幹呢！

接着，我們就自己擇定了十月十四日為我們結婚的日子，由於他朋友的介紹，租定了金門飯店八樓作為我們結婚的地點。那一年，他是二十八歲，我是二十五歲。但、依照實足年齡計算，距離我們二十七歲和二十四歲的生辰，還差一個多些月；而我們誕生的日子，却同是在十一月裏的最後一天的。

在擇定了結婚的日子後，照我的意思：我們結了婚，我應當仍舊去工作；因為三百五十塊錢，到底也不是一筆少的數目。惠民的診務，雖然很忙碌，但、他的收入，却沒有一個固定的數目，而且生活程度又是不斷地在上漲，萬一靠了他一人的工作而不能維持生活時該怎麼辦呢？但是、惠民却不贊同我的辦法。他提出了幾項理由：第一、他說家裏的雜務沒有人管理。第二、他說他喜歡我親手煮菜給他吃，如果我去工作的話，他的理想又給打破了。第三、他說：在聲請中的電話，如果裝置好了，家裏必需有一個人接電話，才不致耽誤病家，妨礙業務，這一點、他認為是最重要的。第四、他說我近來白天晚上都忙着工作，已經夠辛苦了，正該好好兒地休息休息才是。第五……，總之、他不願意我再去工作。所以，在我們結婚的三星期之前，我終於把我的職務辭掉了。

十七 新婚

我該用一些什麼字眼來形容我那一天心境的變化才合適呢？那一天——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是我和惠民的生命史上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天！驕傲、喜悅、興奮、輕鬆、再夾雜着一些驚惶、恐懼、與一種無名的感情，充塞在我的心田。

午後二點鐘，我和惠民倆，由男女僕相陪着，帶了二個天真活潑的小天使，一輛汽車開到了大同照相館。（那是惠民的一個病家，特地把他的自備汽車借給我們這一天用的，那時候的上海，汽車已經很少很少了。）到了照相館，時裝店裏的影計，已經等候在那裏了。我們就露着一種無言的微笑，默默地穿上了禮服。當我穿着定當，在鏡子裏發見了一個潔白的、華麗的、背後拖着長長地一塊白紗的身段時，一霎那，我感覺到我自己是這世界上最最美麗、最高貴、最聖潔、最榮耀、也是最快樂的姑娘了！不，我簡直把自己比作一個無憂無慮，超塵絕俗的仙女了。我好像覺得我是處身在一個清幽安靜的仙島上，不知世界上有所謂痛苦、煩惱……，然而，只是一霎那，當我的思潮還停留在這種幻境裏時，却給一個影子闖進來，把我的幻想打破了。我從鏡子裏發現我的背後站了一個人，喲！那是惠民呀！

他穿了一身黑色的禮服，又尊嚴，又華貴，臉上却露出了一個我以前從未看見過的笑容，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說：

「梅！你都已預備好了？我們現在就去照，好不好？」

「好……」我掉轉了頭去投給他一個喜悅的眼光。

就在許多次耀眼的鎂光照射之下，我和惠民留下了幾幀永不磨滅的儂影。

從大同出來，不一會工夫，我們已經停留在金門飯店八樓的電梯門口了。一大羣熟悉的臉龐，包圍在我們的面前；當我聽見每一聲「恭喜」時，心裏說不出究竟是喜是羞？只覺得臉上熱哄哄地，心裏焦辣辣地……

當我們走過禮堂時，我向裏面瞥了一下，只見亂糟糟地，有很多人。在人羣中我發現了父親與新娘娘，也發現了惠民的母親，大哥大嫂與四哥四嫂們。他們都以主婦人的、家族的身份，露着喜氣洋洋的態度，週旋在賓客之間，但、我又靈敏的感覺到：父親的眉目間，隱藏着一種不滿的神情，惠民大哥的笑容裏，似乎夾雜着一些牽强的意思……這是什麼原因呢？在我喜悅的心靈上，忽又蒙上了一層不樂的情緒，可是，只有一會兒工夫，當我看見另一批熟悉的人，走過來向我道賀並跟我握手時，我心上又充滿了一片快樂；我微笑着隨着惠民、走進了

正對禮堂的那個小房間，房間裏擁進了賓相和孩子們。

這時，一陣興奮而又抑揚，愉悅而又輕快的結婚進行曲，在這地傳來，透過了門縫，送到我們的耳邊……不知是誰，把頭探進來，急促的說了二句：「你們都預備舒齊了？男賓相和新郎可以出去了！」之後，就掉轉身子走了。

接着，我看見惠民走過來，在我耳邊低低地說了一句：

「你千萬別心慌！」說了後，他就隨了那位男賓相走出去了。

心臟的高速度的跳躍，使我無法鎮靜下來，我感到我的手在微微地發抖，我又感到驚慌，感到畏縮……。要不這時候來了佩方，陪伴在我身旁，我簡直急得不知怎麼做是好。

不一會，我又看見那個洒花的女孩子，拎着一隻小花籃在走出去了。又一會，我看見那位女賓相跟我笑了笑，也走出去了。這時，佩方却走過來，在我的臉部上，又施了一些粉。

現在，正對那個大「赫」字的那扇門，已經開直了，只等我站起來……。我看了看身旁，除了佩方之外，只有那個拉紗的男孩子和他的母親了。突然，從外面送過來這樣一句：

「請新娘入席。」我望了望佩方，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我竭力鎮壓着自己，小心地，捧着那一束康乃馨，緩緩地，跟隨着琴聲的節奏，一步一步地……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長的一條路，好像永遠走不完似的。隔着面紗，偷偷地把眼睛向左邊看了看，左邊是我們家的賓客，他和她們的臉上，都露出一種看劇時的神情注視着我；我也看見有幾位女賓在竊竊私語。我又偷偷地向右邊一看，看見有許多完全陌生的面孔，也看見有幾個面龐是我所認識的，那是惠民的同學，和最近認識的由病家變成的幾位莫逆的朋友。

「瞧！新娘娘多美，可是，為什麼沉着臉不笑一笑呢？」忽然從這一羣熟識的面龐裏面，高聲地拋過來這一句。我知道他們想引我笑，我就趕快把眼光收轉來，向前面望了望，喲！怎麼走了大半天，前面還有一長段路？一步一步……（我心裏却在想：只要是在走，那怕再長的路，不會走不完的！）漸漸地，我看見在我前面的那位賓相已經站定了，我也一步一步接近惠民們站立的位置了，這時候，不知誰又送過來這樣一句：

「新郎等得好心焦，現在看見新娘來了，笑得多樂呀！瞧瞧！新娘娘也笑起來了！」

我站在惠民的身旁了，我彷彿看見他曾回過頭來看我一下的，我怕那些人又要笑我，趕緊把頭低下了。接着，我鎮靜了一時的心情，又變得慌亂起來了。我覺得我好像變成了一架機械似的，在司儀的命令下，打印子，調戒子，一次又一次的鞠着躬……、四週却傳來了許許多多取笑我們的言語。直到那司儀喚出：

「請證婚人致詞：」的一聲後，耳根邊才覺得清靜下來。

我抬起頭來朝正中看了看，一位灰白頭髮的長者，戴着一臉溫霜的笑容，開始輕輕地說着對我們的頌詞，那是惠民的老師，刁信德醫生。

隨着，我又聽到了介紹人的頌詞和來賓致詞，二位主婚人，一句話也沒有說。來賓致詞的那位先生，是惠民新交的朋友，他說了一番賀詞之後，又說了許多諛諧的調笑的言語，以致引得滿堂的來賓都哄笑起來。在哄笑聲中，聽到一聲：

「新郎新娘向來賓謝禮。」又聽到一聲：

「禮成！」之後，我和惠民才像得到皇恩大赦似的，趕緊挽着手勝退下來。

然而——二旁的賓客却仍舊不肯放鬆我們，他們蜂湧過來，把五顏六色的紙屑和紙條，像雨點似的向我們頭上洒來……

忽然，在這些拋擲過來的紙屑中，我嗅到了一股辛辣的胡椒氣味，我一個念頭轉到：一定是惠民的朋友們在惡作劇了！我趕緊把手閃住了嘴和鼻子，正想通知惠民跟我作一樣的防禦時，他却已經接二連三地在打着噴嚏了。

接着是崩裂開來的一連串笑聲和一大片掌聲，惠民就在笑聲掌聲相互的響應之中，在不斷地「阿嚏！阿嚏！」之中，挽着我奔進了房間……

X

X

X

靜寂的夜，朦朧的夜。我微微地感到臉上在發燒。放在中間桌子上的花燭，祇燃剩二寸左右了，燭芯上端，却結着一對很大很大的火花。我的心裏却有一種類似寂寞的感覺。

這時候，我坐在桌子旁的一張椅子上，位置恰巧對着梳妝臺的那面圓鏡子；我看了看鏡子裏的我，發現我與方才又是一個樣兒了：我穿着一件紫紅色的旗袍，襟上釘着的那一朵珠花，在燈光燭光的照耀下，顯得更潔白，更晶瑩了。我又看見我的兩頰紅噴噴的，我就想到：方才在這席上被惠民的朋友們捉弄着，一定要我宣佈我們戀愛的經過，我不肯說，結果却以罰酒三盃了事的那回事情來，啊！一想到這些，我覺得臉上的紅暈更深了！我又想到把這些朋友們送走了後，為了惠民的四哥和他結算帳目時，（當天的帳目，是由他的四哥經手收付的。）由誤會而引起的他們倆弟兄爭吵起來的一點，方才那種寂寞的感覺，頓時變成一種悵惘，繫上心頭來了……！

我的面前出現了方才的一幕：

惠民的四哥，像瘋狂一般的跪倒在我們的床前說：

「你要明白：我們終究是同胞弟兄啊！你娶了太太，難道說：就不要弟兄了？我今天非得把帳目和你結清楚不可，以後我們不來往也使得！惠民！我告訴你：我做哥哥的，決不會從中撈一點好處的，我現在就罰誓給你聽；我徐新民要是對今天的帳目，有一點含混的話，我將來就不得好死……」說着，他就像一個受了丈夫委屈的婦人似的，撲在我們的床沿上哭了……！

惠民的母親和四嫂們，看見他這種瘋瘋癲癲的模樣，趕着過去拉他，一面對惠民說，說他喝醉酒了，叫惠民別去理他，但是、惠民露着一臉懊喪的神氣，向他的四哥說：

「你這是作什麼呀？我方才也只是問你：由我收着的一筆禮，你有沒有記上去，那也是為的我怕你乾不準數目呀！我又並沒有說你什麼，你又何苦這樣子呢？你既說我們是同胞弟兄，那末你做哥哥的就忍心要在兄弟結婚的一天，鬧一些掃興的事兒嗎？」

可是、他的四哥却並沒有聽了他的話而停止哭泣，相反地，他哭得更厲害了！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終於由四嫂把他拖拖拉拉的哄回家去了。

想到了這一幕，覺得胸部悶沉沉的，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似的不舒服，我不自主地把手撐了起來支着頭，凝視着這一對放射着炫目的火光的花燭發着呆……。

凝視着，凝視着……，突然，一個身世淒涼的念頭，又悄悄地掩進心房：即使今天這一天，是在我的生命史上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然而、我只看見父親不滿意的神情，（現在我已知道原因了：為了惠民在介紹人的面前，說過不願意「回門」的話，以致父親在生氣。）却看不見母親或是姨媽的一個笑容，甚至連同胞手足的鶯姊姊，或是情誼相投的璧姊，都不能來參加我們的婚禮，那得不使我有種悵悵寂寞的感覺呢！

然而、我不願讓這種感覺，老是盤踞在我的心靈的一角，我得設法把它排遣掉了才好。我抬起了頭，把眼光又射到了鏡子上。從鏡子裏看到房間裏的一角，我發覺這兒的一切，都呈現着一種新的氣象：整套的傢具都是漆着翠綠的顏色，甚至連窗簾和臺布等的色彩，也都與傢具調和成一片。啊！這些都是惠民和我倆悉心計劃之下的成績。從鏡子裏看不到的另一角，我就把身子掉轉去巡視一下，只見：床上疊着一對對我自己親手繡製的精巧的枕頭，鋪着一條條顏色鮮豔而又柔和的被頭……，看到這些，方才那種不自在的感覺，恰像一個頑皮的壞東西，

闖了禍生怕被人發覺一般，已經不聲不響，從我的心房裏，悄悄地溜出去了。

我自己獨個兒微微地笑着……我的眼睛，却又轉到裏床邊小儿上的那隻翠綠色的小鐘上面了。嗚！已經一點半了！惠民陪了他的母親和嫂嫂們去叫車，怎麼去了要半個鐘頭了，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呀？

我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呵欠，站起來走到鏡臺前，卸下了那副耳環，把二三塊嵌刺在髮根裏的花紙屑檢了出來；又走到窗邊，拉開了窗簾的一角，向天空望了望，天空却有一個圓圓的月亮，高高地照着。

這時候，已經深秋了。夜風吹上身來，使我微微地感到一些冷意。正在這當兒，我聽見前門響了一聲，向天井裏望了望，果然是惠民；等我回過身子再朝房門口望着時，却看見惠民跨着輕快的步子，把二級樓梯併作一級的在奔上來了。他笑着，跳着，奔到我面前，把我一雙手緊緊地握住了說：

「梅！你等得心焦了？嗚！風很大的，你幹麼站在風口裏？」

「我在看月亮……」我旋轉了身子，重又拉開了窗簾，毫無顧忌地把頭倒在他的肩上說：「你瞧：月亮圓得多麼可愛！」

「這是象徽什麼？你說呀！梅！」他也抬起了頭，向月亮看了看，隨着低下頭來吻着我的額角問我。

「象徽我們今……」我不好意思再說下去，我只能把這一句言語噙住了。

「怎麼又不說了？梅！站在這兒不好，風太大了，我們還是把中間的窗子關上，閉旁邊的一扇吧。」惠民說着，我就幫着他拉住了窗簾讓他關窗。不想就在他把二扇窗子向裏關上的當兒，一陣很大的風吹進來，我和惠民都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寒噤。等到他把窗關上，回過身來想去關邊窗時，却發現左面的一支花燭，已經給風吹熄了！

「嗚！」我脫口喚了出來。

「怎麼啦——？梅！別放在心上，本來我不希罕這種東西，都是媽的主意……」惠民一邊說着，一邊走過去把窗關了。我也就走到桌子邊，正想把那支給風吹熄了的花燭拔下來，到另一支上去燃點時，却給惠民阻住了，他攙着我的手說：「隨它去吧，讓這一支點着，不是別有情味嗎？梅！今天這一天，你已經夠辛苦了，讓我抱你到床上去休息一會吧。」

他說着，果然把我抱了起來，走到床前，輕輕地把我放在床上，又把我腳上的皮鞋脫了，他自己却走到房門邊去了。我看他那種體貼我、安慰我的神情，心裏不禁一陣子感動，但、心頭上的陰影，却終無法去除掉。我想到了父親眉目間那一股不滿意的神色，他大哥帶着牽強的笑容，再有……，方才在金門「見禮」時，他大哥堅持不

願出席相見的一點，和方才在這兒，他四哥喝醉了酒，哭着吵着的那回事，末了，我當然又想到眼前前花燭給風吹滅的這回事了！啊！這些這些，把它們一一的連貫起來，我既然不願意給惠民再加添一點煩惱，可是無論怎麼樣，我總覺得心裏有一種難以言宣的苦悶：他們這種行為，不是明明在輕視我嗎？還只新婚的第一天，就以這種態度對我，那以後的日子……

我簡直不敢想，也不敢拿我這種感覺表現到面部上來，當然我也不願意讓惠民知道我有這種感想……惠民却完全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似的，把方才那些事，都拋得乾乾淨淨了，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那些事情一樣。（哦！他會不會跟我一般，為了要安慰我而才這樣遮掩着的嗎？）他笑着躺倒在我的身旁，羞得我臉上一陣子熱起來……○我想到我只有在幼年時期和母親睡在一起過，雖然難得也和姨媽一起睡過，却向來是獨自睡覺的，而今晚……，想到惠民終究是一個男子呀，他……，想到他……，我不禁把上半個身子豎了起來，惠民却似乎知道我的意思了，他露着一臉愛憐的神色，輕輕地把我的身子拉下來，又低低地說：

「梅！你不用害羞，我已把房門……」他說着、竟又把他的的一隻手塞在我的頸項下，讓我的頭枕在他的胳膊上面，向着我只是笑……○

他是笑得那末天真，那末嬌憨；我看着他的笑容，心裏原來的一腔抑鬱，和方才一時間的羞愧，無形中都變得煙消雲散了。他的眼睛仍舊瞬也不瞬地盯住了我望着，我倒給他望得又不好意思起來了。我把身子望下面稍稍縮了縮，像小時候在母親懷裏撒嬌一般地，把頭鑽在他的腋下，輕輕地說：

「惠！你為什麼老是瞧着我？你又不是不認識我的？瞧得人家怪……」

「別躲起來呀！」惠民一面說着，一面在我的腰部呵着癢：「抬起頭來，我有話跟你說呀！」

「那末你不許再呵我癢……」我格格地笑着說。從他的腋下抬起了頭，向他望着，他却趁勢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

「梅！你今天真是美極了！」他說了這一句，忽然伸手在床邊的電燈開關上按了一下，房間裏頓時暗了許多，只有那一支花燭上的火焰，一閃一閃地發出一種微弱的光芒。房間裏的情景，啊！真是幽靜極了，甜美極了！我快樂得幾乎要喚出聲來，却不道給惠民搶着說去了：「你瞧：這不是很有詩情畫意的嗎？」

「唔！真不錯！惠！我心裏真快樂呀！」

「我想，我比你更要快樂。」

「為什麼？」

「為了你長得美！」

「唷！你又在取笑我了，再是這樣，我要不跟你好……」

「真的，不跟你取笑，這不是我一個人說的，方才許多朋友們都這樣說……，啊！我怎麼說呢？我心裏真高興，真驕傲，他們說我那一世修來的福，娶得了這樣一位美貌的太太。但是、他們還只看到你的外表呢！要是、他們知道了你是怎麼樣的能幹時，不知他們還要怎麼樣的羨慕我呢！不錯，從今天起，梅！你是我的太太了！你說：你心裏樂不樂呀？」

「跟你一樣，惠！你心裏怎麼樂，我的心裏也是怎麼樂！」

「我記得以前曾說過：不知能否以現在的苦，去換得未來的甜。現在——這希望終究實現了！我相信：我們以十年之間嚐到的痛苦的代價，去換得未來的快樂，這快樂將是可貴的，永遠的！你說：是不是？」

「哦！時間也過得真快，十年……，已經十年了！惠！那時節，你也祇不過十九歲，我却祇有十六歲呀……！不知怎麼，真是神使鬼差的，把我們碰在一起，我們又會大家愛上了，真是怪事！在這十年裏面，人事的滄桑，世態的變化，處處令人感喟無窮，僥倖我們却還是在一起；而且、到今天，到此刻……，我們居然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解放，達到我們十年來早夕所希望的目的；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快樂，值得我們慶賀的……」

「然而、我終不忘掉：你十年來，為我忍辱受苦的那番堅志，十年來始終愛我的那片心意……。要不、在這一一次一次的波折之下，我們也早已勞燕分飛的了！越是為了你這樣，越是覺得我不能沒有你！梅！親梅！你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源泉，你真是我心愛的不能丟了的寶貝！從今後，你可以幫助我，創立起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你可以幫助我做許多救濟人類的工作，完成我往日的心願。寶！要是我現在失掉了你，我恐怕我將一天一刻都不能生存下去了！」惠民把枕在我頭下的那隻手，輕輕地拈弄着我的耳朵，另一隻手，却緊緊地抱着我，讓我的身子貼近在他的胸前。他那種興奮的言語，說到末了，却變成一種夢幻似的口氣了！一聽到那種低沉的，夢囈似的口吻，竟也把我的思想，拉到憧憬中去了。

「真的嗎？惠民！我可以幫助你做這種偉大的、救濟人類的工作嗎？啊！我想我的能力也許太薄弱了，我怕我不能給你什麼幫助……」

「不、你有這種能力的！而且、我認為：一個人的能力倒在其次，最要緊的，還在於一個人的有無這種為人服務的志願與否。如果他具有這種志願，即使能力差些，將來也能辦成功，否則、世界上有這種能力的人要多少？為什麼幹這種工作的，却家家無幾呢！梅！你最要明白的，是我的職業，因為我是一個醫生。我眼中有許多

許多的病家，為了沒有錢而耽誤他們的疾病，甚至耽誤他們的生命！我既然做了一個醫生，在可能範圍之內，我總要盡我的力量去幫助這些窮苦的病家。在這一年的之內，我就救治了好多個沒錢治病而將要死去的同胞！可是——現在，今天，我結婚了，你是我的太太，不，你是一個醫生的太太，梅！記着這句話：你是一個醫生的太太，不同於普通人的妻子。我現在坦白地告訴你：有許多地方，你將享受不到一般太太們的那種快樂，譬如說：我沒有一定的時間回來吃飯，我不能在例假日陪着你到處去遊玩，晚上，我隨時隨刻要出診……，總之、時間不是屬於我的。像這種種，我替你設想，你是很受委屈的，不過、我知道你一定肯忍受這些委屈，你決不會只顧隨着自己的心意而耽誤我的職業，耽誤病家的生命的，梅！你說是不是？」

「這一點，我想我是能夠辦到的，惠！你放心好囉！其實、你也早已知道我的本性：我是喜靜不喜動的。等到電話裝好了後，我可以整天守在這裏，給你做一個接線生；空下來的時候，我可以給你搓搓棉花球，洗洗藥水瓶，燒燒針筒，也可以給你整理整理藥欄；當你休息在家裏的時候，我可以陪着你談談笑笑。啊！這種理想的生話，惠！到今天終究實現了，我心裏實在高興……」

「真的，梅！我也跟你一樣。當我想到我們兩個身世可憐的人，現在居然過着共同的生活的一點時，我心裏的高興，實在無法形容出來。以後起，讓我們永遠永遠在一起，無論怎麼樣的困難，打擊，即使天要塌下來吧，梅！讓它也把我們壓在一起吧……！」

「哦！我想起來了！有一天，在我們家的客廳裏，你不是握着我的手說：『我們同是天下不幸的孤兒，讓我們携着手向前奮進！』的幾句話嗎？惠！你可還記得起來嗎？那一次……，那還是我第一次被你的手握着的一次呢！我當時的心裏，感到非常害怕，可是……，可是現在……，惠！我躺在你的身邊，我却覺得害怕了……。」

「喲！你這癡妮子！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了？現在、我們都已得到解放了；這天地是我們倆的，這世界也是我們倆的，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來束縛我們的了。在這兒，寶貝！你聽：靜悄悄的，只有你，我，兩個；你聽：這一些新的器具，新的一切，都是用我們自己的心血去設計辦下來的，都是用我們自己的勞力去掙得來的。在這兒，你用不到顧忌什麼，憂慮什麼，當然！你也用不到害怕什麼了！」

「是的！我現在的心裏，一點也不感到害怕，我只覺得：有你在我的身邊，天大的事也不用擔憂了；即使有什麼使我不樂意的事，只要我們生活在一起，我也感到滿……」

正當我說到這兒，忽然覺得房間裏有一陣亮光一閃，惠民別轉頭去，我也就抬起頭來看看，只見那支花燭上面的蠟，都已燃盡，只剩下個燭芯了。那亮光，就是從這支單獨的將要燃盡時的花燭上放射出來的！我恐怕那燭芯掉下來，正想從床上起來去想法把它箝下來時，只聽得「吱——！」一聲響，我和惠民倆，都沉入在一種黑暗的環境裏面去了！

十八 結局

婚後第二年的春天，風和日暖，鳥語花香，是一個多麼逗人歡樂的季節啊！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惠民休息在家裏。這時候，我們剛剛午睡醒來。房間裏的空氣是那樣的恬靜，那樣安謐。整個的房間是翠綠色的，除了外床邊小几上，那一架電話是黑色之外，祇有花瓶裏那一束玫瑰，呈現着一種非常嬌艷、非常鮮紅的色彩。放眼看來，真是應到了「萬綠叢中一點紅」那句話了。

我揉了揉眼睛，順手伸到裏床，把擱在小几上的收音機開了，（那隻小鐘，現在却擺在收音機上面了。小鐘的顏色，原來是綠的，那隻收音機在買來之後，惠民却把它漆成綠色，使它和房間裏的色彩相一致。像這一種小小的設計和佈置，看來是多麼地調和啊！）這時、收音機裏播送出一陣緩慢、幽靜、柔和，稍微帶着一些淒涼的調子的樂聲，原來是貝多芬的月光曲。

我把枕在惠民胳膊上的頭，向外轉側一下；看到兩幅深綠色的厚窗簾拉開着，只剩了一幅漏空的白紗窗簾。從白紗窗簾的空隙中，我望到外面，太陽高高地照射在對面的屋脊上，就把肘子推了推惠民的身子說：

「你瞧：那末好的天氣……」

他不等我說完，把眉毛微微皺了一下，露着一種又像歡欣，又像抱怨的神色說：

「別人都以為做醫生是一行自由的職業，那裏知道醫生的身子，其實是最不自由的！像這種春光明媚的天氣，我若能和你到郊外去遊玩一次，多麼快樂？可是——，梅！我們却不能夠！因為這幾天，有兩個重病人在醫院裏，恐怕他們隨時要來叫我，所以，今天連陪你到兆豐花園去兜一轉也不可能了！哦！我想這樣吧，寶！把收音機開了，我們在家裏自己找些娛樂吧。」

「好！你已經有好多個星期不玩那些樂器了，我也好久沒……」

「不錯！」他一邊說着，一邊掀開了一條薄被跨下床去：「今天，我先要你唱一兩隻歌曲，隨後，我要考考你：你那第一段『風還巢』，究竟唱到怎麼程度了？」

我也隨着起了床，把床鋪摺疊整齊。我又倒了一盆臉水，等他洗過臉後，我才坐在梳妝台前，擦一些粉，把頭髮梳理梳理。一切舒齊以後，他已經坐在一隻椅子上，把曼陀林擱在腿上，在彈一支「Home, Sweet Home」了。

我微笑着，也坐在另一隻椅子上，隨着他的樂音，輕輕地唱着……

「梅！你唱得太低了。」在我唱完後，惠民這樣說了一句。

「唱得太高，給隔壁人家聽到了要笑的。」我回答着。

「不要緊的，梅！現在就讓我拉胡琴，你唱『風還巢』，好不好？」他把胡琴掉換了曼陀林說：「我要聽你唱的戲，看看我這教師，究竟教得行不行？可是，這一次，你得唱響一點才好。」他說着，開始拉起一段西皮原板來了。

我真的聽了他的話，把聲音提高了，開始唱着：

「本應當，隨母親，鑄京避難……。女兒家，胡亂走，甚是羞慚……。」

他一邊拉着胡琴，一邊微笑着向我遠遠點頭。好像表示：這樣才好了。我看他那副模樣，也不知那裏來的一腔快樂，情不自禁地唱着，一面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他的背後，把一雙手擱在他的肩上。起先，我倒不注意，現在站在他背後了，才看見他坐的位置，跟新婚那晚我坐的地位一般：恰對着梳妝台上那一面圓鏡子。從鏡子裏，我仍看見他不斷地點着頭，笑着；我也看見站在他背後的自己，也在笑着，笑得那末嬌態，那末天真，覺得自己完全不像一個已經結了婚的女人。我幾乎疑心鏡中的那個女人不是我自己，甚至疑心到那個點着頭拉着琴的男子，也不是惠民。我覺得我好像在看一幅圖畫，或是在看銀幕上的一個鏡頭。當那女的唱完了最後一個字眼，琴聲也戛然而止時，我還是像一個傻子那樣望着，耳朵裏却聽到了這樣一句：

「好！你唱得進步多了；梅！讓我給你一個吻……。」

我突然覺得我的身子被人拉了一下，起先一驚，再一看時，我已斜躺在惠民的懷裏了。他雙手緊緊地環抱着我，熱情的嘴唇，不斷地吻着我……

「啊——！」在他的嘴唇離開我的嘴唇之後，我下意識地驚叫了一聲。惠民聽見我的叫聲，吃驚地問我：

「梅！你怎麼啦？什麼地方不舒服？是不是我抱得你太緊了，哦！我竟忘了你是……。」

「不，我沒有什麼不舒服，可是……。」

「那末你方才為什麼——。」

「惠！我剛纔在鏡子裏，看見我們一對，忽然懷疑是不是我們自己起來了？啊！難道說：這一對面影，就是

你跟我倆嗎？」

「你這小丫頭，你發瘋了？」

「那末你不騙我？」

「這不是騙不騙的問題，實！不信，你現在再瞧：」

我從惠民懷裏把頭旋過去，再向鏡子裏一看，果然看見我坐在惠民的懷裏，不禁胸臆地說：

「哦！惠民！我實在快樂得太過分了！我還以為我是在做夢呢！我們過去吃了這許多苦，現在……，惠！你會不會笑我？」

「那裏會笑你？梅！我告訴你：這不能怪你，因為一個女子在某種時期，不論精神方面，肉體方面，都不能受刺激的。因為過度快樂與過度憂愁，都足以使她發生一種反常的狀態……。寶貝！難道說你忘了你自己，再過幾個月就要做……」

「不許你再說下去……」

「為什麼？」

「怪難為情……」

「別這樣，喂！我們來猜一個謎，好不好？」

「真的嗎？你且說出來讓我猜猜看，究竟是什麼謎？」

「我說啊……」他頑皮地把手在我的肚子上一指：「這裏邊一個小東西，是我跟你倆的結晶……，你猜它是男的還是……」

我不等他說完，就把手掩沒了他的嘴：

「你再這樣油腔滑調的，我一定要不理你了……。我還以為你真的有什麼謎語給我猜呢！」我假裝着發起的神氣說。

「那末說一點正經好不好？梅！我問你：你究竟喜歡女孩子還是男孩子？」

「女的……」我慢吞吞地說。

「為什麼？」

「為了女孩子在小的時候，可以把她打扮得像一個洋娃娃似的；長大起來，女孩子總是親近媽媽的。男孩子可就不同了。小時候，既打扮不出好模樣，長大起來，大多是強頭倔腦的，而且，男孩子總不大關心媽媽的心事，要是，將來你有什麼地方欺侮了我，跟女兒還可以說說，跟兒子……」

「唷！你怎麼竟把這種話作為你喜愛女孩子的理由了？假使你生的都是女孩子，將來萬一我給你欺侮了，我却沒有一個兒子可以幫我忙呢！你既這樣希望生女的，我猜你：一定要生男的……」

「不會的，一定是女的！」

「何以見得？」

「你又根據了什麼？說我一定要生男的呢？」

「好了，好了，梅！別再爭了。我告訴你：我也喜歡女孩子的。現在，我再問你：你希望她——假定是一個女孩子吧！——長得像誰？像你，像我？」

「這個嗎？惠！你倒說說看。」

「我希望她的頭髮像你，因為我的頭髮太稀了，你却有一頭黑黑的，濃濃的頭髮。希望她的眼睛也像你，因為你這一雙眼睛，又大又亮。我更希望他的嘴巴也像你，因為你的嘴唇雖然厚着一些，却又很小；女孩子長了一張大大的嘴巴，我認為最不好看了。再有——，再有的你說吧。」

「我嗎？我希望她的鼻子長得像你一樣高，一樣直，你瞧：我的鼻子雖然稱不上是塌鼻樑，但祇不過一個很普通、很平凡的鼻子吧了，總及不上你的鼻子那末漂亮。不過，這些，我倒也不希望得太深，最要緊的，我希望她能兼受我們兩個人品性方面的特點；譬如說：你有進取的精神，忍耐吃苦的能力，肯幫助人之美德，這些……，最好希望她也有。至於我呢？你說我性情溫靜，其實，我除了溫靜之外，却有一股倔強執拗的缺點，不但如此，而且我還驕傲好勝，不肯輕易向陌生人招呼，或和一個不甚投機的朋友談天。這些，我都不希望遺傳給她。但是，我却希望她有我另外一種長處，那就是：我的勤儉。惠！你一定要笑我，我自己說自己好，不過，我總覺得：一個人，能夠勤儉總是好的；我喜歡看書，喜歡寫字，也喜歡工作……，我希望這些長處能傳給她……」

「這倒是實在的，梅！聽你說起這些話，我又要催促你了，你明復天，趕快去雇一個女傭吧。」

「還早呢？你急些什麼？」

「諾！這又是你的倔強脾氣在發作了。好寶貝！別這樣，聽我的話，等會兒，讓我陪你一起去雇一個吧，你不必考慮我們的經濟……」

「好！我聽你的話就是了……」還不等我這一句話說完，電話鈴響起來了；我從惠民身上立了起來，惠民就奔過去聽電話。

原來位在德濟醫院裏的一個重病人，此刻起了變化，所以看護小姐打電話請惠民馬上就去。他掛下了電話，急忙披上一件外套，拎着藥包，走出去了。他在走到房門邊時，回過頭來向我說：

「我不能陪你出去了，你就自己去雇一個女傭吧。別忘了，現在就去……」

我向他點點頭，但、等他走下樓梯後，我心裏却在盤算：「還只五個多月身孕，何必急着雇女傭呢？這樣的生活程度，還是過一個時期再說吧；何況我現在的身體又這樣好。下次等他追問我時，我只說：我去過了，還不出好的，過幾天，他們會送來的，不就混過去了嗎？」於是我把曼陀林和胡琴收拾起來，一看鐘，已經五點三刻了，我才懷着一顆輕鬆喜悅的心，走到下面廚房裏預備晚飯去了。

X

又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開始，我居然做起媽媽來了，惠民也居然做起爸爸來了！

X

X

X

猜測了好久的究竟是男是女的謎語，在這一年八月十七日的早晨，謎底終究揭曉了：——一個女孩子。她，這可愛的小天使，有着一雙討人歡喜的大眼睛，和一隻小小的嘴巴，嘴唇是那末薄，薄得簡直像一個癩嘴老太婆；她有一根又高又直的鼻子，一個小小的尖尖的下巴，頭髮却是那末稀稀的。我和惠民快樂得要發瘋了！我忘掉了生產時的痛苦與憂急，只是露着羨慕的眼光，仔仔細細地把她看着，看着，始終是看不厭的。惠民呢？從早晨張開眼睛到晚上睡覺，只要除了他出去之外，我總看見他露着一面孔的笑容，有時候，甚至掩不住內心的快樂而不斷地打着哈哈。他在每一次出診之前，總要在這小天使的臉上，頰上，額上，連續地吻了再吻之後，才肯出去；到了回來的時候，他就給她洗澡，給她換衣服，給她……；有幾次，我想幫着他做，但是，他總露着又愛惜，又體貼的口氣說：

「你還沒有滿月，好好兒躺着不要忙。這些事，我做起來，比你更熟悉得多呢！」

這倒是事實，當我每一次看他那種熟練的手法，毫不費力的把她穿着舒齊，抱到我面前，給我吻了一下，再把她放在小床上時，我不禁私自慶幸：有着這末一個又體貼，又能幹的丈夫，我實在是太幸福了！

達到了星期日，要是沒有出診，他就整天坐在我床畔，陪伴着我；等到孩子醒來的時候，他把她放在我的身邊，我們往往會一起望着她，逗着她，當我們看見這一雙大大的眼睛，骨溜溜地轉動起來時，我們會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

真的，我們這一對年輕的父母，兩顆心全都被這孩子吸住了。不但是她的一顰一笑，隨時叩擊着我們的心，甚至她多睡了一些時間，也不能使我們輕易忽略。有時，雖然明知她是好好地睡着，健康地睡着，我和他都會放心不下，一而再，再而三的，輕輕揭開了孩子的被頭，看被頭有否闔住了她的嘴。像這樣不怕麻煩的瞧，後來弄得自己也不好意思起來了，結果就成了我們夫妻間相互取笑的資料。

「你看，你又去瞧她了！」

「這一次，是你瞧她！」

大家你責備我，我責備你，結果，都是笑，笑，笑。有時候，我們常常為了捨着抱她而三個人一起跌倒在床上，弄到後來還是互想笑做一堆。

然而、當我們的笑聲終了時，我們的心裏又會煩躁起來，原因是：這樣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天使，生下來已經要兩個多星期了，我們還是想不出一個滿意的名字去稱呼她。每次達到要提到她的時候，我們都就以一個「她」字來代替；這不獨使我們自己感到不妥，就是兩個月前雇來的那個女傭，也在說我們了。她說：

「你們倆都是有學問的，連給小寶寶題一個名字都題不出，那就無怪我們不識字的鄉下佬，生了孩子，只好叫阿貓阿狗了！」

經她這樣一說，我和惠民都不禁大笑起來。但是、也幸虧她這樣一說，倒把惠民的急主意想出來了。他笑着對我說：

「別再三心兩意了。準定叫她「寶貝」，好不好？你瞧：她長得多麼像你？我愛她，真像愛你一般，我愛你，真像愛世界上的一件希奇的寶貝一樣。以後起，她有了弟弟或妹妹，那末就把她昇為大寶貝，生下來的叫小寶貝……至於你，你這個寶貝祇好遜位了。」

寶貝的名字，就這樣決定了！寶貝兩個字，也開始在我們這家庭裏，在我們四週的親友們的嘴巴裏，一次又一次，無數次的喚起來了。

然而——寶貝這一個名字，比諸鄉下人的阿貓，阿狗，究竟高明得了多少，又風雅得了多少呢？

十九 閱牆

現在——在我們這甯靜安樂的家庭裏面，又加上了一種活潑的、熱鬧的氣氛，和難得聽見的寶貝的一二聲哭聲。當惠民不在家裏的時候，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寂寞了；在他回來之後，那當然更覺得快樂了。寶貝呢？她已經有三個多月了；她長得那末胖，那末玲瓏可愛；一天到晚，除了睡覺之外，儘是憨笑。她帶給我們這家庭裏，更多的幸福與歡樂。在這樣歡樂的空氣中，我們感覺到：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對夫婦；我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最美滿的一個家庭。逢到星期日，有一些朋友們來談談笑笑，吃些蛋糕，喝些咖啡。有時候，我們也到惠民的大哥那兒去玩玩；逢時逢節，我們總送些東西給他們。每隔兩週或三週，惠民的母親——我的婆婆總要來玩上一整天。她是一位愛說話，愛工作的老太太。她的脾氣，看似剛強，其實是很懦弱的。她愛她的最小的兒子，超過其餘的幾個。以前，她每次來的時候，總要先看看她的兒子；胖些還是瘦些。看見惠民臉頰上的肉在漸漸地豐腴起來時，她總是露着歡樂的神情，笑着對她的兒子說：

「我現在放心了，你有一個人人在當心你了。」

她也很喜歡我，每一次來的時候，總是攬住了我的手，露着一臉開心的神色說：

「當心些！你不比從前。有了身孕的人要仔細的，還是早點雇一個女傭吧。」

她似乎每一次來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她的兒子和媳婦，究竟是胖些還是瘦些。但是，自從寶貝出世之後，她最先注意的，不是兒子的肥瘦，竟是孫女兒的長大多少了。當她每一次來發現寶貝又胖一些，又重一些時，她會張開了沒有一顆牙齒的嘴，嘻嘻的笑着。有時候，惠民和我，看見她們祖孫倆，一老一小，同樣嘻開了一張粒齒全無的嘴巴笑着時，總被她倆引得哈哈大笑起來。

她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但，走起路來，還是很快。她的一生裏面，似乎只有痛苦，沒有快樂；要有，那只不過在她十七歲結婚之後，到生養第一個兒子之前的一段日子吧了。她一生為着兒子們忙碌，辛勞；在她三十七歲，她的丈夫——我的公公逝世之後，那當然，她過的生活更不如以前了。她說她把希望都寄托在這幾個兒子身上，但是，一次，兩次，三次……，每一次都失望！她說她現在……，又把希望寄托在這一個最小的，也是最後一個兒子的身上，她却相信不至於再失望的。因為她熟知惠民的性格和心地，完全跟幾個哥哥不同；而且，她也相信我：決不會像其他的幾個媳婦一般：喜歡打牌，走鄰居，而把家庭弄得烏煙瘴氣的。她說她吃了幾十年的苦，到現在，總要在小兒子的身上享些福。她說她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惠民能夠頂一幢屋子，那末，她可以和

我們住在一起。而我們呢？也感覺到屋子將要不夠住了，因為現在多了一個女傭，一個孩子之外，而且，我又懷了孕……，最好也想把屋子擴充得大些才好。然而，想到我們現在的力量，還不夠頂整幢的屋子時，心裏却蒙上了一層煩惱……！

忽然，有一天晚上，我照倒在等惠民回來吃飯，那裏知道等到九點多鐘，也不見他回來。我心裏非常焦急！過去，他要是不能在一定的時間內趕回來吃飯，或是給朋友們拉住了，他總要打電話回來通知我。而這一次，為什麼他不回來，又不打電話給我呀？他究竟到那兒去了呢？路上鬧了禍嗎？什麼要緊事把他拉住了呢？還是……，我開照女傭先吃過了飯去睡覺，我自己還是呆呆地坐在床沿等着，等着他有電話打給我，等着他馬上就能回來……。

然而，我失望！我無聊地走到小床邊，看看寶貝。她睡得那末熟，而且，在睡夢裏，她還不時的在發笑。我望着她那圓圓的，紅噴噴的臉蛋，暫時拋却了心頭的煩躁，也忘去了時間的奔逝，腦筋裏却在計劃：應當把毛繩衣打成一種怎樣的形式，使她穿在身上，顯得更活潑，更可愛……

正在這時，惠民却回來了。我迎上去，從他手裏接過了華包，從他頭上拿下了帽子，却發現他並不像過去那樣：抱住了我接吻；相反，我却發現他的臉色非常的蒼白，他的眼睛又是紅紅的，好像掉過淚的樣子，我不禁應着搖憾着他的胳膊說：

「惠！你身上不舒服嗎？晚飯吃過了沒有？」

「沒有……」他慢吞吞地，把眼光射住了我說：「梅！我心裏難過……」他說了這一句，像一個小孩似的，撲在我的肩上，竟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

我看他這副模樣，知道他一定在那裏受到委屈了，我趕緊像哄一個孩子似的，一邊給他抹着淚，一邊輕輕地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說：

「惠！你累了，我陪你到床上去休息一會吧。你在那裏受到了委屈，告訴梅，梅會安慰你……」我說着，就給他脫去了大衣，攙了他的手，走到床前，請他躺在床上，又脫去了他的皮鞋之後，我才去絞了一把手巾，斟了一杯開水給他。他喝了一口開水，對我說：

「你一定還沒吃過晚飯，梅！讓我們先吃一點晚飯之後，我再告訴你吧。」

在不歡的情緒下，我們胡亂地各自吃了一碗飯。飯後，大家都躺倒在床上了，他才靠着感傷的、氣惱的、憤恨的神色，向我說：

「唉！說起了，真使我又傷心，又惱怒！這種行為，他是應該做的嗎？梅！你說，你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待我呀？」

「惠！不要發怒，靜下來，好好兒的跟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究竟是誰？」

「誰？還不是大哥嗎？」

「你方才在他那兒？他跟你說了些什麼，你要惱到這般地步呀？惠！別這樣，即使他說了你什麼，他終究是你的大哥呀！你就吃虧些……」

「不，我受不了他這種……，哼！你還不知道呢！我告訴你吧。方才，我在診所裏，大嫂打電話給我，叫我馬上就去，我問她什麼事，她又不說。等我們門診完畢，又到大西路出診了一次，跑到那邊時，嘿！我怎麼說，才可以把我方才心頭一剎那的感覺告訴你，使你知道我心裏的傷痛呢？梅！我仍舊照例地從後門進去，但是、一跨進門，我只看見朋友們，病家們，送給我的匾額，以及我的許多書籍和藥品，甚至我花了七年的時間和心血，去換得來的這張文憑，都像賣爛東西似的，亂七八糟，丟在廚房裏……我看這些堆在腳跟下的東西，我呆了！好久好久，我連張開嘴來問一聲為什麼要這樣的一句話的勇氣都沒有。我只覺得我的心像給什麼銳利的器具在刺射着，感到劇烈的疼痛……，我又彷彿覺得眼前一黑，看不見任何東西……，梅！就在這一剎那……」

我聽他說到這兒，心裏真是急得不得了，我張大着一雙眼睛，搶着問：

「惠！你究竟怎麼了？你沒有摔下……」

「不要急，梅！我當時，只覺得我的身子軟癱下去，我想我是暈倒了……。但是、我還在竭力支撐自己，我把手撐在桌子的邊沿，把眼睛閉了一會兒，唉……！想不到我仍舊那末軟弱，我禁不住眼前這個打擊，我的眼淚終究淌下來了……」惠氏氣呼呼地說了這一段之後，我的心裏也感到非常悲傷。但我仍安慰着他說：

「那末你今天已經夠累了，惠！早點休息，明天再說好不好？」

「不、我一定要告訴你，你聽着：我當時抹乾了眼淚，走進客堂，一看，原來四哥也在着。大哥一看見我進去，就指着我說：「我把你栽培到大學畢業，你也該放點良心出來才是。哼！你現在那裏還把我大哥的放在眼裏？虧你還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醫學博士，你那裏懂得長兄為父的道理？照理：我做大哥的給你唸書，你現在掙錢了，應當把錢交給我支配才對。可是、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以為你娶得了一個能幹的太太，什麼都可以不管了。你們只知道自己享福，還顧得了什麼兄長不兄長？好！你既然如此，我也只當沒有你這兄弟；你把你的許多東西都帶回去吧，我的客堂裏用不到這些勞什子。至於媽呢？我贖養了她這許多年，也盡了我做兒子的責任

了。她又不是祇有我一個兒子，你們同樣也應該負一點責任啊！再說：她在這兒，整天價嘮嘮叨叨的，跟她們攪不清楚，我也實在給她攪得夠了！所以、今天我叫你們來，隨你們那一個把她領去吧。」我聽了他這一番話，知道他有許多地方誤會我們了，正想向他解釋幾句時，不料四哥就接着說：「我這兒地方又小，孩子又多，而且媽跟妻的脾氣也合不上……」梅！你想：他的意思，我還不明白嗎？當時，我不等他說完，就搶着說：我懂得你們的意思了。今天已經晚了，明天我就陪媽去，讓她跟我們一起生活吧。本來呢？我也早就預備把媽接去的，只因爲房子太狹促，一個娘姨，還是跟房東商量着，睡在他們的閣樓裏的，何況又生了一個孩子……，所以、想這些時，待我頂下了一幢房子後，再把媽接去。現在，你大哥既這樣說：我們同是做兒子的，還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道理。說到大哥栽培我的好意，我是一向放在心上的，將來總想報答你……。但是、畢業後，我既幹了這末一件大事，現在你要我怎樣，我的力量也實在夠不到……。至於說娶了太太享福那種話，根本還談不到。她在生產前八個多些月，還在自己做着一切粗細的工作呢；難道說：這也算得上是享福嗎？老實說：我覺得這樣待她是委屈了她的，可是、限於我的能力，我也沒有法想；就是生活方面：我們既無烟酒的嗜好，也無打牌跳舞的惡習，我們過着這樣刻苦的生活，爲的我們要積蓄一些錢來頂屋子……。」

「唉……！」我輕輕地在喉嚨口，嘆了一口氣！因為我想到了新婚那一天，他大哥那種不自然的笑容，和四哥那種酒醉後失常的狀態……，我知道：事情總有爆發的一天，今天果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雖然知道大哥們恨我的癡結，遲遲在十年前，他們來求婚，從父親那兒受到的侮辱那一次所造成的，但我萬萬料不到，他們竟會恨我到如此地步！而且、我還不明白：即使父親得罪了他們，他們爲什麼要把怨恨，向我身上發洩呢？難道說：這是我應得的懲罰嗎？再說：即使他們爲了要出從前那末一口氣，所以、現在在我身上找報復，那末、他們爲什麼對他們自己的同胞手足，也要如此不加體諒呢？對吃盡了一生苦，把他們撫養長大的母親，也要這樣視若仇敵呢？這是爲了什麼？爲了他們受了舊思想的餘毒而才這樣的嗎？還是爲了他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而才如此的呢？想到受教育的一點，我不禁看了看惠民，心裏却在想：一定是他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所以才有如此的行為，那末我們應當原諒他們才是；如果他不把惠民培植到大學畢業，誰又能保證惠民沒有他們那種作爲呢？雖然、一個人行爲的好與壞，心地的善與惡，胸襟的寬與窄，也不完全繫於所受的教育，深淺的上面，但是、照眼前這種情形，如果不作如是想，又到那裏去找答案呢？那末、惠民之能不與他們同化，他大哥栽培他的力量，也實在不可抹掉。這樣一想：我覺得惠民末了的幾句話，非但不能修補他們弟兄之間的感情，而且更會使他們恨我。我不願讓這怨恨的結，越結越深，我希望用我的力量去彌補這裂痕；所以、當時我竟忘了惠民是受過氣惱的人，反去

埋怨他說：

「惠！你不該替我護短，這樣，他們更要恨我了。即使他在言語上說了什麼使你難受的話，你也該原諒他些才是；因為他給你大學畢業，也花了不少的心力；他自己終究沒有受到像你那樣高深的教育，就無怪他要……」那裏知道他不等我說完，就露着大失所望的神色，望着我說：

「啊呀！梅！我今天吃了那末大的虧……，唉！你還沒有聽見，他還罵了許許多多使我不能入耳的言語呢！否則，我也忍耐下來了，那裏會氣到如此！你現在不想安慰我，怎麼反責我起來了，你方才倒說得很好聽，你會安慰我，可是……」

這時，我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因為：我實在不該在他已遭這樣大的刺激之後，再是雪上加霜。即使要彌補他們弟兄之間的裂痕，也得慢慢兒地找機會。這樣一想，我深深地感到後悔，也感到不安，但，一時間倒又難以自己收運；躊躇又躊躇，我終於明白：此刻不是我矜持的時候，就鼓起了勇氣對他說：

「惠民！我的確錯怪你了，請你別再見氣，我向你討饒吧。」

我們終於擁抱在一起了。在擁抱中，惠民沉默了許多時候，突然說：

「如果兄弟之間的誤會，也能像我們夫妻之間的誤會，一樣容易解消，那該多麼好？」

我聽他提到了這個問題，頓時又覺得煩躁起來；再看看時間已經要十二點鐘了，一時間也說不上什麼，只能呆呆地望着他。他却笑了：

「小丫頭！別再發痴了；給寶貝拉一次屎，我們還是睡覺吧。」

在他們爭吵之後的第二天，母親就住到我們這兒來了。照我的願望：他們弟兄之間的誤會，能夠解清就好了，但是，結果：我的願望却落了空。我不知道那一次大哥究竟罵了惠民一些什麼言語，也不知在他面前，究竟說了我一些什麼話，竟把惠民氣到如此程度！他竟以命令式的口吻問我：「如果明年新年裏，他們不來向母親拜歲，以後起，我就不准你到他們家裏去。」

自從那一晚，他回來之後，我覺察出：他的態度漸漸地在改變了。他變得非常沉默，非常抑鬱，除了寶貝的笑聲，尚能引起他一絲二絲笑容之外，不再像以前那樣快樂了。過了冬天，新年來了。為了大哥大嫂們，不來向母親拜歲，非但引起母親心裏很大的不樂，更激起惠民心頭對他們極大的惡感。無疑的，他們弟兄之間的情誼，已經破裂了！

不料，過了春天，房東唐先生，很客氣地提出了他的請求：要我們搬場。原因是：一、我們人口太多；二、他說他在秋天，也要預備結婚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勢必至於非搬不可。於是，我們忙着登報，忙着打電話，忙着分頭出動，把精力完全集中在見屋上面。然而，總因頂費太貴而一天一天的延遲下來。直到七月初旬，才由惠民一位同學的介紹，而以三十萬元的代價，頂得了一幢三層樓的屋子。接着，又忙着過戶的手續，忙着粉刷，忙着佈置，忙着搬運傢具……可恨的是：我在下個月就要生產了，所以，許多費力的工作，譬如：吊窗簾，掛鏡框……等，我却不能像上一次那樣幫着惠民一起做，只能讓他獨自忙碌看。

想不到，就在傢具搬運舒齊的那一天晚上，惠民病倒了！

他發着高熱，他咳出來的痰裏夾着血……！我就疑心到他的肺……

那件事發生在八月一日的晚上。我們耽了一夜的憂急，到了第二天，就請肺科專家劉德啟醫師來診治。診斷的結果：天啊，果然是肺結核症！但是，劉醫生當時只對惠民說：最好到醫院裏去靜養一個時期；毛病很輕，但、住在家裏却不宜。我當時竟信以為真，惠民也露着一點也不懼怕的臉色，同意劉醫生的計劃；還囑我當天拿了劉醫生的介紹書，到濟華醫院裏去掛號。

第二天上午，我就陪了惠民乘車到濟華醫院。進院後，馬上拍了一張X光片子。到了病室之後，服侍他睡了，我就坐在病榻旁邊陪他。

那病室是東南向的，兩面都有窗。窗下是一個小小的花園，花園的四週，植着幾棵很高大的梧桐樹。這時節，梧桐葉子，正很茂盛地長在樹枝上，所以，在窗外望出去，只見一片蔚藍色的天空和綠色的樹蔭。靠近室內東側的牆壁，放着一張病榻。正對病榻的右首有一道門，通西側的走廊。左首也有一道門，開出去是一間浴室。在二扇門的中間，裝着一個壁爐，恰與病榻相對。惠民睡在榻上之後，一看到病室裏的環境，那樣幽靜，那樣清潔，樂得把我的手一陣子搖撼，說：

「梅！你給我選了這末好的一個房間，真虧你！你說每天祇要三百塊錢，可實在便宜呀！我在這兒住上兩三個月，也沒有多少錢，是不是？劉醫生說我毛病很輕，所以，我倒一點不擔心。你要知道，初期肺結核症，只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好好兒靜養一個時期，就會好起來的。我希望你不要急，尤其你是……」

我雖然知道：肺結核症是一種很麻煩的疾病，但是，劉醫生既然說很輕，惠民自己也很達觀，何況他那末結實的身體，總能抵抗得住病菌的侵犯，只要我留心他的起居飲食，在靜養一個時期之後，相信他總能回復健康的。這樣一想，無形中，減輕了我不少的憂急。再想到：縱然房金每天要八百塊錢（我怕惠民擔憂，所以，騙他說；只有三百塊錢。）而銀行裏的存款，却祇剩十萬塊錢了，實在不夠兩三個月的費用，但是，轉念一想：到了必要的時候，我再想法子吧；只要能把他的病養好，即使背一筆債也不妨呀！這樣一想：我對惠民的病，非但不消極，反抱着極大的希望。

但是，那裏想到：正在這個當兒，一個護士推進門來，向我招招手，叫我下去。我就跟隨了她，走到樓下護士室，却看見劉醫生手裏拿了一張X光片子，正在向着日光看察。我不敢驚動他，只向他的臉色看了看；當我發覺他的眉毛，緊緊地皺攏在一起時，只覺得我這顆心，頓時跳得急速起來了！我急於要知道消息，就輕輕地叫了他一聲。他回過頭來看見了我，以一種很低沉、很平穩、很同情、又很感傷的口吻，對我說：

「Miss 徐！我告訴你：你可不要急！這實在是很不幸的……，徐醫生患的是：粟粒性肺結核症，俗語就是急性肺病！喏！這銅元大的一圈一圈，就是空洞，照書籍上的記載，以及我們平常的臨床經驗來說：屬於這類病型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救的……」

「啊……？」我幾乎不相信這些話！我睜大了一雙滿蓄着淚水的眼睛，顫慄的噴唇皮裏，叫出了這一個字之後，我就撲倒在一張桌子上，放聲哭起來了……！

天啊！這難道是真的嗎？

現在——，我該如何是好呢？我覺得我除了哭之外，已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了！不，我的神智是清楚的，我聽

到一個聲音在說：

「Mrs 徐！你自己是有身孕的人，你不能這樣子傷心的。這實在是……」

我抬起了頭，抹了抹眼淚，想暫時制止心頭的哀痛，懇求劉醫生總要想辦法，但、當我說到：

「劉醫生！你無論如何總得要救救他的……我求求你，他不能……」我終究說不下去了，我覺得我的兩行眼

淚，沿着面頰在滾下來……

「你且不要哭。我們人類的力量是薄弱的，我們還是懇求上帝來救治吧！至於我一方面，我總盡我的力量……，我想試試看，給他施行人工氣胸術。但是、這是百分之一的希望。如果你同意，我想請你在施行人工氣胸的志願書上簽個字……。不過、你千萬不能把真實的病況告訴他，只說：希望你好得快點，所以劉醫生要給你打A.P……」劉醫生說着，一面就拿出了一張志願書，同時，遞給了我一支鋼筆。

我把鋼筆握在手裏，只看見自己的手指在發抖！我竭力忍住了心頭的悲傷，唸着志願書上的字句，當我看到：「如有不幸情形發生……」的一句話時，二滴眼淚滴落在紙上，我把手絹抹去了淚漬，咬緊了嘴唇皮，終於在親屬簽名的地方，簽下了我的名字！

「徐太太！你把眼睛揩揩乾，還是快點上去吧。時候多了，徐醫生要疑心的。」一個看護這樣勸慰着我。

我向她點點頭，走出了護士室。我現在好比一隻軟弱的綿羊，突然中了獵人的槍彈，已經走不動了，但、還想掙扎逃命，拖着一個沉重的身子，疲乏的脚步，一級一級的挨上樓來。到了病室門口，我的手握到了門鈕，想到裏面床上躺着的，我那親愛的丈夫的疾病是無法挽救的一點時……，心裏一陣子的辛酸，眼淚竟像排山倒海似的洶湧出來了……

但我隨即在心裏，自己警戒自己說：

「梅！你就這樣子軟弱無用嗎？難道說：你達到了大危難的時候，就只有流淚哭泣的能耐而無接受打擊的勇氣嗎？」

我把手絹抹掉了眼淚，隨着又對自己說：

「你愛你丈夫的話，你就應當不讓他看見你的眼淚，你希望他的病還有萬一的希望的話，你就應當裝出笑容去安慰他才是！」

我定了定神。把這塊已經完全濕透了的手帕，把整個的臉部抹了一下，再把它在眼睛上吸了又吸，吸到自己覺得眼睛裏沒有一點水份為止。我又用手指理了理頭髮，才閉着眼，默默地：

「上帝！可憐我，給我勇氣，給我說說的勇氣！」

我覺得自己已經能夠管束我的情感了，我才向後退了幾步，退到樓梯邊，裝出好像剛從樓梯下，走上來的樣子，跨着快速的步子，走完了走廊，用很快的手勢，旋開了門鈕，走了進去；我一眼看見惠民的臉上已經露着不耐煩的神色了。他不等我走到床前，就趕着問我：

「她們叫你去作什麼？你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

「她們叫我下去付一點住院費。」我裝作若無其事的神氣說：「後來劉醫生說片子已經洗出來了……」

他不等我說完，就搶着問：

「那你瞧見片子了？究竟怎麼樣？幹麼不拿上來給我瞧一瞧呀？」

「惠！恭喜你：劉醫生說你的病，只在右肺上部有黃豆大小的一個黑印，絕對沒有危險，何況他說你又發覺得早，現在、祇要好好兒地靜養，如果一方面再跟你打口，那你非但好起來更快，而且，不久，你還可以照常工作……」

「哦！……那還好，我獨怕我的肺部，要是有了空洞，那就很麻煩了！一點黑印，何況又是那末小，我倒也不用擔憂了。但是……，既然這樣輕，又何必主張我住醫院？又要打口？而且……為什麼不把片子拿給我自已瞧一瞧？再說：你又下去了這末許多時候，你說，你說：」他說到這兒，忽然把我的一隻手拉了過去，緊緊地握住了，露着懷疑焦急的眼光，狠狠地注視着我：「好！你還要騙我！梅！你老實告訴我：劉醫生究竟跟你怎麼說？你說呀！」

唉——！我該怎麼說呢？我似乎覺得方才的一股勇氣，已經逐漸逐漸地在鬆弛下來了！但我立即想到：這是緊要關頭，我無論如何總得騙他相信才好。我竭力忍住了悲痛，仍舊裝着坦然的態度反問他：

「惠！我問你：我以前有向你說過一句謊話沒有？好端端的，我幹什麼要騙你呀？再說：要是你的病果真是輕的話，我還會那末安寧嗎？不要懷疑……，惠！劉醫生說你在這兒住了兩三個月出去，一定反比以前要胖……」

「梅！你真的沒有騙我嗎？可是……，可是你……，你，梅！你的眼睛為什麼這樣紅？你幹麼要掉淚……？你一定在欺騙我……」

「惠！我沒有欺騙你，你這樣一再地誣屈我，我要生氣了！說到眼睛，我的確掉過了幾滴淚，因為方才下去時，恰巧看見一個病人沒了，茶房正在把他扛到太平間去，後面跟了幾個人在哭，哭得很傷心，我也不禁掉了幾

點淚，所以、眼睛有點紅……，否則、我幹什麼要掉……」

「那末你真的沒有騙我了？」

「當然！」

「那我才放心了！梅！老實告訴你：自你走了下去之後，我忽然担心起自己的疾病來了。你想：萬一我的肺部，拍出片子來有了空洞……，叫我怎麼辦呢？要是我現在已經有四五十歲了，那倒還好，可是、我的年齡，正在最怕患肺病的關頭，我怎麼不着急呢……？」

聽他這樣一說，我恰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一樣，覺得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我覺得鼻子在發酸，覺得眼淚又將……，怕他發覺，我趕着甩脫了他的手，說了一句：

「讓我到廁所去一次……」就奔進浴室裏去，再度讓我的眼淚湧出來，湧出來……

X

午夜十二點鐘，是一個淒涼的夜，寂寞的夜！

X

我的心，真是說不出的哀傷，憂急。

X

這時、我獨個兒在房間裏，愣愣地坐在床沿想：

傍晚我從醫院裏回來，把這消息告訴給母親之後，我們婆媳倆，就放聲地痛哭起來了！後來她反安慰我，說我將要臨產的人，不能着急的；她說：吉人自有天相，說不定過一個時期，會好起來也說不定的。

我又想到：當母親命女傭把這消息告訴大哥之後，他來到這兒，非但沒有一句話，寬慰母親，反而說了二句使我聽了非常不快的話，他說：

「他平時這種行為，就是短命相！不是我做哥哥的幸災樂禍，只要看他對待我的行為，你老人家也可以想開些了。」

我當時聽了，又是傷心，又是氣恨；想不到他竟會說出這種話來，這就無怪惠民上一次要氣到如此程度了！我恨不得數落他幾句，但、轉而一想：我又何必呢？不想母親這時，也發怒起來了，她說：

「你做哥哥的，怎麼不希望兄弟好，反咒起他來了？他平時的行為有什麼不好？掙了錢，給你支配，你就稱心了？哼！我做娘的，吃盡了千辛萬苦，把你們撫養長大，給你們成家立業，你們做兒子的，尚且不肯把錢交給我去支配呢！你給他唸一點書，有什麼大不了的？他自己赤手空拳，娶妻子，頂房子，你做哥哥的有幫過他一塊兩塊錢的忙嗎？現在、倒反說出這種話來了？……」

結果：母子倆就爭吵起來。

我又想到：晚飯時，我吃不下，拿住了一碗飯，眼淚儘是在眼眶裏盤旋……

我又想到：飯後，我一等母親領了寶貝走上三樓去睡覺，打發女傭也去睡了之後，就把自己關在臥室裏，坐在床沿，一直發楞到現在……

我的眼淚不斷地在湧出來，我也不想去拭掉它……

然而，眼淚能救治患民的疾病嗎？饒是流着再多的眼淚，也不能挽回我們這不幸的命運呀！

只要一想到患民的疾病是不救的一點時，我像患了歇斯底里症那樣地，不能一時一刻安靜下來！

我從床上站了起來，在室中圍圍的打旋……，一會兒，我又撲倒在枕頭上哭泣……，一會兒，我又從床上跳了起來，拼命用手指抓着自己的頭髮……，唉！天啊！有沒有特別的方法可以……

我走到洋臺上，抬起頭，望望天空。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只是朦朦朧朧地灰墨色的一片……。低下頭，想想自己：難道說：這真是我的命嗎？可是、為什麼我就犯了這樣一個可憐的命運呢？唉！天啊天！萬一患民……，不、我怎麼能夠這樣想？患民以前老是說：「不要相信命運，認為你命中是註定要吃許多苦的。」他在婚後，還老是跟我說：「什麼命運不命運？我們不是已把命運克服了？可見，什麼苦不苦，都是環境造成的，只要跟環境奮鬥，好的命運是自己可以造的！」

患民的話是對的嗎？也許對！但、我不禁疑惑：我和患民，不都是惡人，為什麼我們剛剛從一個惡劣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現在又遭遇到這種變故了？難道說：這也是環境嗎？如果說是的：那末、環境為什麼老是要向着我們進攻呢？要把我們壓迫到如何田地才甘心呢？以我們這樣兩個刻苦奮鬥的人而始終不能跳出環境的播弄，我不能不推翻患民平時所講的理論而歸服於命運的主宰了！因為不這樣，我覺得我快要發瘋了……！

於是、我又想到：世界上的瘋子，是不是都為了被環境屢次的逼迫，屢次的失敗；失掉了他或她平时的信仰才發瘋的呢？如果如此，那末今日一部分歸信於命運的人，他們的見解實在並不錯呀！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此刻不想到：「是我的命吧？命中註定要受這樣的災厄」的話，我想我真要變成瘋子了！

這樣一想，我覺得我這顆心漸漸地在平靜下來了！接着，又想起了劉醫生白天跟我說的話：「我們人類的力量是薄弱的，我們還是懇求上帝來救治徐醫生的疾病吧。」

不錯！我還是求求上帝吧！於是，我跪倒在洋臺上，輕輕地祈禱：

「上帝！人們都說你是世界上活的神，最最有靈驗的神，現在、我誠心誠意的懇求你，全能的主，你總要救

救我的丈夫……，因為我們這個家庭裏，實在少不了他！他有白髮年老的母親，他有一個週歲未滿的女兒，他還有一個年輕無能而又即將生產的妻子……！他自己的年齡還那末輕，他肩上的責任，却又那末重！主啊！他怎麼能夠……，怎麼能夠……！我說不下去了！我覺得我的心上有千萬隻的尖針在扎，又覺得我的肩上有千萬斤的重石在壓……扎得我一聲一聲的在抽噎着，壓得我一些一些地在軟癱下去……

我終於跌倒在地上了……！

微寒的夜風，吹拂着我的身子，使我週身起着顫慄……

我勉強掙扎着，從地上爬起，回到房裏；隔隣傳來了沉重的鐘聲：「鐘——鐘——」一、二下。

我開始覺得我的腰部在發痠，我的腹部在一陣一陣的疼痛……

我半坐半躺在牀上；汗從額角上沁出來，漸漸地流到眼睛，混合了眼淚，一同滴到下頰……

我不但感到痠，又感到劇烈的痛。痠，痠得我的腰好像要斷下來了！痛，痛得我的眼前一陣子黑，一陣子花……！但我咬緊了牙關，掙扎着，走到亭子間裏，叫醒了女傭，叫她起來預備一切；我又掙扎着回到房裏，打電話給宏仁醫院的高醫生。

之復，我就在痠與痛交替的侵襲下，汗與淚混合的交流下，接過了四點鐘，五點鐘……

直到六點半，高醫生來了。我一看見她，頓時想到去年生寶貝時，雖然也同樣痠痛過，但我的心裏，一點也不難受，一點也不憂急；因為有惠民在我身旁；他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着意安慰我，哄騙我；在每一次陣痛來的時候，只要他投給我一瞥關懷而帶些抱歉的眼光，我就忘去了痛……。但是、現在……；我一看到眼前的情景，是這樣淒涼時，眼淚竟像潮水一樣地涌出來了……！

在熬過了一陣緊一陣的痛苦之後，終於、在最後一次劇烈的疼痛下，我生下了第二個女孩：——小寶貝。

高醫生把她洗清潔而且包裹舒齊後，就放在我的身旁。這時，唉！可憐的小寶貝，我實在對不起她；我不能像看見她姐姐那樣的，從內心發出一個快樂的、驕傲的笑容；相反、她來到這世界上的第一天，既然看不到親愛的爸爸在她的面前，而我這做媽媽的，送給她第一樣的禮物，却是：在我眼角邊又將要滾出來的兩滴淚！

二十一 永別

這難道說：真是命運的安排嗎？否則，為什麼當惠民進了醫院，正需要一個體貼愛護的人去服侍他，安慰他的時候，而我就在第二天的早晨生下了這可憐的小寶貝呢？

我們隔絕在兩處了！可憐惠民以有病的身體，獨個兒躺在醫院裏，我却懷了一顆憂愁焦急的心，生產在家裏。我每天打電話給醫生，給看護，給朋友們；想從他們嘴裏探聽到惠民的病況。當我每一次聽到惠民的病沒有變化時，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下來；在聽到熱度仍舊沒有退下去時，我的神經又立刻緊張起來。

我躺在床上，思想像一片野馬似的在奔騰……

我想到：我們自結婚以來，從沒有離開過一天或一晚，可是、現在……，我們却活生生地分開在兩地！我不知道他每一餐能夠吃多少飯？命女傭送去的小菜，不是我自己燒的，能不能引起他的食慾呢？他每天午後，沒有睡一個午覺？他每晚又是什麼時候睡覺，睡得究竟好不好呢？當他早晨醒來的時候，看護們有沒有當心他的一切？當他寂寞的時候，他又如何去消磨這痛苦的時間呢？劉醫生給他打針時，（啊！那種又長又粗的針，從前當我看見他給病人注射時，我總感到十分害怕，現在、却已臨到他身上去了！）他會不會忍不住疼痛而喚叫起來呢？他……，一想到這許多許多，我恨不得馬上奔到醫院裏去看一看他才好，然而——

我開始每天寫一張字條，在女傭送菜去的時候，叫她帶給惠民；在她回來的時候，惠民總也叫她帶回一張給我。在這些互相往遞的字條中，我不敢告訴他：我缺少奶水，小寶貝為了吮不出奶而啼哭。我告訴他的是：我的奶水比上一次還要多；告訴他：小寶貝很胖很胖，長得很像大寶貝，不過，真標平了一些；告訴他：母親和大寶貝都好，叫他不要想念，要他靜心養病；告訴他——總之，我儘量說一些使他看了能得到快樂的言語。他呢？總說他熱度已在漸漸降低，每餐能夠吃上兩小碗飯，晚上也能睡得很好。他叫我保重自己，叫我多吃點湯水，叫我不必擔心他的病。他說他不管精神上，肉體上，受到怎樣深的痛苦，他總要咬緊牙關忍受下去；他說他為了我，為了兩個孩子，他一定要盡力跟病魔搏鬥……。

我不知我所寫的，能不能使他深信不疑？在他寫給我的，我總感覺到：字裏行間，充滿了虛偽的氣息。是我的多疑嗎？是我的神經過敏嗎？不、在有一次的字條裏證實了！那是在我產後第二週，他的字條裏這樣寫着：

「……我不知我的病究竟會不會好？我每一次問到，他總說不妨事，可是、他為什麼不肯把片子拿給我

「瞧？讓我瞧一瞧，果然是不妨的，我自己也可以放心了，萬一——，梅！我想回家了，以後起，我也不想再吃藥打針了；我不能為了要醫治我這不救的病而加上你更深的重擔……；我知道你為了愛我而騙我，但我決不相信這兒的房金會那末便宜……；我想到我們的存款已經不多了，我怎忍你為我去背上一筆債，結果：還是人財兩空……！」

在我開始讀的時候，我猶能壓制悲痛，不讓眼淚掉下來，但，等我唸到後來幾句時，我的眼淚滴出來了……

我邊流着淚，邊再繼續看下去：

「這幾天他們在給我吃一些藥，我知道：那是一些……Codaine Phosphate 和 Pyrenidon 之類，這不是為了我的咳嗽太多和熱度太高的緣故嗎？晚上——為了我的失眠，她們給我吞 Allonal。唉！我不能想像：我的病究竟屬害到如何程度，但我知道你們都聯絡着在欺騙我。欺騙我是好意，但、真正不治的病，又何必浪費物資呢？何況我們原是很窮……！梅！我該如何是好呢？萬一我的病果真到了不救的地步，我簡直不敢想一想：你將要傷痛到如何？唉！我又想到自己：我今年還只三十歲，怎麼就能離開這世界？我在四歲時做了孤兒，已經夠不幸，夠痛苦了，我又怎忍我自己的兩個女兒在比我更小的時候，就失去了她們的爸爸呢……！」

紙條在我的指縫間滑去，我終於哽咽起來了……！

我哭了好久，好久，直等小寶貝的哭聲，射進我的耳朵時，我才停止了哭泣，抱她起來喂奶。然而，她吮了一會兒，覺得不能滿足她的慾望，就又啼哭起來了！我看着她那瘦削得凹陷進去的面頰，心裏又是一陣辛酸……！我含着淚，輕輕地對她說：

「唉！你這可憐的孩子！叫我做媽的怎麼辦呢？你爸爸的病這樣危險，做媽的日日夜夜在憂愁，叫我那來足量的奶，供給你吃喝呢！小寶貝！你不要哭吧，你再哭，媽的心片片地在碎下來了……！」

然而，她那裏懂得她媽媽心裏的痛苦！她仍露出一種極其飢餓的樣子，用力地吮吸我的乳頭，失望時，她又拼命的哭……！我的眼淚，跟着她的哭聲，像一連串斷線的珍珠似的滴落在她的面頰上，和她的淚，溶和在一起，滾落到她的小嘴邊……。忽然，她停止了哭泣，貪婪地吮着她的嘴唇……；唉！天啊！她把她自己的和她媽媽的眼淚，當作了奶水而在吞咽着呢！

我實在熬不下去了，到了小寶貝三週的時候，我雖然感到我的體力猶未復原，我終於強打起精神，到醫院裏去了。

當我們一看見時，好像兩個遠別了十年廿年的親人，一旦重逢似的，心裏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情味，我奔到了他的床邊，他就伸開了兩手，把我緊緊地擁抱住了。但、當他的手放鬆我，我隨着把頭抬起來時，却看見他的眼眶裏，含着兩顆晶瑩的淚珠！我雖然感到心裏也有說不出的傷心，但我竭力忍住悲痛，握住了他的手，安慰他說：

「惠！別難受。我知道你這三個星期裏面，受盡委屈了！親愛的！怪不得你，梅現在就來陪伴你了，而且、以後起，我每天不再離開你。但是、你得聽我的話才成。第一、你要去除懷疑，第二、你要信任醫生，第三、你要勇敢連親，振作起來才好。像你現在這樣，本來毛病很輕的，却被你自己急壞了！所以、以後起，不許再這樣胡思亂想。只要你能照這三點做去，再住一兩個月，恐怕就能出去了。」

「好！我聽你的話就是了，本來、只要有你在身旁，我就安心了。但是、你千萬得把口罩帶起來，我才放心，梅！這許多日子，丟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兒，你想：我是多麼地痛苦呀？」

就從那時候起，我每天天一亮，趕到醫院裏去，一直陪伴着他；到晚上等他睡着了之後，我才回家。回到家裏，母親跟孩子們都已睡了，我也不去驚動她們。有時候，回去得早點，她們還沒有睡，那末我就把惠民的病況，告訴給母親聽聽，或是把孩子們抱一會；大寶貝現在已經開始會走路了，而且、她還能簡單地叫着：爹爹，媽媽，花花，亮亮等名詞。可是、她這種活潑可愛的狀態，既引不起我的歡樂，就是小寶貝的哭聲，也難以引動我的關切。為了我的奶水缺少，又加之白天在醫院裏的緣故，我只能買了幾磅奶粉，把她交給了母親和女傭去管領。我現在把整個的心，都放在惠民的病體上，用我全副的精神去服侍他，希望他的病有一個萬一的轉機。

天氣漸漸地在冷了，惠民住在醫院裏，已經兩個多月了，然而、他的病，非但不見好，相反、只在一天一天地加重起來；他的面色逐漸逐漸地在蒼白起來，體重也逐次逐次在減輕下來，精神也每天每天在萎頓下去……！我看着這一種情形，只能每天晚上，等躺倒在床上了，才悄悄地滴着淚，却絕不敢在白天，在他的面前表露出來。我一方面在擔憂他的病，一方面在擔憂我們的經濟。存在銀行裏的十萬塊錢，已經用完了，醫院裏的房租，却已漲到二千五百塊錢一天了！家裏每天的伙食要錢，加給惠民營養的魚肝油，牛肉汁，鵝蛋等，却又不可省。像這種情形，我能告訴給惠民知道嗎？不能！我只能瞞着他，厚着臉去找他的同學和朋友們商量。我起先害怕：如果他們拒絕了我的請求，我該怎麼辦呢？僥倖他們都答應：願意盡朋友的情誼，把錢借給我。

在得到了朋友們經濟的扶助下，使我暫時鬆了一口氣。但是、祇要一想到惠民的病況，至今並無好轉時，我這顆心又沉重得像一塊鉛那樣儘是望下沉，沉，沉……

十月過去了，接着是十一月。窗外的朔風，使勁在吹括，花園裏那幾株高大的梧桐樹，本來很茂盛的綠葉，現在都已凋落淨盡，望出去，只剩光溜溜的樹極枝了！

這是一個多麼肅殺，多麼寒冷的冬天啊！

就在這個冬天裏，遠東的戰局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盟軍反攻緬甸，日軍節節敗退；同時上海這一夫去祖國撫愛的孤島，却在日軍的控制和搜括之下，境况一天比一天艱窘起來了。由於盟軍的飛機時來空襲，有一次炸彈投中了發電廠，全市市民的用電，本來已受嚴格的限制，這樣一來，就更引起了恐慌。不但是普通市民，連必需電力的醫院，也陷入了困境。惠民的肺病，也因為不能再作螢光透視，無法獲知病勢的發展，對於治療方面，當然發生了困難。一到晚上，整個的醫院，就變成了黑暗世界。像這種情形，給予病中的惠，又是一個多麼嚴重的打擊啊！

唉！想不到我們的遭遇，竟不幸到如此地步！

壁爐架上，那隻花瓶裏，早已插上了一枝開得很茂盛的臘梅，代替了原來的菊花。朋友們知道他喜歡梅花，來探望的時候，總送來一枝兩枝梅花；即使在朋友們沒有送來的時候，我自己總也買上一枝插在花瓶裏，聊解他病中的寂寞。不獨我對他的病，仍舊抱着最後的希望，就是許多同學們，朋友們，他們在他面前總寬慰他：說病勢已經逐漸逐漸在減輕了；不止此，他們還給予他一種極大的鼓勵，說他們願以經濟作後盾，務必把他的疾病醫治好為止！在朋友們這樣熱情的扶助下，與他同胞手足的大哥們，非但不能給他以物質上的幫助，却反而在精神上給他以極大的刺激！在有一天的黃昏時分，我不能忘掉那一幕：當惠民在他面前表示朋友們願意幫助他的意思後，他忽然露出不滿的神色說：

「你口口聲聲，只說朋友們好，好！但是，我倒要問你：你的身體是那裏來的？你的身子是誰把你養大的？你所受的教育，是誰出的錢？你只知道朋友，朋友，我可看不慣你那些朋友！」

他們弟兄倆終於口角起來了！我並不為自己的丈夫辯護，因為我覺得他這一次的态度，實在也太暴躁了。但是，我更不能原諒他的大哥，因為他不應在他弟弟病危的時候，竟以這樣的態度對付他。我只見他感怒地從桌子上拿起了帽子，對惠民斬釘截鐵地說：

「好！好！我必需沒有你這個兄弟，以後，你去靠你的朋友吧！從今天起，我就跟你絕交，你也必需沒有我這哥哥就是了！」說了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見惠民的眼眶裏，有兩包淚在滾動……！

唉！我能夠說什麼呢？我實在沒有勇氣再生存了，天啊！我該如何是好呢！惠民的病勢，起着劇烈的轉變……他咳得那末兇，熱度燒得那末高，氣喘得那末急，痰裏夾着一星一星的血——

劉醫生提議會診一次。

那一次，在濟華醫院的會客室裏，邀集了上海有名的肺科專家：刁友道醫師，錢慕韓醫師，方侃醫師，再有負責主治的劉德啟醫師等，作了一次會診，結果都說：「人類已經無能為力，除非上帝顯一個奇蹟之外，實在沒有方法了！」這時，我才知道：已經完全絕望了！但是，我還哭着，苦苦地哀求他們……

然而——什麼方法都沒有用了！惠民的命運終於決定了，他的生命一步一步在接近死亡線了……！他自己也知道無望了！他變得那樣消極，那樣頹唐！

他的兩頰深深地凹陷了進去，二根顴骨，高高地凸了起來。他身上的肉已經沒有了，兩條腿和兩隻胳膊，瘦得只剩一張皮包着幾根骨頭；每一次，當我摸到他的胳膊時，心裏就是一陣子酸！

他的眼光：散漫、恐怖、淒慘……！

當每一個親友來探望他的時候，他已經說不出他心頭的哀痛了！唯一足以表示他心頭一切的哀痛的，是他眼角裏的兩顆淚……！

我已經不回到家裏去了，整天整夜地伴着他，伴着他……我的神經幾乎麻木了，我的眼淚也暫時流乾了！我只是睜大着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望着他……，深恐他霎時之間逃走！

到了晚上，我等他有一會兒睡着的時候，心才稍稍安靜一點。放在桌子上的一盞油燈，它那昏黯的光線，只能幽暗地照着局部的用具，在照不到的地方，竟是一片黑暗！這時，我又覺得我好像處身在荒郊的尼庵中，心裏充滿着孤單、淒涼、寂寞、恐怖……

靜——，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又習慣似地，朝惠民看看：他在吞服了二片Allonal之後，已經很安靜地睡去了！這時，我忽然轉到一個念頭：為了惠民的氣喘和失眠，每天、每晚，總要吞服好幾次的Allonal，才能稍稍眠片刻。所以，劉醫生叫我自己去買一瓶，放在我身邊，省得每一次去看護要。這時，我下意識地把手伸到了袋裏，摸着了那隻瓶子，覺得自己也應該準備一下……

「梅！這是你應該幹的事嗎？」我彷彿聽到耳朵邊一個聲音在響着。我向四週看一看，沒有誰。難道說：惠民知道我這時候心裏的念頭而在警告我嗎？我又向惠民看看，他仍舊很安靜地睡在那裏。……那末，這聲音是從那兒來的呢？莫非是我自己潛伏着的一個思念，在激發我奮鬥下去嗎？不錯！我幹麼轉到這樣一個沒出息的念頭

？這是我應該幹的事嗎？驟然患民的疾病，已經到了不救的地步，難道說：我對他已經完全絕望了不成？不！在他的身子還停留在這世界上的最後一秒鐘之前，我還是希望他的病有一個突然的轉機！那怕任何人都對他絕望了，我却仍舊抱着一個最後的希望。

我從衣袋裏，伸出了我的手，輕輕地走到窗前，跪倒在地上，默默地禱告。我相信劉醫生的話：上帝時常會顯出一個奇蹟，在一個生命將要離開世界的人的身上。我懇求上帝賜恩，顯出一個奇蹟，在我丈夫的身上……

我每晚作着這樣的祈禱，每次却在禱告完畢時，默默地，淒涼地，讓淚沿着面頰淌下來……

突然，在十二月一日的那一天早晨，我照例走到窗前去拉窗簾。等到一拉開來時，我發現樹枝上，遠處的屋面上，都蓋上了白茫茫的一片……，哦！原來昨天晚上，竟下了這末厚厚的一層雪。這白色的一片，一射進我的眼簾，心裏忽然之間感到一種恐怖！我怕給患民看到，趕緊再把窗簾拉攏來時，患民已經在低低地叫我了：

「梅！別拉攏……，我已經看見了，那是雪！雪——，雪，梅！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呀！」

我緩緩地走到他床邊。他叫我在床邊的一隻椅子上坐定了，才從被窩裏，伸出了一隻右手，握住了我的手，用一種沉着的，淒涼的，卻又帶些興奮的調子，跟我說：

「梅！以前，我總想放出勇氣，盡我的力量，跟病魔搏鬥一下子，但是……，現在，我知道我的病已經絕望了！你瞧：今天怎麼下起雪來了？哦……！我明白了，它，它預示我……！」

我實在抵擋不了這種感傷的空氣的壓迫，我的眼淚淌出來了……！」

「唉——！你且不要傷心，聽我再說：梅！今天的雪……，它是預示我歸宿的日子到了……！」

「惠！我懇求你……」我抹着淚說：「你別再說這一種傷心的話了！你的病會好起來的。惠！你應當要望樂觀一方面想，我們的年紀還是那末輕，我們將來還要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我們將來……」我說不下去，我哽咽了……！」

「但是……，我的生命，將要離開這世界了！好寶貝！你聽我說……，你不要哭呀！你要知道：你一哭，我的心，真像被人在宰割一樣的痛……！梅！抬起頭來，我問你：你……你把頭抬起來呀……！」他用手抵住了我的下巴。他的聲音裏夾裏顫慄……！」

我含着淚，抬起了頭。

「你還記得嗎？我們認識的第一個冬天……，那一年，不也是一個很嚴冷的冬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雪嗎？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你在窗口把雪球拋在我的帽子上，我，我不是也抓起了一團雪向你拋擲過去嗎？可是

……，我沒有擲中你……。」他的眼睛裏露出一種光芒，好像在追憶昔年那一種情景，而制止不住從內心發出來的歡樂一般；說話的音調，也變得輕鬆，愉快起來了。但、不到一分鐘，他又回復了方才那一種淒涼的，帶着顫慄的音調，接下去：「唉……！想不到今天，在我離開你的時候，又是一個冬天，一個下雪天……！唉！你別哭呀……！」

但是、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知覺的人！眼看着我親愛的丈夫就要……，就要……，我能不傷心，能不哭泣嗎？我不能自主地把頭埋在他的手掌心裏，低低地啜泣了……

「梅！我希望你別這樣子軟弱，我不喜歡我的妻子是一個軟弱的女子……！你瞧……，你瞧……」他說着，忽然把我的頭抬了起來，又用手把我的頭向外面一按。我在淚眼模糊中，向窗外望去，只見見窗外在飄着一片一片鵝毛大似的雪花，就不禁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等我把頭旋過來時，他又繼續着說，聲調却興奮起來了：「你瞧見了？外面的雪下得這末大，可是，你再瞧（他又用手向壁爐架上一指），瓶裏的一枝臘梅花，卻又開得那末盛，這就是我最喜愛它的原因。因為越是這樣的大雪天，它越發開得茂盛！別的花，在這樣朔風吹括，大雪紛飛的嚴冬，早已枯萎而死了，惟獨它能驕傲地，單獨地生存着……。梅！難道說你已經忘掉了嗎？我在那第一年的冬天，在送給你那枝梅花的時候，我不是拿這樣的話，鼓勵你，激發你嗎……？我不是拿這個「梅」字來象徵你的生命，要你也像它那樣勇敢地生存……，抱着不屈不撓的堅志生活嗎？我為什麼要給你題這一個名字？雖然……，在當初，我絕對想不到，我會有今天這末一天……，但是……，這一天既經遇到了呢，梅！我就希望你勇氣去承當這打擊，有胆量去接受這痛苦……。好寶貝！勇敢一點，硬朗一點。只要你想一想：我十多年前，給你題名的那一點用意，記住我現在留給你的這幾句言語，我相信：不管將來的環境，惡劣到如何程度，變化到如何地步，你也一定不會給環境隨便吞滅掉的！」

他停止了說話，病室裏是一片寂寞……

我不知我將來有沒有勇氣，去承當他所說的打擊和痛苦，但、聽了他那一段言語之後，我覺得無形中有一股力量，逐漸逐漸地在我心裏膨脹起來……。我停止了哭泣，想安慰他幾句，他却又說了：

「你給我趕快打電話，叫一輛救護車，我馬上就要回去，回到我自己手創的家庭裏去……」

在惠民回家後第二天晚上十點鐘。

這一天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是在我的生命史上，最最痛苦，也是最最不容易忘掉的一天！

隔晚他翻來覆去的，沒有睡到一個鐘點以上。在醒來的時候，他老是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我除了在他睡着時，到廁所裏去一次兩次外，其餘的時間，一分一秒鐘，也不願意離開他。在醫院裏時，我已好幾晚沒有睡覺，好幾天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餐飯；回到家裏之後，我看到他時常露出一種空虛的眼光，呆呆地注視着遠處時，（我不知道他在看些什麼？他注視的目標，往往是一種不值得看的東西，譬如：雪白的屋頂，牆壁上的一個烟窗洞眼，和門框邊的電燈撲落等……）我這顆心，更覺得悲傷起來，也就更提不起心情去吃飯，去睡覺……我一天到晚，一晚上到天明，只是坐在他的床前。我難得說幾句話，每一次將要說的時候，淚就跟着滴了下來。眼淚……就始終等候在眼眶裏，沒有乾過一會兒……

房間裏除了我之外，還有母親，大哥，四哥，和大嫂們。

這時，他露着很淒苦的眼光，用一種很平穩，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口吻，對我說：

「梅！今天……是我跟你永別的日子到了……」

我不等他說完，眼淚又撲簌簌地落了下來。但我還哽咽着，安慰他說：

「你別胡思亂想，惠！我始終對你的病，沒有失望過……，我相信你一定會……」

「唉！不會的了！梅！我老實告訴你：我……，我自己是一個醫生，那有不知道的道理……！你瞧：我的手指尖……，都……都已經發腫了……，你看……，是不是像一個一個蛇頭那樣的……，唉！這是心臟即將要停止工作的徵兆，……我的體溫……，這幾天早已沒有了……，非但沒有，反而降低下去了……，我的呼吸，卻又這樣急速……，梅！你摸摸看，我的腳已經冷……冷到膝部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在……就在這頃刻間了……！媽！你也不要傷心，你們都不要……」他斷斷續續地說着。

「唉！惠民！別說這種話，做媽的心裏，多少痛苦……，我直指望在你身上……，唉……！那裏想到，孩子……！媽的命，這樣的苦……，我的頭髮都白了，我的牙齒都掉了……，應該讓媽的去……，孩子！你別去，讓媽代替了你吧……！」媽抹着淚說。

「媽！請你原諒我，我做兒子的，沒有好好地侍候你一天……，這是無可奈何的，你老人家，只好警開些……，只當沒有生過我……。好在我死了之後……，還有大哥，四哥在當心你……。唉！我想不到……，在我臨死之前，我竟看不見三哥……，也不知他究竟在那裏……」惠民斷斷續續地說了這幾句之後，把眼光在四哥臉上掃射了一下，末了，停留在大哥的臉上：「大哥！我不能報答你栽培我的……恩典了……我有得罪你的地方……，你看在媽的份上……，原諒了我。我死了之後，你……你跟四哥，總要好好侍候媽……，她年紀大了，你們

總要忍耐……」

「你放心好了，惠民！我現在懊悔……，懊悔我的脾氣不好了！」

我聽見大哥在傷心地抽噎着，四哥也在低低地哽咽着……。

這種淒涼悲哀的情景，刺戟着我的神經，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把左手掩沒了眼睛，低聲地哭泣起來了……

「唉！你別哭呀！」惠民把我的右手，緊緊地捏了一下之後，伸起手來，在我的肩上撫摩着說：「梅！我知道你心裏的痛苦，悲傷……，可是……，我有什麼法……？可想……？在此刻之前……，我總不餓氣……，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跟病魔殺搏……，我要為了你……，從病魔的掌握中掙扎出來……，可是……，可是……，我失敗了……！梅！我心裏實在捨不得離開你……，想不到……，天要把我們分開來……，叫我……，叫我……，唉！我不懂……這難道……，真是我們的命運，注定……要……要這樣的嗎……？不！我至死也不相信……這是我的命！我告訴你……，我被環境活活地磨折死了……！我窮，我苦……，為了我的窮……，我被許多人瞧不起……，為了我的身世苦……，我被許多人糟蹋……！雖然，我仍用我自己的力量……，奮鬥出來了……，但是……，失敗的，還是我自己……！你想：一次一次的磨折……，一次一次的打擊……，既然我的精神上受得了，我的肉體上，抵抗不了呀……！可憐我的身體，病倒在床上……，我的心裏還是在想……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生肺病……？我那來這許多錢……，可以長期的休養，長期的治療……？我從不病死……，急……，也要把我急死了……！」

「惠民！你說了那末許多話，太費神了……！你閉着眼……，休息一會兒吧。」我勸阻着他。

「不……，我心裏有好多好多的話，要跟你說……。梅！我直指望……我們能夠白頭偕老……永遠相愛到死，……」

我聽到了這兩句，心裏一陣子辛酸……，淚一連串，一連串地滾落下來，到末了，我索性把頭埋在他的手掌裏……

「你別哭，聽我說……我想不到……，我們……，我們會有今天這末一個結局……！梅！我心愛的梅！我害了你了……，害了你了……！你的年紀那末輕……，你……，你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我沒有給你打下點基礎……，反而……，留給你一筆債務……，留給你這末兩個小的孩子……！唉！叫我怎麼對得起你……？梅……！你別再哭呀……！我心裏難過……」

「那末……你……，惠民！你別再說這一種話……，梅的心裏……」

「我知道你心裏難受……，可是……，可是……，我此刻再不說……，以後起……，我們……永遠……永遠……，沒有說話的機會了……！梅！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了……！我有三件事……，要你應允我……，你肯不肯呢？」

「……」我默默地，向他點着頭，淚，沿着面頰在淌下來……

「你肯了……，那我死了，也瞑目了……！實！我要求你三件事：第一、我一生中，最最瞭解我……，最最體恤我……，最最愛護我的……，就是你……！我希望你將來有一天……，把我一生奮鬥的過程，跟我和你……十年來相愛的一段歷史……，寫一本書……，使認識我的許多同學們，朋友們……，知道我是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中……，生長起來……，受了千種痛苦……，萬般磨折……至死，我的精神……，也不屈服於命運的一個人……。○記着：燦然我的身子，離開這世界了……，我的精神……，却一直活在你的心裏……，我的靈魂……，隨時隨刻要看顧你……，不讓你……軟弱下去。第二、我希望你別為了我的死而毀了你的一生。○梅！我……我死了之後，決不願意你從此……過一種孤孤單單的日子……！親梅！利用你聰明的頭腦……，銳利的目光……，去……去找一個有作為，有胆量……，有道德……，肯體恤你……，肯愛護你的男子……，和他結婚……，那我才安心了……！唉！梅！你幹麼要哭得這樣傷心……？快別哭……，我知道你愛我……，知道你……你離不開我……，可是……，我絕不希望你有這一種愚蠢的念頭……。○你今年還祇二十多歲……，我希望你將來……，仍舊有一個燦爛的前途……。○第三、就是我心愛的兩個寶貝……。○唉！可憐小寶貝……，到今天……，我只看見她兩次……，我從沒吻過她……，從沒抱過她……，這可憐的孩子……，在那末小……，在她祇有四個月的時候……，她就失掉了爸爸……。○梅！你以後……，總要當心她們……，愛護她們……，保護她們……，這兩個可憐的沒有父親的孩子，你知道我心裏多疼她們……。唉！我想到這兩個孩子……，我的心在痛……，我恨不得讓我放聲的哭一場……，但是……，可憐我……，我已經哭不出來了……，我的眼淚已經流乾……了……。」

天啊！我還活在人間嗎？我那裏受得了這一種……，我說不出，我放聲地痛哭了……

接着，房間裏發出其他的哽咽聲，抽噎聲，啜泣聲，混合在我的痛哭聲裏面……

「唉！你們別哭呀！大嫂！請你把我的兩個寶貝抱來……我要看一看她們……，在我將要……」

大嫂抹着淚，退出了房間，接着，大哥和四哥也默默地退了去。他們受不住這種淒慘的情景的壓迫而逃開的吧？我恨不得也馬上離開這兒，但是……，我那裏硬得起心撇下他……

我涕淚滂沱地，把我的頭撲在他的床沿……

房間裏，一陣子沉默。忽然，他又重重地，把我的手握了一下。

我抬起頭來，可憐！他的眼角裏，有着兩顆很大很大的淚珠……，燈光射在他的臉上……，這兩顆淚珠在一閃一閃地發着光……。他的嘴唇，微微地在顫動，好像要說話，又像說不出來的樣子……。好久好久，才從他顫慄的嘴唇皮裏，吐出了一個字：

「梅！」

我這顆心，真在片片地碎裂下來了！我望着他，望着他……，我忘掉了他是一個肺病患者，我不顧任何一切顧慮，站起身來，卸下了口罩，俯下頭去……：

我要跟我親愛的丈夫，接最後的一個吻！

但、當我的嘴唇，將要湊近他的嘴唇時，他突然把頭歪在一邊，把我的身子推開了：

「梅！好寶貝！我感謝你……，祇有你，知道我心裏所想的……，可是……，可是……，梅！別讓我再害你了……。你要知道：我生了肺病……，有你這樣一個人……，在當心我……，侍候我……，萬一……，你染到了……，唉……！太苦了……！再有……，再有誰……，能夠……像你侍候我那樣的……來侍候你呀……？」他說了後，忽然改變了一種語氣問我：「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向鐘看了看，回答他：

「十一點鐘……。」

「哦！已經十一點了……！梅！怎麼……！她們還沒有把寶貝們抱來呀……？我覺得心裏難過……，喲！不好……，梅！你趕快……抽……抽好了一枚 *Cocaine* 預備着……，萬一我……我……，我還想看……看一看我那兩……。」

「惠民說到這兒，忽然面色灰白起來了，而且氣喘得那末厲害……。」

……

「媽呀！他……他……」我哭叫着媽。

「惠民！你醒一醒，你怎麼啦……？」母親一邊叫着惠民，一邊回過頭來對我說：「你別心慌……，他方才不是叫你打一針什麼……。」

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我的心上發生出來，突然之間，我變得非常鎮靜了。我走到桌子邊，在針筒裏灌了一枚 *5.3 cc.* 的 *Cocaine*，又回到惠民的身旁。我要母親把他的手按住了，毫不懼怕地，把針頭在他的靜脈裏射

了進去……。

我重又把我的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的脈膊在漸漸地跳動起來……。

「啊——！」惠民在喉嚨口低低地喚了一聲。他的眼睛也回復了原狀，向我注視着。

這時，門「呀」的一聲開了，大嫂和女傭，抱了大寶貝，小寶貝在走進來。

我一看見這兩個孩子，心裏說不出是酸是痛，眼淚儘是不斷地在滾落下來……。

她們抱着她們走到床前。我睜着一雙淚眼，向孩子們看看：只見小寶貝還在女傭的懷裏，睡着未醒。大寶貝却已完全醒了。她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當她一看見惠民時，就從大嫂懷裏，伸出了一雙小手，向惠民撲過去，嘴裏還在嚷着：

「爹爹抱，抱……抱寶貝……」

惠民看見她那種嬌態，天真的模樣，抬起手想去握她的小手，但、當他的手剛舉起來時，却又頹喪地垂了去，臉上却發出了一個苦笑！

「唉！乖囡！」他嘆着氣說：「叫我做爸爸的……，怎麼，怎麼……捨得撇下你……那末可愛的孩子……，你還祇一歲……一歲多些……，那末小……，那末小……，叫我怎麼捨得……捨得……，（他說到這兒，把眼光緩緩地轉到小寶貝的臉上。）唉！可憐的孩子……，你更要比你的姐姐小……，小……，做爸爸的……實在對不起你們……，實在捨不得……，撇……撇下……你們……」他說着，忽然揮手對女傭說：「快些抱出去……，抱出去……，這兒的空氣不好……，我實在不應該……」他並沒有把言語說下去，但我看見：在他眼眶裏已經滾動了好久好久的兩顆淚珠，霎時間滾了出來，停留在他灰白色的面頰上……。

「惠！我求求你：你別再說這一種傷心話了！我不能讓你離開我，離開我們，我……我不能沒有你……，惠我要跟着你，跟着你一起生活，就是你要走……，讓我也跟着你一起走……」

我邊哭着說，邊替他抹掉了兩滴眼淚，接着，我又低聲地抽噎起來……。母親也在一旁發着哽咽……。

「媽！你……你老人不要再傷心了……，你年紀大了……，得保重身體才是……。」他說着，就回過頭來，向我說：「梅！你也不要哭……。你要知道：人生那有不散的筵席……，只在遲早之間……。寶貝！我……我懇求你的三件事……，你都……都應允了……？否則……，我死了也不瞑目……的……。以後起……，希望你照着我的话……做……做下去。梅！你聽見沒有呀……？最要緊的是……。勇敢，勇敢地生活下去……，奮鬥下去……。你記着：你……你不是一個依賴了他人……，才……才能生活的女子……。再有……，再有……，再有……，唉！我的

話，實在是說……說不完的話……，但是……，梅！我的好寶貝……，你總要記着我今天……，我此刻跟你說的話……，最後一次……跟你說的話……。○唉！你別哭……，你再聽我說……：你的身體……，是最要緊的……，冷熱飲食……，處處都要小心……，晚上總要早早的睡覺……，也不要為了我的死……，時常哀傷哭泣……，多哭要傷身的……，如果你有什麼傷風咳嗽……，叫這兩個可憐的孩子……，怎麼辦……，怎麼辦呢……：再有……，我以前……，得罪了你……你的爸爸……，你以後碰見了他……，就說我錯了，請他老人家饒恕我的過失……：○唉！除了這些……，我還要跟你說……說些什麼呢？我所要說的……，實在太……太多了！哦！我又想起了……一件事……，璧姊……，她……她現在不知好不好……，我們也好久沒有收到她的信了……。○唉！當初……，她竭力地成全我們……，幫助我們……，她無非希望……希望我們倆能夠……，唉！又那裏想到……，梅！要是她……，她知道了我們，今天有這樣一個不幸的結局時……，她……，她又要怎樣的傷心呢？唉！我想不到她了，將來……，將來你們總有見面的日子……，你就跟她說，說我臨死的時候，想到她……。○我想……，她將來一定會安慰你，勸解你的。○再有……，在你姨媽的面前……，你也跟我說，說我感謝她……，她當初鼓勵我，幫助我的好意……。○除了這些……，我也說不盡了……！（在這樣淒涼哀傷的空氣裏，這當兒，忽然從隔鄰送過來一陣沉濁的、單調的、肅穆的鐘聲……）你……，你聽……這不是鐘聲……？一定是十二點鐘了……，唉！梅！親愛的！我心愛的……的……，最重心愛的寶貝……，我……我要跟……跟你……永別了……！

他那本來緊緊地握着我的一隻手，到此刻，突然放鬆了我的手，垂落在床沿……

「惠民……」我驚叫了一聲，沒有回答！我趕快按他的脈搏，天啊！他的脈搏，已經沒有了……

我張大了一雙眼睛，楞楞地望著他……，我看見他的頭，無力地歪倒在枕頭的角上，他的眼皮在漸漸地闔下來……

「啊——！」我又從喉嚨口喚出了這一聲，就從攢子上站起來，撲在他的身上，嗚咽地痛哭起來了……

二十二 長恨

在淒涼寂寞的黃昏，我懷着悲傷憂愁的情緒，斜倚在枕畔，望着一盞孤燈發楞。

慢慢地，我旋轉頭來，看看你的遺容，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三年了，三年了——！你離開我已經整整地三年了！

看着你像片上的笑容，我不相信你已經死了。我老是在盼望——從你跟我永別的那天晚上起，一直到眼前——盼望你的身子有突然出現在我面前的一天！我時常閉目冥想：想你的身子，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一剎那時，我將以雙手緊緊地抱住你，不讓你溜去；我更要跟身撲入你的懷中，向你細細地訴述我這三年來懷念你的一片情緒。然而，三年了，每一次的幻想，換來了每一次的失望！唉！一個人死了，原是不能重生的，我何愚妄至此？但是，你十年來與我相愛時的聲容笑貌，結廬後，兩年來的濃情蜜愛，已牢牢地深刻在我腦際，叫我那裏能忘得了，又那裏能拋得了呢？

我想到我們婚前：為了要爭取我們自由的生活，你曾不斷地鼓勵我，安慰我。我們曾含着淚，忍受外界的許多壓迫；我們也曾咬着牙，跟舊勢力作了最大的搏鬥。威脅利誘，軟騙強迫；任何阻撓，都分不開我們相愛着的心；任何打擊，都離不散我們相擊着的情。一年，一年，又一年！。送走了中秋的團圓月，又迎着了明年的早春花。看着花開，又看着花落……。到第十年，我們才從舊的，被束縛的圈子裏掙扎出來，開始飛入我們理想的，自由的天地中。

十年——，可不是一個短的時期呀！可是，我們終於在忍受了這長期的痛苦之後，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標。我又想到我們婚後：你除了診務出去之外，每一次的出遊或是赴宴，我們總是相偕而出，攜手而歸。我們曾靜靜地倚在窗前，看着月亮從雲端裏鑽出來；我們也曾默默地躺在床上，熄滅了燈，數着天空裏的星星。

你說：「從此以後，我要永遠地陪伴着你。」

我說：「以今為始，我們再也不要分離。」

唉！是你的壽短？是我的命薄？我們只度過了兩過年頭，就從此永無再見之期！

我知道你的病根是：種在這十多年來，重重的刺激和沒有好好的調養上面；我也知道你的死是：基因於這兩年來，肺病患者的接觸之多和日夜的診務繁忙所致！然而，你死了，我却擔當了一個「命硬尅夫」的罪名！唉！你不是不該死的，你為什麼偏要死？你不該死而死，那就無怪人們要說，為了我的「命硬」而把你活生生地「尅死」

「了！」

我再也說不上什麼，在人前，在你的家屬面前。一似果真為了我的命硬而把你剋死了的，使我感到一種難以伸訴的痛苦。唉！我心底的無限辛酸，傷痛，除了默默地凝視着你的遺容，向它投示我一個懷疑與委屈的眼光之外，我再也不願企求得到旁人的同情，和你家屬的諒解了。然而！……，你的像片，能夠安慰我這顆破碎的心靈？還是能夠治好我心頭的創傷呢？

不能夠，我唯有把我這顆心，寄托在你留給我的兩個孩子身上。我看看大的孩子，用手背抹去了臉頰上的淚；我看看小的孩子，一絲淡淡的微笑，出現在我的嘴角邊。然而、我終究是一個人，我那裏能忘掉掉過去的一切？我即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看着她們，却更容易引起我內心的痛苦！唉！她們還祇那末小，那末小，到現在，我們的大寶貝還祇四足歲多些，小寶貝却比她更小一歲。

望着孩子，一方面雖然增加我不少求生的勇氣，一方面却又平添了我無限傷心！你知道嗎？那隻盛 Opium 的瓶子，我把它從藥櫥裏檢出來，鎖在我的衣櫥裏面；你吃剩下來的酒瓶 Allonal，也曾深藏在我的衣袋裏有好多日子。但是、幾次三番，當我想以自己的手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時，每一次，總因捨不了這兩個可憐的孩子而作罷。我怎麼能夠撇下她們呢？可憐她們已經失掉了爸爸，我怎忍使她們再失掉媽媽？為了她們，我得活下去。不錯，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你一死，假使我就不能把生命維持下去，那只是顯出我的無能，我的軟弱罷了。我不甘心就這樣結束我的一生，不管今後的環境，變化到如何，我還是要活下去，而且勇敢地活下去！

然而！要維持生命，最主要的，還靠一個「錢」字。你雖然給我留下了這末一幢屋子，可以變換一些錢，但是、頂出去的數目是有限的。拿這筆錢：完全買米，照當時米價，每擔偽幣六萬元計，也買不到三十擔米。在這筆有限的，微薄的款子裏面，除掉你患病時積欠下來的債務和你喪事裏的一切費用，再除去你母親和你大哥們拿去的一部份，我不知剩下來的，能夠維持我們母女三人的生命有多少日子？我不願在你死後尚要對你的家屬方面，表示不滿，但是、積鬱在心頭的幽怨，已經有三年了！在這個寂寞淒涼的黃昏，我要低低地向你伸訴！……：我首先要告訴你的是：在你死後，為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女的，你的大嫂嫂就說：「照我們的規矩：女孩子是進不得祠堂的，所以、應當由侄子出面，把侄子當作兒子。」她這樣義正詞嚴的說了後，於是、你的大哥，四哥們也都附和着。

「唉！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呀？我聽不了這種話，受不了這種氣，一股無名的怒火，激動着我，我不容氣地衝着她說：

「大嫂！你別弄錯了。這是民國，並不是前清啊！我不懂什麼女孩子進得了祠堂，進不了祠堂，我只知道：現在是男女平等。照你說：女孩子就不是人嗎？別說他留下了兩個女兒，即使沒有，也可以由我出面呀！」

在禮貌上說，我當然不應對她如此無禮。但是，我照着正義的合理的路走，不論是誰，只要是壓迫我的，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的結果：我勝利了，但，當我看到你的靈位上寫着：

「先父惠民府君之位」這幾個宋體字時，我却又哭了，我為了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在這末小的時候，就做了沒有父親的孤兒而深深地痛哭了！

唉！惠民！以前，我只知道你肯負責給病家診治，肯盡力幫助病家，却没有想到你這種行為所引起的後果。當你患病在醫院裏，有許多病家打電話來探詢倒不必說，那裏知道在你死後，還是不斷地有人來請你出診。當我在話筒裏聽到對方說：「徐醫生的病已經全愈了吧？現在，可不可以請他出診？」的時候，我禁不住一陣傷心，眼淚滾了出來。我哽咽着，告訴他們，說你已經故世了。接着，我又聽到對方表示驚奇的「啊」了一聲之後，又是一聲長嘆！

有時候，我還會聽到這樣的話：

「徐醫生會死？真的嗎？唉！那真是太可惜了！」

遇到了這種情形，我往往把電話擱斷了後，狠狠地痛哭一場！

「徐醫生實在是不該死的！」任何人都這樣說。

但是，你終於死了！唉！你知否你的死帶給了許多人的痛哭？帶給了每一個認識你的人一聲長嘆？

我不能忘掉那一天，在殯儀館裏那一天！你的朋友們在拭淚，你一個從小的同學，當他得知你的噩耗後，就趕來跪在你的屍體前放聲大哭，你的一個病家，望着你的遺容，口口聲聲在訴說：你曾救過她的生命……

哦！他們尚且如此，你想我當時的心裏要傷痛到如何地步？我瞪着一雙淚眼，望着你，望着你……，我希望你的眼睛，突然之間會張開來。我蹲在你的屍體旁邊，把我的手，握着你的手，啊！你的手，那末冷，那末硬……，但我心裏在希望：你的手，突然之間會動起來……

我望着，望着……，終於被人們拉了開來。我的眼睛裏却又看見了兩個穿着蓆衣的孩子。她們……，一個在女傭的手裏，一個在母親的懷裏。她們——，一個在笑，一個在叫。我一看到她們，兩行眼淚又淌下來了……。我想哭，但是，我已經哭不出來，我的喉嚨早已啞澀了！

最最使我傷痛的是：在你的屍體，放入棺柩後，將要蓋棺的一霎那！許多人拉着我，不讓我走近你。是她們

的殘忍？是他們的善意？我簡直分辨不清了，我又一次暈了過去……

唉！你為什麼要那末早就離開我呢？你不能再活三十年，你也不過六十歲呀！世界上六十歲的人要多少？你偏偏那末年輕就死了？

想到你那末年輕就離開世界的一點，我心裏除了悲痛之外，又覺無限憤恨。我恨環境，我恨命運，我恨這殺人不見血的禮教，我更恨這永遠不見結束的戰爭！如果你的環境富裕，你不會死；如果你的命運裏沒有這許多波折，你也不會死；如果你沒有受到舊禮教的種種壓迫，你仍不會死；如果你不碰到這個慘酷的戰爭，你便害了肺病，今日的科學也一定能挽救你的生命，你仍未必死。你臨終時說的話是對的：你是給環境活活地磨折死了！

然而，有什麼法子可以挽回？你死到現在，不是已經整整地三年了嗎？非但是你一個人給環境活活地磨折死了，社會上，不知更有多少少少的人在受着磨折呢？你是死了，活着的我，又何嘗不是在受着磨折？

我告訴你：為了那一幢屋子，使我又受了多少氣惱？我本不願意把這幢你辛辛苦苦化了許多心血去頂下來的屋子，把它頂出去，可是，在你死後的不多天，我就聽到一個消息：你的四哥要搬進來，原因是他孩子多，屋子小，我這兒的屋子反正空着。為了這緣故，一半當然也為了不把屋子出頂，我就無法善後，所以，我就不得不忍痛地把它在極短時期內頂掉了。

但是，當他們知道我把屋子頂掉的消息後，他們就對我施以威脅和辱罵。你的四哥呢？在白天威風浪人的跑來跟我說：

「你有什麼權利可以把屋子出頂？我去叫幾個警察來，監視你的行動，看你有本領把這兒的東西搬出去！」你的大哥呢？在晚上趕了來，怒氣衝衝地踢着房門。（可憐那一晚，我們的大寶貝正在發着高熱，我關着房門，陪她睡在牀上。）等女傭把房門開了後，他就衝進來，俄青着臉向我說：

「誰的主意把屋子頂掉了？你要知道：我是長兄，也就是家長，我不出主意，誰敢出頂屋子？」

我不知你聽了這些訴述後，是否同意你哥哥們的行為，還是冥冥之中在為我不平？我聽了他們這種無理的話，看了他們這種兇蠻的態度，我的眼淚像決了口的堤，那樣地湧出來。然而，我又立時明白：我現在是處於無助的、孤立的地位；種種困難，種種打擊，全靠我自己放力量，放出勇氣去抵擋。哭！——那有什麼用！眼淚——也感動不了這些殘酷者的良心呀！我決計放棄我這種軟弱的態度，而要憑我這一點倔強的個性，從事積極的行動了。而且，我的腦筋裏，無時無刻，不在想你臨終時說的話，要我勇敢地生活下去的話。於是，我趕快揩乾了眼淚，沉着地、大胆地、勇敢地、向他說：

「他死了，你們就這樣子欺侮我了！房子，是他自己掙錢頂下來的，現在他死了，我當然有這權利可以把它

出頂；要不這樣，拿什麼來料理這些債務，拿什麼來應付今後日常的開支？你們這樣不講理，我可實在拗不過你們；但、假使你們一定要用強橫的手段來欺侮我呢，公理自在人心，我唯一的辦法，只有訴諸法律了。」

我現在確切地相信：當一種惡勢力來襲擊我的時候，我越是退避，它越是向我攻擊得厲害。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挺身承受不足，還該站起身子來抵抗。惟有憑了自己一股不屈不撓的勇氣，才能把惡勢力打退下去。我終於抱了這樣的信心而把他們說服了。

但是、事情真不簡單，我現在又要告訴你另一件事了。那是在我把屋子頂掉後，為了一時找不到屋子，你的一個病家，她事前曾說過：可以到她那裏暫住一些時候，一邊再慢慢地找尋。不料你的大哥又為了我住處的問題而說出使我難堪的言語。他說我年紀輕輕地，住在外面不妥當的，因為我是一個家婦；說我身邊有了一筆錢，容易受到人家的愚弄；所以、要我住到他的家裏去。唉！這是一種什麼話？想不到你一死之後，我頓時又要退縮到另一個世紀裏去生活了？我想到你三十年的生命，在這複雜的、多糾葛的家庭裏面，已經受盡了多少的痛苦；在你從前給我看的日記裏，你不是寫着：——

「我不知道這個家庭，到那一天才能得到安靜？一天到晚，老是吵個不停。母親跟嫂嫂要吵，嫂嫂跟哥哥要吵……。我不願意再在這黑暗的、煩擾的、多事的家庭裏生活下去了……；到那一天，我才能跳出……。」

一想到這裏，我怎願把我自己套進這圈子裏去呢？就是你，我想你也決不願意我和他們去生活在一起的。因此、我又直截了當地，對他說：

「如果我要改變我的生活，即使住到你的家裏去，你也阻止不了我的行動；再說得坦白點：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即使我要再嫁，法律也並不能禁止我呀！否則呢？任我住到那兒，即使天邊海角，即使年紀再輕一些，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啊！說到受人愚弄的一點，我不信世界上的人類，竟會絲毫沒有良心的，我已經遭到這種不幸了，怕還有人要來欺侮我，哄騙我嗎？」

我終於帶着兩個孩子，搬到你的病家裏。不久，又帶着她們搬到我們現在所住的地方。這是在你死後下一年三月裏的事。

搬定了之後，我就計劃：開始找一分工作，來養活我自己跟兩個孩子。因為那筆四分五裂剩下來錢，經了兩次搬場之後，已經所剩不多了，我不得不積極找尋工作。但是、惡運好像老是跟牢我似的，我非但找不到工作，兩個孩子的健康，卻又發生了問題。大寶貝的病剛治療，小寶貝接着也害病了。好容易等小寶貝的健康恢復；錢，已經用完了！

叫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孩子們的身體都這樣弱，即使我找到了工作，也不放心把她們交給在女傭手裏呀！因為我時常想到你臨終時跟我說的話：

「你總得要好好地去愛護她們……，你知道我心裏多疼她們……！」

一想起你的話，我心猶如刀割！我決定不再出外找工作去了。我要守在家裏看護她們。但是、我如何去應付日常的生活呢？每天三頓粥飯要吃，小寶貝的奶粉要餵，大寶貝的餅乾要買，房金水電費等要付……

無可奈何地，在一個鄰居的提議下，我開始給人縫製衣服。唉！我簡直不相信我的命，竟會苦到如此地步！當我第一次從一個鄰居手裏接過衣料，她告訴我衣服的尺寸大小時，我的眼淚在眼眶裏打滾……我把眼睛張得大大的，不敢嚥一嚥，深恐眼皮一掀動，眼淚就跟着跌下來……

惠民！你告訴我：這究竟是環境逼得我如此呢？還是果真是我的命運註定要這般呢？我的個性是那樣好勝，那樣驕傲……，可是、我現在，竟在過這一種可憐的、窘迫的日子！自你死後，父親時常來看我，他現在當然非常哀憐我，同情我，可惜我；但是，他現在的哀憐，同情，可惜，於我又有何補？他曾叫我回去，回到他那兒去，跟他，跟姨娘，跟弟弟們一起生活；他說我這樣的生活，太孤單，太寂寞，也太痛苦了！但是、我默默地向他搖搖頭；他的好意，我是感激的，可是、我却不願領受他的好意。我在他面前，不願說出我心裏的悲哀，在他面前，不願讓他看見我的眼淚！好幾次，我對他說：

「惠民總算留給我一幢屋子，可以變換些錢；雖然已經分去了不少，不過、我現在靠了這剩下來的的一筆錢，還能勉強敷衍過去。」

倔強的個性支持我，我能在他面前，不嘆一聲苦，不流一滴淚。

可是在他走後，我的眼淚卻滾出來了！

當然！我也免不了要想到我童年時的快樂。那生活是多麼舒服，多麼開氣！我從來不知道憂愁、痛苦、也不知道生活的擔子，究有多少重量？可是而今，看看手裏在縫製着的衣服，想想要靠這些工資來應付生活時，你可以想像到我的心裏是如何地痛苦啊！如果你在看著，你當然不會讓我受這種委屈，那末、你為什麼要離開我呀？惠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每晚在想著你，想著你？白天，孩子們的啼哭，孩子們的嬉笑，猶能稍稍分散我想念你的情緒，但一到夜闌人靜，兩個孩子都已睡熟，我坐在燈下做活時，就免不了要深深地、苦苦地思念你了！開始，我還能把自己安靜下來，可是、越是夜深，你的影子，越是清晰。我彷彿聽見你說：

「梅！夜深了，睡吧，你太辛苦了！」

於是、我的手指慌亂起來，我的眼睛也模糊起來了。針腳漸漸地在凌亂……，我只看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巴……，在每一個線腳上跳躍。針刺在手指上一陣痛，把我的思想，抓回到現實裏。我丟去了衣服，從腋下抽出了手帕，抹去了眼眶裏的淚，輕輕地對自己說：

「他已經死了，你再思念他作什麼？勇敢一些，還是為活着的好好兒生活吧。」

我歪過頭去看睡熟着的孩子，恰好看見我們的大寶貝在睡夢中發出一個笑聲。她的笑，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鼓舞，我自己也微微地笑了。我在想：為了孩子，我該生活得硬朗一點才是。然而、當我把視線收回來時，却又看見了你的像片。唉！你的像片，給我的刺戟，實在太深了，太深了！我想到往後的歲月，只能對着你的遺容，訴述我心頭千千萬萬的哀思時，我這顆心，又像跌進在冰窟裏似的，感到一陣寒冷，我終究哭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雖然在那樣淒涼悲慘的情況之下，過着這種痛苦憂愁的生活，我還是不肯鬆懈我奮鬥的精神。我仍舊白天陪着孩子們玩耍，晚上做活。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我們度過了春天，又捱過了夏天，在秋天將要來臨的時候，我們迎到了一個狂歡的日子：中華民國得到最後的勝利了！

勝利了，該是快樂的。不錯！成千成萬的人聚集在街頭。瘋狂地歡呼，瘋狂地鼓掌。我也懷着一顆興奮激盪的心，雖在人叢中。然而、我並沒有鼓掌，我也並沒有歡呼；我祇是默默地，讓兩行辛酸的眼淚，從眼眶邊沿着面頰流下來……

勝利了！勝利把許許多多分別了多年的兒子、女兒，帶回到爹娘的面前，把許許多多離散了多年的丈夫，帶回到妻子的懷裏……。然而、我的丈夫在那裏？孩子們的爸爸在那裏？我看着我週圍的人們，儘量在享受着重逢後的團圓之樂，可憐我只能把我們的兩個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裏，傷心地痛哭！

我告訴你：惠民！我們的大寶貝已經懂事了。她時常睜着一雙大大的、烏黑的眼睛，露着疑惑的神情一再問我：

「媽媽！我們的爸爸呢？他到那兒去了？」

唉！為了她太聰明的緣故，我老是不敢把你已經逝世的這回事告訴她。我怕：那會刺傷她稚嫩的心靈。於是我只得騙她說：

「你爸爸正在外國唸書。你別吵，好好兒地等着，爸爸快要回來了。爸爸回來的時候，會給你帶來很大的洋娃娃，會走的小火車……」

但是、隔了一個時期，她又會露着懷疑的口吻，纏着我：

「媽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

「爸爸的書還沒有唸完呢！」我一貫地，用這樣的話搪塞她。

唉！現在勝利了！許多爸爸們都回來了。她……這聰明而又可憐的孩子，又來逼着問我：

「媽！隔壁小明的爸爸已經回來了，再有對面玲玲的爸爸也回來了，怎麼我們的爸爸還不回來呀？媽媽！我要爸爸，爸爸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

「……」心裏的酸痛，已經使我沒有勇氣再說欺騙她的話了。我抱她起來，兩滴眼淚，滴落在她稀薄的頭髮上。

像這種情景，惠民！你想我怎麼受得了呢？我一再地欺騙她，欺騙她……，唉！到了有一天，她知道她的爸爸是永遠不會回來時，她……，她的心裏要多麼難受？

勝利並沒有帶給我一絲一毫的快樂，相反，它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哀怨，更多的悲傷，更多的困難……

物價更是瘋狂似的上漲，生活的鞭子，更重重地抽擊着我……

於是我更努力地做活，做活……，轉眼已到了深秋。

啊！秋天——該是一個多麼逗人傷感的季節啊？我回想到我和你第一次的談話，喲！那也不是一個秋的季节嗎？算算看：該有多少年了？唉！又那裏想到我們掙扎了這末許多年，却換得了這樣一個結局！我的心，因了這一次大變故，本已脆極痛極，又那裏再受得起這種秋風秋雨的襲擊？我開始感到疲乏，一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疲乏。我漸漸地飯量減退下去，甚至看見了飯就厭惡；白天，有些咳嗽，晚上常關失眠，臉色儘是蒼白下去，精神也一天一天在萎靡不振……我自己感到：我的體力已經支撐不住這些工作了。唉！我要不要告訴你吶？如果人死而靈魂不滅的話，當你知道你心愛的妻子，在這樣窘迫的環境之下，竟又不幸的害上了肺病，你又將如何地在為我傷心，為我憂愁呢！

然而、我又怎能不告訴你：我終於成了一個肺病患者了！

在我得知自己患了肺病之後，我的心憂急到如何程度？我並不怕肺病，也不怕死，但是、我捨不了這兩個孤苦弱小的孩子！只要我一想到：我的肺病如果不救，兩個孩子將如何活下去的一點，我的心就如刀割一般地痛！進一步說：即使我的肺病，並不像你一般地嚴重，可是現在的環境，允許我作適當的治療嗎？想到此點，我就不禁氣餒。我又一次轉到那個愚蠢的念頭，但、最後，我還是要跟命運搏鬥下去。我對自己說：

「除非你給病魔殺死，那也無可奈何。否則、用你自己的手去結束你自己的生命，只是顯出你的懦弱與無恥

而已。」

好！我再要作一次勇敢的搏鬥。我含着淚，寫着求援的信，發給你的朋友們，同學們。我說我不甘心就這樣子離開這世界，我說我有力量去克服病魔的，我想求他們給予我經濟上的幫助，為了我的病也為了這兩個可憐的孩子……。

我怎麼說呢？惠民！在患難中，我又一次，嘗到了人情的溫暖。他們跟她們，實在都太好了。你的同學，給我設法住醫院，負責為我治療；你的朋友們，親自把錢給我送到醫院裏；甚至一個從前被你治愈過疾病的病家，當她聽到了我患病的信息後，也就不斷地來探望我，並送食物給我。他們跟她們，不但給予我物質上的援助，更給予我精神上的許多安慰和鼓勵。

在醫院裏，我每天靜悄悄地躺在那個寂寞的病房裏，更容易想到你，想到孩子……

說到孩子，我又想對你訴述一些心頭的憤慨：當我進醫院之前，為了兩個孩子無人照顧，我就托人去懇求你的大哥，說我害了肺病，要住醫院，最好請他們給我把孩子管領一個時期。這種請求，雖然我明知一定是失敗的，而且、我還確定：這無非是我在自討沒趣罷了。但是、我終不相信：他們真會這樣殘忍。即使他們恨我，現在看我遇到這種災難，他們總肯伸出手來援助我一下吧？即使不為我，看在他們死去的弟弟分上，總肯發發慈悲心來救救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吧？然而、我得到的，果然是失望！他們非但不肯援助我一下，而且還要這樣說：

「沒有辦法的；害了肺病就完了。」

不錯，你不是害了肺病而死的嗎？現在、我既害了同樣的病，也當然只有死路一條了，這是他們的想法。但是、我却不信：每一個肺病患者，都會不救。他們越是這樣忍心置我於不顧，我越是要放出勇氣活下去！

使我傷感的是，世間竟有這樣自私自利的人！從你死了之後，他們對我更存了一種敵對的心理。以前的恨我，為的要報復；現在的恨我，却是為了一個「錢」字。哼！什麼是同胞？什麼是親族？在屋子剛頂去的時候，不惜丟掉自己的身分，擺出兇惡的面目，威脅我；一見強詞奪理，虛聲恫嚇，不能收效時，又不惜甘言蜜語，低聲下氣地討好我。一旦錢到了手，又馬上反面无情，給我一個死活不理了！要是你的同學，你的朋友，也都和他們一樣的殘忍、冷酷，我除了活活地等死之外，那有第二條路可走？

但是、他們越是這樣，越是增加我求生的勇氣；他們越是拿這種手段來對付我，我越要勇敢地活給他們看。我忍着悲痛，把大寶貝交給了我的鄰居，把小寶貝送進了托兒所。我又懷着希望，踏進醫院；更毅然決然地，在那張施行人工氣胸術的志願書上，簽下了我的名字。

當然！我心裏的悲痛是難以言宣的。我想到那一天，在濟華醫院的護士室裏，我為你的病，簽下了我的名，到今天，我却又為自己的病，簽起名字來了。如果我也像你那樣遭到不幸時，我又將……

不，我為什麼要這樣想？即使天要我死，我也想跟天鬥一下子。不錯，我知道那句「天定勝人」的話；但、同時我也不忘：「人定勝天」這句話。不管我未來將有如何的變化，我決不把我的生命，交給命運去支配，因為我不甘心就這樣死去！

然而——我終究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呀！我怎麼受得了這接二連三的打擊？到了醫院的第三天，我忽然咯血了！接連着一天，兩天，三天……，醫生怕我憂急，每天為我注射 Morphine，使我在昏昏昏迷中度過去，到第四天，才停止咯血。

我躺在病牀上，寂寞、淒涼、哀怨、傷痛，充塞了我整個的身心。我完全像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罪犯一般，一天捱一天，不知到那一天，才能得到恩赦而被釋放？晴朗天，我想到許多人都走在馬路上，逍遙自在的遨遊，一對一對的愛侶，携着手在散步，我却孤苦伶仃地躺在這兒，飽受病中苦況。到了下雨天，我聽到雨聲浙瀝浙瀝地敲擊在玻璃窗上，又會發生一種無名的惆悵。

朋友們送來的菊花，已經枯萎了。牀頭小几上的花瓶裏，又插上了一枝梅花。看見了梅花，我又想到了你。我計算：你離開我，快要一週年了！只要一想到你，我老是制不住心頭的哀傷而淌下幾滴淚！你是那樣地愛我，我又是那樣地愛你，然而、你現在在那裏？你為什麼要離開我？而且永不回來的離開我？

你試想想：這該是一種什麼滋味？我獨個兒躺在病牀上，度過你的週年忌。我一整天沒有開過一聲口，只是把棉被蒙住了頭，躲在被窩裏，偷偷地哭泣！

那一天晚上，我的熱度又昇高起來，一天，兩天……，一直經過了一個星期，我的熱度纔慢慢地退下去。但是、接着我又聽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我的姨夫和姨媽都已在桂林病死了！

如果你現在還活着的話，當聽到這個噩耗時，你一定要陪着我一起哭泣的。可是，你已經死了。在你，固免去了一次傷心，我却祇能在傷痛你永別的情緒之下，獨個兒再承受這一個不幸的擊擊！

這噩耗傳來時，是在我將要出院的兩星期之前。我因為屢次想念她們，所以、當父親來看我的時候，我就每次向他探問。他起先原是想瞞我的，但、瞞到後來，終究給我知道了。原來，當那一年，姨媽隻身趕到桂林時，姨夫的病勢，已經很嚴重了。終因戰時沒有好的醫生可看，沒有好的營養可得，不久，就丟了姨媽去了。姨媽一個人在異鄉作客，受了這樣一個刺激，加之、帶去的錢，也已用光，自不免哀傷過度。所以、在姨夫死了之後不

久；姨媽也終於病死在他鄉了！

這是姨夫的一個朋友，勝利後回到上海來說給父親知道的。

當我聽到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當時曾痛哭了一場。我哭：跟我有着血統關係的人，又少了一個了！現在，除了鶯姊姊和自己的兩個孩子之外，在這世界上，我已找不出其他與我有着血統關係的人了！（雖然鶯姊姊一家，都已回到了上海，但是，你知道我和她的關係，是這樣的隔膜。）我哭：姨媽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晚上，跟我說的話，現在還很清晰地在我耳邊。她說：

「好孩子！別哭了……，姨媽將來還是要回到這兒來的……」

然而，跟你一樣，她永遠永遠地，不再回到我的身邊來了！

我在醫院裏，住了兩個多月，醫生說：可以出院了。於是，我懷了一顆稍稍喜悅的心——好比跟敵人打了一仗，我得到了勝利一般——回到家裏。但是，醫生說：回家之後，不許我工作，仍舊要我躺在牀上養息。

唉！我的環境允許不允許我作長期的休養呢？醫院裏的醫藥費，住院費，雖然朋友們幫助了我，但是，我們日常的生活費，怎能老是依賴着人家？為了不能出去工作，我想到：唯有試着走投稿一條路。因為投稿，不需要我出去，我可以躺在牀上寫。雖然我知道寫稿對於我的病體是不利的；但我又確信：只要我的意志堅強，我可以戰勝病魔的。可不是？到現在，我跟病魔已經搏鬥了整整地兩年了。雖說我沒有完全把它克服，但、它要來克服我，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我還這樣自信：只要假以時日，失敗的一定是它而決不是我。

現在，我該要告訴你末了的一件事了。就是：從前曾經給予我們不少幫助，不少安慰，不少鼓勵，我盼望了好多好多日子的，我們的壁姊已經回到上海來了。

假如你現在仍舊活在這世界上，當壁姊的身子，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不知我們三個人將要歡樂到如何？我們一定會分站在她面前，你握着她的左手，我握着她的右手，我們三個人會一起跳起來，笑着，樂着……

可是，而今呢？她找到我這兒時，為了我事前不知道她已經回到上海，所以，當她叩門的時候，我像接待一個普通的朋友那樣去打開了門。但、等到我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是：分別了足足有十個年頭的壁姊時，一時間，神經的震撼，使我默默地望着她，說不出一句話。

「淑林！……」壁姊打破了沉寂的空氣，緩緩地，叫了我一聲，那音調裏充滿着愛憐、體恤、同情、和傷心……！

「……」我說不出什麼，我只覺得我的嘴唇在發抖……起先，我的眼淚充滿了眼眶……，繼而我像一個迷

路的小孩，突然遇見了熟人一般，撲在璧姊的肩上，放聲地痛哭了！我哭了好久好久……在我哭的時候，我也聽到了璧姊的抽噎。但、最後，還是她先停止了哭泣，挽着我的手，一同走到牀前坐下。

「別再傷心了，淑妹！」璧姊一邊抹着我的眼淚，一邊安慰着我：「死的已經死了，你對他再多的思念，也是徒然的。你要明白：你真正愛他的話，你一定不會糟蹋你的身子的，你一定肯望樂觀一方面想。好妹妹！聽我的話，好好兒振作起來，奮發起來；你一定要把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你一定要為你自己，為你兩個孩子，重新開闢一條新的路。像你現在這樣，又窮，又病……你怎麼受得了這許多磨折？我不在你的身邊也罷了：現在、我既已回來了，我一定不讓環境，把你這末一個有用的人，再活生生地吞蝕掉……」

璧姊雖然給予了我不少的安慰，但是、她安慰我的力量，還是不夠抵償我心頭的哀痛。我仍舊不時要想到你。想到了你，我就覺得世界上任何人的安慰，都不足彌補我心頭上的創傷；任何人的撫愛，都不能去除此終身的長恨了！

惠民！荏苒歲月，如水流光；你離開我，竟已三年了！在這三年中，我為你流了多少眼淚？我為你嘗了多少辛酸？我看見了人間的殘酷和自私，我也嘗夠了人間的苦難與欺凌。我為你寫下了千千萬萬的思慕與懷念，我也為你熬受了多多少少的打擊與白眼！然而、值得向你告慰的是：到現在為止，我猶未給環境克服，也未病魔吞噬。三年後的今日，非但我仍舊勇敢地活着，就是你留給我的兩個孩子，她們也都活潑，很健康地，一天一天在長成起來。我們的大寶貝，她已經會唱歌，會表演了；我們的小寶貝，也會自己穿鞋，自己吃飯了。你聽到了這些，我想你的靈魂在冥冥之中，也在發出一個微笑吧？而且，我再值得告訴你的一點：當你死後三週年的今日，我並不像過去兩次那樣，躲在被窩裏，偷偷地哭泣了，我竟能以沉痛悲壯的心情，寫完了這一冊紀念你的書。現在我把他放在你的靈前，願你的陰魂歸來，瞧瞧這一些血與淚交流的文字吧。

最後要告訴你的：從今以後，我仍將勇敢地奮鬥下去，悲壯地生活下去……

脫稿於三十六年十二月二日惠民逝世三週年忌

後記

「生死戀」全部脫稿後，原擬於二月十五日出版，不料因事實上種種困難，（如購辦紙張、校對、拉廣告、跑印刷所。）延誤了許多時間；同時、藝文書局有不少期刊定期出版，臨時加印「生死戀」，所以在時間上又無法算得準。因此有許多預約定戶，來信催詢，使筆者窮於應付。經一再設法提前付印，直至現在，總算能與讀者見面，這是作者應當向讀者深深致歉的！

此書付印時，承胡山源先生允為寫序，胡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看完全部「生死戀」，並於序文裏謬加讚許，實使作者感到十二萬分的慚愧！今後作者，惟有更加努力，期不負胡先生獎掖後進的盛意！此外、作者又應當謝謝刊登廣告的各大廠商。為了出版經費關係，作者不得不拉廣告，而且、不得不先收廣告費。幸蒙各大廠商的主持人，惠予同情協助，提前付給廣告費，謹在此表示深切的謝忱！

三十七年三月八日林淑華跋